

五○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 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案

2018 年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

目 次

前言、研究緣起	1
第一部分、「郵電案」發生前後的外在情勢	
一、二戰後初期（1945-1950）國際局勢	4
二、光復初期兩岸局勢	7
三、郵電案期間台灣政治經濟背景	11
第二部分、「郵電案」發生前後的臺灣工人情勢	
一、1945-1950 年台灣工人運動與工會運動狀態	17
二、國民黨對「人民團體」的介入、控制與主導	31
（一）、《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的公告實施	31
（二）、國民黨對工會組織的控制與工人「自主力量」間的角力	34
（三）、對少數工會頭人提供政治機會以換取忠誠	41
（四）、工會運動中的國民黨特務網絡佈建	43
（五）、戒嚴令的頒佈與對工人爭議權的全面剝奪	47
三、50 年代白色恐怖後工會功能與性質的質變	50
第三部分、「郵電案」始末與地下黨內部運作	
一、官方檔案說詞	52
二、「台灣省郵務工會」成立始末	57
三、「地下黨」在郵電案中的角色：國語補習班同學會、《野草》與歸班運動	67
四、仍在迷霧中的地下黨文藝戰線 — 由工人擔綱演出的諷刺劇	122

第四部分、研究結論與成果

一、 建立以「案件」為中心的研究路徑	125
二、 重新理解版本歧異的白色恐怖敘事	128
三、 超越省籍衝突的歷史詮釋	133

第五部分、附錄

一、 「郵電案」與此研究計畫相關受難人之口訪整稿	143
(一)、劉建修先生口述記錄	143
(二)、許金玉女士口述記錄	152
(三)、王文清先生口述記錄	158
(四)、李榮台先生口述記錄	163
(五)、阮紅嬰先生口述記錄	167
二、 《野草》各期各篇文章文字稿	171
三、 「郵電案」申請之相關檔案	298
四、 與郵電案相關之歷史剪報類別表格	314

前言、研究緣起

1987 年台灣地區解嚴以來，民間與官方開始著手進行戒嚴時期政治案件調查，其中以當事人及家屬的口述史訪談佔最大宗，同時也是進行真相調查的第一手線索。近年，由於檔案的陸續開放，新的史料出土以及政治氛圍改變，促使官方與民間的調查工作可以在前 20 年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考察解嚴後官方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大致分為幾波：90 年代中晚期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省政府文獻委員會推動的戒嚴時期口述歷史訪談；2000 年政黨輪替前後，「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結合法理框架內的補償政策所進行的口訪以及中研院的口述史計劃為第二波；2011 年官方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以「政治人權」為核心針對戒嚴時期白色恐怖進行史料蒐整與口述訪談，而今已經進入第八年，可以說是以官方為主的所推動的白色恐怖口述史的第三階段。

在此前，口述歷史訪談與史料的公佈礙於補償政策的排除條款、兩岸關係的態勢等外在的前提條件，皆直接影響作為政治案件受難者對於陳述的斟酌與遲疑，因此口述工作只能在特定的條件下緩慢拼湊。

也由於條件的限制，90 年代至今的口述歷史訪談，除部分民間研究者，多針對個別受難人進行採訪，屬於「單點式」的個人生命史訪談，雖偶能通過受訪者的陳述或藉由大量比對拼湊組織過程中上下的線狀關係，但關於涉及多人的「案件」、案件中垂直的組織關係、與其它工作委員會或支部、小組的聯繫與關聯，則難以得窺其貌。而這樣的困境在在牽涉到釐清政權與組織性反對運動的關係及內涵，以至於難以從兩者間深入探究政權與針對政權的反對行動的內容性質。舉例而言，當前台灣社會對於發生在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的認識，通常不會僅僅停留於探究個別受難人的生命故事，即便有多種政治光譜上的差異，但更多是以一個社會整體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來討論；那麼同樣地，五 0 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

以本案的研究重心郵電案為例，考察逮補、審訊、關押、判決的過誠然是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訪談的重要環節，但若著重於此而在比重上沒有適當地對於案件形成的政經社會脈絡以及組織情況進行探究，那麼除了易於在前提條件上給予冤錯假案的假定，得出大寫的「威權」與大寫的「人權」外，對於事實與歷史的細節及關聯，亦難以產生更具反省性的連結。

本計劃嘗試以光復後發生在「台灣郵電管理局」的組織內容為考察重點，以「案」為單位提出案件中受難者的屬性同異，探究案發地點/機構、其中的人、通過什麼方式、形成/未形成組織、行動方案與細節.....，與時代條件的關聯，梳理一般稱「政治」案件中的所謂「政治」的具體意涵。

過去在有限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作為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歷史研究的基礎，但個別的訪談與呈現有其限制，即多半僅能呈現眾多「個別」的受害者遭遇，或進一步通過與施暴的政權機器的對立敘事形成受迫受害者的人權故事。這樣，非但捨棄了「真相」所包裹的豐富的、能夠進行實質反省的歷史內容，最終通過相當化約的方式得出去歷史的一組加害與受害關係。試舉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處理，在當前社會仍然紛擾不休的程度，即可見一斑。

本案的方法嘗試，將有助於在過去的點狀訪談的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方法上更進一步進行事實、組織關係的內容與時代背景的探究，並在當前以施暴者/被施暴者二元對立的白色恐怖人權陳述中，釐清隱藏於其中的所謂「真相」與歷史的社會真實，特別有助於與當今轉型正義的去路與落實進行思考性的對話。

第一部分、「郵電案」發生前後的外在情勢

在此一部分正式開始之前，我們需要稍微說明一下，一個以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台灣省工委「郵電支部案」的研究，為何需要在開頭花這些篇幅交代「郵電案」發生前後的外在情勢，包含了國際局勢、兩岸情勢與台灣島內政治經濟情勢。

誠如本研究在前言部分的闡述，此次研究嘗試以 1945-1950 年發生在「台灣省郵電管理局」中，由員工所組成的台灣省郵務工會當中所設立的「國語補習班」，其所衍生出的後續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郵電支部案」的白色恐怖案件作為研究核心，以「案件」為中心地探究受難者的共同屬性、案發地點/機構、其中的人、通過什麼方式、形成/未形成組織、行動方案與細節等，以力求梳理一般稱「政治」案件中的所謂「政治」的具體意涵。這種研究取徑的嘗試，是希望一改過往針對案件中的「個人」所進行的白色恐怖口述歷史書寫與記錄。

而我們很清楚可以了解到，任何一段時間，影響個人/同儕/家庭等等的小歷史，很大一部分是鑲嵌在更大的「大歷史」環境與脈絡之下交互影響的，更何況，對於台灣社會與民眾而言，1945 年到 1950 的短暫幾年期間，政治、社會乃至於國際局勢發展的影響，對任何一個個人歷史而言，絕對可以說是極為關鍵而重要的外部環境影響因素。

也因此，在我們正式進入到整個關於郵電支部案中機構、個人、組織乃至於運動等等片段進行歷史拼湊與重建之前，對這一段期間，自國際局勢的轉變（主要集中在美國政府對於國共內戰與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態度的轉折）、兩岸情勢的發展與台灣內部政治經濟的局勢，必然需要有一個稍具篇幅大歷史的描述，這不但只是作為整個「案件」的客觀環境與背景的呈現，某些部分，更是後續所描述到的涉入此一「案件」的受難者們，當年有意識地選擇挑戰與改變「大歷史」過程中從而產生的動機，並進而實踐的歷史條件，以及後續所遭遇到的困境與無法跨過的結構障礙。

一、二戰後初期（1945-1950）國際局勢

這個小節，我們將試圖回顧的，是二戰後初期的國際局勢，實際上鎖定的是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國向同盟國投降前後，一直到 1950 年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戰局中退守台灣，這段期間作為二戰後實質具有幾乎單一影響世界各地局勢發展最關鍵的美國政府，對於初期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的態度、對於國共內戰過程中情勢的研判（包含了對台海局勢的評估）、對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態度，以及最後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美方戰略調整從而對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的存續、台灣政治與社會後續的發展，發揮了哪些決定性的影響。

美方初期對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的態度

依據陳翠蓮（2017）的研究專書，二戰末期中「美軍與幕僚機構曾有武力攻取台灣計畫，並研議由美國主導建立軍政府統治。但決策當局一方面希望貫徹開羅宣言之宣示，一方面又不願為即將成為中國領土的台灣付出太高成本，就在戰爭最後階段、美國新任總統剛接手期間，決定在台灣之日軍須向中國的蔣介石委員長投降，由中國軍隊佔領台灣。」不過，陳翠蓮隨後也提醒到對美方而言「十分清楚中國（按：國民黨）政府的能力局限，故保留了代為佔領、轉移給可負責的政府的可能性。」

根據陳翠蓮的結論：從日本投降前後有關「台灣軍事佔領的構想、規劃到執行過程中，美國始終居於重要角色，並在佔領過程中實際參與。戰後盟軍佔領台灣，實際上是由中、美共同規劃、執行」。陳翠蓮後續的論點是，「透過（國民黨）政府的宣傳，戰後軍事佔領變成台灣光復、復歸祖國，美國在佔領過程中的角色要完全消失...1946 年 4 月，協助國府接收的美軍聯絡組離開台灣。」

無論如何，我們從陳翠蓮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美方（軍隊）雖然一開始曾經考慮過直接由美軍佔領台灣，但卻又考量到可能付出的成本會太高，轉而協助由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一開始在台灣「接收」工作。合理的解釋是，在這一各階段期間，「台灣」在美國政府與軍方眼中的戰略地位，其實沒有高到想多花成本來進行實質的「軍事佔領」，因此，自然是在自認為已經轉由國民黨政權控制後讓美

軍聯絡組撤離台灣，換言之，對美方而言，國民黨政權究竟是「軍事佔領」台灣，還是「光復台灣」，並非美國政府在乎的重點。

國共內戰下美方對台灣與國民黨政權態度的轉變

然而，美國政府與美軍在隨後中國大陸國共內戰開打之後，對於台灣戰略位置的重新判斷，以及對於國民黨蔣介石政權、乃至於國共內戰情勢中共軍開始佔上風的評估，大體上有著緩慢的轉變。

根據張淑雅（2011）專書《韓戰就台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的研究，整個 1948 年間，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中情勢的逆轉開始落居下風，讓美國政府高層開始進行一系列的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新評估。1948 年 11 月美國國務院曾經要求軍方評估若台灣落入中共之手，對美國安全戰略會有何影響？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第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如果「能藉由運用適當的外交與經濟措施，以確保台灣行政當局對美國友好，不讓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對美國國家安全最有利。”

換句話說，即便因為國共內戰國民黨政權的敗勢已現，美國政府重新對台灣戰略地位進行了一次評估，然而，顯然當時的美國軍方並不認為台灣的戰略價值有那麼高，值得美國付出過高的成本，甚至是武力的動用去保住台灣。張淑雅認為雖然美方各單位隨即認知到僅用「適當的外交與經濟措施」，恐怕是難以在台灣扶持出一個對美國友好的政權。然而，整個 1949 年當中，國務院大致上還是堅持只運用「適當的外交與經濟措施」的原則。不過，在這段期間當中，美國政府分別測試了兩種路徑來「確保」台灣不會落入共產黨手裡，包括了：其一、試探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的台灣的可能性，其二，想辦法運作由聯合國來托管台灣。不過，上述的這兩種策略最後都在各種主客觀影響下未有真正的具體而大力的推動。

至於在對於國共內戰情勢的判斷上，在林孝廷（2017）的研究專書《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中，提及到了 1949 年美國中央情報局 10 月 19 日的一份備忘錄即認為：即使美國大力支持大中國地區境內的各反共團體

（即包含蔣介石以外），在美國不派遣地面部隊、缺乏大規模軍事干預的前提下，中國大陸境內任何一片尚未被「解放」的角落，都將稱不過 1950 年。

到了 1949 年年底，美國政府內對於是否要決定展開任何對台灣的軍事防禦行動時有著不小的分歧。即便包括參眾議院與軍方部分相對支持計畫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干預，然而，國務院的評估是，依照國共內戰的情勢與已被中國大陸人民所唾棄的蔣介石政權的存在，美國此時任何對台灣的軍事防禦行動，僅可能「延緩」共產黨的佔領，但卻無法「阻止」最終的發生。美國軍事行動的出手，只會讓美國付出沒有必要的代價，而國務院的意見，最終占了上風。

因此，1950 年 1 月 5 日，杜魯門總統發佈了一則新聞稿，表明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於台灣沒有任何企圖心，既不會介入中國內戰，也不會向台北的國民黨政府提供軍事援助或諮詢意見。

到了韓戰爆發前的 1950 年 5 月間，美國大使館的武官私下預估共軍渡海時間將在 6 月 15 日到 7 月底間。並建議美方把佇留台灣的外交人員數量，在 6 月中旬減至最低。

韓戰爆發後美方戰略的調整

雖然我們前一部分提及美國政府最終在 1950 年 1 月對外宣布了不（會以軍事）介入中國內戰的立場，不過，張淑雅（2011）對美方的態度轉折做了一個更細微的區分：

“在美國國內反共情緒高昂之下，台灣既是展現對抗共產主義決心的完美地點，又可增強美國作為反共陣營領導的威望，故其「象徵價值」陡然增加。因此華府在 1950 年上半年對台灣前途的態度，已經逐漸從漠不關心轉向有限關懷。”

1950 年的 6 月 27 日，亦即韓戰爆發後的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立即發表聲明指出北韓的攻擊，已經顯示共產黨將以武裝侵略與戰爭的方式，來征服獨立的國家，並表示如果共黨在此一情況下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與當地美軍的安全，因此杜魯門宣示：

我已下令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對台灣的攻擊。為配合此行動，我要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海空行動。第七艦隊將確定此令的執行。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安全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聯合國的考量。

在韓戰爆發的影響之下，美國政府此前既無法在台灣扶持一個非蔣介石所掌握、足以穩住台灣的反共政權，也未能促成所謂聯合國托管的主張，因此，只能回頭選擇與美方之前不願意再打交道的蔣介石所領導仍實質控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而隨著韓戰戰事的繼續下去，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在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經濟與軍事支援也陸續到位，等於是幫了本已四顧茫茫、退無可退的蔣介石政權，施下了一劑續命符。

無論如何，在這一小節的討論當中，不管是從陳翠蓮、林孝廷或者是張淑雅的研究專書當中看來，美國政府自二戰末期以來，的的確確都是影響兩岸、國共內戰與台灣情勢發展扮演著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關鍵角色。

二、光復初期兩岸局勢

此一小節主要希望呈現的是，1945 年至 1950 的這一段時間，兩岸之間的局勢與發展，或者更準確一點來說：是台灣社會在光復後與負責接收的國民黨政權間的關係與態度上的轉變，而在另一個面向上，則會描述在台灣人戰後陸續接觸到的外省籍人士（島內主要以國民黨派方面來接收的軍隊以及各機構、產業的接收人員為主）、重新認識「中國大陸」，以及國民黨政權統治下對「祖國」的想像，在歷經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後，「兩岸之間」紐帶的重新連結過程中的發展與挫折。而上述「局勢」的轉折，大體上可以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向同盟國投降，並在 9 月 2 日，由美軍中將理查薩瑟蘭監督下，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前往停靠於東京灣的密蘇里號美軍戰艦上，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伏文書》。同盟國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在同一天發佈了《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各地日軍向同盟國投降。命令中，規定在中國（滿洲除外）、臺灣與越北等地之日軍，應向代表同盟國的中華民國政府

的蔣介石投降，蔣隨後指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代表負責受降事宜，何應欽則委派陳儀為其在臺灣的受降代表。

8月29日，蔣介石正式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並在9月1日於重慶，宣布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同時任命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而根據陳翠蓮2017年出版的《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一書（頁134），戰後日本無條件對盟軍投降後，最早進入台灣的，其實是國民黨政府的特務機關與美國軍隊，9月1日，第一批國府人員隨著美國空軍地勤支援小組抵達基隆，這批國府人員包括了軍統局的張士德（台中大甲人）、黃昭明（福建廈門人），與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福建龍溪人）。而陳翠蓮引述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情報：黃澄淵來台時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校，此行是為了安排中國四大銀行在台灣設置、軍事地勤、無線電作業等問題，至於張士德與黃昭明，則是戴笠的人馬，以國民黨的身分來台招募黨工與地下工作人員。隨後，「藍衣社」成員也陸續抵台。

10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在台北成立。接收人員前進指揮所人員自10月5日起分別由上海或重慶飛抵台灣。10月25日，代表台灣總督與日本陸軍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在台北公會堂（接收後改名為中山堂）向受降主官陳儀投降並簽署受領文件。

從日本宣布投降後到國民黨政權派員接收台灣的初期，台灣社會普遍上對於得以結束五十年的「被殖民統治」，重新回歸到「祖國」感到歡欣與雀躍，並且因而對陸續前來接收的國民黨軍隊與官員展現出熱烈歡迎，關於這一點，不管從各方面的史料或回憶等文本來檢視，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爭議。而「郵電案」中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的受難者許金玉，也是如此回憶自己初期的「回歸祖國」經驗¹：

“我聽到國民黨軍來了的消息，就自動到台北車站去歡迎。我那時候對祖國抱了一份好大的期望，心想，這下我們可以翻身啦。我們不必再過過去那種被欺壓的生活了…當我頭一次聽到陳儀在廣播的時候說了一句：「親愛的台灣同胞」的時候，我的眼淚就忍不住地掉了下來。”

¹ 藍博洲，2017，《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59-60。

² 蘇瑤崇，2009，〈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軍事佔領體制」與其問題〉，《臺灣文獻》第60卷第2期，頁1-42。

對於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二戰結束光復後，所能感受到的「祖國」，所能接觸到的外省籍人士，在島內，主要還是以國民黨方面派來接收的軍隊以及各機構、產業的接收人員為主。因此，台灣人在光復後重新認識「中國大陸」的過程中，實際上，與國民黨政權本身的原始樣貌（即其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性質與其統治基礎），以及其在台灣接收過程中所直接呈現出的給台灣人民與社會所見、所聞、所影響的各個層面，有著絕對高度的相關連結。換言之，國民黨政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與國民黨所派來台灣接收的人員，最主要具體地形塑了戰後初期台灣人對「祖國」的實際感受。

在如此（實際上是受限）的認識與接觸的框架下，台灣人民與社會很快就對國民黨與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種種作為感到失望，實際上這些作為很大程度上複製、移植了其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模式。舉例來說，陳翠蓮就很明確的以「特務組織」與「派系政治」所建立的統治模式，來說明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統治模式」。除此之外，在實際接觸後，多數的台灣人或多或少就都能夠感受到國民黨軍隊、官員與接收人員頻傳的各種貪汙徇私與舞弊等等慣有作風。而這一點在國民黨光復初期對待台籍人士，某種程度竟依舊依循著日本人而將台人視為「二等國民」，所派來接收的人員陸續在極大的比例上占了原本由日本人所擔任的高層與管理職缺，更讓台灣人感受到強烈並未因為回歸了國民黨政權的「祖國」，而能如同許金玉所形容的真正的「翻身」，有的，反而好像只是繼續延續著過往日本殖民時期所遭受不平等對待。許金玉先前描述的後半段，馬上急轉而下的失望與不滿：

“可是，後來的發展並不是這樣。他們（按：即國民黨政權）所帶來的卻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失望。在台北郵局，大家對祖國的這份熱情也沒幾個月就冷卻下來了…（按：國民黨派來接收的）外省人的態度卻很傲慢，他們都自己為他們是統治者，地位比我們高…尤其是一些接收官員，只要是能夠變賣的、對他們有利的東西，他們都想盡辦法要接收。”

這種對國民黨政權與其在台灣的代表失望與不滿，以及一部分來自因五十年以來難以短時間彌平的生活文化以及語言上的差異所產生的落差，竟然在短短的時間內，在台灣社會迅速發展成為；一方面對國民黨政權的期待落空、另一方面表象上呈現為省籍衝突的巨大鴻溝。1947年所爆發「二二八事件」，事實上，距

離國民黨政權真正接收台灣，不過才短短的一年四個多月的時間，可說是這個衝突與矛盾的一次性總爆發。

而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各地湧現出對國民黨政權與行政長官公署的集體性抵抗行動，事後在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選擇從大陸調派軍隊血腥鎮壓下，而暫時地被國民黨以武力的優勢，壓抑了下來。然而，這一股不滿並未跟著後續國民黨的血腥鎮壓與清鄉行動而真正消失，反而是讓不少台灣人（一開始先以知識分子開始）有了一次契機更全面的補足對於國民黨政權以外的「中國大陸」當時的內部現況及發展（國共之間的關係、差異與後續內戰）的認識，並看清楚、分辨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性質。進而認識到，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惡行」與「暴行」，事實上過去同樣曾經發生在其統治的中國大陸境內。

這一部分的轉變，直接與約莫 1946 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共產黨所派遣進入台灣以地下黨型態建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提供了一個客觀上更有利的發展形式。不少研究都提到，省工委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黨員與組織發展，有著顯著的差異。省工委地下黨組織發展，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有了長足的擴張。許多人在清楚認識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與國民黨政權本質上的差異後，逐漸揚棄了光復初期對「國民黨政權白色」祖國的認同，而建立起了對於「社會主義紅色」祖國的認同。

當然，一開始除了較少數的知識分子開始第二階段「重新認識中國大陸」以外，確實，對於台灣社會與一般民眾，在歷經了二二八事件後續遭到國民黨軍隊血腥鎮壓後，對於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外省籍人士」之間憤恨與對立、在表象上展現為「省籍衝突（或矛盾）」，已經漸漸成為台灣社會中的集體情緒。

1946 年起，中國大陸境內，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就已經陸續展開，1947 年年初，國共談判破裂，1947 年上半年，共產黨軍隊處於守勢，形式上國民黨軍隊的戰事屢有斬獲。1947 年年底，中共解放軍開始展開攻勢。到了 1948 年秋，中共解放軍在遼瀋戰役、徐蚌會戰、平津戰役等三大戰役，並取得全面的勝利。自此長江以北區域幾由共產黨所控制。然而，這些中國大陸國共內戰情勢的發展，在國民黨政權掌控的台灣，即便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後，形式上廢除了「行政長官公署」體制，而改設「台灣省政府」，然而國民黨在台灣透過黨、情治、

特務系統的各方面控制（包括了各種新聞來源消息的管控），對台灣的多數民眾而言，還是難得獲得準確的資訊。

這種對中國大陸最新發展情勢訊息的傳遞，雖然在少部分的台籍知識分子界，以及以省工委為主的組織台灣群眾的過程中，試圖小幅度的彌補了社會普遍的資訊落差，然而，這個認識與資訊落差上的差距，在當年中國大陸國共內戰情勢的快速變化下，仍而僅能小部分的擴及少部分的台灣民眾（包括工、農階級）。

1949 年起，眼見中國大陸戰事節節敗退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已經開始提前全面布局日後可能退守台灣的計畫，各種佈署在 1949 年在台灣如火如荼的進行。當年五月，台灣正式實施軍事戒嚴令，下半年起，省工委地下黨陸續遭破獲、幾位領導人最終選擇「自新」以自保，組織嚴重遭到破壞，地下黨員大量遭到逮捕。

而蔣介石則在 1949 年年底正式飛抵台灣，進駐草山行館，終身未在踏進中國大陸土地，隔年，將整個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中華民國「移植」到台灣一省。自此，對台灣社會與人民而言，同時也一併喪失了一切可能進一步對中國大陸第二次重新認識的過程。

自此，對多數台灣人而言，國民黨政權即等同於「中國」或「祖國」（部分已經以負面形象呈現）的想像與認識，包括日後社會上難以化解的「省籍衝突與矛盾」，在 1950 年起，逐漸凝結而僵固了下來。

三、 郵電案期間台灣政治經濟背景

我們在上一小節當中，已經略微提到了國民黨政權在戰後接收台灣初期，選擇了以「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形式建立在台灣的統治機構與模式。需要特別一提的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種特殊的「軍事佔領接收體制」，而非立即回歸其他各省「省政府」的體制設計，最初的目的即是為佔領與接收時的權宜措施。根據蘇瑤崇的研究²，國府在接收台灣的初期所建立的「行政長官公署」體制，不僅在權力或任務性質上均非「省政府」可以比擬，也與總督府制也有根本之不

² 蘇瑤崇，2009，〈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軍事佔領體制」與其問題〉，《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2 期，頁 1-42。

同。質言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是一種有強烈「軍政府」色彩的體制。基本上，行政長官一職在制度設計上，獨攬了一切行政、立法與軍政等一切權力。

這一小節一開始，我們首先要描繪的，是在 1945 年底至 1950 年，也就是約莫本研究對象「郵電案」發展的過程中。台灣社會在政治經濟上的背景，尤其將集中於二二八前後，歷經兩波劇烈物價波動所給台灣社會與普遍民眾的影響。

在探討「二二八事件」諸多起因的文獻中，已經有許多研究都提到了接收初期行政長官公署無能於解決物價通貨膨脹、尤其是米荒的問題，可以說是引發台灣社會不滿的一大因素。本次研究所訪談到當時基隆造船廠的工人阮紅嬰，就印象深刻提到米價的高漲是導致後來工人發動罷工的主要原因：

“1946 年的 6 月位在社寮島上的造船廠發生了一起為時 12 小時的罷工事件，直接的起因是光復後米價不斷上揚，導致工人負荷不了，要求廠方調漲薪水也沒有結果。”

阮紅嬰在此前另一篇口述記錄的文章〈白色記憶回想－阮紅嬰訪談記錄〉中，則是更清楚的提到了米價當時上漲的幅度：

“米價漲得太離譜。米價在 1945 年日本戰敗時一斤才二角，到了 1946 年時，已經來到一斤十二元，工人們的薪水根本無法負荷。”

根據蘇瑤崇（2014）的研究，「戰後接收台灣的長官公署面對缺糧問題，雖無外界傳言輸糧至中國之弊端，但它即無能力也不願意延續總督府的管制措施，更在廢除該政策後，封存大量屯糧，導致消費市場米穀數量急凍，形成米荒。結果米價暴漲，糧食問題失控，使邊鄉饑荒與弱勢民眾餓死，民怨累積。」

實際上，早在當時曾擔任新聞工作（二二八事件前即已經加入地下黨）的徐淵琛，曾將他以日文自 1946 年 8 月至 10 月所寫評論台灣時政的文章，收錄於《直言台灣現狀》一書，書中一篇題為〈米價會下降嗎？〉的長文中，準確地歸納了二二八事件前台灣出現「米荒」出自於行政長官公署人為與制度上的責任。徐淵琛文章中認為在過去台灣所生產的大米數量供應島內消費是綽綽有餘，甚至都還曾被大量輸往日本，然而在戰後米穀的收穫量並沒有遭遇到災荒等情況而導致產量大

幅下降的情況下，「米荒」與米價不斷高漲的真正原因，「主要是糧食局的無能、沒對策，奸商的屯貨居奇即奸商與貪官污吏勾結進行大米走私」等因素造成。

而徐淵琛的文章當中說明到 1945 年年底，行政長官公署藉由根據台灣廣播電台所進行的所謂「輿論調查」結果，順勢取消了大米配給的制度。然而，徐淵琛指出，事實上這份「輿論調查」中，工薪階級、勞動者和貧民階級中，贊成配給制度的人居多，然而從事農業和商人則是贊成取消配給「自由買賣」。而果然長官公署取消配給制度後，台灣島內米價上漲的問題更形嚴重，徐淵琛文末從「米荒」問題所提到的核心重點是：

“要補救目前的經濟缺陷除了計畫經濟以外，別無它法（這也是商業資本家忌諱的一點）。在目前的情況下，制裁奸商、肅清貪官污吏等等都是沒什麼指望的，而且也不是根本辦法。根本的對策就是意味著改革當今的經濟組織機構。不進行改革，要把社會從不安和動盪中解救出來，總不可能的。”

實際上，從徐淵琛清晰的分析與結論看來，當時臺灣真正的問題已經不僅僅只是國民黨政權或者少數奸商與貪官污吏的問題罷了，而是整個社會經濟制度要往哪個方向走的選擇問題。

而二二八事件後，自 1948 年下半年起，隨著國共內戰戰事中國民黨軍隊局勢的逆轉，部分國民黨政權的中央機關與人士已經開始撤遷到台灣，1948 年至 1949 這段期間台灣物價膨脹的問題，不但沒有獲得解決，反而進一步的惡化。

在此次研究的「郵電案」中由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同學會所自行編輯出刊的內部刊物《野草》，在 1948 年 8 月 1 日出刊的第七期中，收錄了這麼一篇題為〈颱風與漲風〉的文章，談的就是受薪階級所感受到的物價上漲困境：

“「漲！漲！漲！」滿耳所聽到的都是「漲」，我不敢再待下去了匆匆的擠出菜市，一路上我自己問着自己「你看現在的物價稍受一點刺激或不受刺激拼命的都會上漲，為什麼我們的薪津卻不會因物價的刺激而上漲呢？」

不明白！不明白！實在不明白？”

《野草》10 月 25 日出刊的十二、十三期合刊當中，在〈編者的話〉文中更是提到物價膨脹對郵電基層工人的影響：

“這半個月來，真是一段苦悶的日子，物價起了大波，人心惶惶，都被捲進了「搶購」的熱潮，我們這些窮小公務員既沒有錢和人家一塊兒去「搶購」，現在連每天的吃飯也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有心緒去搖筆桿呢？”

根據吳聰敏（2006）³的研究，台灣戰後、尤其是越接近 1950 年的惡性物價膨脹乃是因為貨幣供給大幅增加所引起的。

“1949 年國民政府在大陸的軍事局勢持續惡化，撤退台灣的中央政府機構日增。此一局勢演變加深台灣的財政及金融危機。省政府於「台灣省幣制改方案」（1949 年 6 月 15 日）的前言中，對此情勢轉變有具體說明：「近數月來復因中央在台之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之資金，多由台省墊借，歷時既久，為數又鉅...去年十一月以降...中央軍政款項之墊借尤為龐大。」在 1948 年 11 月底，台銀對中央機關的墊借款為數仍微。但是，12 月開始台銀對「機關團體」之放款則大幅增加。一直到 1950 年底，台銀對機關團體之墊借才稍見緩和。”

換言之，1948 年末起台灣另一波全面性的物價通貨膨脹，事實上與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敗退、以及各項機構與人員陸續撤離至台灣有著高度的關聯。

從林孝廷（2017）所引述的資料與研究，台灣政府貨幣供給增加與財政的赤字的狀況，在 1949 年時候的台灣省政府，其稅收已經不足以支應自身的運作開銷了，當時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持續要求台灣省協助籌措龐大的內戰軍事預算，因此台灣省政府若不通過通貨膨脹，根本很難籌到國民黨政權所需要的軍事費用。

根據吳聰敏的論述，台灣戰後惡性物價膨脹的緩和，要一直到了美國政府在韓戰爆發後，逐步提高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各項援助，大幅降低了在台灣的「國府」財政赤字後才告真正緩和。關於這一點上，某種程度上，再次證實了美國政府在韓戰爆發後，對蔣介石政權的重新支持與資助，對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站穩腳步的另一項關鍵影響。

本小節後半部分希望論及的，是在 1949 年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幾乎確定將從國共內戰無法挽回的敗勢中「退守」台灣的這段期間，在台灣內部進行的各項佈署工作。1948 年年底，陳誠被「引退」前的蔣介石指派，接替文人出身魏道明，擔

³吳聰敏，2006，〈台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期，頁 17-18。

任臺灣省主席一職。此一安排，乃是為了國共內戰情勢急轉直下的國民黨政府日後撤退臺灣預做準備。事實上，就在陳誠在 1949 年接任台灣省主席期間，多次直接搭乘專機往返浙江省溪口，直接向名義上已「下野」返鄉的蔣介石，當面報告臺灣情況，陳誠並建議蔣移駐臺灣。

在台灣進行的所謂「佈署」工作，包括了 1949 年 3 月起施行的入境管制指度，即「台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的公告與實施。辦法規定入台前需經過申請手續，核可給證之後才得入境台灣。根據薛月順（2001）的研究⁴，這個辦法的施行，與陳誠在台灣防範中國共產黨的「滲透」有著直接關連，陳誠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檢討國民黨軍隊在中國大陸受挫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共的滲透作用（間諜）與政治攻勢（宣傳）疏於防範且未能迅謀對策的緣故...使得防制匪諜潛伏的考量，在此後台灣主政當局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入境管制即其中之一例。」

5 月 1 日，就在杭州落入共軍的當天，陳誠的台灣省政府下令在台灣推動從日本殖民時期以來最全面的一次「戶口總普查」，一如當時陳誠省府的公開宣示：此舉就是為了在台灣島內揪出匪諜並強化所謂的「台灣公共安全」。5 月下旬，當國民黨軍隊對上海即將失守之際，5 月 20 日，陳誠緊接著正式宣布台灣省進入軍事戒嚴體制。

然而 1949 年對台灣省工委地下黨成員或其他外圍所影響的民眾而言，同時是充滿「希望」的一段期間，由於地下黨員普遍了解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潰敗的發展，組織內部評估對於台灣的「解放」越來越樂觀，由地下黨所領導的集體的活動也越來越公開，包括了此次研究的「郵電案」中，在爭取本外省籍員工「同工同籌」的「歸班」運動當中，即在當年三月份規劃了一場浩大的請願陳情行動。同樣樂觀的期待，在省工委各支部當中瀰漫著。在此次研究的訪談中，已經在近年的訪談中承認其地下黨成員身分的劉建修，對這樣的集體情緒有著生動的描述：

“1949 年 3 月 29 日，青年節。歸班遊行後的第三天，在台大法學院的草地上，有一場法學院學生為主的音樂晚會，有麥浪歌詠隊的話劇演出。那個時候，還有

⁴ 薛月順，2001，〈台灣入境管制初探—以民國三十八年陳誠擔任省主席時期為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一期，2001 年 12 月。

其他工會成員等等的校外民眾參加，我看到來參加活動的群眾，雖然彼此嘴巴不講，但其實心照不宣，大家心裡有數。我心裡知道，這些，都是我們的人啊！現在說起來可能很難想像，但是那時候時局已經走到了這樣的程度，大家心裡是很清楚的。”

1949年年底，國共內戰中已經全面潰敗的國民黨政權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決定撤退至台灣。12月，國民政府正式「遷都臺北」。1950年3月起，蔣介石在臺灣宣布復行視事，繼續在台灣擔任中華民國總統職務。4月，解放軍攻克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最後一個據點—西昌。

事實上，誠如我們在前先第一節的論述，從1949年下半年一直到1950年六月韓戰爆發的這一段期間，即便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部屬了各種工作以盡可能做好退守台灣的目標，然而，在韓戰爆發前，包括蔣介石本人都曾對於國民黨是否能夠守著其政權的最後一塊根據地—台灣，感到高度焦慮與悲觀。蔣介石曾在1950年6月5日的私人日記中寫道⁵：「四顧茫茫，只見黑暗淒慘，已無我生存立足之餘地。」

然而，歷史的發展在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意外地有了再一次的轉折。

⁵ 轉引自林孝廷，2017，《意外的國度》，頁234。

第二部分、「郵電案」發生前後的臺灣工人情勢

“爆發鼠疫，檢疫所職員揭露無能改革，決議發動罷工要求改革…全省各級檢疫所全體職員大會決議7月1日起罷工，要求鼠疫改革。”

《民報》，1946年6月30

一、1945-1950年台灣工人運動與工會運動狀態

考察當前針對台灣工人階級歷史與工人運動的學術研究或是官方論述，一般認為歷史上，台灣工人階級曾經有過兩波的工人運動高峰：第一波高峰出現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1927年到1931年；第二波則為解除自1949年起長達38年戒嚴狀態後的1987年至1989年。

在第一波台灣工人運動的高峰期間，可以從1927年高雄台灣鐵工所罷工所引發的工運浪潮為起點（蔣闊宇，2014），而後台灣民眾黨則進一步在1928年2月19日主導、協助成立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的工人運動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旗下擁有65個加盟工會、團結全島上萬名工人，當年4月則是爆發了持續了一個多月之久的淺野洋灰罷工。然而，此波工人運動，與其他島內的政治、社會運動命運一致，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期，同時遭受到日本政府的強烈打壓而紛紛瓦解，主導當年台灣主要工人運動的台灣民眾黨更在1931年遭到解散，許多過去工人運動的組織者與重要幹部甚至遭到逮捕入獄，後續日本更是一步步走向戰爭動員體制，島內工人運動自此一路消沈⁶。

而台灣工人運動的第二波高峰，則普遍被認為始於1987年解嚴後（張茂桂，1989；王振寰、方孝鼎，1992；范雅鈞，2008；何明修，2016），台灣各地勞資爭議層出不窮，各地大量湧現的富戰鬥性的工人集體抗爭行動（如罷工），此波高峰持續到了1989年（趙剛，1998；王振寰、方孝鼎，1992）。

⁶ 即便日本殖民時期自1920年代中末期起到1931年包括台灣工人運動在內的政治、社會運動（尤其以左翼傾向）組織與領導人遭到嚴重的鎮壓與逮捕甚至判刑。

然而，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是，從 1931 年一直到 1987 年這漫長的 56 年期間，難道台灣的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就真的長時間處於蟄伏而沈悶的休眠期嗎？尤其，這段期間實際上歷經了 1945 年重大的政權轉移，從殖民母國日本手上，轉移回歸到國民（黨）政府。日本殖民台灣後期工人運動遭到壓制已經有許多研究與文獻做出詳盡描述與分析（黃信彰，2010；蔣闊宇，2014），然而國府接收後，台灣的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難道打從 1945 年起，就一路無聲沈靜到 1987 年解嚴後才突然甦醒嗎？又或者說，台灣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為何在脫離殖民統治後，依舊維持了極長一段時間的低潮期？

根據本研究全面性地整理當時曾見諸報紙報導的相關工人（工會）運動（或爭議）的剪報⁷，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從這段期間層出不窮，而曾經發起抗爭的產業、職種的多元，以及其抗爭規模、形式與力道其所富含的戰鬥性，很可能根本不會低於 1927 至 1931 年的第一波工人運動高峰，以及解嚴前後 1987 至 1989 的另一波工人運動高峰。

事實上，從這些剪報作為第一手資料，證明了台灣的工人運動曾經在 1945 年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一度試圖重振旗鼓。弔詭的是，這段期間內台灣工人運動短暫快速發展的事實，過往竟然受到忽視甚至扭曲。

然而遺憾的是，這種近乎悖於史實的論述，即便到了晚近官方著述中仍普遍可見。2011 年由目前勞動部前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了紀念「建國一百年」與勞動三法之實施，所出版的《工運春秋：工會法制 80 年》一書中，依然如此描述 1945 年後臺灣的工人運動與工人組織：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台灣光復，工人對工會的意義與作用，多存觀望...日治時代，台灣的勞工組織曾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制。光復後勞工對組織工會多不抱熱忱，更談不上勞資階級對立與衝突。

後文甚至出現這麼一段顯然與事實相反的陳述：

⁷ 主要集中在逐日檢閱《民報》、《公論報》、《台灣新生報》所有報導並記錄、拍照，部分輔以《和平日報》1949 年 1 月至 12 月之報導。

民國 36 年二二八事件以來的幾次肅清行動，工人階級都不是「肅奸防諜」的主要對象，沉默樸素的工人根本不構成政權的潛在威脅。

上述官方的論述，至少有兩項極為嚴重悖於史實的描述：

其一、台灣勞工組織在日本殖民時期三零年代起確實遭到當局的壓制，然而光復後台灣勞工對組織工會反應的速度即便稍微略晚於其他人民團體，但後續尤其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幾個月內，卻是呈現各行各業工人積極建組工會的事實。至於文章指稱「談不上勞資對立與衝突」更是嚴重與史實不符，我們可以從後續表二的整理當中發現，即便許多時候表面上的衝突是以省籍或管理模式等方式展現，但台灣勞工自 1946 年起實質上的勞資對立與衝突事件基本上從未間斷過，抗爭的形式更是不乏罷工、怠工等激進手段。

其二、文中所輕率指稱「二二八事件以來的幾次肅清行動，工人階級都不是肅奸防諜的主要對象，沉默樸素的工人根本不構成政權的潛在威脅」，除非該文完全不涉及到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兩年多後馬上展開的白色恐怖反共肅清時期，否則這樣的說法，同樣與事實嚴重相反。我們如果檢視白色恐怖時期遭到逮捕、判刑甚至槍決者，不但不乏台灣各業各廠的工人階級，甚至受到牽連的工農人數恐怕都還不少於一般知識分子。

只是，即便如此，若我們回顧近三十年來的台灣工人運動與工會運動研究的評論文章、論文或相關出版品，對 1945 到 1950 年短暫期間台灣工人具爆發力的戰鬥性歷史的呈現與研究，過往，僅僅出現在藍博洲首次發表於 1991 年五月一日、二日《民眾副刊》，爾後被收錄進 1994 年出版的《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中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勞動者戰歌〉一文。

根據藍博洲此文的定位，他將戰後台灣的勞工運動並置於：

「台灣左翼運動第二週期⁸的一環，基本上是日據時期左翼工人運動的延長。」

⁸ 關於台灣左翼運動史發展三個階段的歷史分期，首先是由林書揚於 1990 年所提出（林書揚，2010），林以日本殖民時期 1920 年代中後期一直到 1931 年台灣共產黨遭全面鎮壓為止，為台灣左翼運動第一期。以 1945 年日本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投降後，逃過第一期撲殺命運的臺灣左翼份子重新活躍起，直到 1950 起白色恐怖再度對島內左翼進行更加血腥肅清為止為第二期，藍博洲此篇發表於 1991 年的文章，大體上依循著林書揚此前的分期。

並且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黨）」群眾運動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文章簡要地介紹了這個時期地下黨在台灣各地各業工人之間所積極開展的組織工作，除了本研究主題的「郵電案」，還包含了「鐵路工人」、「高雄地區工作委員會」中負責工運的李份所開展的各產業工人支部（活動範圍包括了水泥廠支部、肥料廠支部、鐵路工廠支部、碱廠支部、機械廠支部、鋁廠支部、街頭支部、工會支部等）、「松山第六機廠支部」、「竹東水泥廠支部」、「苗栗油廠」內由地下黨所建立的組織，以及「台北市司機工會」等。藍並以「戰後台灣工潮的第一朵浪花」，來形容郵電工會在 1949 年所發動的爭取「歸班遊行」。

只是，當時剛踏入 50 年代白色恐怖相關受難者證言採集、史料蒐集與歷史書寫的藍博洲，在文章寫成的 1991 年，所能掌握的相關資訊或許仍然相對有限，作者僅能相對從官方已經出土的白色恐怖檔案中與工廠工人相關的案件進行簡要的介紹，而相對缺乏各案受難者當事人的證言與其他史料的輔助。

無論如何，最讓人感到意外與不解的是，這一篇根據「官方的資料與初步的田野調查」所完成的初探性研究，非但在藍博洲本人一系列的豐富的創作中受到討論、關注程度極低⁹，甚至在日後歷經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們幾乎看不見對此一期間、此一主題（即自台灣工人運動史角度）有進一步較具開展性的研究與書寫出現。

2000 年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所發行，林聲洲、孫窮理、陳婉芳、程彩倫、蔡志杰等共同撰稿的《勞工看的台灣史第一冊－台灣戰後十五年的歷程》。是極少數曾經以稍具篇幅描繪了這段期間台灣工人運動的文獻。（頁 11）

“二二八事件之前，台灣各地發生了多起的罷診、罷課和罷工。1946 年 10 月，台灣機械公司高雄工場、台灣鹼業公司高雄廠先後發動罷工，尤其是台鹼高雄廠提出「台灣人要求與中國人同待遇」的訴求。二二八事件之後，3 月間，台中地區民眾提出：「廢止專賣制度」、「各工廠交人民管理」、「保障人民七大自由（包括結社自由）」等等的政治改革要求。另外，以民眾為主體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在其提出的處理大綱中，包括了「言論出版罷工自由」、「自 1947 年 6 月 6 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等要求。由此可見，當時的勞工問題，與一般

⁹ 以「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查詢，自該文問世後 27 年間，查詢不到任何一篇引用此文的著作。

的民眾對政治壟斷與經濟混亂的不滿之外，還表現出階級鬥爭中，對罷工權、工作權與勞動條件的要求。

1947年3月10日，行政長官陳儀下達戒嚴令，統治者的鐵血鎮壓不僅瓦解了民眾的槍火反抗，大規模軍警武力所進行的「清鄉」運動，更使得民眾自發性的行動與組織，在槍火下噤聲。二二八事件，一個因戰後經濟的混亂所引爆的血腥悲劇，到最後，卻無限地擴大成長久的省籍對抗。在這族群矛盾之下，我們的政治視野卻長期地忽視了不分族群的勞動人民團結的重要性。”

上述我們所直接引述的這兩段文字，雖然篇幅不算長，然而，它至少試圖傳達出兩項關鍵而且重要的訊息：

第一、無論是二二八事件之前，抑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的工人階級都曾展現過高度驚人的進步性、戰鬥力與動員能力，甚至民間所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處理大綱中，工人階級方面的訴求除了：

“當時的勞工問題，與一般的民眾對政治壟斷與經濟混亂的不滿之外，還表現出階級鬥爭中，對罷工權、工作權與勞動條件的要求。”

第二、該文揭示了一個相當重要並且值得後續進一步討論的論點，亦即：

“二二八事件，一個因戰後經濟的混亂所引爆的血腥悲劇，到最後，卻無限地擴大成長久的省籍對抗。在這族群矛盾之下，我們的政治視野卻長期地忽視了不分族群的勞動人民團結的重要性。”

換句話說，在二二八事件台灣民眾因為對國民黨政權不滿被導向了表相上的「省籍衝突」，導致後續許多本質上更接近於階級衝突與矛盾的問題，一概成了「省籍矛盾」，最終誠如文中所述，讓台灣的工人階級的政治視野忽視了不分族群的勞動人民團結的重要性。

不過，這兩段簡短的文字，同樣遺漏或無法進一步討論到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工人與工會運動到戒嚴前的後續發展，以及，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後積極組織台灣工人的狀態與效果，這或許是受限於該書主題與篇幅的關係，以致於並未有進一步的開展。

這一片空白，一直要到 2014 年何明修先以英文出版的專書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並在 2016 年出版其相應之中文版《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書中才再度出現專章（第一章），相對完整的試圖以糖廠與煉油廠工人為例，描繪與分析 1945 年至 1950 年代初期台灣工人與工會的狀態。

該書是目前極為少數試圖研究自二戰後 1945 年直至今日，約莫橫跨了 70 年的一本針對台灣勞工與工會運動具有高度歷史性的研究。雖然，何明修將其研究對象與視野鎖定在國公營事業的煉油廠（即現今台灣中油公司）與糖廠（即現今台糖公司），然而，由於其透過相對完整的史料蒐集與理論討論，在台灣工人、工會歷史的書寫與研究上可說是一次頗為重要與關鍵的開端。

然而，或許也因為《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一書多數的關注重心都放在戰後被國民黨接收後成為國公營事業的煉油廠與糖廠，導致該書中的一些論點，多少顯得有過度推論的風險與問題。舉例來說，書中在描述到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工人的反應時曾有這麼一段描述：

“二二八事件的鎮壓，激化了台灣的勞工階級。在事件發生之前，勞工不僅避免與政府發生衝突，相反地，他們努力在政治騷亂中保護外省人的安全，也極力避免工廠設施遭到破壞。”

關於前半句的描述，二二八事件確實讓台灣不單單僅是知識分子、更包括工、農階級大規模的向左轉，而地下黨省工委的組織工作也有因此有了長足的進展。但作者指稱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台灣的勞工「避免」與政府發生衝突，這樣的說法就顯得太過於輕率而悖於事實了。

我們可以下方表二的整理當中清楚看見，光是見報的勞資爭議事件，從 1946 年一直到 1947 年 228 爆發前，包括了：專賣局樟腦公司員工、台北市公車司機、省營印刷紙業公司員工、嘉義農業試驗支所職員、阿里山林場北門站員、台鹼高雄廠員工、高雄造船機械公司員工、台北縣稅務稽徵所職員、台拓職員、全省各級檢疫所職員、基隆造船廠員工、鐵路基隆站卸煤夫、嘉義工業職業學校職員、臺大附屬醫院全體工作人員、彰化市府工人，通通都發動過罷工行動（其實多數還都是野貓式罷工）。

簡單來說，二二八事件之前，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台灣的工人（無論白領或藍領）的行動力與戰鬥性就已經相當顯著了。

當然，多數台籍工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確實也努力在騷亂中保護外省人的安全，避免工廠設施遭到破壞，這也是事實。然而要直接推論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勞工避免與政府發生衝突」這樣的說法，確實是缺乏足夠的佐證且與史實恰恰相反。

除此之外，近來由沈牧樺在 2015 年所完成的《戰後臺灣天主教基層修會的勞工牧靈實踐：以古尚潔與馬赫俊神父為核心的考察》碩士論文¹⁰，由於需要回溯性的探究天主教勞工牧靈實踐，為何在六、七零年代進入台灣後選擇與台灣省總工會而非全國總工會合作，因此，對 1948 年由 20 年代末前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大將陳天順所組織串連成立的臺灣省總工會，在 1950 年代前後的發展，有著略多的著墨。

然而，即便如此，沈牧樺依舊延續了過往研究普遍對戰後台灣工人運動貧弱的想像，而認定「戰後自主工運組織難以興起」，並且，直接接續著傳統戒嚴體制壓制的論述，直接跳躍到 1950 年代後「在此政治環境及法律制度下，工會即使成立，也未能發揮真正作用。」

原則上，雖然這樣的論述，與 50 年代之後的台灣工會組織發展的歷史事實並無太大的落差，然而，1945 年至 1950 年的這五年間，台灣工人的戰鬥性與爆發力，則是一如往昔地被忽略了。

¹⁰ 該論文榮獲了 2016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其中對於六、七零年代在歷經了五零年代中後期台灣島內左翼思想與組織資源遭到國民黨政權肅清殆盡後，當時進入台灣傳教的天主教修會神父，如何以工會運動及勞工教育為場域的勞工牧靈實踐，並對臺灣「自主工會運動」之間產稱的關聯有著極為重要而具有價值的歷史考察。

表二、1946-1950 重大勞資爭議事件整理

日期	事件（新聞標題）	形式	概要
1946 年			
1946.02.02	彰化市府工人罷工	罷工	市政府僱傭外勤勞工，11、12 月兩月份津貼既被拖欠、1 月份又打折。自 1 月 29 日道路工員、垃圾夫、清溝夫等外勤人員開始罷工。
1946.03.22	台中縣教員陳情、要求改善待遇	陳情	台中縣國民學校教員代表，向劉縣長陳情：1.津貼撥出日應確實，2.津貼合理增額，3.要求家族津貼，4.確定教員地位。
1946.03.23	臺大附屬醫院全體工作人員罷業	罷診	台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全體職員，為獲身分保障及保持科學者自由、排除獨裁，向台大當道提出合理性要求書。拒絕診察外來患者，但對入院患者照常繼續服務。3 月 26（附屬）第二醫院亦罷業，至 4 月 11 日才達成協議復診。
1946.05.02	嘉義工業職業學校職員罷教、學生罷課	罷教	因校長一職遭空降之「內地人士」取代，並將舊校長以能力薄弱免職，引起公憤。
1946.05.31	台北火車站工友因遭憲兵毆打試圖罷工	揚言罷工	台北火車站工友前被憲兵毆打重傷，全體工友揚言罷工 24 小時，請求當局要憲兵補償醫藥費，經協調鐵路管理委員會出面協調後平息。
約 6 月	鐵路基隆站卸煤夫罷工四日	罷工	長官公署公報 ¹¹
1946 年 6 月	基隆造船廠員工罷工 ¹²	罷工	因米價高漲，要求調薪，罷工 12 小時。
1946.06.30	爆發鼠疫，檢疫所職員揭露無能改革，決議發	罷工	全省各級檢疫所全體職員大會決議 7 月 1 日起罷工，要求鼠疫改革。

¹¹ 詳 1946（民國 35 年 7 月 11 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指令，教字第 5607 號。

<http://subtpg.tpg.gov.tw/og/image2.asp?f=0350390AKN0B9>

¹² 〈白色記憶回想－阮紅嬰訪談記錄〉，《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三〕：喚不回的青春》，頁 15-16。

	動罷工要求改革。		
1946.09.06	抗議無責任裁員、台拓職員總罷工	罷工	要求保障、停止移交，台中等地支店響應。
1946.09.14	彰化商業職業學校反對校長易人，教員、學生罷教、罷學	罷教	校長易人，該校學生宣誓挽留。學生同盟罷課，教職員全體罷教。
1946.09.20	台北縣第一稅務稽徵所職員罷工	罷工	北縣稅務第一稽征所王所長，自 4 月間至今，騙取該所職員薪餉達數萬元，該所第一股職員要求未果，因此罷工。
1946.10.14	高雄造船機械公司工員罷工、要求撤廢差別待遇	罷工	包圍公司、佔電話、搶手槍。廠長面約改善使告閉幕。
1946.10.22	台鹼高雄廠，工人開始總罷工	罷工	台灣製鹼公司高雄廠工人，要求待遇改善，於 22 日，該工廠工人 200 餘名開始罷工。對公司要求津貼及日薪提高。
1947 年			
1947.01.05	阿里山林場巡察隊越軌：北門站員罷工四時，要求撤銷巡察機構	罷工	林場巡察隊與鐵路北門站員衝突，站員態度強硬，為貫要求取消巡察隊機構，曾宣告罷工，因影響沿線人民，罷工後 4 小時，為沿線人民復工，爭議尚未解決。鐵路全線及附屬事業從業員團結呼應北門站員向林場嚴重抗議。
1947.01.10	台中工職校方違反調解條件，學生、教師再度罷課、罷教	罷教	10 日再實行罷課。曾於客年 12 月初，釀成學潮學生拒考、教師罷教。學校不實行改革並對參加罷課拒考學生中被認為主腦者開除處分。
1947.01.17	省營印刷第一工廠反舞弊，全體工人罷工 2 天	罷工	工人表示：罷工動機，因該廠長牽親引戚；職員看不起工人。
1947.01.27	嘉義農業試驗支所，藐視員工罷工	罷工	去年 12 月 30 日全體員工擬發動第一次罷工，據員工表示，該所幹部藐視值夜農夫，全體職員同情：農夫工作

			條件差，規定完全賠償遺失物損失。員工代表起草建議書後卻被解職。
1947.01.30	嘉義埤子頭織布工廠女工，集體前往市府陳情要求發薪	集體 官署 陳情	嘉義埤子頭日本織布株式會社女工約數十名，於本日上午連袂到市府大門前，要求今發她等十二、一月分薪津，據悉，該廠為日產工廠，由工礦處派員接管，現由市府建設局監理。
1947.01.30	省營印刷紙業公司，第二廠工員總罷工	罷工	要求一、工作時間仍照舊時，二、提高薪水使能生活。第一工廠全體員工，曾於1月11日總罷工。第二廠也於29日實行員工全體罷工。
1947.02.04	台北市公共汽車，昨日罷工半天	罷工	士兵挾恨，無端毒打司機檢票，從業罷工抗議，陳長官手令憲兵團緝兇。
1947.02.22	專賣局樟腦公司員工，要求調整待遇罷工	罷工	專賣局樟腦公司南門工廠本省籍全體員工，21日下午三時罷工。因該公司自成立至今對該廠本省籍員工待遇與外省籍者相差甚遠。員工派代表要求被拒絕，陳局長允星期一答覆。

二 二 八 事 件 (1947.2.28)

1948 年

1948.04.02	旗山地政事務所，發生怠工	罷工	七名職員因為薪水過低且遭欠，往縣府陳情並罷工。
1948 年 7 月	台灣大學解聘教授糾紛		
1948.08.23	要求增發工資不遂，礦工反被毆打勒索		七堵礦工被打，警察局已介入處理。
1948.12.29	臺籍郵員改班問題、工會代表謁魏主席陳情	陳情	郵務工會為臺籍郵政職員改班問題見魏主席，希望改班問題等評量議題可以從優計算。

1949 年

1949.01.17	工人加入工會、遭廠方開除	資方 打壓 工會	高雄市工人加入機器工業工會，因當選理事與會員代表，3人遭免職。1月20日報導，3人經調解無條件復

			職，開除期間薪資廠方支付。
1949.01.20	郵電省籍職工要求歸班，電交部等機關呼籲解決懸案，並將推派代表謁陳主席陳情		
1949.01.22	高雄省籍郵工呼籲，要求歸班反對考試，發表聲明籲請各界援助		
1949.01.24	各縣市的省籍郵工，紛請當局准予歸班		嘉義、彰化等地郵務工會皆要求歸班。
1949.02.06	工礦警察毆打車夫，高雄工人提出抗議		高雄第八碼頭牛車工人被工礦警察打，勸架工頭和監運人員也遭打，工人被關押七個多小時，引發眾工人不滿，馬車職業工會要求台糖儲運站、港務局給個交代。
1949.02.09	郵電員工歸班問題，郵務工會代表，謁陳主席陳情。		郵務工會理事長侯崇修、常務理事鮑伯玉向陳主席陳情，要求 3 月底前歸班為正式郵電員工。陳主席允諾轉達給中央交通部長俞大維。
1949.01.12	台中郵電局員工，要求無條件歸班 《和平日報》		內地與省籍員工，待遇相差太懸殊。台籍員工（課長級）最高月薪不過台幣三十萬元，但自內地調台服務同人最高待遇超過兩、三百萬，最低如雜役也可領一百萬元左右。
1949.01.24	第四機械廠，紡織工人復工 《和平日報》	怠工	嘉義第四機械廠紡織機製造部門之工人於 17 日開始怠工，提出三項要求：1.年終考績請立即發表 2.下期年終獎金需速清發 3.調整待遇。市府、警察局、黨部派員調解，19 日下午復工。
1949.01.24	光復三年還是留用，省籍郵務員均要求歸班		彰化市郵務工會於 1 月 22 日上午 10 點招待本市各報記者，要求比照東九省及廣州各地郵務人員於勝利後不久及全數歸班。
1949.02.15	糖工請求調整待遇未遂，北港糖廠一度罷工 《和平日報》	罷工	米珠貴勞工一日所得不足一飽，具體解決辦法十七日見分曉。150 名製糖臨時工請求調整待遇，於 12 日下午一點三十分起開始停工，向陳廠長提

			出訴求，四點警局知悉派員調解。廠方同意五日內回覆，四時半許繼續恢復工作。
1949.02.19	高級加薪低級不加，臺航船員集體請願 《和平日報》	集體請願	臺航公司 200 多人集體請願，要求改善待遇及發放緊急應變安家費，因航行可能遇到戰事，公司允加薪三成，借支兩成。
1949.02.25	新竹火柴工廠，提高工人待遇 《台灣新生報》	罷工	工廠工人因待遇低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月中推舉代表要求廠長提高待遇。未獲結論，廠方竟將工人代表開除，激起眾怒，釀成怠工。後廠方同意調薪、讓遭解雇之工人代表復職。
1949.02.26	省籍郵電員工准歸班，交通部定歸班辦法五項		歸班問題 25 日獲交通部核准，決郵電分辦合設，待人事分開後各別歸班、採甄審辦法不及格者資遣或保留下次甄審資格。
1949.03.03	郵電員工建議交部，要求全體免試歸班		郵務工會反對先前交通部歸班承諾中的甄試規定，要求依資歷能力分等級，不得藉口裁員，廢除留用制度。
1949.03.10	郵電歸班問題，郵電工會呼籲		台北郵務工會呼籲全員歸班，不考試歸班，徹底取消留用身分。
1949.03.19	臺灣旅滬同鄉會，支援省籍郵工歸班，致電省參議會請予援助		臺灣旅滬同鄉會致省議會，希望郵務員工盡速歸班，免於大批失業引起社會問題。
1949.03.22	郵電員工歸班問題未決，將開代表大會商討對策		郵務工會堅持不考試全體歸班原則，未得交通部回應。郵政總局若不回應，將召開全省各地會部各階層代表大會。
1949.03.23	基隆駁船工人罷工	罷工	基隆港碼頭運煤駁船 29 名工人要求加薪未果罷工，一度影響海陸裝煤工人 400 多人，基隆辦事處認煤價太高，若加薪勢造成煤價漲，外銷物價漲，工資可能增一點，但不可能增八

			成。
1949.03.24	西裝裁縫工人求加薪罷工	罷工	西裝裁縫工人要求增加一倍工資未果，17 日起罷工，已逾一周，市府與警局調解，擬增六成工資，裁工部分尚無法接受，多數西裝店仍無法接受訂單。
1949.03.25	郵電員工歸班問題白熱化，街頭有呼籲歸班標語漫畫，工會今舉行各級代表大會		街上見徹底反對留用制度、我們要全體歸班、反對考試等標語，配合漫畫諷刺官僚，標語有「郵局要嫁妝，不要新娘」，工會今天下午一點在台北郵局大禮堂舉行各級代表大會。
1949.03.26	郵電員工舉行代表大會，歸班問題業已解決，林副局長宣布接受所提要求	遊行陳情	工會舉行各地各級會員代表大會後，郵電管理局副局長林步瀛、方賢齊答應所提要求，4 月 1 日起全部歸班，且不需考試，若後總局指示有牴觸，方副局長會努力爭取，以達歸班目的。
1949.03.27	郵電員工歸班起波折「不考試歸班」總局表無權應允，員工請願陳主席允予援助		郵電總局翻案，推給考試院，員工下午集結 5、600 人省政府前請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要求不考試全體歸班」、「要全體郵電員工展起來爭取」。後派 5 代表見陳主席，獲允協助。
1949.03.28	要求增待遇未獲准，公共汽車司機怠工，行車有如牛步乘客叫苦	怠工	市公共事業管理處司機因待遇太差要求加薪 30%，但未批准，司機怠工，行車保持時速 20 公里以下，市民希望市府盡快解決。3 月 29 日報導，怠工問題獲解決，原 30%獎金為修理用津貼，現願改為技術津貼，擬辦法送審實施。
1949.03.29	郵電員工上書陳主席，請予協助解決歸班，爭取「不考試歸班」		郵電歸班問題雖有林副局長承諾，但仍未獲總局認可，工會向陳主席提十點理由要求歸班。
1949.04.19	為計算薪水匯率問題，		臺航高雄輪員工反對公司毀棄給薪

	高雄輪員工昨請願，交涉終日未獲結果		承諾，造成員工損失，陳情請願到下午五點。
1949.05.24	省籍郵電員工，再度呼籲歸班，請總局迅予接受要求。		台籍郵電員工歸班問題仍未解決，他們再度呼籲一律歸班訴求。
1949.05.29	省籍郵政員工歸班，考試將採寬大政策		新任郵政局長傅德衛抵臺稱，臺省郵政人員過多是事實，為接納省府意見及避免失業，考試將採寬大政策，僅形式而已。
1949.07.19	唐榮鐵工廠，員工糾紛解決	資遣糾紛	與被留職停薪員工糾紛 15 日下午調解，工廠恢復時優先雇用留職停薪人員，含高雄機器職業工會工人。並發給資遣費。每人可獲 1 個月米食補貼，600 多人遭裁，工會會員 100 多人。
1949.12.09	高雄造船勞資糾紛解決	要求加薪	市府介入調解造船業勞工勞資糾紛，勞方代表要求月薪改為兩斗、資方不同意，最後協調分等次，最高可領一斗八升。
1950 年			
1950.08.16	高雄唐榮鐵工廠九鐵廠，工人控告工頭組長剝削工資 6000 餘元		工人代表數十人控告工廠 7 個組長，從去年 11 月到今年 6 月剝削工資，市警局傳喚 7 人到案要求返回工資，否則將送法院，目前已獲交保。
1950.12.06	台糖岸內糖廠員工，呼籲改行月薪辦法，望與公司職員同工同酬，聯名向總公司陳情	陳情	台糖新營總廠岸內糖長 500 名員工，因不合理報酬，生活困難，聯名向總公司呼籲廢除場工與員工給薪不平等辦法，改成月薪支付辦法待遇，並補發八月以來薪資差額。

本研究整理自《民報》、《公論報》、《和平日報》等。

了《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見下方行政黨官公署公報圖）。該辦法第一條即寫明：「台灣省原有人民團體，暫時停止活動，俟舉辦調查登記後，依據法令及實際情形，加以調整，必要時得解散或重新組織之。」

第二條則更露骨地規定：「一切人民團體，應切實協助政府，推行政令，以建設三民主義之新台灣，不得有妨礙國家民族之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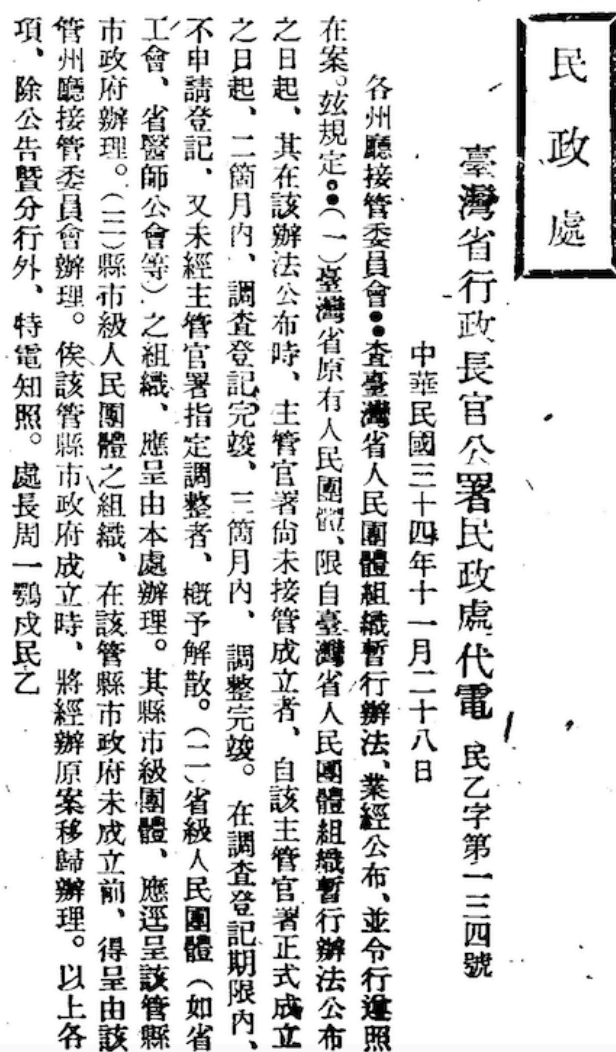
而從另一份 1945 年 12 月 28 日，由行政長官公署社會處代電給各州廳接管委員會的公文中（見下圖）寫明：「台灣省原有人民團體，限自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公布之日起，其在該辦法公布時，主管官署尚未接管成立者，自該主管官署正式成立之日起，二個月內，調查登記完竣，三個月內，調查完竣。在調查登記期限內，不申請登記，又未經主管官署指定調整者，概予解散。」

簡單來說，透過《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的公布，行政長官公署得以對

已經成立或籌備中台灣人民團體進行直接介入、要求改組，甚至解散。其二，明確要求予以合法登記的「人民團體」其職責必須成為國民黨政府推行政令的外圍組織。」

實際上，在陳儀來台之前，台灣過去在日本殖民時期三零年代初期起遭到強力壓制的社會力（尤其以具有左傾、進步色彩）之人士，就已經迫不及待積極開始籌備成立、恢復組織，希望能夠重新投入全新時局的各項工作推動。

1945 年 9 月 20 日，舊台共



領導人之一的謝雪紅已經在台中成立了「人民協會」籌備處，未久，10月5日「人民協會」正式組成，11月17日，「人民協會」台北支部隨之成立。而過去日本殖民時期「農民組合」重要幹部簡吉等人，亦積極投入籌備成立「農民協會」，10月20日在台中「台灣農民協會」正式成立，並在各地尋著當年「農組」原有之社會網絡設立分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會員人數已經成長至上萬人。10月間，由台北的進步學生組織發起的「台灣學生聯盟」在中山堂正式成立。另外根據舊台共重要幹部（二零年代末至二零年代初曾負責台共系統工人運動推展）的蘇新，在其《憤怒的台灣》當中，亦有提到1945年的10月20日，從前日本殖民時期參與過的前工會會員與進步的工人，曾一度在台中討論組成「台灣總工會籌備處」，然而籌組的過程中同樣遭遇到《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的打擊，以致於無法公開活動。不過蘇新隨後也提到，所幸這批人當時未曾暴露，進步的工人與工運領導者後續還能潛入後來國民黨所組織的工會及各工廠裡，繼續地下活動。

除了蘇新所提到的「台灣總工會籌備處」訊息之外，相較之下，台灣的工人與工會正式組織起來的腳步，似乎確實略晚於其他性質的人民團體。1945年10月10日創辦發刊的《民報》上，所能夠找得到最早成立工會的報導，已經是1946年2月23日標題〈新竹組織市總工會〉的新聞了。

然而，就在陳儀的《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一公布後，根據《台灣新生報》的報導1946年1月9日的報導，「人民協會」與「台灣農民協會」就已經依據該辦法而遭到解散。而「台灣學生聯盟」後續同樣遭遇到解散之命運¹³。（陳正茂，2009，《臺灣早期政黨史略一九〇〇～一九六〇》；黃惠禎，2009，《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

在該辦法實施約莫10個月後，1946年9月9日《民報》一篇題為〈本省人民團體組織概況一斑〉的報導中清楚的記錄：

“政府為開展民運，扶植人民團體起見，爰依據中央法令並參照地方實情，制定本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同時通飭個州廳接管委員會調查登記原有人民團體，並予以調整。自辦理以來，其全部情況約可劃分為三階段：一為調查登記時

¹³ 《台灣新生報》1946年2月19日〈整訓本省人民團體 民政處報告目前之情形〉中提到，「台灣省學生聯盟」在辦理令不准組織並予解散。

期，自接管始至本年二月中旬止，調查登記原有人民團體，為政治經濟研究會、學生聯盟等。二維改組整理時期，自接管後以迄各縣市政府正式成立兩個月內，改組各原有人民團體，為農會、教育會、各種同業公會等。三為指導組織個商工業職業團體時期，自本年春季始至八月中旬，各縣市商會正式成立止...截至九月初為止，計省級團體以成立者，有台灣省婦女會等四十單位，縣市级並體，據報合法成立手續完全案准予備案者有台北市土木建築工業同業公會等一百二十單位，連同備駁回者約一百九十單位。”

換言之，從 1946 年《民報》9 月份的這篇報導來看，該辦法辦理十個月左右時間後，核准成立的人民團體數量約 160 個單位（省級加上縣市级），然而，遭到駁回者則竟高達了 190 個單位，且單憑這篇報導，我們尚且無法確認，究竟有多少人民團體如上所述「人民協會」、「台灣農民協會」、「台灣學生聯盟」，直接在這段期間遭到解散的命運。

總而言之，在國民黨接收初期，《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的頒佈與實施，讓國民黨政權可以對台灣各類人民團體發展藉由「調查、登記與調整」為藉口，進行介入、改組甚至直接解散瓦解，也為下一個階段國民黨政權得以更進一步掌控人民團體（在此我們要關注的重點為工人與工會團體）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二）國民黨對工會組織的控制與工人「自主力量」間的角力

此前我們已經說明了，相較於其他類別的人民團體，工人組織在二戰結束日本人投降後，在台灣內部重新組織進展的步調可以說是略微遲緩，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代表光復初期台灣社會沒有大大小小的勞資爭議事件，也不代表台灣工人曾經擁有過的戰鬥性經過 1930 年代後日本殖民政府強烈打壓後不復存在，這部份我們從上一節所整理出的表格中即可以獲得說明。

社論 工人運動在展開

本月九日，臺北市的印刷職業工會和土木職業工會成立。繼之，汽車司機職業工會和木匠職業工會也於十六日舉行成立大會。其他還有好幾個工會，也都在積極進行組織工作。我們可以予想：各種產業和職業的工人，都會在一致團結的口號之下，成立他們的自己的團體，臺灣的工人運動，勢將展開熱烈的情況。

近代產業的工人階級，跟着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生成而生成。他們本來是一切生產的創造原動力。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機關都被少數資本家所壟斷，所以他們只在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換取生活必需的工資。

他們亦正是資本主義企業的唯一利潤的泉源，所以在利益相反的立場上，便和資本家階級形成互相對立的陣營。因此而發生的近代工人階級的運動，由於初步的改善待遇的要求而出發，終於發展到整個社會組織的改革運動。

臺灣的工人運動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代，曾經有一頁光榮的歷史。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跟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展開的。而且因為臺灣是受着異族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當時臺灣的工人運動，一出發便成為反抗異族帝國主義的強力政治鬥爭。可是因為受着日本法西斯不堪言狀的壓迫，至少在表面上是等於消滅了。光復對於工人階級又予與一個轉機，最近又因為經濟恐慌的來襲，工人階級的生活面臨重大的危機。這種

客觀條件，又是促進工人運動復興的因素。工人運動，自然發生性目標，都在於待遇的改善問題。這自然和資本家的利害不能一致。因此便有人視工人運動如洪水猛獸。然而我們則由整個社會聯帶關係的立場，以為工人階級的合理要求，是完全值得擁護的。所以對於工人的運動，誰都應該高瞻遠矚，採取開明進步的方针。

再者臺灣的工人運動，在現階段又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他們除為當前的待遇改善問題而奮鬥以外，他們應該又是爭取民主發展的一枝生力軍。一切的政治經濟鬥爭，都必然地發展到政治鬥爭。政治的民主，是全體人民當前的要求。這自然又應該是工人階級的要求。我們希望工人階級，應當充分認識自己的使命，健全自己的組織，忍耐步趨，發揮力量，一致團結而奮鬥！

若此，台灣戰後工會組織成立的速度略緩的緣由，合理的推測，一方面也許與在日本殖民時期有過豐富政治、社會運動經驗的人士，初期都先選擇投入其他領域人民團體

（或包括報刊、雜誌等）的組織工作上，相較之下，反而工會組織重新復甦或許因缺乏足夠有經驗的積極主導者投入，而讓進度顯得較為落後。二方面，由於許多在二戰末期遭到盟軍轟炸的大型工廠，不少尚待復原重建，而各產業也多少顯得百廢待舉，一時之間可能也讓工會組織的推展困難度相對較高。

不過，也因為如此所留下來的組織空白，讓 1946 年後的國民黨在臺政權而言，試圖積極地主動考量介入、主導、成立工會，以方便對台灣省工人與產業進行有效控制。然而，除了極少數在本研究後續會對清楚討論到「台灣郵務工會」的成立過程，由於有較多數量國民黨自中國大陸調派至台灣的外省籍郵工，因此有機會主要由外省籍人士主導工會組織成立外。其他由本省籍工人占絕大多數的職業、行業與產業中，國民黨即便希望儘速組成工會組織，很多時候還是得要借助過往曾在日本殖民時期有過組織工會經驗（多

數為民眾黨系統「工友總聯盟」)底下的幹部，或者是願意自發性組織工會的台籍工人的積極投入，才能將各級工會（尤其是各縣市總工會）確實組織起來。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由於長官公署處理米價、物價攀升的政策失當導致民怨四起，而國民黨來台的軍隊屢屢發生一如過往在大陸時軍紀不佳、欺壓民眾的行為，而來台接收的許多國民黨官員更是其在中國大陸的貪汙腐敗、中飽私囊的行徑一併帶到台灣來，整個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權的民怨是越來越高漲。

尤其在工作現場中，國民黨派遣來台接收的人員，更是公然地對本省籍工人與外省籍工人實施差別待遇，或是直接由空降的方式安插人事，如此種種，從表二的整理中，不但引發了許多工潮。也讓台灣工人希望透過組織工會團結爭取權益與平等對待的意願益發茁壯，在二二八前的一個多月中，我們可以從《民報》的報導中發現到，一口氣出現了包括印刷工人、機械工人、板金工人、水土工人、汽車司機、鐵器製造工人等，紛紛積極籌備成立工會，較早成立的工會印刷工會，則是透過動員大規模的會員大會提出各種增取工人權益的要求。雖然，我們在這些新成立工會的籌備過程當中，仍舊可以清楚地看見國民黨試圖介入並主（指）導的企圖，然而來自台灣工人「自主性」的力量（事實上後續可以發現部分工會從組織籌備起即有來自地下黨檯面下的協助），同樣在整個過程中，形成一種彼此角力與互探底線的博弈。《民報》在1947年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一星期多前的2月20日，刊登了一篇〈工人運動在展開〉的社論。

我們現在無法確認這一篇社論是由誰所撰寫，但肯定的是，內文不但對僱傭勞動性質展現出了清楚的左翼（更準確的說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式）分析，文末甚至更寄望台灣的工人運動能夠成為爭取民主的生力軍：

“近代產業的工人階級，跟著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生成而生成。他們本來是一切生產的創造原動力。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機關都被少數資本家所壟斷，所以他們只在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換取生活必須的工資。他們亦正是資本主義企業的唯一利潤的泉源...台灣的工人運動，在現階段又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他們除為當前的待遇改善問題而奮鬥之外，他們應該又是爭取民主的一支生力軍。一切的經濟鬥爭，都必然地發展到政治鬥爭。”

然而，當時絕對沒有人能夠預想得到，就在這篇社論發表後的一個星期，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隨著此後的騷亂與動盪，以及國民黨從大陸調派軍隊後的大規模掃蕩、血腥鎮壓與後續的清鄉行動。看起來剛要展開的台灣工人運動，跟著一起受到重挫，即便二二八前成立的工會組織，也經歷了至少半年以上的靜默期，一時之間皆未敢輕舉妄動。

然而，正因為二二八事件後續對台灣社會一度造成的壓制效果，國民黨原本希望在台灣擴大建組並控制工會組織的進度，也因而整個緩慢了下來。從表四可以發現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僅有台南市總工會與新竹市總工會完成籌備而成立。為此，在 1947 年四月已經從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的社會處（取代陳儀成為第一任省長者為魏道明），在當年代電各縣市政府的公文中，顯得有些焦急

地要求：

「本省各縣市應速策動組織各業工會，並於八月底前依法組織各該縣市總工會。」

而我們從表四各縣市總工會成立的時間來看，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的這份公文，多少發揮了一些效果，包括了台中縣總工會、台北縣總工會、高雄市總工會、台中市總工會、桃園縣總工會與基隆市總工會，都集中趕在 1947 年的 7 月至 8 月底先後成

社、會、處

臺灣省社會處代電

參陸申條社乙字第六四四九一號（不另）
中華民國卅六年九月十七日（行文）

事由：電飭各縣市策動組織總工會及填造報表與報費

各縣市政府：查本省各縣市應速策動組織各業工會，并於八月底以前依法組織各該縣市總工會，暨各縣市已組織之各團體而未填報組織總報告表者，限於八月廿日以前填造報表一案，業經本處以參陸未社乙字第三二八九〇號代電飭遵在案，茲逾期已久，各縣市辦理情形迄未據報，合再電希於文到一週內妥辦具報為要。
社會處參陸申（條）社乙

立。

而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對工會組織的介入與控制，更可以展現在工會相關的正式會議當中，國民黨、政、軍、警紛紛出席「名為蒞臨指導、實為監控」的情況上。本研究約略整理了 1948 年至 1951 年《台灣民聲日報》各工會會議國民黨黨政軍警刻意出席，有被報導出來的部分概況。我們以『』標示「國民黨黨務人員」的出席，以底線標示出「警察、警備司令部與軍方代表」的出席。

我們得以發現表中幾乎每一次工會的會議，「黨務人員」與「軍警」至少其一幾乎都會派員出席「指導」。而在一些推測可能比較敏感或被國民黨視為需要嚴加看管的工會或區域，出席的黨政軍警更是多到離譜，舉例來說，已經進入白色恐怖逮捕高峰期的 1951 年 1 月份，區區一個基隆市總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不知是否因為前年地下黨「基隆中學案」與《光明報》的大舉破獲，竟然大舉派出了包括內政部社會處、要塞司令部、海軍軍區司令、憲兵隊、戒嚴司令部與國民黨市黨部代表等人全員出席。

事實上，早在 1947 年基隆鐵器工會成立後，根據此次研究訪談到當年身為工會主要幹部，後受基隆中學案牽連而遭判刑十年的阮紅嬰，就生動地描述了這種警備總部要求派員參加工會會議就近監視，以及工人幹部反制的因應之道了：

“鐵器工會成立後，國民黨基隆市黨部有派員來要工會的幹部加入國民黨，但是被我們回絕了。後來，警備總部就要求鐵器工會若要召開會議要事先獲得警總的同意，同時開會時警總也會派員參加就近監視。因此，鐵器工會的常務理事會通常沒有真正討論任何議題，大家只能泡泡茶聊天。常務理事之間若是真有要事商量，往往就去社寮島的要塞司令部對面一個過去日本礦業倉庫旁的海邊，利用釣魚的時間商談事情。”

再者，對於國民黨而言，要抑制、弱化或方便控制工人自主組織力量的方式，還包括了阻止工會同一產業跨場廠、或者跨職種之間的擴大串連與團結。舉例來說，在台北司機工會案中曾擔任地下黨在工會中會計一職的張金爵，在過去的訪談中就曾提到，後來成為台北市司機工會理事、同時後來也是地下黨人的潘溪圳，本來是希望以「司機產業工會」的名稱向社會課申請，打算把司機、車掌、技工都

包括在工會之中擴大團結層面，然而，卻遭到社會課的反對，僅同意核准「司機工會」，僅能單獨招收司機為會員。

另外，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我們從《民報》2月10日的報導中發現曾經一度籌組的「機械員工工會」，2月9日在蓬萊國民學校舉行籌備會，出席的各工廠代表竟然高達五百多人，「主倡者」（主導籌備會者）包括了楊添杏。而楊添杏正是1927年文化協會以連溫卿、王敏川左傾派取得領導權後，轉以「組織工農」為目標後，連溫卿領導下後期文協幹部與全島機械工會代表在1928年1月1日成立了「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的常務委員，是名極有經驗的左翼工人運動組織領導者，楊添杏並在2月9日的成立大會上擔任議長一職。然而，我們卻從這則報導之後，自此再也遍尋不著「機械員工工會」的任何相關訊息，合理的推測，或許由於主導工會的楊添杏鮮明的左傾歷史與立場，一來不久後馬上發生二二八事件，二來讓國民黨後續很可能根本就不會讓如此具有明確左傾色彩的工會成立，而直接在籌備期中即胎死腹中。

而即便已經跨場廠串連成的工會如「基隆鐵器工會」，在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以涉入基隆中學案為由逮捕了四名工會主要幹部後，後續當我們再查詢相關新聞與歷史檔案時，就已經看不任何「基隆鐵器工會」的相關訊息了，反倒是在1953年3月8日的《台灣民聲日報》中，出現了〈基造船工會會員代表會〉一則新聞，而工會名稱已成為「基隆市造船產業工會」。如果我們合理推論，原本包括了三家不同工廠工人所組織成立的「基隆鐵器工會」，後續恐怕已經被國民黨分拆、重新改組，而以單一企業、場廠（基隆造船公司）為範圍重新組織「基隆市造船產業工會」，以達瓦解工人之間跨場廠的團結與串連。

除此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自接收日本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產業後，就延續著曾在中國大陸的經驗，在工礦廠區編制武裝的工礦警察，美其名為保護工廠與工人安危，然而實際上更有嚇阻並控制工人的效果。我們可以從1946年基隆造船廠與高雄造船廠紛紛罷工的行動當中發現，一開始工礦警察都是先試圖以武力槍械阻止工人罷工，最後則次在罷工工人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遭到了「繳械」。由此可以推斷，二二八事前發生之前，在各工礦廠設置工礦警察的情形應該就已經相當普遍了。而這一點，其實爆發二二八事件後，也曾經被民間「二

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列入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中的第五條：『鐵道工礦等警察立即廢除。』（《台灣光復後之台共活動》，1977，頁15。）

表三、工會相關會議國民黨「黨、政、軍、警」出席狀況

時間	工會	出處	出席之人員
1948.1.9	嘉義市總工會成立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主祕、社會股長、指導員、『 國民黨書記長 』。
1948.2.24	嘉義人力車工會會員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社會股長、指導員、 警察第二科警員 。
1948.3.9	嘉義郵務工會會員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社會股長、 警察局督察、員警 、國大代表。
1948.4.5	台中市總工會理監事會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社會股長、科員。
1948.4.18	嘉義市總工會理監事會	台灣民聲日報	『 國民黨書記長 』、市府社會股長、指導員。
1948.8.19	台北市總工會改選理監事	台灣民聲日報	省總工會理事長、省社會處科長、市府社會課長、 警備部代表 。
1948.9.27	台中木工工會成立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社會股長、科員、『 國民黨市黨部幹事 』、 市警局科員 、市總工會理事長、主任秘書、科員。
1948.10.28	台北司機公司召開三屆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警備司令部毛鵬基 、台北市社會課、郵電管理局長、省總工會理事長
1948.12.28	新竹市總工會會員代表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社會股長、市參議會議長、『 國民黨市黨部書記長 』、地方法院院長、地檢處主席檢察官。
1949.1.19	彰化總工會臨時代表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股長、『 國民黨部副書記長 』、省工會常務理事。
1949.3.30	台南縣總工會理監事會	台灣民聲日報	縣府社會課、『 國民黨黨部秘書 』。
1949.12.30	台南縣總工會會員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縣政府社會課組訓主任、 警局代表、憲兵隊代表 、『 國民黨縣黨部秘書 』
1950.5.15	台中市印刷工會臨時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防守司令部代表 、市府科員、 警察局科員 。
1950.5.19	台灣省工會代表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吳國楨（台灣省主席）、馬超俊、鄧文儀（國民黨省黨部主委）。
1951.1.23	基隆市總工會會員代表大會	台灣民聲日報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大禮堂召開）內政部社會處、 要塞司令部、海軍軍區司令、憲兵隊、戒嚴司令部 、『 國民黨市黨部代表 』。
1951.1.30	台北郵務工會	台灣民聲日報	省交通處處長侯崇修主持、交通部

	二屆會員大會		長、 <u>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林錫鈞</u>
1951.6.19	台中市司機工會改選理監事	台灣民聲日報	市府社會股、 <u>『國民黨市黨部、國民黨公路黨部』</u> 、市總工會理事長、 <u>市警察局</u> 。
1951.7.5	苗栗縣總工會成立	台灣民聲日報	縣府民政局長、社會課長、工商課長、 <u>『國民黨縣黨部』</u> 、 <u>駐軍代表</u>

僅整理 1948-1951 年《台灣民聲日報》

（三）對少數工會頭人提供政治機會以換取忠誠

國民黨對工會組織的介入與控制手段，除了我們上述所提到的透過《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以及「黨、政、軍、警」直接進入工會會議進行監管以外，還有另一套針對工會領導人（頭人）的籠絡機制。

我們從下面表格四整理了戰後初期各縣市總工會與台灣總工會之理事長可以發現，國民黨自一開始就透過一方面控制、另一方面提供工會領導人（頭人）在政治機會上往上爬升的兩面手法，來更有效的換取總工會頭人對國民黨的忠誠。表四中不少縣市總工會的理事長，都順利地成為地方縣市議會的議員、甚至一路爬升至副議長、省議員、甚至中央級的國大代表。

而即便身為 1920 年代末期民眾黨與台灣工友總聯盟最資深、最具有豐富工運戰鬥經驗的幹部陳天順，（初期或許是改良主義性格後期則或許多少帶著恐懼）選擇持續與國民黨合作，而使得他在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的職務上，成為國民黨的工會體系中台籍領導幹部的樣板。而國民黨也因此提拔其擔任層級更高的國大代表一職。然而自此，陳天順同時需要犧牲的是喪失了其原本對工會組織與發展的完全自主權與領導權，而成為需要適時配合代表黨國出席下級工會會議，宣傳黨國指令，讓省總工會也必須扮演被黨國賦予執行推動「反共肅奸」與相關政策的黨外圍組織。

當然，持平而論，我們還是可以留意到身為前民眾黨工運大將出身的陳天順，與其所領導的台灣省總工會，無論如何，在本省籍工人之間，還是相對具有一定程度的基層組織基礎與實力，即便在進入了白色恐怖時期，仍可發現其試圖順勢利

用當下情勢，以期撐出一點點空間來推進台灣工人與工會組織。舉例來說，省總工會在 1951 年的五一勞動節當天創立了《工人報》作為其機關報。

在 1953 年的 11 月 21 日的《工人報》出現了這麼一篇社論〈六和紡織廠摧殘工運事件〉，全篇內容是在聲援位於桃園中壢的六和紡織廠多名員工，為了籌組工會而紛紛遭到資方解雇。只不過，聲援的調性已經跟著當時時代氛圍而進行「調整」，例如文中提到「台灣各公私營廠礦的工人，近來紛起籌組產業工會...這是台灣工運史上劃時代的一頁，也是反攻復國的準備接近完成階段的重要表現。」、「...產業工會，是在工人政府輔導的互相配合之下籌組的...但更重要的前提，毋寧是欲藉工人有組織的力量，來發展生產事業，加速完成反共抗俄的總動員運動。」最後結論再云「我們無論如何要在反攻復國聲中，把產業工會全面組織起來，為中華民國的工運奠立丕基。」簡單來說，《工人報》社論的立場，大體是順勢藉由當時國民黨要求工會組織起來「增產報國」、「反攻大陸」的主旋律下，以打擦邊球的方式盡可能聲援工人自主性的組織工會。

表四、1946 年起各縣市級總工會、省總工會成立時間與理事長

日期	工會	備註
1946.3.14	台南市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陳天順 (後出任國大代表)
1946.3.18	新竹縣(市)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康何孔 後任新竹市參議會議員(職業團體產生)
二二八事件 (1947.2.28)		
1947.7.5	台中縣總工會	1951 年時理事長陳新發(後當選台中縣議員、省議員)
1947.7.7	台北縣總工會	理事長陳石煌(1948 年三峽鎮民代表)
1947.7.8	高雄市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林亮
1947.7.30	台中市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葉銀權
1947.8.12	桃園縣總工會	
1947.8.17	基隆市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簡林朝波(後當選基隆市議員)
1947.11.9	台南縣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黃闊嘴
1947.12.24	嘉義縣(市)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郭雲霖(林)
1948.1.12	高雄縣總工會	1951 年時理事長李水福

1948.2.27	台灣省總工會成立	第一任理事長陳天順
1948.8.15	台北市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顏良昌（1950 年遞補為 <u>國大代表</u> ）。後改選陳隆發為理事長（陳後亦當選北市第一屆 <u>市議員</u> ）
1949.4.24	花蓮縣總工會	
1950.12.31	宜蘭縣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陳銀生（後任 <u>宜蘭縣議員、副議長</u> ）
1951.2.26	彰化縣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謝焜煌
1951.3.27	雲林縣總工會	
1951.7.2	苗栗縣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陳華彬
1951.9.21	屏東縣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葉阿生（後當選 <u>屏東縣議員</u> ）
1951.9.21	台東縣縣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盧遠
1951.10.11	南投縣總工會	第一任理事長林瑞濱（後曾任 <u>縣議員、副議長</u> ）
1952.12.24	澎湖縣總工會	
1952.1.30	陽明山管理局總工會	

資料來源：《台灣光復廿年》，1965，台灣省政府新聞處、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工會運動中的國民黨特務網絡佈建

除了前幾小節我們提到國民黨政權試圖對人民團體乃至於工會組織的控制與對頭人的政治籠絡外，另一項試圖監控工會組織、其他社會團體乃至於台灣社會各層面的漠視，就是透過特務系統（保密局等）在台灣監控網絡的建立，在各地廣泛地吸收線民佈建眼線，以「肅奸」、「反共」等名義進行各種情資的蒐集與回報。

依據陳翠蓮 2017 年所出版的《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專書中的調查：p.149

“軍統特在台灣如何展開情報網的布署？在戰後初期被吸收為線民的許德輝，在其〈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中有以下陳述：

「光復後返臺，任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肅奸執行隊長時，即吸收線民…等三十名以為隊員。後肅奸執行隊撤銷，職轉任台北市警察局偵緝隊隊長時，又整批調往工作。卅五（1946）年秋，離職偵緝隊後，又以該等為主幹，組織互正公司…始終隨職工作，心志投合，OO 控制。而林秉足等台北各角頭 OO 素抱剛毅正直，甚得民心，力足呼召群眾。」¹⁴”

書中確認，許德輝是台灣有名的流氓頭子，戰後初期曾組織隊伍，協助國民政府「接收」，他後來進入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工作。而許德輝上述所提到的林秉足，則是歸綏街舊市場一代出名的角頭，在私娼寮收保護費，戰後擔任保密局台北站站長毛簡的手下，提供地方情報。

而曾參與保密局台灣站組織工作的陳愷的回憶更進一步證實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時前來的特務機關，吸收流氓角頭為線民，負責監視台灣社會一舉一動。

“民國三十五（1946）年四月間奉命來台協助籌組台灣站，同年七月成立，站長為林頂立，書記由原閩南站毛簡同志接充，本人負責人事佈建與聯絡工作…對當時工作之推展，咸認為應建立社會基礎，尤以中下階層為然，由本站許德輝同事其既有社會關係，於事變前在各地積極秘密吸收如經營酒家、舞廳、茶室等特種營業之從業人員為我所用，並指導進行連鎖發展。”

關於國民黨的特務系統以及其所吸收台籍角頭流氓協助接收與監視社會的案例，在此研究中戰後工人或工會組織中，有兩個極為鮮明的例證。其一，在基隆造船廠工作的阮紅嬰，在回憶到 1945 年年底國民黨所派來造船廠接收時的情況¹⁴：

“大約是一九四五年年底，他們來接收的第一天，在造船廠空地上舉行升旗典禮，來賓包括基隆市政府的官員，並且還安排了一位來自艋舺的臺灣人士主持儀式。這位艋舺人士在講話中強調：「工人只能乖乖服從，沒有別的路可走，我們今天來接收，你們只有服從命令，沒有第二條路。」他最後還說若不相信，可以到大稻埕探聽看看。這些話讓人聽了之後，非常不滿。因為，話裡頭充滿威脅…”

而在這一次研究中我們重新訪談阮紅嬰前輩時，也特別再一次確認了這一段歷史，阮紅嬰先生再一次強調：

¹⁴ 《喚不回的青春》，〈白色記憶回想－阮紅嬰訪談記錄〉，頁 14

“接收大會上，除了政府官員代表外，還請了一個本省籍自稱是艋舺人的人擔任主持人，那個人看起來就是一副角頭、流氓的樣子，他在接收大會的主持講話中，恐嚇員工要乖乖服從接收的命令，引起了造船廠工人的普遍不滿。”

阮紅嬰所描述基隆造船廠接收的過程，恰恰吻合了上述陳翠蓮書中所提到國民黨特務系統戰後透過吸收台灣流氓、角頭，試圖以恐嚇、威脅的方式，來協助其得以順利「接收」，雖然，這個「以台制台」的策略，在剽悍的造船廠工人之間收到了反效果。

另一個案例，則是從近期保密局所流出民間的一批秘密檔案中（後由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購入），與郵電案受難者許金玉過往的口訪內容比對發現，戰後的郵電管理局當中，國民黨的特務系統中保密局台灣站，早早就已經佈建了線民系統，隨時偵搜局內員工各項情報回復。

在過往許金玉幾乎每一次訪談的描述中，都會提到她在 1947 年決定出來參選的時候，另一位要競選連任的理事¹⁵本省籍同事李阿祿，平常就一副官僚作風，而且非常瞧不起女性，

“有一天，她看到幾個女同事擬了一份女性員工的名單，在那裡討論究竟要選哪些人當理監事，才可以替女性多出點力，李阿祿剛好從他們身邊經過，一看這情形，不由分說就把他們的名單搶了過去撕掉。李阿祿是局裡頭台灣人的一股惡勢力。那些女同事雖然心中氣憤，卻也只能敢怒不趕言。”

隔天，這些女同事憤恨地去找計梅真商量，希望有沒有機會制裁李阿祿這種不尊重女性的惡風，計梅真於是找了許金玉以代表身分在代表大會上把李阿祿的惡行公布出來，許金玉聯合了一位國語還算流利的本省籍代表，與其一同在代表大會上以國語、台語輪流發言，揭露李阿祿的作為，最後，李阿祿不但在大會上受到多數代表譴責，同時在理監事選舉上也落選了。

而這一位被許金玉形容為郵局裡台灣人的一股惡勢力，恰恰在保密局所流出民間的一批秘密檔案中，證實了其身分是保密局台灣站佈置在局內的線民。我們根據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所收錄（目前僅能在所內查詢抄錄，尚未公開）的檔案（案號：T0653_B_07_0006）發現，雖然這些與郵局相關回報保密局台灣站檔案的年

¹⁵ 此處許金玉的回憶應該有誤，根據之前第一屆省郵務工會理監事名單，李阿祿應擔任監事一職。

份未有標示，但時間點上確實就是落在 1946 年後 1950 年前。以下三分代電保密局台灣站的情資回報，情搜提供者均為李阿祿，本研究特抄錄於下：

保密局檔案 T0653_B_07_0006

郵電管理局報務科郵電員張彩霑

代電

（火急）李懷祖先生鈞鑒，查據李阿祿同志報稱：於本月十日下午十時許有郵電管理局報務科郵電員張彩霑（現年 23 歲，前新竹郵局通信股長）潛入台北電信局通信科，竊用電報機，用日文電碼，向新竹、台中、高雄個郵電局發出反對陳郵電管理局長及煽惑本省籍郵電員工之秘密電報，後欲在向其他之郵電局發出時被當夜值機員尤万圉發現，當即被其阻止並將該原稿燒棄，該張彩霑素與陸象賢所掌握之主要人物劉錦芳（請參照戊巧 70 號代電）頗有聯絡，渠此次之舉必與劉錦芳有關等語，除飭李同志續查外理合抄同該電報原文及譯文附電報聞。

職 黃漢夫叩 子馬 105 號

【電報譯文】

各郵電，前日獲知陳管理局長目前欲實行之秘密計畫，茲揭發如下以公告本省籍服務員『（一）、施行本省籍服務員之改試以裁去三分之一人員。（二）、排除一切本省主管人員（局長、課長、工務主任等）』等情。查我親愛七千同志應由台灣過去之經驗來看今日之現狀及參照內外情勢，於短期間內一致團結對目前被迫之政府野望與壓迫，應先發至人於事之未始加以粉碎，以『無條件歸班』早期實現為目標，以不斷要求與鬭爭期達此目的而後已。故目前危機抵抗之計唯有團結，如徒持無力，郵務工會終必有二千名同志失業，歸班問題終必亦成泡影，希即速速傳達各聯絡員，不論男女應全奮起開始一切行動並保守秘密，並不宜留有證據文件本見覽後即請焚去。

李懷祖先生鈞鑒，子馬 105 號代電計達經續飭李阿祿同志查稱，查郵電管理局本省員工發生動搖，傳發電報案經查期發端原因係新竹、台中方便遍傳裁員消息之故，茲查得其動態如下：（一）本月十日下午十時張彩霑竊用電報機傳發電報時增被尤万圉阻止（請參閱代電子馬 105 號）。但嗣後該尤万圉（前新竹局通信課長，現台北電信局通信員）亦被煽惑，於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在該電信局續再發出同樣電報，該尤万圉與新竹電信局電信課長黃炎堃（二二八事變前曾以油印機印發「天之聲」月刊送與該局員工傳閱至二二八後即收回焚去）頗有親密。（二）本月八日晚，台北電信局電信試驗室職員楊新矩（30 歲前後）率同處二名至該試驗室利用公用電話？日語電話符號向新竹局發出前張、尤兩人傳發之電文並？轉電湖口郵局聯絡，行動甚為詭密。（三）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台北郵電管理局保管股倉庫有發現本市開南商業職業學校（元商工學校），即商工專修學校畢業之該局職員約二十名開秘密會議，拒絕外人參加並決定本日下午五時半假本市端成町郵局樓上續開（該局長係奸偽陸象賢之爪牙李？？）等情謹續報聞。

職 黃漢夫叩子迴 106 號

代電

李懷祖先生鈞鑒：子迴 106 號代電計達據李阿祿同志續報稱：一月二十四日於本市御成町郵局樓上召開之開南商業、工業兩校出身郵管局員工秘密會議內容：（一）主持人洪財寶（二）討論事項：(A)決議組織校友會 (B)通過校友會章程草案 (C)選舉會長、副會長、幹事等情理合抄該會章程、名簿即幹部名？各一份，送成察查為禱。

職黃漢夫叩子謙 108 號

台灣郵電管理局 開南商業、工業學校校友會幹部名單

會長 洪財寶

副會長 陳春錄

幹事 吳慶安、張富、黃玉成、曾清萬、江清泉、紀成家、李振貴

（五）戒嚴令的頒佈與對工人爭議權全面剝奪

一如本研究在第一部分所提及，隨著 1948 年到 1949 年初中國大陸國共內戰國民黨在三大戰役：遼西會戰、徐蚌會戰與平津會戰的節節敗退，平津會戰一戰後，共軍順利攻下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及華北平原。中國大陸社會上、甚至包括國民黨內部，要求蔣介石下野負責以利和談的聲音越來越大，蔣介石終於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正式宣佈隱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其職，不過國民黨中央則在 24 日發出《特別緊急宣傳通報》：「總裁雖暫不行使總統職權，但仍以總裁地位領導本黨。」

同一時間，國民黨蔣介石政權也已經開始積極部屬日後可能撤退台灣的相關事宜，1948 年 12 月 19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任命「蔣經國」為臺灣省黨部主委。1949 年 1 月，蔣介石在最後下野前，任命蔣嫡系人馬軍人出身的陳誠接替文人魏道明出任台灣省主席兼任省警備總司令。1949 年 1 月 26 日，就在國民黨政權在 1949 年開始逐漸退守臺灣時，當時數個軍事單位，包括：臺灣防衛總司令部、臺北衛戍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灣省民防司令部等單位，事權重疊，為統一事權，合併成立了「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臺灣軍管區司令部」。1949 年初，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改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由陳誠任總司令，彭孟緝則為副總司令。

而在 1949 年 4 月 8 日的《台灣新生報》上，則是出現了以下報導：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政工處處長童平山召集各業工會舉行座談，要求安定反罷工反騷亂。『提出四個口號：反罷工、反怠工、反分裂、反騷亂。』”

1949 年 5 月 19 日台灣省政府、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共同公告台灣全省戒嚴令，第一條：「本部為確保本省治安秩序，特自五月二十日零時起，宣告全省戒嚴」，第四條則明確規範：「戒嚴期間，意圖擾亂治安，有左列行為之一者，依法處死刑。」所謂左列行為第五項為「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第六項包括「鼓動學潮」。

1949 年 5 月 24 日，《懲治叛亂條例》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全文共 13 條，6 月 21 日代總統李宗仁公布實施。其中第 2 條規定：「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刑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懲治叛亂條例》是內亂外患罪的特別刑法，其中最常被使用的是第二條第一項，專科死刑，亦是後續白色恐怖時期俗稱的「二條一」，本是無期徒刑的都成了唯一死刑，刑法中的預備犯或陰謀犯刑期也都延長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懲治叛亂條例》目的是國民黨政府針對共產黨「叛亂」特殊狀況所制定，只是《條例》大大擴充解釋犯罪構成要件。

《條例》第 10 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者...在戒嚴區域犯之者，不論身分概由軍事機關審判之。」條例第四條（助叛及圖利叛徒罪）規範『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左列行為中的第十項則為「受叛徒之指使或圖利叛徒而煽動罷工、罷課、罷市或擾亂治安、擾亂金融者。」

1949 年 6 月，台灣省政府進一步公告了《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實施辦法》（見下圖）。辦法中的第五條規範：「各社團或學校學生不得有集體向政府請願」，第七條：「各工廠工人不得罷工」。

換句話說，隨著 1949 年《台灣省戒嚴令》的公告，以及包括《懲治叛亂條例》、《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實施辦法》，台灣工人與

工會的爭議權在「法令上」可以說已經遭到完全的剝奪了，無論是罷工或集體請願，在戒嚴體制下都可能隨時觸法甚至面臨到嚴重的刑責處置。

圖、《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實施辦法》

（出處：台灣省政府公報，夏字第六十七期，頁 835-836。）

臺灣省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
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

- 一 本辦法根據本省戒嚴令第三條第五項第四條及戒嚴規定事項訂定之。
- 二 本辦法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督導各戒嚴司令指導當地縣市政府由軍憲警會同各有關機關執行。
- 三 凡經政府核准之各社團非經許可並派員指導者，一律禁止集會（省各地參議會不在此限）。
- 四 凡未經政府許可之各社團，均為非法團體，一律禁止。
- 五 凡各社團或學校學生不得有集體向政府請願，如有向政府請求或申述意見時，得派代表三人以下向當地主管機關呈請申述，主管機關不能解決時，應候主管機關向其上級機關呈請核辦，不得越級請願。
- 六 各地學校學生不得有罷課遊行或其他擾亂公安情事。
- 七 各工廠工人不得罷工，商人及店員不得罷業或遊行及其他擾亂公安情事。
- 八 凡各機關學校學生工商人等如不遵守上三、四、五、六、七項規定，致妨害公共秩序，阻礙交通，妨礙公務，毀損公私財物，傷害他人身體者，各當地戒嚴司令或警備總司令部得採取緊急處置作有效制止，強迫解散，恢復原狀，其為首或主使人員與行動人員均予拘捕，依戒嚴規定懲處。
- 九 各地如發現集會結社請願遊行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行動，各當地戒嚴司令應即將經過情形及處理詳情呈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核備。
- 十 本辦法自宣佈戒嚴之日起施行。

反共漫畫圖片
在嘉義展出

【本報嘉義訊】省郵務工會主辦之『反共抗俄漫畫圖片』，業由臺北運抵此間，於本（六）月十二日起至十六日止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假本縣郵局二樓隆重展出，按是項漫畫圖片展出計有數百餘幅，其中內容如對匪共暴行切關係」之議事組長汪打游擊，自稱是「就地△議會是像民主課程目，也可以說是最精彩議開始質問民政社會部得最早，交頭接耳聚議△議員們摩拳擦掌，等殘酷行爲，描摩盡致，令人頗有望而憤恨之感，日來前往參觀者絡繹於途。

1951年10月16日的《台灣民聲日報》，更是出現了上圖報導圖中〈檢肅匪諜運動 郵務工會書告郵工〉，呼籲「匪諜趕快去自首，重新做人！」。

另一篇 1952 年同樣出自《台灣民聲日報的報導》標題則是〈反共漫畫圖片 在嘉義展出〉，整個活動就事由整郵務工會所主辦的「反共

抗俄漫畫圖片」，展出數百幅漫畫，「對匪共暴行等殘酷行為，描摩盡致」。

而另一個曾經在 1949 年 3 月間發動怠工爭取權益的台北司機工會，隨著下半年當中地下黨人員的開始逃亡工會面臨了重新改組。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關於企圖組織各地司機員並明白宣告目的是為了「組訓司機配合車輛動員」，同樣在 1950 年下半年後有了更清楚的指示。1950 年 11 月 17 日，台灣省社會處代電各縣市政府、陽明山管理局、台灣省總工會、各縣市總工會，主旨要求：

「為加強汽車司機人員組訓配合車輛動員希即策動該業人員限期組織工會並強其組織。」文末並要求限期於年底前策動該業人員依法組成工會。

51

第三部分、「郵電案」始末與地下黨內部運作

“追思紀念，不僅是懷念老師，更重要的是，要把兩位老師在台灣領導工運的史實供諸於社會，讓社會知道他們在台灣為工會爭取利益的歷史。”

—許金玉，《魂係台北—紀念台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

一、官方檔案說詞

〈判決主文〉

計梅真、錢靜芝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

李振貴、曾萬清、王文清、許金玉、高秀玉、劉建修、張欽傑參加叛亂之組織各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各褫奪公權十年。

鄭逢春、宋世興、李熒台、黃宏基、鍾阿棧、高木榮、林發、陳再厚參加叛亂之組織各處有期徒刑十年各褫奪公權五年。

李慶、廖福隆、李金火、陳玉籐、林金進、鄭天福、周淑貞、徐彩雲、林坦、蘇光輝、張戊己、洪景麟、林烟飛、李國容、郭承東、陳得銅、葉萬吉被告參加叛亂之組織各處有期徒刑七年，各褫奪公權五年。

〈事實〉

被告計梅真二十七年七月間，任職上海大慈難民收容所，由同事張慧珠介紹加入共匪為支部組員嗣擔任宣傳幹事書記等偽職，先後吸收黨員即被告錢靜芝等八人加入組織負責教育該所設班中年婦女即領導錢靜芝等再基督教青年會創辦之勞工夜校，主持女工各種課外活動等工作，該錢靜芝於二十八年春參加匪黨，後未幾奉派入滬西豐田紗廠充管理工人，從中活動，旋入基督教女青年會之勞工夜校負責教育女工即群眾工作並領導滬西公大五廠、四廠及富中染之廠等處小組，曾吸收同事尹梅仙、高臻珍兩人入黨，迨三十五年九月間該計梅真、錢靜芝奉命聯袂來台投充台灣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教員。十月間受上海共匪派來之章太鳴聯絡，三十六年夏即由奸匪台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蔡孝乾（化名老鄭）領導成立支

部，乘機在該班組織同學會和姊妹會（又名親睦會）討論青年、國際即婦女等問題。灌輸左傾思想，並組課外之登山、唱歌、游泳、出版刊物及各種群眾之公開外圍活動，從事吸收同志利用幹部潛伏於郵電部門之勢力，協助群眾要求改班、借薪及提高待遇之各種運動並鼓勵幹部競選工會理事，冀為活動之掩護及爭取幹部及群眾之好感以廣收黨徒擴大支部小組組織，先後由計梅真吸收被告李振貴、曾萬福、王文清、劉建修、張欽傑、鄭逢春及由錢靜芝介紹所吸收之被告宋世興、許金玉、高秀玉，並該李振貴等分別吸收之李萬順、邱恩敬及被告林全進、鄭天福、陳玉籐、廖福隆、李慶、鍾阿棧、李熒台、黃宏基、高木榮、周淑貞、徐彩雲、林坦以及李萬順輾轉介紹之被告陳再厚、林發、李國容、林烟飛、郭承東、張戊巳、洪景麟、蘇光輝、李金火、陳得銅、葉萬吉等相繼加入組織經常集合小組討論該計梅真並於卅七年夏應蔡孝乾之召，前往香港參加奸黨會議復編印支部組織及怎樣做個共產黨員等書，暨蒐集各種反動刊物，分發各幹部輪流研讀學習，京國防部保密局偵悉破案並拘獲關係犯即計梅真之夫曾國榕一併移解到部審辦。

〈理由〉

被告計梅真、錢靜芝於二十七年秋即二十八年春先後加入匪黨，曾在上海活動多年，復於三十六年來台，受奸匪台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蔡孝乾領導，利用執教本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機會，以教師地位對其學徒灌輸左傾思想儘量吸收黨員，潛伏郵電部門，遍設小組領導各種外圍團體活動擴大組織即該計梅真赴港參加奸匪會議，編發反動書刊等事實，業據該被告等互相供證不諱並有被教育對勸入黨之李振貴等一致供述無異，該被告等均係共匪老黨員，又為支部主腦，潛伏郵電部門，吸引多量黨徒發展大規模組織，冀為種種不法活動事其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犯行確鑿，最無可追，亟應處以極刑以昭炯戒。被告李振貴、曾萬清、王文清、劉建修、張欽傑、許金玉、高秀玉、軍於參加冀梅真等組織之郵電部門支部，為小組黨員外並不遺餘力分別介紹或吸收同志加入組織之事寔均各據自認及交證不諱，罪證明確，然渠等素受日治時期奴化教育對於政治認識膚淺，以於被人誘惑尚不能積極證明有顛覆政府之意圖，僅能使負參加叛亂之組織罪責予以論科。被告鄭逢春、宋世興於加入匪黨後固無甚工作表現，然係計梅真直接吸收領導負責有參加競選工會理事，團結群眾吸收同志等使命，及

被告李熒台、黃宏基、鍾阿棧、高木榮、林發、陳再厚等自己參與奸匪組織外並無介紹他人述黨均據互相證述，亦應科以參加按亂之組織罪刑，然情節較次，予以最低刑處。被告李慶、廖福隆、李金火、陳玉籐、林金進、鄭天福、周淑貞、徐彩雲、林坦、蘇光輝、張戊己、洪景麟、林烟飛、林國容、郭承東、陳再銅、葉萬吉均供認受人勸誘參加匪黨互證不諱。但尚無工作活動表現亦僅能使負參加叛亂之組織罪責，犯情輕微均予減輕議處。

判決日期：1950 年 8 月 31 日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合議庭

審判長 邱彬如、審判官 周成慶、審判官 殷敬文

表五、郵電案受難者整理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住所	被補時職業	刑期	郵政/電信
計梅真	女	35	江蘇松江縣	本省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33 號	無業	死刑	
錢靜芝	女	30	江蘇武進縣	本省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33 號	空軍子弟學校教員	死刑	
李振貴 1929/2/1	男	23	台北市	中山區東興里 1 鄰 9 戶	台灣防工總司令部軍士教導第一團第四營重四連第三排第九班上等兵學生	15	原郵工
曾清萬	男	23	台北市	西園路一段 161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務佐	15	郵
王文清 1927/3/28	男	24	台北縣	文山區新店鎮新西里 71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務佐	15	郵
許金玉 1921/12/8	女	30	台北市	龍山區科館里 11 鄰	北斗郵局郵務佐（遊行後遭調）原台北郵局保險科文書組	15	郵
高秀玉 1931/6/24	女	20	台北市	(台北市)萬全街 45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務佐	15	郵
劉建修	男	23	新竹縣	台北市泉州街	台北電信局事務員	15	電信

1928/11/29				41 巷 18 號			
張欽傑 1928/1/23	男	23	台中縣	豐原豐原鎮南陽里南陽路 51 號	台灣防工總司令部軍士教導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第三排第九班上等學生	15	原郵工
鄭逢春 1925/3/24	男	26	台南市	台北市古亭區螢光里 11 鄰 11 戶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務佐	10	郵
宋世興 1926/5/11	男	25	台北市	龍山區萬安里廣州街 155 號	龍潭郵局局員代理局長（遊行後遭調）	10	郵
李茱台 1929/9/24	男	22	新竹縣	台北市臨沂街 65 巷 2 號（電信局宿舍）	台北電信局報務佐	10	電信
黃宏基 1925/4/7	男	26	台北縣	淡水區淡水鎮文化里 8 鄰	淡水郵局郵務佐	10	郵
鍾阿棧 1918/11/28	男	32	新竹縣	中壢區中榮里博愛路 6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務佐	10	郵
高木榮 1929/4/9	男	22	台北市 (高秀玉兄)	(台北市)萬全街 45 號	台北電信局松山營業處話務佐	10	電信
林 發 1925/4/9	男	26	台北縣	北投鎮石牌里 101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信差	10	郵
陳再厚 1926/5/6	男	25	台北縣	新莊區五股鄉更寮村 77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信差	10	郵
李 慶 1920/2/18	男	32	台北縣	台北市金山街 37 巷 7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務佐	7	郵
廖福隆 1915/1/27	男	36	台北縣	文山區新店鎮安坑里頂城路 40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信差	7	郵
李金火 1929/4/4	男	22	台北市 (高木榮友)	古亭區永成里 14 鄰	台灣鐵路局台北機廠氧氣工場幫匠	7	鐵路局
陳玉籐 1926/11/1	男	25	台北市	龍山區舊站里 4 鄰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務佐	7	郵
林金進	男	28	台北縣	新莊區三重鎮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	7	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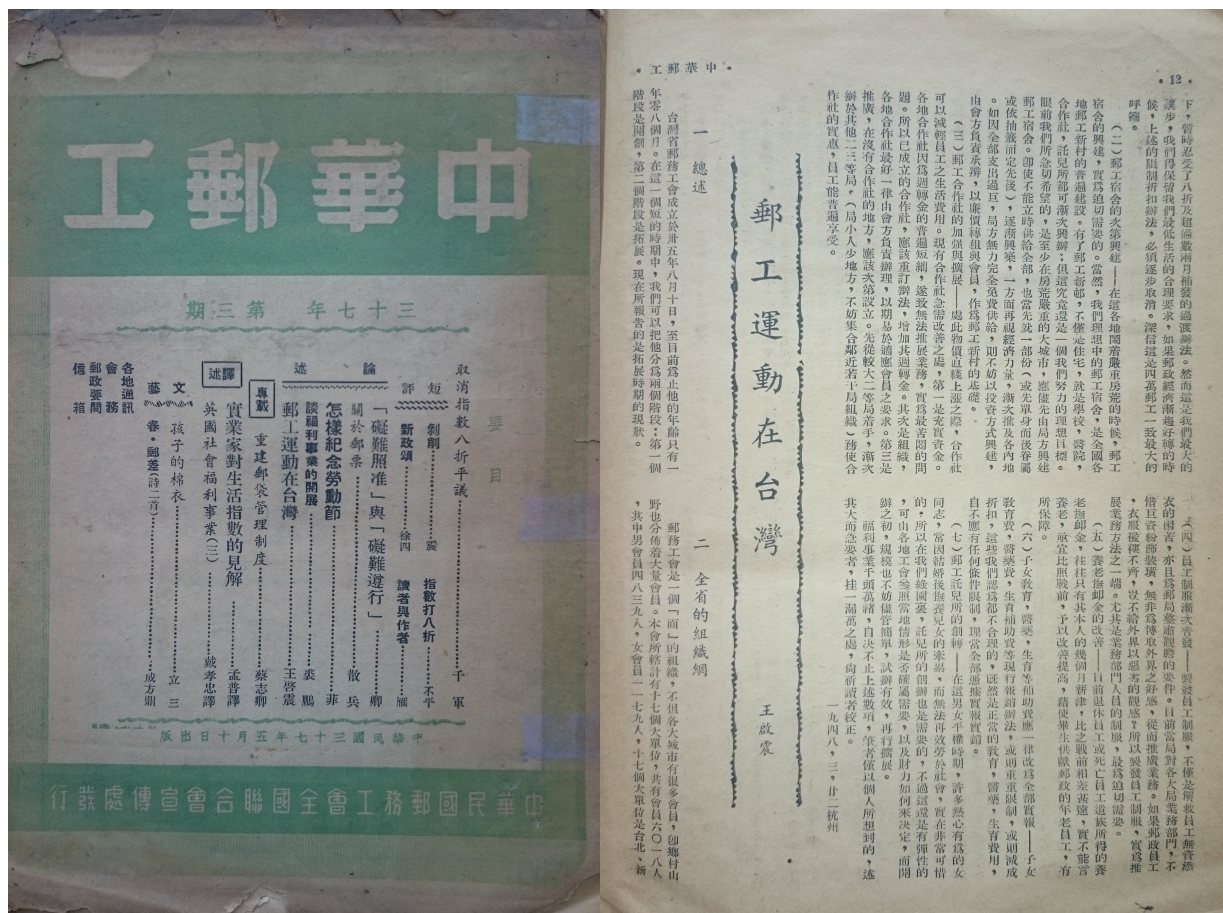
1923/9/15				共榮里 17 鄰 977 號	務佐		
鄭天福 1925/11/1	男	26	台北市	大同區石城里 二鄰歸綏街 97 巷 20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 務佐	7	郵
周淑貞	女	22	台北市	龍山區新厦里 頂新街 54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 務佐	7	郵
徐彩雲 1925/2/8	女	26	台北縣	新莊區三重鎮 厚德里 5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 務佐 (台北郵局保 險科)	7	郵
林 坦 1926/11/10	女	24	台北縣	新莊區三重鎮 共榮里 890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 務佐	7	郵
蘇光輝	男	27	台北縣	淡水鎮文化里 中正路 268 號	淡水鎮公所事務員	7	
張戊己 1923/3/17	男	28	台北縣	台北市羅斯福 路三段 66 巷 8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 務佐	7	郵
洪景麟 1929/10/30	男	22	台中縣	台北市鄭州路 45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一 級試用員	7	郵
林烟飛 1927/11/18	男	24	台北縣	三重鎮清和里 430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信 差	7	郵
林國容 1925/2/8	男	26	台北縣	新莊區三重鎮 六合里 7 鄰 17 戶	台灣郵政管理局信 差	7	郵
郭承東 1929/2/8	男	22	台北縣	台北市漢口街 二段 116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郵 務佐	7	郵
陳得銅 1929/3/19	男	22	台北縣	新莊區三重鎮 大園里 217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信 差	7	郵
葉萬吉 1928/10/15	男	23	台北縣	新莊區三重鎮 原德里後埔街 104 號	台灣郵政管理局信 差	7	郵

本研究根據判決書等檔案整理

二、「台灣省郵務工會」成立始末

(一)、國民黨官方的紀錄

根據曾擔任「台灣省郵務工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的王啟震，在 1948 年第三期（5 月 10 日出版）的「全國郵務總工會」機關刊物《中華郵工》¹⁶所撰寫的〈郵工運動在台灣〉一文（頁 12-13）中的描述：



“（台灣省）郵務工會是一個「面」的組織，不但各大城市有很多會員，即鄉村山野也分布著大量會員。本會所轄既有十七各大單位，共有會員 6,018 人，其中男會員 4,839 人，女會員 1,179 人，十七各大單位是台北、新竹、基隆、淡水、宜蘭、台中、台南、台東、花蓮、彰化、澎湖、岡山、嘉義、高雄、屏東等各地郵務工會即兩個直屬支部已都正式成立，其中基隆、宜蘭、花蓮、台南、彰化、

¹⁶ 當時由中華民國郵務工會全國聯合會所發行的《中華郵工》刊物，目前尋遍各圖書館，僅殘缺不全地蒐藏於台北市郵政博物館七樓的「郵政專業圖書室」中。

嘉義、台中等會及直屬第一支部，均在陸續屆期改選中。本會組織系統：(1)省會，(2)各地郵務工會或直屬支部，(3)分部，(4)小組。”

其中，對於台灣省郵務成立後的工作重點，王啟震的此篇文章也特別強調了國語補習教育的推廣工作：

“(A)國語補習教育－為推行國語教育及適應會員之需求，本會自始即積極推行。年來本會經費，百分之卅均用於此。省會及各地郵務工會利用公餘時間教育省籍員工國語。教師由省會聘請或由會員負責擔任，每三個月至半年為一期，已辦了六期。計二十九班。”

另外，依據 1961 年，「中華民國民眾團體活動中心」¹⁷發行的《中華民國五十年來民眾團體》兩大冊記錄中，對「台灣省郵務工會」的描述如下：

一、沿革：

(一)、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重歸中華民國，台灣郵政員工，及納入中華郵政系統。

(二)、中華民國在大陸所屬各省區郵工見有郵務工會計二十七單位，全國性之郵工組織，於民國十九年在上海即建立，對郵工深具影響力量。

(三)、台灣郵政在中華郵政系統下，於民國三十四年間，由大陸來台之郵工甚多，到此辦理接收及重建工作，而台灣省籍郵工，則全部留用，兩者合流，對切身問題求解決，極感有組織工會之必要，乃由王啟震¹⁸（上海）、朱承源¹⁹（江蘇）、卓周紐（台灣）等多人，發起籌組台灣省由務工會於民國三十五（1946）年九月十五日舉行成立大會，台灣省由務工會，遂告誕生。

(四)、從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到現在，十四年間先後改選七次：

¹⁷ 中華民國民眾團體活動中心，該中心實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第五組「管控」民眾團體運作之單位。1961 年時主任委員為張寶樹，其 1948 年擔任國民黨籍立法委員。1953 年至 1967 年先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 5 組主任、第 1 組主任。至於主編張泰祥據陳明通 1995 年出版《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中資料顯示，於 1963 年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五組（民運社調）副主任。

¹⁸ 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9 年出版的《郵政大事記 第 6 集（民國 71 年至 75 年）》，王啟震於 1982 年已擔任至台灣中區郵政管理局局長，並於 1983 年退休。

¹⁹ 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9 年出版的《郵政大事記 第 6 集（民國 71 年至 75 年）》，朱承源至 1982 年時擔任郵政儲金匯業局副局長，1983 年以郵政總局准業務長一職退休。

屆次	任期	理事長	備註
一	三十五年九月至三十六年十一月	陸象賢	(附匪)
二	三十六年十一月至四十年八月	侯崇修 ²⁰	
三	四十年八月至四十三年三月	任 鉞	
四	四十三年三月至四十五年四月	任 鉞	
五	四十五年四月至四十七年六月	任鉞等九人	常務理事制
六	四十七年六月至四十九年九月	任 鉞	
七	四十九年九月～	任 鉞	

二、1961 年會員會（依照原表格所列之成立順序重新排列）

郵務工會	區域	現有會員	成立日期
嘉義	雲林縣、嘉義縣	253	1946.11.10
新竹	新竹縣、苗栗縣	221	1946.11.15
台南	台南縣、台南市	275	1946.12.01
基隆	基隆市、台北縣一部分	180	1946.12.01
台中	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	354	1946.12.18
高雄	高雄縣、高雄市	317	1946.12.22
彰化	彰化縣	154	1946.12.28
澎湖	澎湖縣	54	1946.12.29
花蓮	花蓮縣	90	1947.01.17
宜蘭	宜蘭縣	84	1947.02.16
屏東	屏東縣	128	1947.07.29
台北	台北縣、台北市	1,726	1948.02.01
台東	台東縣	67	1948.06.19
合計		3,903	

至於，曾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部長馬超俊²¹於 1959 年所主編出版的《中國勞工運動史》中第 1984 頁，對「台灣省郵務工會」則有以下的記載：

“台灣郵務工會，在台灣光復後，即迅速籌備召開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而宣告成立。其時主事者為陸匪象賢，他企圖把台省郵工運動，建樹在共產匪黨的旗幟之下。當時台省籍郵工滿懷興奮情緒，熱忱參加，而於匪之滲透組織，都缺乏認識，加以台省原系郵電不分，電信業職工，也參加了郵務工會，組織遂形龐大。在陸匪操縱下，由於「甄試歸班」、「同工同酬」、「年資折算」等問題，使省籍郵工心理不安，會務難入正軌，三十六年十一月召開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成立第

²⁰ 1951 年初以升任台灣省交通處處長。

²¹ 馬超俊在國民黨內屬於孫科派系，1931 年曾任南京市市長，抗日戰爭結束後，復任南京市市長。1946 年 12 月，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部長。1947 年 9 月，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1948 年 4 月，在南京創立「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1948 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馬超俊逃往台灣。1950 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二屆理監事會。迨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各地台省籍會員為爭取不考試歸班，各推代表齊集台北連續三天舉行爭取歸班大會。並於二十六日集合近二千人至省府遊行請願，鬧得滿城風雨。”

(二)、第一任台灣省郵務工會理事長陸象賢與地下黨相關記錄

除了上述目前可以找得到官方版本對臺灣省郵務工會成立過程初期的描述與介紹之外，除此之外，就當數工會成立後第一任理事長、同時具有中共地下黨身分的陸象賢，在其九十三歲高齡所撰寫的類似自傳混雜著回憶錄體例的書籍《九三述懷》中，對當時臺灣省郵務工會的籌備到成立，有著極為詳細與完整的紀錄。

關於來台之前的陸象賢（1917-2010）

根據（上海市）《南洋中學校友通訊》2018年3月第六十期中，為紀念上海市南洋中學校友會原常務副會長陸象賢誕辰100週年，登載了由陸象賢女兒陸衛平撰寫的《陸象賢傳》。

依《陸象賢傳》的記載，1936年，陸象賢於南洋中學畢業後，考進上海郵政局工作。1938年起，直接參與由中共江蘇省省委劉寧一²²領導的「護郵鬥爭」²³，開始與上海郵政局地下黨初步接觸。後經作家唐弢的介紹，參加了上海「孤島」

²² 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擔任了中共唐山煤礦林西區委書記，組織工人運動。1932年5月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積極發展工人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會。1933年8月，第三次被捕，後被解往南京憲兵司令部監獄關押，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37年8月獲釋。後赴上海任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工運部部長、保衛部部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兼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負責推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工作。

²³ 1937年8月13日，日軍開始進攻上海，淞滬會戰開打，由此進入全面抗戰；經過3個月的拉鋸戰鬥，11月12日，中國軍隊撤離上海，上海淪陷。日軍在上海占領除了租界外的全部地區，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再佔領上海租界區；上海自此全部淪陷。在1937年到1941年底的這段期間內，上海租界成為著名「孤島」。1938年5月中共地下組織所領導的上海郵局職工開始進行為所「護郵鬥爭」，反對日本軍隊接收郵局。隨後再抵制於郵局大樓中懸掛日本國旗等運動。

抗日文藝戰線，在《文彙報》的副刊《世紀風》等報刊上用「列車」等筆名，發表雜文、詩歌，抨擊日本侵華反動勢力。

沈鵬年²⁴在 2011 年出版的《行雲流水記往（下）》中（頁 150），亦曾引述劇作家柯靈所寫的《上海抗戰期間的文化堡壘》中提及：「（《文匯報》副刊）《世紀風》在黨和進步文藝界的大力支持下，作為戰鬥的武器。寫得最多的是王任叔，經常寫的有周木齊、唐弢、孔另境、陸象賢（列車）...」，從另一個角度間接證實了陸象賢在這段期間已經積極參與了中共在上海地下黨的文藝戰線工作。

《陸象賢傳》後續也提到，1940 年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依照江蘇省委領導指示，陸象賢與陳公琪²⁵等人以筆名聯合寫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等文章，在工人、學生中傳播。他又以公開身份為掩護，於 1940 年 4 月，與陳公琪等人在上海自家住處創立了《北社》，開展秘密出版宣傳工作，編譯馬列主義著作以及共產國際等綱領性文件。就從此時起，陸象賢正式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革命鬥爭工作。不過，直至 1945 年 8 月下旬，陸象賢在日本憲兵兩次追捕脫險後，才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陸象賢所參與主導之臺灣省郵務工會籌備工作

陸象賢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約 8 個月的時間後，即被派到台灣參與接收郵電業務與建組工會的工作，根據《九三述懷》的描述，由於日本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式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9 月 2 日，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各地日軍向同盟國投降，規定在中國、臺灣、越南北部等地日軍向代表同盟國的蔣介石政權投降，蔣政權隨後委派陳儀為其在臺灣受降代表。於 10 月 25 日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簽署文件。國民黨政權在美軍的協助下展開了台灣的各項接收工作。

1945 年的 11 月 1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下，設置了「郵電管理委員會」辦理接收。郵電管理委員會，約半年後，才在交通部爭取下，將臺灣郵電事業歸

²⁴ 中國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²⁵ 1936 年考入上海郵局工作。參加領導上海郵局工人運動。並與陸象賢等組織成立北社，編譯出版馬列著作。1944 年為中共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領導上海市政、交通部門的英電、法電、電話公司、滬東紡織廠、機器業、造船業的工人運動。解放後，為上海總工會籌委會負責人之一，後任秘書長。

屬中央政府接管，但仍維持日本殖民時期舊制，採「郵電合辦」，於 1946 年 5 月 5 日在臺北成立「臺灣郵電管理局」，由陳壽年擔任局長、林步瀛任副局長。（晏星，1994，《中華郵政發展史》，頁 470-475）

根據陸象賢的在《九三述懷》的回憶，1946 年起，國民政府交通部開始從「福建、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等幾個郵政管理局和電信局先後調派人員到台灣接管郵電通信工作。1946 年 5 月，上海郵政管理局調派 30 多人到台灣省郵電管理局工作，我當時擔任上海郊區南翔郵局局長，被列入抽調到台灣省工作人員名單之中。中共上海市委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陳公琪同志批准我接受上海郵政管理局的調令，給我的任務是乘這個機會到台灣省開展工人運動。」

相關文件記錄上顯示，陸象賢正式來台報到日期為 1946 年 5 月 13 日。而根據陸象賢的自述，他前來台灣之前，確實就已經與其他幾名上海調台人員，一同被上海郵務工會與中華全國郵務總工會指派為籌備成立「台灣省郵務工會」的工作人員，工作是籌備成立「台灣省郵務工會」，此七人分別為王啟震、朱承源、馮軍聲、方文淦、戴曾圻、夏清祥和陸象賢本人，其中王啟震被指派為負責人。根據陸象賢的說法，他與其餘 6 位來台皆不認識，此 7 人皆為上海郵務工會之一般會員，而非工會幹部。

來台後，陸象賢等人依照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佈的《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把「中華全國郵務總工會」委派信交給台灣省社會處，隨後取得籌備台灣省郵務工會許可。根據陸象賢的描述：當時，上海派到台北搞工會的中共地下黨員僅有他一人，而前一年 8 月才入黨的陸，其黨組織關係均在上海，與台灣地下黨組織事前並無聯繫。而且因為他們不會講閩南話、客家話或日語，與台灣省籍郵電職工連交談都有困難。

在籌備成立工會的工作中，最主要的是說服台灣省籍郵電職工參加工會。由於從大陸各省調來接管郵電局清一色都是中、高級職員，沒有基層職工，他們與台灣省籍郵電職工，幾乎互不瞭解。陸與原本即擔負籌備工作者，決定從工人和低階的台籍職員中邀請了三位一同參加籌備工作，由這三名台籍員工負責對台籍郵工進行說明。同時，擔負籌備工作者也同從福建、廣東、浙江、江蘇、軍郵調來的

人員協商，請其各推代表人物一位參與籌備工作，加上原來全國郵務總工會指派的七人，一共十五人，組成了籌備委員會，推舉王啟震為主任委員。

最後，經過全國郵務總工會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社會處、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省黨部主任委員和社會處長是一人兩職）批准，「台灣省郵務工會籌備委員會」於1946年6月成立。

籌備委員會成立後，最大的任務是：如何吸引台灣省籍職工加入工會。陸向籌備委員會提議發表一封告全省郵電職工的公開信，號召全省郵電職工團結起來，組織工會，籌備委員會接受其建議，委託陸象賢起草。這封告全省郵電職工的信稿，經過籌備委員會討論通過，送省社會處審查通過。只是第一封公開信的問題是，對全省郵電職工的切身利益的描述不具體。因此在本籍郵電職工中反映相對平

淡。

根據陸象賢的回憶，第二次，他重新檢視台灣省籍郵電職工當時最關注的切身問題。發現在郵電管理局內部存在著兩種工資制度，一種是國民黨政府交通部規定的工資制度，適用於從大陸各省調來的郵電人員；另一種是台灣郵電管理局對台灣省籍職工



規定的工資制度，此為沿用日本政府遞信省原來對台灣郵電職工的工資制度，導致台灣省籍郵電職工工資明顯低於大陸各省郵電職工工資。

於是，陸象賢說服籌備委員會重新提出吸引台灣省籍郵電職工的口號：「實行同工同酬」、「要求解決台灣省籍職工的歸班問題」。陸所起草第二封告全省郵電職工的公開信稿，指出目前兩套薪資制度實際上是對台灣省籍郵電職工的

一種歧視，應實行「同工同酬」。號召全省郵電職工團結起來，組織、加入工會，為自身利益而奮鬥。台灣省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承認這種規定並不合理，但他們同時卻認為，解決問題的責任在南京政府的交通部，不在台灣省當局，於是同意發表這封公開信。而這一次，因為公開信所提出的訴求切合臺灣省郵電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很快得到全省郵電職工的支持。

工會籌備委員會經過台灣省社會處的批准後，定於 1946 年 8 月 10 日在台北召開全省第一次郵電職工代表大會，大會如期在台北中山堂舉行，主要任務是選舉成立「台灣省郵務工會」。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社會處和各有關部門都派負責人前來監督選舉。

大會中順利地選舉了第一屆台灣省郵務工會理事、監事。而下午緊接著舉行的理事、監事第一次全體會議，陸象賢則被選舉為工會的第一屆理事長。工會第一屆理監事、候補理監事名單如下：

【理事】王啟震、馮軍聲、陸象賢、朱承源、蔡媽愛*、劉喜、方文淦、戴曾圻、徐公荷、李璫、應國慶、卓周紐*、傅榮輝*、李潤屋、張新瑤、項瑞麟。

【候補理事】鹿鴻泉、劉錦芳*、邱信亮、王慶輝*、李應麟。

【監事】夏清祥、李阿祿*、周允才、邱寬祥*、徐瑞穀。

【候補監事】孫仲才、莊木錄*。

從上述第一屆工會的理監事組成來看，我們大體可以把它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原來就由上海郵務工會與中華全國郵務總工會指派為籌備成立「台灣省郵務工會」的七位工作人員（以粗體底線標示），另外以*符號標示者，為本研究透過「臺灣省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查詢得到在日本殖民時期即已在郵電部門服務的台籍人士，分別包括了：

表六、臺灣省郵務工會第一屆理監事名單台籍人士

姓名	工會職務	日本時期職務（1940 年代）	備註
蔡媽愛	理事	遞信部監理課	1922 年起服務
卓周紐	理事	遞信部為替貯金課	1927 年起服務
傅榮輝	理事	臺北郵便局為替貯金課	1918 年起服務
劉錦芳	候補理事	遞信部監理課	1941 年起服務

王慶輝	候補理事	遞信部監理課	1923 年起服務
李阿祿	監事	臺北貯金管理所計理課	1944 年起服務
邱寬祥	監事	交通局員林郵便局	1939 年起服務
莊木錄	候補監事	臺北郵便局郵便課	1942 年起服務

本研究整理

第三部分，根據推測，則可能是陸象賢此前所提到屬於「從福建、廣東、浙江、江蘇、軍郵調來的人員協商，請其各推代表人物一位參與籌備工作」者，包括了：劉喜、徐公荷、李璿、應國慶、李潤屋、張新瑤、項瑞麟、鹿鴻泉、邱信亮、李應麟、周允才、徐瑞穀、孫仲才、莊木錄。

按照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規定，工會的理事、監事都應當參加國民黨。於是工會理事、監事中除了少數原來是國民黨員以外。包括陸象賢後續都集體加入了國民黨。台灣省郵務工會經過省黨政主管機關核准後，正式呈報「全國郵務總工會」備案。

初期工會理事會接受了陸象賢的建議，把台北原本在工會籌備期間即設立的工會學習班繼續辦下去，並且改稱為「台灣省郵工補習學校」，由陸象賢兼任校長。根據陸象賢的說法，此為地下黨在利用國民黨工會的合法地位掩護下，在本省藉郵電工人中進一步發展組織力量，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條件。

以下表七則為臺灣省郵務工會成立後，從目前當年剪報可以找得到各地郵務工會組織起來的相關新聞報導，依剪報時序包括了：基隆郵務工會、桃園郵務工會、郵務工會新竹分會、郵務工會彰化分會、嘉義郵務工會、高雄郵務工會與台北郵務工會等。

表七、台灣各地郵務工會成立時間或相關剪報

地區	時間	備註說明
台灣省	1946.08.20	台灣省郵務工會成立。
基隆	1946.10.18	《民報》：基隆籌組郵務工會。奉台灣省郵務工會指派池振千、楊亦生等十五同志為籌備委員。已於 10 月 1 日開始進行籌備，3 日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
桃園	1946.11.15	《民報》：桃園郵務工會成立典禮。轄北三區各郵局之台灣省郵務工會桃園第一支部，11 月 12 日成立。籌備委員主任張富。

新竹	1946.11.30	《民報》：台郵新竹分會舉行成立大會。由程榮春等發起，15 日舉行成立大會。選舉結果程榮春為理事長、黃火土、張彩霑為常務理事。徐阿源為常務監事。22 日宣示就職。
彰化	1946.12.25	《民報》：郵工彰化分會 12 月 22 日開代表大會，選舉理監事。
花蓮	1947.01.21	《民報》：花蓮郵工會 17 日舉行成立大會。
台中	1948.02.15	《台灣民聲日報》：省郵務工會理事長抵中視察會務。省郵務工會理事長、常務理事鮑伯玉、王啟震、台灣郵報編輯主任項瑞麟 12 日抵台中郵務工會，台中郵務工會理事長黃紹亟。
嘉義	1948.03.09	《台灣民聲日報》：嘉義郵務工會召開會員大會。7 日召開第二屆全體會員大會。理事長楊松山連任，李文選、陳似字、曾人岸、陳益修常務理事。楊笙鏞常務監事。
高雄	1949.01.21	《台灣民聲日報》：本省郵電員工考試歸班在即，高雄郵工會開會討論。高雄郵電務工會 19 日召集座談會，員工代表近百人，由工會理事長何正肇主持，會中主張不經考試歸班。高雄市總工會理事長林亮表示本省人豈不是中國人，並非日本人，哪裡有「留用」兩字。
台北	1951.01.30	《台灣民聲日報》：台北郵務工會第二屆會員大會 28 日召開，改選理監事，由省交通處處長侯崇修主持。來賓交通部長賀寒衷、省保安司令政治部主任林錫鈞。理事當選者：侯崇修、李潤屋、高墀煊、蘇灯輝、邱文東、張定國、陳秋波、莊樹城、蔡財福、徐春泉、李溪波、張富、林中波、周添福、連木材等 15 人。劉興隆、楊新出、莊木錄、朱天來、馬名孚 5 名監事。

三、「地下黨」在郵電案中的角色：從國語補習班、《野草》、「歸班運動」

“「三一五事件」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會付出那麼許多不必要的犧牲呢？...其原因在於我們的前輩們搞慣了剛才所說的那種轟轟烈烈的運動，老毛病改不了。這本來應該是秘密運動，但他們有時卻像金魚那樣把身體浮到水面上來。換句話說，在工廠裡沒有紮下根，沒有深入到最底層處去工作。按理說，我們的工作須深入到工廠最底層去，須好好把自己隱蔽起來幹的。可是我們卻誤認為要搞工人運動，便是站到講台上，大喊其諸位...怎麼樣、怎麼樣，或拿著傳單到街上到處散發。”

小林多喜二，《工廠細胞》，1930

誠如在上一節最後所提到，工會第一屆理事長陸象賢成功地讓原本在工會籌備期間在台北設立的工會學習班繼續辦下去，接著順勢改名為「台灣省郵工補習學校」，並由其兼任校長。此舉日後讓在國民黨眼下合法成立的台灣省郵務工會當中，為地下黨打下了發展組織、開展工作最關鍵的基礎。

據陸象賢的回憶，1946年8月16日，台灣省郵務工會正式成立一週內，就接到來自全國郵務總工會電報，要其回上海述職。17日，陸隨即動身前往上海。由於陸同時具有中共地下黨的身分，一回到上海後，他即先向中共上海市委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陳公琪報告成立台灣省郵務工會、當選為理事長，以及身兼郵工補習學校校長的經過，也一併告知被要求必須加入國民黨的狀況，此行最重要的一個發展，是陸象賢向黨提出了要求，希望組織能夠加派同志，協助他擴大在台灣省郵務工會地下工作開展。

回到上海後的第二天，陸緊接著向全國郵務總工會報告台灣省郵務工會成立經過，由於台灣省郵電合一，工會有7,000多會員，台灣省郵務工會的成立，增加了總工會一大筆會費收入。至於爭取台灣省籍員工歸班與同工同籌的目標，總工會贊成陸直接前往南京，向郵政總局交涉。

而陸象賢動身到了南京，雖然見到了郵政總局局長霍錫祥，霍卻藉口台灣郵電合設，需要由交通部決定，根據陸的回憶，他隨後在交通部等了三天，都見不著部長俞大維，最後被辦公室秘書找了理由給打發走。

陸返回上海後，向陳公琪報告國民黨南京官方的推諉。陳公琪當下的研判：台灣省郵務工會以省籍郵電職工爭取歸班、實現同工同酬的目標是正確的，且將會是長期的鬥爭。至於陸象賢上一次所提出的加派同志來台的要求，黨亦已經決定派計梅真與錢勤（錢靜芝）兩位女同志，不久後將前往台北協助工作。黨在交代了約定見面日期、地點、暗號後。陸象賢在返台之前，在上海與計梅真、錢靜芝兩人正式接上了關係。

不過，陸象賢也被黨告知，台灣的地下黨的推展工作，黨將另有他人負責領導。陸一部分的工作，就是透過在工會開辦「國語補習班」，讓計、錢二人以教員身分來台，包括陸以及計、錢兩人來台後皆歸此名同志領導。這裡所指的這位「同志」，即是由當時華東局指示，在 1946 年 7 月返台擔任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蔡孝乾（1908 - 1982）。

出身於台灣彰化花壇的蔡孝乾，1924 年春在父親與文化協會的資助下，負笈前往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就讀。上大是由中國共產黨人在 1922 年所參與創辦。蔡前往就讀時，社會系主任正是日後兩度出任中共領導人的瞿秋白（10 月瞿離開上大後，繼任社會系主任者分別為施存統與彭述之）。蔡孝乾在上海期間積極參與了左翼學生運動，1925 年加入中共共青團，1926 年離開上大返台參與台灣文化協會改組。1927 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政權在大陸展開全面「清黨」剿共，1928 年，蔡前往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地，加入了中共。同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時，蔡缺席獲選為中央常委。1934 年起蔡跟隨中共展開「長征」，成為唯一參與長征的台灣人。1945 年 8 月，對日戰爭勝利，與中共一同在延安的蔡孝乾，被黨指派返台擔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協助開啟在台地下工作。

根據李敖審定的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諜彙案》記載，1945 年 9 月蔡自延安出發，12 月抵達江蘇淮安，與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以及同樣預定入台的張志忠會面。1946 年 4 月，張志忠與首批幹部先行返台開啟前期工作。7 月，蔡孝乾搭船返抵台灣，8 月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從時間上來推估，陸象賢以台灣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名義聘用的兩名地下黨員計梅真與錢靜芝，9月來台後，應即已直接歸屬蔡孝乾建立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領導。

（一）、組織發展一切的開端：國語補習班

光復後的「國語」學習風潮

1945年11月21日《民報》，其中一篇報導的標題為〈本省人熱心習國語、半日間報名四千人〉，內容提到了：「陸軍第七十軍政治部、各直屬營政治指導員、深感臺胞學習國語之急要，特聯合在太平町東門町等處，分別設立國語講習班，於定招收學生千人，但於報名時，僅半日間要求報名之學生，為數答四千餘人…

初級 高級 專科

△報名時期 至三十六年一月五日止

△報名處 大同發(中正東路三五四號) 舊 樺山町二二

△報名時間 自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半

△教員 鄭明祿·馬孝釗兩先生

台北市中正東路本願寺

光華國語講習所

特再增設班次。」

《公論報》1949年2月14日一則署名紫翔的文章〈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中，則生動地形容了戰後初期臺灣學說國語的盛況：

“臺灣光復之初，六百萬同胞爭學國語的狂潮，簡直比「搶購」、

「擠兌」還熱烈。關於國語的書，只要出來就有人買，並且絕對能暢銷；教國語的人。只要你敢教就有人跟你學，並且絕對受歡迎。”

1946年後曾出任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的何容，曾經這樣形容剛光復後臺灣社會「學習國語」的狂熱²⁶：

“剛光復以後的幾個月中，在台灣社會上，國語的學習和傳授，就狂熱的展開，並且以游擊的姿態出現了。一般人都熱烈的學習國語，有的是由於純粹的「祖國熱」（純潔得可敬可愛）。有的是由於要為祖國服務（理智得可欽可佩），當然也有的是由於「想做新官僚」（投機得可驚可懼）…有人在市場的屋簷角掛了一

²⁶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年12月），頁10。

面小黑板就傳授幾句會話，以便向靠攏來臨時學員收臨時學費，真的算是「五花八門」無巧不有了。”

而根據曾建民出版的《1945 破曉時刻的台灣》一書曾提及：「據統計，從一九四六年一月起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止，在《台灣新生報》上報導的各種有關國語講習會的消息，共達一百三十七次，其中國語比賽就有四十五次之多」（頁187）

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的成立

在上述剛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學習國語熱潮中，1946年9月，剛正式成立一個多月左右的台灣省郵務工會，也開設了「國語補習班」，上課地點就在北門郵局內的大禮堂，由兩位來自大陸的外省籍年輕女老師擔任教員。對於台籍郵電工人而言，許多人因為工作上需要，學習「國語」的需求更是直接。

坦白說，郵務工會所開設的「國語補習班」，在當時學期國語的風潮中，腳步算是來得略為遲了。根據「郵電案」受難人、服務於電信局的劉建修與李熒台回憶，兩人早在日後參加了工會的「國語補習班」前，就已自行前往「光華國語補習班」學習國語。

根據劉建修的回憶（下圖出自1946年12月18日《民報》）：

“光華國語講習所的創辦人，是早先台灣文化協會的鄭明祿...光復後，光華講習所是全台灣第一家最先開設的國語補習班。日本1945年8月15日投降，大概9、10月就開設了，後來我們才知道，鄭就是文化協會領導幹部。鄭自己會講國語，日據時期他到過當時被日本占領區的北京，跟一個北京女孩子結婚，他在文化協會很活躍...當時補習班的地點在南海路的私立開南商工學校，夜間上課，下午六點開始，上課到九點。我們每晚都到那裡去上課。光復後大家滿懷希望、心嚮往祖國、想學祖國的國語。但是我們一句話都聽不懂，所以只想趕快學會...當時好多人來上課...大家都從ㄅㄆㄇㄋ開始。上課的馬老師，就是鄭明祿的太太²⁷，北

²⁷ 由下方《民報》於1946年12月18日所登載的「光華國語講習」廣告中的教員名單來看，劉建修口訪中所指之鄭明祿之妻馬老師，全名應為馬孝釗。根據《建中校友》第46期會刊（2017年12月）中由1952年畢業校友蔡平理所撰寫之〈紅樓殘夢之三十四：紅樓懷古 追憶老頑童〉一文「國文課換成北平師範學校畢業的女老師馬孝釗，北平人。她是這一生受教過的老師中最好，最好的，非常認真、誠懇、有耐心、又和善而很有素養的老師。我們很幸運在初學華語文（等於國小一程度）時遇到她。雖然，沒學好她那一口好聽的北平話，她開始讓我們接觸到作文的樂趣。」

京人……光華補習班是三個月一班，「初級班」（會話）畢業後，接著「示範班」（白話文）也是三個月畢業，之後是「高級班」（文言文），又三個月，於是到了九個月之後，就開設了十幾班，一班四、五十個，是一個大學校的規模。我學了九個月以後，就想要試用，想找外省人講話，結果對方講的我聽不懂，我講的話，好像對方也聽不懂。我覺得很奇怪，就問人家，才知道原來大陸人有山東人、四川人、廣東人，講的是山東話、廣東話，我這才恍然大悟。後來，朋友找我去看電影，電影講的是標準國語，我完全聽得懂，就感到高興，也才放心了……當時的開南商工學校內，除了光華補習班，還有一間「延平學院」²⁸，延平學院是夜間部，也是租開南商工的教室。光復後，延平學院就是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這些左派開的學校，延平學院的老師，幾乎都是文化協會成員，或以前台共、左翼知識分子。所以他教的內容都是比較左派的東西，譬如魯迅的文章等等。我有時也會跑去偷聽課，坐在窗戶邊或是擠後頭的椅子，如果沒椅子就站在門口。”

私立延平學院招生

年級及名額
本科一年級 壹百名 法律五〇名，經濟五〇名
補習科 參百名

投考資格
(男女兼收)
本科一年級 高級中學畢業者或舊制五年制中等學校畢業而補習一年者
補習科甲班(修業一年) 舊制五年制中等學校畢業者或舊制四年制中等學校畢業而補習一年者
乙班(修業二年) 舊制四年制中等學校畢業或舊制三年制中等學校畢業而補習一年者

考試科目
本科 國文 英文 數學
補習科 國文 英文 數學

日期
報名 自八月二十日起至九月五日
考試 九月八日(星期日)
揭曉 九月十三日(星期五)
體格檢查 九月十五日(星期日)

應繳證件
報名單 履歷表

考試費
五拾元

報名及考試地點
台北市寧町四〇號私立台灣高級商工學校內(舊開南商工學校)
招生簡章向本校索取(但須寄印刷費及送郵費參九)

私立延平學院院長 朱昭陽

劉建修的好友、同樣服務於電信局的李煒台也提到：

“光復初，我們都不會講國語——那時我們叫作「北平話」。我的工作為報務員，日據時期傳送電報的文字是日文，現在光復了，突然間我們得轉換成國語工作，對我們來說

是很大的衝擊，因此必須趕快把國語學起來。劉建修跟我說他要去一個叫做「光華國語講習所」的補習班學國語，邀我一起去。光華國語講習所（文後簡稱「光

²⁸ 「延平學院」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為現今台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前身；「1945年，於日本大藏省任職的旅日台人朱昭陽與律師宋進英返台，在炭礦界巨擘劉明與永豐餘創辦人何義等企業界人士支助，創立了延平大學。並請林獻堂為董事長。為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由林獻堂命名為「延平大學」。1946年九月正式招收學生，因不足三科無法成立大學，故取名為「延平學院」，招收經濟、法律兩科的夜間部學生。1946年年雙十節夜晚，借私立開南商工學校操場舉行創校典禮，時約一千一百多名學生。」二二八事件後曾一度遭到勒令停辦。

華」)是一位名叫鄭明祿的人所開設的，借開南工專的教室，於晚上教國語。同一時間，向開南工專借教室、於晚上授課的，還有「延平學院」。後來，劉建修去光華，我則去延平學院就讀一年級... 1946年9月，台灣省郵務工會從上海聘請計梅真、錢靜芝老師來台教國語，對象是我們這些台籍員工。我在延平學院上了大約一年的國語，之後就去參加郵電工會的國語補習班。會去補習班，也是劉建修介紹的，因此我才認識計梅真、錢靜芝老師。正是因為兩位老師，我們才會在日後編輯《野草》，也才有了爭取同工同酬的遊行。”

而後來同樣涉入「郵電案」，在台灣鐵路局台北機廠工作、雖然沒有上過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的李金火，則是如此描述他的學習「國語」經驗：

“我們上岸時已經是 1946 年，臺灣已經光復一段時間了。我的感受是，當時一般老百姓很歡迎國民黨，可能是因為對大陸上還有個共產黨並不是很了解，而認為國民黨就代表了我們的祖國。以前，台灣人即便是日本統治，也很難養成「我是日本人」的意識，還是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畢竟我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因此，一回歸，我們心裡的血緣意識一下就浮現出來了，對大陸來的人有同胞感。我覺得台灣人歡迎大陸人來台的心情，是很熱烈的，這種熱烈並不是表面裝的，而是由心裡湧出來的，那是真心的歡喜。……我回台灣之後（按：1946 年）就開始學習國語，一開始去一間靜修女中旁的補習班學ㄅㄆㄇ，打零工租房子那段時間，就跟隔壁一個曾在廈門大學讀書的朋友學習，他要我買一本字典，學習讀小說，那個朋友給了我很多小說，之後我也自己去買。一開始我想，日本話只有一種，也就以為中國只有一種話，想法很單純。我去的那家補習班是靜修女中的國文老師，學ㄅㄆㄇ一個禮拜後，住在隔壁的廈門朋友問我：「老師怎麼樣？」我就說：「老師介紹自己是廣東人。」他就說：「你糟了，你找錯老師了！廣東人的國語最差，尤其不會發捲舌音。你ㄅㄆㄇ發音不知道準不準。」光復前後，台灣到處都有國語補習班，很多人都覺得要趕快學會中國話，以後要做什麼才方便。我也趕快學，擔心以後變文盲。”

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的開設除了腳步稍慢之外，戰後的台灣社會的這股學習「國語」學習風潮，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接收後，事實上繼續延續著其在中國大陸的施政風格，種種失當、貪瀆，使得這股風潮由於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與接收人員的失望逐漸升高與不滿的情緒，到了 1946 年下半年後，似乎開始有所退潮。

《民報》1946 年 10 月 1 日透過社論〈勤勉學徒諸君〉內容提到：

“迨至去年，台灣光復，純真的學徒諸君的興奮、高興，非筆舌所能形容。由諸君的熱情，自動的禁寫日文，禁講日語，甘自忍受不自然的寫作與談話的不便。對於學習國語國文的認真，有廢寢忘餐之概，其進步是特別的快速。若照當時的意氣，繼續到現在，想諸君的國語力堪與外省人匹敵，發音的正確，因為所學的是標準語，所以或許得超乎其上也不一定...可是光復未久，由外省人搬入了許多貪汙頹廢的惡作風，把諸君的熱情吹冷的...於是乎，諸君憤慨之餘，國語不高興學了，國語也不高興說了。”

因此，等到計梅真與錢靜芝正式進入台灣省郵務工會的國語補習班開始開班任教時，時間點上已經是 1946 年的 9 月，尤其是兩人的外省人身分，反而在初期增添了一些招生上的困難度。許金玉就曾描述：

“那個時候，我們對外省人的印象已經非常惡劣了，在心理上就排斥計梅真和錢靜芝老師，對她們兩個開的課也報著觀望的態度；因此，起初並沒有多少人去上這個國語補習班。可以這麼說，因為大家對外省人已經有成見了，所以都認為這兩個新來的外省老師大概也教不出什麼好東西吧！”

所幸，工會「國語補習班」的開設後，在兩位年輕女教員盡心盡力的經營下，很快地發展成為發展郵電工人地下組織最重要的中介中心。事實上，從台灣省郵務工會的籌備成立後，到「國語補習班」的開設，兩位具有地下黨身分的外省籍國語教師的來台，應該可以說是中共初期在台開展地下工作極為具體的重要成果。

陸象賢當時對黨組織建議透過了「國語補習班」開設作為掩護，讓計梅真與錢靜芝兩名組織經驗豐富的黨員順利來台擔任教員，對後續的影響極為重大。「國語補習班」的設立與經營，使得後續即便 1947 年後陸象賢地下黨的身分疑似暴露，而遭到國民黨拔除工會理事長一職、最終及時撤離台灣，但地下組織卻已在郵電部門打下相對隱蔽而穩固的根基。

關於計梅真與錢靜芝

根據 1950 年 8 月 3 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合議庭在判決書上，是這樣對計梅真與錢靜芝來台前的「調查事實」描述：

計梅真於 1938 年 7 月間，在上海大慈難民收容所任職，由同事張慧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支部組員，隨後擔任宣傳幹事、書記等職務，後吸收黨員包括錢

靜芝等加入組織，負責教育難民收容所中所設之中年婦女學習班。隨後也在基督教青年會所創辦的勞工夜校，主持女工各種課外活動。

而錢靜芝則是於 1939 年春天正式加入共產黨，被組織派入滬西豐田紗廠從事組織活動，後亦加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勞工夜校負責教育女工等群眾工作，並領導滬西公大五廠、四廠及富中染之廠等小組。

至於在判決書之外，對於計梅真與錢靜芝來台，在上海參與共黨地下工作的描述，則以陸象賢在 1998 年所主編、邀集在郵電案中遭牽連的計、錢兩人學生受難者們所合寫的《魂系臺北－紀念台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以及陸象賢所寫的《九三述懷》有較多的著墨。綜合上述兩本材料的描寫，事實上與相對簡要的判決書內容比對，並未出現過

大的出入，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計、錢兩人在台來前在上海參與地下工作的概略樣貌：

計梅真（1915-1950）

原名計淑人，江蘇省松江縣人（現為上海市松江縣）。

1937 年在滬西的一家日商紗廠當女工。1937 年 8 月 13 日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後，加入「上海紗廠工人救亡協會」，並參加「難民收容所」工作（由於戰爭造成大批失業工人）。她自己住到難民收容所裡，宣傳抗戰、呼籲

團結，動員和組織民眾參加戰地服務。同時也組織紗廠女工參加工人夜校學習文化。在工人夜校裡，教女工們識字，還開展各種課外活動，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新的女性》等歌曲，激發女工抗日救國思想。

新的女性
影片《新女性》主題歌

孫師毅 詞
聶耳 曲

$1 = \text{D} \quad \frac{2}{4}$
急速 雄壯

f

5 . 5 | 3 5 0 6 | 5 2 . 3 | 1 2 | 3 3 | 0 5 . 5 |
新的女性，是生產的女性大眾；新的

3 5 0 5 | 6 5 . 3 | 2 2 | 0 5 . 5 | 3 5 0 i | 6 5 | 6 6 5 3 |
女性，是社會的勞工；新的女性是建設新社會的

6 - | 6 0 | 1 . 1 6 1 | 0 3 . 2 | 1 2 . 3 | 2 - | 2 0 |
前鋒；新的女性，要和男子們一同，

6 3 . 2 | 5 5 . 5 | i - | 5 0 | i 5 | 0 1 2 3 | 3 3 |
翻卷起時代的暴風！暴風！我們要將它

5 2 | 6 5 . 3 | 2 - | 5 . 0 | i 5 | 0 1 2 3 | 3 3 | 5 2 |
喚醒民族的迷夢！暴風！我們要將它造成

3 6 . 3 | 5 - | 2 . 0 | i . i | 6 6 | 5 . 5 | 6 3 | 2 . 3 |
女性的光榮！不做奴隸天下為公！無分

5 5 | 6 0 5 0 | 3 0 1 0 | 2 . 2 | 1 2 | 3 2 3 | 5 - |
男女世界大同，新的女性勇敢和前進。

5 . 0 | 6 . 5 | 3 5 | 6 . 5 | 5 5 | i - ||
沖！新的女性勇敢向前沖！

有關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人夜校的相關運作，可以參考「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網站中第三節「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的女工夜校」中的介紹：

“夜校不收學費，僅收一點報名費。學制初為兩年，分初級、高級班；後擴為3年，唸完相當小學程度。後又增設特級班，便於校友繼續學習。夜校聘請葉聖陶等組成教材編寫委員會，編寫《女工讀本》6冊，從識字開始。高級班增開歷史、算術等課程。特級班再增加魯迅、高爾基的文學作品選讀，以及《經濟學》、《經濟史》（工會運動概況）、《一個女工和一個女大學生的通訊》等政治思想性較強的內容。

除上課外，還通過課外活動來充實教學內容。學生成立了友光團，每星期活動一次，內容有演講、辯論、講故事、講新聞、演劇、唱歌，編輯出版《友光通訊》，舉辦圖書館。當時一些文藝界人士，都曾到夜校教女工唱歌、演戲。學生根據自己痛苦生活編寫《工人自嘆》、《活不下去》等歌詞，排演《工人之家》等戲劇。這些歌曲、戲劇內容貼近工人現實生活，深受女工歡迎。”

1938年7月，計梅真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1年初到1942年，計擔任了「中共滬西敵紗（日本紗廠）委員會副書記」。1942年4月至1942年底，擔任「中共滬西中國紗廠委員會書記」，1942年底至1944年擔任「中共滬西紗廠委員會書記」。

如果我們再依據「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頁上的大事記介紹²⁹：1938年年底，「中共滬西中國紗廠委員會」成立；1939年下半年「中共滬西敵紗廠委員會」成立。到了1942年年底，「中共滬西中國紗廠委員會」和「滬西敵紗廠委員會」合併，成立「中共滬西紗廠委員會」。

對照時序，計梅真自1941年起，即開始擔任上海紗廠委員會地下工作的主要領導之一，1939年下半年「中共滬西敵紗廠委員會」成立，計梅真在1942年4月至1942年底，擔任了該委員會的書記。1942年年底，「中共滬西中國紗廠委員會」和「滬西敵紗廠委員會」合併成立「中共滬西紗廠委員會」，計梅真則是從「中共滬西紗廠委員會書記」一成立後即擔任書記直到1944年。

錢勤（1918-1950）

²⁹ 詳見：<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putuo/node40639/index.html>

又名錢琴，錢靜芝。1933 年其父病故，家境貧寒。常州女子師範學校因免繳學費，錢勤因而進了這所學校。當時東北淪亡，日軍進逼，常州女子師範是所進步的學校，錢勤在那受到抗日救亡的思想教育。

1937 年常州淪陷後，錢勤到上海「難民收容所」工作。這不只慈善事業，而是共黨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據點。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派遣了一批地下黨員到收容所作難胞工作。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工人夜校大多被迫停辦，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所辦六所女工夜校，只剩下一所座落在西康路的「三和裡女工夜校」³⁰。在這最艱難時期，錢勤經組織安排，到這所學校擔任教師。此後，滬西區工人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的罷工鬥爭。錢勤通過學生瞭解工人姐妹的鬥爭情況，和她們商量對策，鼓勵大家克服困難，堅持鬥爭，爭取勝利。

抗戰勝利後，錢勤因經常出入幾所工廠，和同志策劃利用時機，迅速發展女工教育事業，壯大黨在工人中的力量，頻繁的活動，引起國民黨特務注意。組織研判其已有身分暴露之風險，於決定是指派她離開三和裡女工夜校。

事實上，如果依照上述對計、錢兩人的描述，兩人不但黨齡均長於陸象賢（1945 年 8 月才入黨），實際上從事地下工作、組織與教育工人、群眾的經驗，顯然也較陸象賢豐富許多。

此外，根據張執一（中共黨員，日本投降後，曾被派往上海從事統一戰線工作，任中共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文化、工商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回憶：

“約在 1946 年夏秋之交，中央來電指示成立上海局，指定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同志為上海局委員…上海局是第二線，負責領導蔣管區地下黨…在上海局的領導下，設有台灣工作委員會…原在上海工作的黨員積極份子計淑人（當時改名計梅真）、錢勤（又名錢琴）二同志，因在上海身分有所暴露，組織上就調她們去台灣郵務工會工作，擔任郵電工人補習學校教員，我曾和他們聯繫過多次。”³¹

因此，依據張執一的回憶，我們可以推測，計梅真與錢靜芝在上海地下工作身分在當時恐怕已經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鎖定，因此，當在 1946 年 8 月與陸象賢在上

³⁰ 有關「三和裡女工夜校」之介紹，亦可參考：〈西康路 902 弄的燭光往事，上海女工從這裡開啟人生新篇章〉 http://www.sohu.com/a/201392189_99933301

³¹ 《張執一文集 上》，〈第五部分 在敵人的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上海局〉，2006，華文出版社，頁 136、140。

海碰過面後，9月兩人即被組織一同派往台北，擔任台灣省郵務工會主辦的台灣省郵工補習學校（即國語補習班）教員。

不只是語言學習的「國語補習班」

計梅真與錢靜芝兩人在1946年9月來台擔任台灣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教員後，兩人在教學區域的分工上，計梅真所負責教學上課的區域，是針對台北郵局（今北門對面，忠孝西路一段114號）內工作的郵電員工，而錢靜芝則是針對在郵電管理局（現國史館，長沙街一段2號）中工作的員工進行教學。根據許金玉在本次研究的訪談中提及的印象：「國語補習班根據工作時間的不同，安排了三個班級，上課時間分別是早上七點、下午一點、下午四點。」

而從上述計、錢兩人之前在上海「難民收容所」與「女工夜校」對工人豐富的教學、教育、培力與組織經驗，就能夠想像，省郵電工會的「國語補習班」，絕對不會只是一所一般語言學習的補習班而已。

而若我們試圖想像地將自己置入到後來被「郵電案」牽涉而入獄的許多受難者的不同口述記錄歷史，以及一篇篇的紀念文集當中，我們更可以感受到，為何對如此多後來即便受到牽連而遭受到白色恐怖時期判刑入獄受苦受難的學生而言，計、錢兩人對他們人生的意義，絕非僅僅只是「國語學習老師」可以簡單概括，甚至可以說，與他們學習或是一互動、共事的不過短短幾年過程中，深刻地影響了他們一輩子人生的思想與行為、對個人與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局勢，有了全新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先從教學態度上，我們可以看見受難者學員是如此回憶兩位老師：

王文清：

“（二二八事件後）郵務工會辦的國語補習班也恢復上課。記得恢復上課的頭一天，我較平常早到課堂，可是計梅真老師比我還早，已經在那兒等學生到齊。一般課堂都是學生到齊老師才到，但計老師這個人就是這麼熱心投入，使我們做學生的也相應覺得不好意思讓她久等，這種心情促進學習的熱情，所以補習班一直辦得有聲有色，大家早早上課而遲遲捨不得下課的情況司空見慣。”

徐彩雲：

“兩位老師的課我都上過…兩位都很投入，熱心教學，待人接物誠懇和藹，肯為學生伸出援手。兩位老師有著與一般外省人不同的氣質及風度，容易親近，又處處表露對台籍員工的關懷，因此深受大家的歡迎與愛戴。”

劉建修：

“剛開始上課，我們以為是一般的國語課，直到聽課以後，才知道計老師上課的內容很不同…每堂課上完後，計老師一定留下二、三十分鐘的討論時間，大家像開討論會一樣，仔細討論課文。”

林坦：

“…光復後成立了郵務工會，聘請了兩位女老師，開辦了國語補習班，讓台籍員工輪流上課學國語。為了趕快進入狀況，我第一個去報名，努力學習，因為我很用功，老師很欣賞我，特別關照我的學課。老師教學認真，人品高尚，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很好。”

雖然一開始的國語基礎發言，免不了還是得從ㄅ、ㄆ、ㄇ等注音符號開始教，就如高秀玉曾在〈對恩師計梅真不盡的思念－在國語補習班〉一文當中描述：

“當時台灣光復不久，同學們除了閩南語和日本話之外，對祖國大陸通用的語言「國語」是一竊不通的，開課第一天計老師在黑板上寫了ㄅ、ㄆ、ㄇ幾個注音符號，然後用手比劃著較我們張開嘴跟著唸下去。讀了第一個學期，三個月後，同學們差不多都可以和他對話交談了，大家都異常興奮。”

然而，在後續教學內容上，計、錢兩位老師不論是在課文題材選文上，還是教學方法上，與坊間或國民黨官方後來所推行的國語教育相對純粹強調語言學習的讀本內容、以及教學模式的差異，就逐漸展現出來了。本次研究再訪劉建修前輩時，他就提到：

“計老師對於上課使用的材料很有方法，所有的讀本都是她自己印的。其中不乏像是魯迅寫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這一類進步文章與時事評論。每堂課會固定留下時間讓同學做討論，發表意見、心得與看法。計老師也是在這個過程裡頭做觀察。”

劉建修另外也提到：

“計老師在上課時，曾經讓我們讀過一篇叫〈牆〉³²的文章。她透過解說文章，告訴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堵看不見的牆，牆的這邊是做官的跟富有的人家，牆的另一邊則是像我們這樣的窮困的、受壓迫的人們。這個過程，我逐漸明白了什麼是階級與不平等。”

至於在 2015 年人權館計畫的口訪中，劉建修則提到了：

“課堂上也講到魯迅的〈野草〉³³，社會中最下層的人民就像野草一樣，給人家欺負，要踩便踩，被人看不起，但卻是生命力最強的，無論風如何吹，太陽如何曬，還是有生命力地活著。經過計老師上的課，我們想法慢慢改變了，知道社會上的不公平之處，假如沒有課堂的解釋，我是看不懂的。我們的思想慢慢進步，開始有了判斷力去看待這個社會與國家，也知道我們應該去爭取社會的公平。我讀書幾十年來，從日據時代上課到現在，從來都沒有人講這些東西給我聽，當時我唸了魯迅和茅盾等人的文章，思想開始轉變。”

對於同一篇課文，劉建修在此次研究的訪談中也再次提到：

“有一篇課文是〈牆〉，老師說，社會上有很多牆，但並不是房子的牆，而是看不見的牆，他解釋之後，我就逐漸知道「牆」的意思，那是人為的、看不見的，講得更清楚一點就是「階級」。”

除此之外，根據劉建修〈我無怨無悔〉一文當中，則提到計梅真授課的內容還包括了魯迅的作品《阿 Q 正傳》與《狂人日記》等。

許金玉在〈全心全意為人民〉一文當中則寫到：

³² 本研究查諸以〈牆〉為命的相關文章，並未查到相關著作。然而根據劉建修對內容與隱含意義的描述，似與劇作家簡國賢於 1946 年創作之獨幕劇《壁》之內容雷同，《壁》曾於該年 6 月 9 日起一連五天在中山堂演出，為諷刺台灣光復後貧富兩極之社會劇，公演吸引了滿場觀眾。由於反應熱烈，原定同年 7 月 2 日起進行第二回公演，然卻遭到國民黨政府當局以「籌備手續未完善」而遭奉令停演。由此推測，劉建修訪談中所提及計梅真在國語補習班課堂上的這篇教材〈牆〉，即有可能為取材改編自簡國賢《壁》之劇本。然而，究竟是劉建修記憶有誤，抑或是計梅真考量《壁》一劇曾對國府時政的強烈諷刺性而遭禁演，因此將《壁》改為〈牆〉減少政治敏感，則無法進一步確認。

³³ 魯迅僅在 1927 年出版過收錄其 1924 至 1926 年間所作散文詩 23 篇，書前有《題辭》1 篇。並無單篇文章名為〈野草〉，依照劉建修此處描述的內容，比較接近於 1927 年加入共產黨、1930 年參與「左翼作家聯盟」組建工作，並當選為執行委員的作家夏衍，在 1930 年代所寫的知名散文〈野草〉。

“（計梅真）在課程中常常安插學習唱國語歌曲，如「蘇武牧羊」、「天倫歌」、「新女性」以及抗戰時期的愛國歌曲。她促成互相討論的風氣，從歌詞或電影裡的故事找題材，鼓勵學生發表感言。”

而高秀玉則在〈愛的啟示〉一文當中描寫到：

“1947年夏天，計老師選擇了一篇有關高爾基³⁴一生的文章作教材，這篇文章敘述的是高爾基如何與貧困的生活鬥爭，並奮發上進致力於寫作的歷程。這堂課都上得極有興趣。計老師見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便又給我們出了個《高爾基讀後感》的作文題。”

而正如同上述高秀玉回憶到計梅真以《高爾基讀後感》為出給學生的作文題，在讓同學親自練習寫作的作文題目上，過往在上海「女工夜校」以地下黨身分擔任教師而有著豐富教學、組織經驗的計、錢兩人，應該也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而設計過的，無非希望每一次都能透過這些題目，來更加認識、熟悉學生，並從中得知學生的想法、遭遇的困境或其生命經驗，並試圖觀察、關懷、開導、引導其思辨甚至進而提昇思想。許金玉在藍博洲所出版的《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中，其中一段曾經回憶到：

“有一天，計老師就要我們練習以中文來寫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我因為小學畢業念過漢文，這時候已經可以勉強用中文來表達一些心裡的想法了。我就把從小立志要開辦一所孤兒院的願望寫出來”

計梅真在看完了許金玉的文章後，關心地問了她，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於是許金玉把她的身世以及生父家的四個弟弟悲慘下場告訴她，計聽了之後先是很讚許我的想法，但她接著向許金玉說明：

“孤兒的問題只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我們如果有心，就要從根本上來改造整個社會。”

而李熒台在〈懷念計梅真老師〉一文中，也提到有一次，在作文課當中，他腳出了一篇題為〈人力車夫〉的文章。李熒台補充：

³⁴ 高爾基（Maxim Gorky，1868 - 1936），前蘇聯社會主義作家、詩人與評論家，1905年，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十月革命前身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這是一篇寫在台灣光復當時，國民政府尚未來接收台灣的青黃不接的時期，郵電機構發不出薪水…我曾經利用日本人棄置不用的人力車，在夜晚和另一位從鄉下來的同事，輪流拉人力車補貼生計的寫實的作文習作。”

沒想到第二天，計梅真上課時就把李瑩台所寫的這篇〈人力車夫〉提出來作為討論的材料。計梅真先問同學有沒有看過台灣作家楊逵所寫的一篇知名短篇小說《送報伕》³⁵，看到同學紛紛搖頭後，計梅真開始藉此講述他對寫作的看法，計梅真說：

“要寫出一篇令人感動的文章，必須對生活或社會，亦即故事的背景，有很深入的觀察與瞭解，也就是說必須從實際出發，寫實實在在的生活、社會與人生；即使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也是如此…文學、小說不一定要寫自己的經驗，但必須要寫自己熟悉的事件；如果不是自己的經驗，要寫得好，寫得逼真，就一定要對、生活、社會作深入的瞭解，必須要深入、徹底的觀察或調查、分析來彌補經驗的不足。”

接著，計梅真從對文學與寫作的討論，轉而談到了作事、處世的道理。她在課堂上解釋：

“要做成功一件事情、工作也是一樣，應該從實際的瞭解出發，也就是「實事求是」，理論要聯繫實際。亦即，要尊重客觀的實際，深入客觀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分析，在詳細地全面瞭解實際狀況的基礎上，將調查（觀察）所得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一般到特殊，「由表到裡」的分析和綜合，從中掌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以決定切合實際工作的方針…”

隨後，計梅真在黑板上寫下了「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兩句話，繼續解釋其中意義：

“最近有位哲學家對這句古語作出了新的解釋…「事實」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要從古

³⁵《送報伕》，原名《新聞配達夫》，是楊逵以日文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1932年5月19日起連載於《台灣新民報》。1934年10月入選東京《文學評論》。1936年，胡風（共產黨員，曾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部長）將其翻譯成中文，刊登於上海的《世界知識》，後刊載於《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

今中外的實際狀況出發，從其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件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

若我們稍微熟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就會發現上述計梅真後半段在課堂上的談話，完完全全就是依著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所發揮、詮釋。馬克思在其一系列的經典著作諸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作品中，都不斷闡述其唯物辯證法的意理。而計梅真竟然能夠在國語補習班的課堂上，從寫作的討論出發，深入淺出、適切而不違和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自然而然地介紹給同學。

事實上，計梅真與錢靜芝的組織工作，也不僅僅只停留在每天最長一個多小時的課程當中而已。許金玉³⁶就曾特別提到：

“為了拉近和學生的距離，她一面教國語，一面學台語。看到台灣的婦女都燙髮，她也去燙髮，穿著也改了花一點，盡可能參加大夥兒的活動，如座談會、郊遊等，努力親近群眾。”

為了親近群眾而盡可能一起參加學生的「課外活動」，許金玉提到計梅真有一次和學生一起去爬台北近郊的觀音山，山上有座寺廟，計梅真看到大家都進去上香，她也跟著一起上香。然而，推測此時已經與計梅真頗為熟識並有私下互動的許金玉疑惑地問計梅真，之前不是曾經對她說過宗教迷信會麻醉人的意志，為什麼計老師剛剛也跟著大家上香？計梅真先是笑著對許金玉說：算是入境隨俗吧。然後，開始嚴肅地向許金玉說明：

“台灣宗教已浸入多數人的生活，如果妳擺出一副無神論者的架勢，誰要和你親近？這樣連談話的機會都沒有，還能糾正他們的迷信嗎？”

許金玉緊接著與計梅真進一步討論到宗教問題，計梅真承認，宗教是很棘手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瞭解許多人需要精神上的支柱，但也要看到宗教危害的一面，它會侵蝕人奮鬥的意志，讓人忍受現世的痛苦，卻把希望寄託在來世』。計梅真最後總結，那我們如何幫助他們？

³⁶ 許金玉，〈全心全意為人民〉，《魂系台北》。

“在團體生活中互相鼓勵、互相學習、累積生活經驗提高自信力，這樣他們才能漸漸的疏遠神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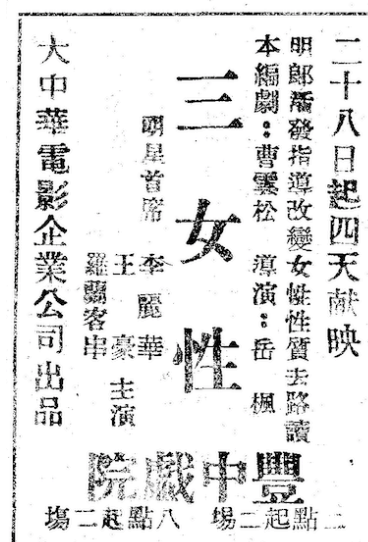
許金玉更回憶到，在往後的日子裡，計梅真一在重複強調：

“凡事不可以只顧自己的看法，強推給對方。首先要認真聽聽對方的想法、看法，然後充分瞭解對方的話後，才與對方研究問題，讓對方知道我們所追求的是真理、解決問題，而不是存心壓制對方，這樣才能讓對方心服口服”

計梅真溫柔、誠懇卻又能因時制宜、先切合群眾需求再求提昇思想與意識的「組織方法」，後續似乎也多多少少影響到許金玉，1949年1月25日所發行的《野草》第十七期中，出現了兩篇文章，第一篇由高秀玉所寫的〈新年遊動物園拾零〉，第二篇則是高秀玉以親睦為筆名所寫的〈我看「三女性」之後〉，遊記文中提到補習班同學相約在1月2日一起前往動物園出遊，錢靜芝一起陪同，而許金玉與周淑貞姍姍來遲，不過遊記最後，高秀玉寫到：

“吃了午飯之後，我們便要求許小姐講「三女性」的故事，這故事是正在「美都麗」上映的電影，許小姐講過後，我們覺得做了一個女性，這片子不得不看的，大家同意，早一點回台北看電影。看完「三女性」，我感動得流眼淚，電影中的女主角劍華，她那堅強的意志、幹練的才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三女性》是由香港金龍影業公司在1947年拍攝的一部通俗電影。由岳楓擔任導演，知名演員李麗華等主演。主要劇情：吳劍華（李麗華飾）是到上海找工作的女學生，敢於反抗侵犯，追求進步人生，朋友李萍與女兒遭到先生拋棄，淪落風塵，表妹羅露沙貪圖享樂，最終鑄成大錯。而透過高秀玉在《野草》上發表的遊記來看，1949年的許金玉，已經可以透過大眾通俗電影，來向同事與群眾們介紹、詮釋出其進步意涵。



（二）、補習班同學會的成立與《野草》的發行

計梅真與錢靜芝在省郵務工會底下所開設的「國語補習班」，從 1946 年 9 月開始，到了 1948 年 3 月，約莫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後，換句話說，計梅真與錢靜芝在經過了一年半時間與同學認識學習、相知相處後，在對每一位同學都有更深入的觀察與理解後，補習班的同學們才開始組織起「補習班同學會」，並決定發行同學會刊物《野草》。

實際上，這一年半的時間當中，歷經了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此外，第一屆省郵務工會理事長陸象賢地下黨身分，則是疑似在下半年暴露，於是在 1947 年 11 月第二屆大表大會選舉後，陸未再能繼續擔任理事長一職，自 12 月返回大陸後繼續留在全國郵務總工會擔任副秘書長，不過此次改選包括許金玉等數位基層台籍員工都成功的選上進入工會（後文詳述）。

《野草》自 1948 年 4 月 25 日發行第一期，一直至 1949 年 8 月 20 日（第二年第九期）發行最後一期；一共持續發行了一年四個月的時間，共計 29 期，每期發行份數大約一百多份。本研究有幸透過當時編輯劉建修先生的完整保存，將目前尚存 25 期（其中第一年第 15、18、19 期原件缺漏）、總計 131 篇，所有文章之辨識與謄稿工作完成，並附於『附錄二』（約 9 萬字）。至於《野草》是如何印製發行，劉建修在 2015 年的訪談中曾經詳細談到：

“《野草》主要發給局裡的員工，外地就用寄送，當時的紙很薄、很差，我們沒錢買紙，加上物資很缺乏，紙也很少，就拿郵電局的廢紙背面來印刷。當時還用鋼筆在蠟紙上刻字，把蠟刻掉，再刷墨，刷完墨之後再用人工一張一張印，所以沒有花錢。”

關於補習班同學會在 1948 年 3 月 23 日正式成立的經過，在《野草》的第一期內容當中，劉建修與李熒台署名寫了一篇〈補習班同學會成立經過〉如下：

我們是在管理局、台北郵局、電信局三個不同的單位中服務的。因為每天再一起學習而認識了，大家感到在課堂裡蒙受老師的教育以後，還希望在課外能夠自動的求一點知識，練一點能力，並且增進同學的團結，發揮互助的精神。於是由全體補習班同學發起，組織同學會。先由各單位推選兩位籌備委員，從事籌備工作，

擬定同學會章程草案，經過大家討論通過，然後照章程各組選出委員三人，組織委員會，分為編輯、康樂、研究三部，負責計畫推進工作。選定三月二十三日舉行同學會的成立大會。

下午十二點半大家都集合在台北郵局大禮堂...先由主席報告四月份的計畫：

一、在郵報上出副刊『野草』每月一次，由同學會編輯部主編。

二、出壁報不定期，三月二十九日青年傑出第一期壁報。

三、登山會利用二十九日青年節假期到草山去。

四、開座談會討論人生問題、時事問題。

五、介紹書籍，有好的書本雜誌在郵報上介紹或印成目錄，以供大家參考。

然後由編輯部、研究部、康樂部，三部分的負責同學分別詳細報告工作計畫...最後將青年節登山的事具體的討論決定了。末後先生對於我們同學會的成立發表談話，要點如下：

一、今天同學會成立了，這是你們大家『自動』發起組織的，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為無論做什麼事能『自動』，就是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人，不必像牛馬般的需被人打了才走，今天你們能自動地組織起來，就是你懂得了這個道理，而已經向新的道路走了。

二、同學會是大家的，不是幾個委員的，一個團體要辦得好，需要大家協力合作，能寫文章的就要寫文章，能說話的就要說話，把自己的能力，盡量拿出來貢獻給團體。

三、同學會的工作大家以前都沒有攪過，都沒有經驗，所以要努力去學習，比方做主席要做得好，就需要練習。此外，開座談會，討論人生問題、時事問題等也是求知試練能力的機會，只要大家肯多多練習，慢慢地自然就會有經驗。成立大會算是開過了，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們組織同學會並不是為了妝點門面。而是要切切實實去做的，希望諸位同學為了同學將來的發展，加倍努力吧！

同樣在《野草》的第一期當中，以「同學會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關於「野草」〉的發刊文章如下：

“「野草」是我們唸過的國語書裡的一課，那課書裡說，微小的野草之存在，往往為人忽視，可是牠的生命力的確是很大的，牠為著嚮往陽光，為著達成牠的生存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頭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牠總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這種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我們同學渺小幼稚，正像路旁的野草，不值得人們注意。但我們願意學習野草那股韌性，透過一切困難，生長在地面上。”

會將刊物名稱命名為《野草》，上述發刊文章寫了第一層的緣由，其一，由於，計梅真所編印的課文中有一篇〈野草〉的文章，我們在之前推測應為夏衍於 1930 年代所寫之散文〈野草〉。其二，實際上相當多郵電案的受難者在回憶到上課課文內容時，幾乎都會題到〈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這篇文章，而這篇魯迅的寓言式文章，恰恰就收錄在魯迅 1927 年所集結發行的詩文集《野草》之中。在上述的關連性上，同學會刊物取名《野草》可以被視為是具有此雙重意義存在³⁷。

補習班同學會的成立與《野草》刊物的發行要能夠執行，事實上已經標誌著計梅真與錢靜芝在郵電局當中的地下組織工作過去已經順利進入到另一個階段：即黨員的吸收。根據 2015 年劉建修的訪談中，他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承認他的地下黨員身分：

“我是正式參加組織的黨員。我在補習班受到計老師教育上的啟發，思想開始轉變，於是知道，原來中國除了國民黨以外，還有一個共產黨，兩個黨正在大陸打內戰。我也逐漸理解，為什麼打內戰。共產黨、國民黨的性質是什麼。原來共產黨代表的是工農大眾，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因為國民黨腐敗。我在台灣所見的，正是國民黨的腐敗，因此覺得很有道理。”

劉也對他入黨的時間點進行補充，換句話說，在補習班同學會成立與《野草》編輯發行前，劉建修就已經正是加入地下黨了：

³⁷ 另外，對日抗戰期間，由夏衍、孟超、秦似、聶紺弩、宋雲彬等人擔任編輯，於 1940 年 8 月 20 日創刊《野草》月刊。科學書店發行。出版地桂林。民國 1943 年 6 月 1 日停刊。該刊為雜文刊物，也發表小說、短劇及譯作。主要撰稿人除編者外尚有茅盾、郭沫若等人。

“我也不知道當時入計梅真組織的還有多少人，只有計老師一個人知道，她也不會向我講，因為知道越多，就越危險。這是地下組織，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單線，其他的線，不會讓你知知道…當時我們規定一個禮拜見一次面，計老師會到我家裡來，不是我去找她。她來的時候，會討論工作上的問題、思想上的問題或者看書的意見、感想，全部提出來跟我討論。從1948年的五、六月開始，大概持續差不多一年半。我是1948年的年初正式入黨了，之後才開始讀到劉少奇〈論黨員的修養〉以及毛澤東的東西。一般都是讀一個禮拜，下禮拜我就得談談我的讀書心得，慢慢提高我的思想、認識，慢慢培養觀點、提問。”

而在本次研究的訪談當中，劉建修則是更進一步地談到了他接受計梅真邀請入黨時的整個過程與心境：

“1948年初，計梅真老師在我的宿舍中正式向我提出申請入黨的詢問。在同時，我也終於確認了她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身份。我向他表明，我願意參加。

一個星期以後，我將自傳交給計老師。自傳中陳述了我的家庭背景與歷程。再過了差不多一個星期，審查通過。那一天，她到我的宿舍來，將一份寫好的誓詞交給我，我依著誓詞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我交自傳以後，一直到宣誓之前，起碼一個星期的時間，我的心情是五味雜陳，想了很多，現在已經無法形容。而正式參加工作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野草》辦起來。我的入黨申請，是由計梅真先生介紹。這個過程包括了許多對我的嚴謹觀察、調查認識與教育。據我後來的理解，計老師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她是不會輕易向我開口，甚至於讓我知道他的地下身份，最後吸收我入黨。”

事實上，在劉建修入黨前，如果根據陸象賢在《九三述懷》中對計梅真在郵電局組織吸收黨員的描述，劉建修應該並非計梅真所邀請入黨的第一位學生：

“計梅真的任務是在台灣省郵務工會的掩護下，以郵工補習學校為基地，在台灣省籍青年郵電工人中發展地下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她先在受壓迫最深的本省籍女郵電工人中發展黨員，第一個是許金玉，以後有高秀玉等一批女郵電工人入黨。以後在本省籍的男郵電工人中發展黨員。從此就可以通過本省籍的男女黨員在青年郵電工人中發展黨員…她很高興的對我說：發展黨員已有突破。當時，在台北

郵電工人中發展黨員人數居全省的首位。這是在 1949 年 4 月我從北平到剛解放的南京的途中，張執一告訴我的。”

許金玉在歷次的訪談當中，其實雖然從來沒有如劉建修一般正面承認其加入地下黨的事實，但也從來沒有否認過。過去許金玉受訪時的策略，最接近側面迂迴承認其黨員身分的方式，大概當屬她多次描述到她日後遭補後在監獄中遇到計梅真，最後一次對老師詢問：

“以後誰都認定我是共產黨了。那麼，我應該要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呢？”

實際上，許金玉在《春天》中也提到一段她在成為工會（幹部）後，計梅真就有暗示過她走這條路遲早都有被抓坐牢的可能，甚至有生命危險。計梅真當時問許金玉怕不怕、會不會後悔。當時許金玉回答不會，並表示既然要出來做，就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計梅真除了讚許她以外，更交代：

“萬一碰到狀況，記住，絕對不可以承認自己的『身分』”（粗體與底線為本研究所強調）。

從各種訊息都可以間接證實，許金玉有極高的可能性在 1947 年 11 月決定出來參選工會幹部之前，就已經接受計梅真的邀請正式加入地下黨了。事實上這也才是相對合理的推測，畢竟我們後續會清楚交代許金玉擔任工會幹部時，對整個「歸班運動」推展所起到的關鍵地位。

至於高秀玉的黨員身分，她則在〈對恩師計梅真不盡的思念〉一文當中，寫到：

“1948 年 12 月，我終於接受了計老師的革命思想…我做了對內對外的聯絡員。”

高秀玉的表白方式與許金玉頗為類似，同樣以側面迂迴、但卻十分明顯的方式做了交代。

同學會與《野草》的功能

以計梅真地下黨工作發展的角度來看，以及之後《野草》共 29 期內容與所記載同學會辦過的活動，同學會與《野草》的功能，應該就是負責協助宣傳、組織與動員（尤其展現在歸班運動的推展上）。

根據《野草》第一期〈補習班同學會成立經過〉文中，我們可以知道同學會架構分為「編輯」、「康樂」與「研究」三個部。根據目前我們所掌握到《野草》各期與受難者的全部口述歷史記錄，同學會編輯部的功能很明確主要就是針對《野草》的編輯與發行工作；而康樂部則是負責課外與工作之餘安排同學參與相關活動：例如郊遊、音樂欣賞會等。劉建修就曾經回憶到：

“當時同學會有定期爬山的活動，這也是群眾工作。光台北郵局就有七百多個人，雖然都屬郵電員工，但是很多人彼此不認識，沒有機會來往，不知道彼此的想法，於是利用爬山、海邊游泳的機會交流。”

《野草》第一期中由高墀煊寫的一篇〈登山拾零〉中，就記載了同學會在3月29日青年節當天一同去登草山，出席皆男同學，包括了高墀煊、鄭逢春、李俊臣、張欽傑、周添福等人。《野草》第四期的〈小消息〉短文中，也記錄了康樂部所辦的音樂唱片鑑賞會：

“1948年6月12號(星期六)下午12時半，同學會康樂部舉行音樂唱片鑑賞會。參加人數約三十多人，幽靜的音樂，使大家望了炎熱與疲勞，最後大家跟著唱片學了一只「春光好」的曲子。”

1948年8月1日出刊的《野草》第七期，則是公告了一則〈活動邀請通知〉，預告同學會將在8月8日早上前往基隆海水浴場出遊。通知中所留下洽詢報名的同學會幹部則是如下：

台北局：高墀煊、許金玉、王文清

管理局：張欽傑、鄭逢春、李俊臣

電信局：呂傳裕、劉建修、李熒台

而同學會「研究部」的工作，根據《野草》第二期李熒台所寫的〈同學會第二次全體大會記〉：『四月份舉行了二次討論會，因為同學們熱心的參加得到很好的結果，希望以後繼續維持這樣的精神，五月份二次座談會希望諸位多多參加。』只是並無法清楚的得知討論會或座談會的確切內容為何。此後各期《野草》的內容亦少有關於研究部的相關消息。

而同學會三個部各部的負責人，根據劉建修 2015 年的口訪內容：

“編《野草》算是很大膽的舉動，我們做得非常小心。《野草》是以補習班為基礎所組織的同學會編的公開刊物，也是我入黨之後才開始編的，創刊的文章我寫了一篇。後來，大家輪流編《野草》，電信局派兩個人、台北郵局派兩個人、郵電管理局兩個人一共六人，兩個人一組，輪流編。”

我們目前可以確認：編輯《野草》電信局的兩個人，應該即是劉建修與李熒台，而郵電管理局的編輯應有張欽傑（黃宏基文章曾述），另一人為何以及台北郵局部分的兩位編輯則仍無法確定。

至於研究部，由於《野草》第二期特別有提到原研究部委員黃震同學因病辭職，另外推選王文清同學擔任，然而此次兩度訪談王文清，詢問研究部實際相關工作，王文清則是表示：因年代久遠同時年邁記憶力減退，已記不得當初辦過什麼具體的活動了。另外，康樂部委員由何人所擔任，目前同樣無法確認，在本次研究的訪談中，每位郵電案受訪者也都表示時日實在太久遠，已經真的想不起來了。

而除了上述以參加過國語補習班同學為核心對象，並期望透過活動擴大接觸面的嘗試以外。一共發行了 29 期的《野草》，另外舉辦過兩次規模較大而正式的徵文活動。第一次在 1948 年 6 月 16 日所發刊的第四期中公告，題目為「忘不了的事」。預計錄取：頭等一名、二等二名、三等三名。評審由同學會四位顧問擔任，本來預計收稿到 7 月 20 日截止，但 7 月 16 日出刊的第六期則說明因收進稿件不足，因此將期限延至 7 月底。8 月 16 日第八期當中，對第一次的徵文結果公告，最後一共收進了 21 篇稿件。由同學會顧問電信局馬健飛先生、台北郵局汪承運先生³⁸、管理局項瑞麟先生³⁹與管理局劉紹忠先生擔任評閱。

頭等：

〈第十三人〉；作者：淡水局黃宏基

二等：

〈掙扎〉；作者：電信局李熒台

〈五月卅一日〉；作者：電信局劉建修

³⁸ 曾在 1985 年 11 月至 1989 年 8 月擔任郵政總局局長。

³⁹ 陸軍出身，推測應為接收時期軍郵系統，1958 年時擔任台北郵局總務課課長。

三等：

〈台灣光復的一天〉；作者：管理局張欽傑

〈忘不了的事〉；作者：管理局楊顯耀

〈忘不了的事〉；作者：管理局柯有益

第二次徵稿則是 1948 年 10 月 1 日出刊的第十一期公告，說明中表示由於擔心應徵文稿件數，因此將徵文題目範圍擴大，希望未寄過稿同學踴躍投稿。截止日期定為 10 月 31 日，但為紀念光復節，最好稿件在 10 月 20 日前寄來，因為編輯將會把原訂 10 月 16 號所出刊的第 12 期，延至 10 月 25 日出刊，並定為「紀念光復節特刊」。題目為以下四個方向任選：（1）我學習國語文的經過；（2）台灣光復三年的回憶；（3）三年來的感想；（4）其他：凡是關於紀念光復節的文、詩歌，均可。而字數以不超過 3000 字為限。

只不過這一次的徵文活動，後續並為如第一次一樣有所謂由顧問評比並定等級，而只在第十二、十三期並刊的「光復節紀念特刊」中刊出。

比較有趣的是，此次研究訪談中，劉建修回憶了當時同學會為何會特別聘請四位顧問，以及特別找他們擔任徵文活動評審的原因。

“不論是編《野草》，還是組織補習班同學會，都會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被派赴或被吸收的國民黨特務、眼線，其實都以職員身份在我們的周圍監視、打小報告。究竟是哪一些人，我們大概知道。我們特意將這樣的人找來擔任《野草》的編輯顧問，故意跟他搞好關係。好比電信局裡頭有個叫馬健飛的以及其他兩位同事，我就故意去邀請他們三人來當顧問，偶而拿稿子給他們看、假裝請教一下他們的意見，他們高興得要死。找他們來當顧問，就像買個保險一樣，讓他們不至於懷疑，甚至於反過來保護我們。遇到需要他們出面的時候，就讓他們出面。他們的真實身份，其實計老師多少都已經掌握了，並且要我也提防。”

第一次規模較大的徵文活動，最大的收穫，應該是透過此次活動，接觸隨後並組織到了原先不曾在補習班上過國語課的黃宏基，黃宏基當時在淡水郵局工作，根據他所寫的〈我如何認識了計梅真老師〉一文：

“1948 年⁴⁰夏天，我到台北郵局看朋友時無意中得到一本油印的雜誌《野草》。是台北郵局補習班的同事辦的，裡面有一道徵文比賽啟事，我寫了一篇當兵時的故事投稿，意外得了第一名。編輯張欽傑寄來獎品。其後張編輯常常要我寫稿。那年光復節前夕...我寫了一首長詩...內容是敘述台灣同胞如何興高采烈迎接光復，卻遇到一股強烈血腥的暴風雨，把他們打下黑暗絕望的深谷底。在悲慘的日子裡，看到一道從西邊照進來的光明，於是人們重燃希望之火，站起來迎接上去”黃宏基寫到，後來張欽傑告訴他，是這一篇長詩，打動了計梅真，決定要吸收他，於是請張欽傑先試探黃宏基的意願。黃宏基在想到進郵局前的窮苦日子以及小時候一起著住在貧民區的鄰居們，反問自己：為何不參加讓窮人翻身的大事業呢？於是，黃宏基在 1948 年 11 月由張欽傑帶計梅真來找他，計當時並未自我介紹，那是黃宏基與計梅真的第一次談話，並從此與計梅真與組織建立上的關係。

1948 年「香港會議」與計梅真此後在補習班的「缺席」

《野草》的第一期是在 1948 年 4 月 25 日發行，第二期於 5 月 10 日出刊，第三期出刊則已經是 6 月 1 日，然而根據過去的各项史料（包括保密局、調查局等）都可以證實，1948 年 5 月或 6 月，中共上海局曾經在香港召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重要幹部進行了一次重要的組織發展會議，即所謂的「香港會議」，而計梅真則代表省工委郵電支部代表的身分前往香港開會。

根據陳芳明 1991 年出版的《謝雪紅評傳》中所載，從台灣前來參加的「台灣省工作委員」包括了：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以及其所屬縣市工委會與重要幹部；計梅真、郭琇琮、孫古平、唐海光、陳福添、李媽兜、李武昌、朱子慧等。（頁 435-436）

而古瑞雲（周明）於 1990 年出版的《臺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中，則提到了「香港會議」的各项議程：

“議程則有六項。第一項：有關省工委的組織發展問題；第二項：外省籍幹部與本省籍幹部的協調問題（糾正外省籍幹部輕視本省籍幹部的偏向）...第三項：統一對托管派的認識。決定對托管派進行有利的鬥爭；責令省工委斷絕與蕭來福、

⁴⁰ 黃宏基的原文是寫 1949 年，然而對照後應為 1948 年之誤植。黃所提及的此篇長詩題為〈光復〉，黃以「茫昧」為其筆名發表於第十二、十三期合刊的「光復節紀念特刊」中。

潘欽信等人的接觸。第四項：決定謝雪紅作為台盟代表出席新政協會議…第五項：討論舊台共問題。討論此項議題時，李偉光從上海趕來參加…第六項：討論「二二八」若干問題，並做出結論：蔡孝乾事先對形式估計失誤，事後放棄對武裝鬥爭的領導是錯誤的，蔡承認自己失誤…這次會上決定，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將陸續向解放區輸送台灣籍幹部。”（頁 213-215）

從時序來看，《野草》發行前兩期後，計梅真應該就已經啟程前往香港開會了。這一點在後來 1948 年 11 月 15 日《野草》第十四期，由計梅真親自撰寫的一篇〈對同學們說幾句話〉中，對補習班的同學們有這樣的交代：

“自今年五月底我因病請假，補習班提前結束到現在和同學們分別已有半年了，在這半年中，雖然大家停止了課堂裡的學習，但是做了許多課外的集體的活動，如開音樂會，集體看電影，出壁報，出版定期刊物《野草》等…這短短半年中，同學們沒有機會在課堂裡學習，但我相信大家的「知識」和「能力」，一定比以前提高一步了。《野草》的經常出版，和它內容的逐漸豐富，就是一個具體的證明…

…補習班雖然暫時不開課，我們雖然暫時不能在一塊兒學習，但當拿到每一期《野草》時把眼睛閉下來想一想，同學會成立那天的盛況，彷彿就在目前。我今天寫這幾句話時，也彷彿在課堂裡跟你們說話一樣，對於你們以後為投稿《野草》而寫的文章，我仍願跟你們一起研究修改，在學習上，你們如果有什麼問題，我仍願跟你們一起討論解決，希望你們仍和過去一樣，不要把我當作「老師」而把我當作和你們一起學習一起求進步的朋友。”

也就是說，計梅真在五月底以「請病假」為名義去了香港參加「香港會議」後，即便會議後回到台北，也並未在繼續其國語補習班的教學工作。根據計梅真文章的文句，我們無法判斷計梅真回台北後補習班是因為計梅真主動離開教職崗位，還是國語補習班本身的運作與存續有所變動。

根據 1948 年 9 月 25 日，「臺灣省郵務工會第二屆第九次常務理事會」的會議記錄：會中討論事項（六），即為「本會國語補習班教員計梅真辭職照准遺缺應請另聘人員待補案」。最後常務理事會的決議是：「遺缺暫時保留必要時登報招收錄用。」

然而，我們從劉建修或是許金玉等人的口訪資料或回憶記錄中都可以證實，1948年香港會議之後，回到台北的計梅真，應該都還有繼續與他們保持聯繫，無論在指導《野草》的編輯上，還是討論如何在工會中推展「歸班運動」上，甚至如上所述，1948年的11月，計梅真還為了吸收淡水局的黃宏基而親自與其面談。也就是說，從1948年6月到9月工會常務理事會討論計梅真的辭職案，或是11月計梅真在《野草》上的交代，這段期間即便補習班沒有運作，計梅真依舊實際領導著郵電支部的各項事務。

我們無法判斷的是，為了計梅真在結束「香港會議」返回台北後，為在繼續其在補習班的教學工作，是基於「香港會議」上組織的決議另有其他交付工作，還是省郵務工會對國語補習班開班的政策有所改變。我們也無法確認，省郵務工會在9月討論計梅真辭職照准的案子，是代表計梅真直到9月份左右才辭去教職，還是更早之前就已經請辭。而依據高秀玉的文章〈追憶錢靜芝老師〉中提及：

“1948年12月，計老師和曾國榕先生⁴¹結婚，計老師趁此機會便辭去了國語補習班教員的職務。計、錢兩位老師在國語補習班授課也有了兩年多的時間…後來國語補習班改為函授學校…”

又或者，計梅真的辭職，果真如高秀玉文章所述與其12月和曾國榕的婚事有關，時至今日，同樣是一個難以證實的謎團。不過，1948年末至1949年初省郵務工會的「國語補習班」從實體開班授課，改為函授學校的可能性確實很大，我們可以發現：《野草》1949年1月1日出刊的十六期當中，就已經擴大刊載了各地接受函授國語教學學生的文章稿件。

表八、《野草》各期文章標題與重要內容整理

年	期數	月/日	內容與事件
1948	1	04.25	* 補習班同學會成立經過 / 劉建修、李熒台 3月23日12點假台北郵局大禮堂，同學會成立大會。管理局、台北郵局、電信局各單位推舉兩位籌備委員，後按照章程選舉委員三名，組織委員會，分編輯、研究、團康三部。

⁴¹ 曾國榕，計梅真之夫，台灣電信管理局秘書（同案遭判7年）。表上有名字但判決書影本中無此人。<https://goo.gl/uDyAti>

			* 青年節（3 月 29 日）同學會發起登山活動「參加的同學不算少」，地點為草山。 * 夢的啟示 / 李振貴
1948	2	05.10	* 「高爾基」讀後 / 高秀玉 * 4 月 22 日中午 12 點半，第二次全體大會，決定五月份工作計畫。「研究部」四月份舉行了二次討論會，五月份預計開兩次座談會。 * 研究部委員「黃震」同學因病辭職，另外推選「王文清」同學擔任。 * 書報介紹：「中學生」與「開明少年」 『開明書店在台北有分店，地址在大正町。訂閱「中學生」半年價格是台幣 1350 元。「開明少年」半年是台幣 1080 元。』 * 文章：一個夢 / 王添貴 （改班議題第一次在〈野草〉被提出來）
1948	3	06.01	* 頭版：「改班」 * 關於「男女平等」 / 洪雲童 * 命運 / 李朝明 * 台灣 / 王生 * 研究部設「信箱」 『本刊為便利同學相互研究並答覆各種問題起見特增「信箱」欄，各位同學如有懷疑的問題請投寄本信箱。』
1948	4	06.16	* 野草需要灌溉 / 野夫 * 對於普及國語的希望 / 李朝明 * 赴淡水海濱浴場旅行記 / 宋世興 管理局支部首次舉行團體旅行，報名者約三百名（全體員工約 2/5）。林副局長（步瀛）亦同往。 * 小消息 6 月 12 日 12 點半，康樂部舉辦「音樂唱片鑑賞會」，約三十多人參加。最後跟唱「春光好」一曲。 * 徵文 第一次公告「徵文」，題目「忘不了的事」，截止日期：7 月 20 日，文稿請寄至省工會教育股。 * 作家介紹：巴金

1948	5	07.01	* 野草是我們的 / 石 * 忘不了的事之一：二零五八點 / 邵忠 顧問劉邵忠所寫（對項、劉兩顧問「示範稿」） 1948.6.25 寫於臺北（寫 W 城淪陷一日軍） * 為野草寫幾句話 / 寧 * 徵文：特贈送獎品、紀念品 * 作家介紹：巴金（續）— 摘自「作家在開明」
1948	6	07.16	* 報房的一日 / 劉秋旻 * 編者的話（徵文僅收到五篇，截止日延至七月底） * 母親 / 施水環 * 社會需要傻子 / 純志 * 作家介紹：巴金（續）
1948	7	08.01	* 活動邀請通知： 8 月 8 日基隆海水浴場，集合時間上午 8:20 台北郵局門警室，費用 500 元（票費、水果費）午餐自備。 參加者請向下列各處簽名 台北局：高墀煊、許金玉、王文清 管理局：張欽傑、鄭逢春、李俊臣 電信局：呂傳裕、劉建修、李熒台 * （徵稿）啟示 * 颱風與漲風 / 張秀卿 * 編者的話 『第六期「社會需要傻子」一篇引起很大的風波』 * 談飯碗 / 純志 * 野草你是綠的 / 吳澄哉（台南同仁） * 作家介紹：巴金
1948	8	08.16	* 「忘不了的事」徵文頭獎 — 第十三人（黃宏基） * 徵文揭曉報告 一共收到了 21 篇，除了淡水，台南、高雄等各地寄來幾篇外，多為台北的同學所寫。 【評審】：電信局馬健飛、台北郵局汪承運、管理局項瑞麟、管理局劉紹忠（四人皆為顧問） 【結果】 頭等—「第十三人」（淡水局黃宏基）

			二等－「掙扎」（電信局李煒台）、「五月卅一日」（電信局劉建修） 三等－「台灣光復的一天」（管理局張欽傑）、「忘不了的事」（管理局楊顯耀）、「忘不了的事」（管理局柯有益） * 編者的話：淡水黃同志、台南吳同志大作及信件 * 應徵文閱後感（馮林）應為評審之一 * 作家介紹：巴金
1948	9	09.01	〔徵文特輯〕 * 徵文二等文章兩篇 * 編者的話：上期與本期分別收汪、馬兩顧問評審文章。 * 徵文小感 / 雲 * 作家介紹：巴金（全系列完）
1948	10	09.16	* 野草（新詩一首 / 高雄黃水河） * 編者的話： 1. 試設「通訊欄」一欄，同學們對本刊有意見，或其他有互相研究問題，請寫「公開信」投寄本刊。 2. 一位同學建議試用橫寫節省紙面、利便閱讀，從本期起試用。 * 媽媽 / 澄哉 * 通訊欄 / 黃宏基 * 徵文三等文章 * 向野草致敬 / 宏基 * 寫作指導：作文的故事（一） * 徵稿啟事
1948	11	10.01	* 編者的話 * 紀念光復三週年本刊舉行第二次徵文 一、題目（任一） （1）我學習國語文的經過 （2）台灣光復三年的回憶 （3）三年來的感想 （4）其他：凡是關於紀念光復節的文、詩歌，均可。 * 通訊欄 / 純志： 『聽說「野草」每期都印 120 份，那麼讀者也應有 120

			位，其中半數以上是我們的同學』 * 雨衣 / 春
1948	12+13	10.25	〔光復節紀念特輯〕 * 寫在光復三週年 / 純志 * 光復 新詩 / 茫昧 * 我學習國語的經過 / 新 * 怎樣對得起子孫 / 春 * 反對台灣由國際托管、反對台灣獨立的陰謀 / 志 * 台灣光復三年的回憶 / 光麗 * 編者的話
1948	14	11.25	* 對同學們說幾句話 / 梅真 * 編者的話 * 改刊啟事 由半月刊改為月刊，每月 25 日出刊。 * 局裡的一角 / 純 * 書報介紹－國語日報（編） * 學生是怎樣吃飯的（轉載大陸清華大學何孝達所著 刊登於《觀察》第四卷第 11 期文章）
1949	16	01.01	* 編者的話 * 工作與人生 / 李文 O * 工作與人生 / 嘉義 王大樹 * 過年 * 年末隨感 / 張瑞雲 * 寫在新年 / 吳澄哉 * 作文指導（錄自作文的故事）
1949	17	01.25	* 與青年談小事 / 袁翰青 轉載。原文先後登載「中建」北平版一卷 6 期及「中學生」206 期 * 讀「與青年談小事」後 / 草子 * 新年遊動物園拾零 / 秀玉 * 我看「三女性」之後 / 親睦 * 綠園外的祝福 / 思潛
1949	20	03.25	〔歸班會員代表大會〕 * 古怪歌

			* 改班進行曲（借調義勇軍進行曲、補習班同學集體作詞） * 我們的要求 / 龍 * 木柵外的綿羊 / 未署名。新詩 * 合理合法 / 未署名
	第二年 第 1 期	不明	* 野草，你是我們永遠的好朋友 / 楓 * 忘不了的事 / 未署名 談歸班遊行 * 夢中老人的抗議 / 署名難辨識 談歸班 * 編者的話 * 阿 Q 與原子時代 / 龍 * 徵求「野草之友啟事」 印製「野草之友登記表」隨本期寄出，填寫後交本刊聯絡員或寄到「台灣郵政管理局匯兌組張欽傑轉」
1949	2	05.05	〔慶祝五一節特輯〕 * 五一勞動節備歷 摘錄自省会「慶祝『五一』節」遊藝大會 * 輕舉妄動乎 / 堅（談爭取歸班） * 徵求「野草之友啟事」 * 戰後日本勞工運動（有益譯） * 怎樣紀念勞動節（未署名） * 勞動者（未署名）
1949	3	05.20	* 論「台灣郵政員工甄別歸班辦法」（未署名） * 台北通訊 5 月 16 日歸班辦法出爐，感覺「苛刻」。17 日下午六時（工會）台北會和管理局支部召開理幹事聯席會議，商討歸班辦法。出席近 20 位的理幹事並有 40 多人列席，發言熱烈。討論到八點多一致決議應修改辦法，要求「全體歸班」後散會。
1949	4	06.05	* 迎新局長小感 / 未署名 * 做牛拖的我們 / 東 * 賣紅豆冰的孩子 / 龍 * 台北通訊

			三月底代表大會以來，省工會仍維持真空狀態。(歸班)考試剩下幾天，五月底省工會理監事會決議「考試評分」交涉基本分數，至今仍未知有成果。不知工會是為了會員福利還是「掛羊頭賣狗肉」。 * 作文指導 * 小啟(賜稿)
1949	5	06.20	* 什麼是生活的目的 / 銀谷 * 台北風景線 / 笑 * 台北通訊 * 小啟(賜稿)
1949	6	07.05	* 應考郵佐測驗記 / 新 * 叫錢歌 / 堅 * 罰薪一報房生活散記 / 笑石 * 不是悲哀流淚的時候 / 喆 * 台北通訊 / 純志 歸班問題在 7 月 26 日最後一批郵佐考試後告一段落。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後，六月份差額各機關已在月底補發，只有郵政省籍員工仍挨餓著肚皮。 * 本刊緊急啟事：募款買紙
1949	7	07.20	* 徬徨 / 萍 * 不公平的技能測驗一蚯蚓之語 / 未署名 * 台北通訊 1. 歸班甄審考試可能在本月底前發榜。郵方現已決定省籍員工自七月份起照正式人員發薪，並各級最底薪是「佐」舊台幣六百多萬，「員」初中畢業者七百多萬，高中畢業者九百多萬。 2. 台灣鄉土藝術團本月廿二、廿三兩日在中山堂公演，由郵電同仁演出的有歌舞劇「白蛇傳」、鄉村舞「風土舞」、「阿美族舞蹈」及合唱、獨唱等。 * 編輯部啟事 上期募捐買紙，不半月之間，已共收捐款舊台幣 205 萬元。列出捐款同仁姓名(施水環、吳寶玉捐款 2 萬元)。
1949	8	08.05	* 我要向青年說的(李廣田)轉載 * 台北通訊

			省工會常務理事許金玉、台北工會理事李萬順、直屬管理局支部常務幹事宋世興奉令調往北斗、鳳山、龍潭局服務，27 號舉辦送別會，省工會也在 28 日中午在台北工會交誼室舉行送別茶話會。 鄉土藝術團本月 21 日起在新公園音樂台連續五天露天公演。勇敢的郵電男女同仁也將參加表演。 * 記鄉土藝術團公演 / 純志 * 編輯部啟事 二度公布買紙捐款名單（此次共計 33 萬元）。
1949	9	08.20	* 我要向青年說的 / 張孟聞 * 台北通訊 * 大眾科學 介紹滅火器 * 編輯部啟事 三度公布買紙捐款名單（此次共計 36 萬元），募款金額已足夠刊印五個月，停止捐款。 * 白皮書 * 白菜花與野草 / 靳笙

本研究整理

（三）、打人工會與「歸班」運動

在從過去歷次關於郵電案「受難者」的各種包括口述、書籍、影像等資料，包括此次研究的再次訪談，都可以發現到：計梅真與錢靜芝發展地下黨組織的「郵電支部」上，先透過國語補習班接觸、長時間深入觀察、陪伴、交往、深入瞭解省籍員工/學生後，才極為謹慎的逐漸進行第一波地下黨員的吸收工作。

而在第一波黨員吸收後（目前可以證實至少包括了許金玉與劉建修），組織開展的工作大致上在「補習班同學會」成立後，可以分為兩條主要軸線相互協發展：第一部分，就是上述所提到的《野草》編輯與出刊的發現這條發展軸線，另一部分，則是由許金玉（領導）等人試圖打入省郵務工會，影響工會運作的第二條發展軸線。這兩條軸線之間，雖然一定程度發揮了相輔相成的效果，但在開展負責的人員上，卻是個別清楚分開的。舉例而言，歷次對許金玉的訪談中，許金玉可

以很詳細的描述其被計梅真說服出來參選工會幹部、描述當選工會幹部之後的活動與如何在工會內推展「歸班運動」，但她對《野草》的編務工作或者如何運作幾乎是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對劉建修的歷次訪談同樣可以發現，他對於《野草》的編務工作、邀稿、徵文比賽等活動可以如數家珍地描述，但對於「補習班國學會」內，被推派去參加工會事務的同事，在工會內的詳細運作過程，其實是無從清楚得知的。

從過去對省工委（或共黨）地下組織運作的研究都所強調的一個關鍵的重點，就是「單線聯繫、單線領導」的原則，並且嚴禁非直線聯繫黨員之間的「橫向聯繫」，這是為了考量到地下工作的保密需以及與日後一旦組織遭到破壞、成員遭到逮捕後，盡可能地避免因為橫向聯繫而導致彼此進一步相互擴大牽連。

在郵電支部的運作上，我們從此前相關的線索與合理的猜測其實都可以推論，作為打入工會組織推動「歸班運動」工作的實際領導者之一許金玉，應該在 1947 年 11 月工會第二屆會員大表大會的改選，就已經加入地下黨了。

1947 年 11 月省郵務工會的第二次大表大會對「歸班運動」推展而言，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我們之前已經提到，實際上，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具有地下黨身分的第一任理事長陸象賢就已經疑似被國民黨情治單位掌握而暴露了。我們在第二部分、第四節「工會運動中的國民黨特務網絡佈建」，曾經手抄了三個保密局台灣站安置在郵電單位中的線民李阿祿（工會第一屆監事）所為報的情資，其中之一就以提及：

“查據李阿祿同志報稱：於本月十日下午十時許有郵電管理局報務科郵電員張彩霑（現年 23 歲，前新竹郵局通信股長）潛入台北電信局通信科，竊用電報機，用日文電碼，向新竹、台中、高雄個郵電局發出反對陳郵電管理局長及煽惑本省籍郵電員工之秘密電報，後欲在向其他之郵電局發出時被當夜值機員尤万圉發現，當即被其阻止並將該原稿燒棄，該張彩霑素與陸象賢所掌握之主要人物劉錦芳（請參照戊巧 70 號代電）頗有聯絡……”

也是因此如此，國民黨的情治單位軍統系統（保密局）事前已經主導了由侯崇修取代陸象賢接任第二任理事長。也就是說，在 1947 年 11 月之前，陸象賢、郵電支部的計梅真、錢靜芝或者很可能包括當時已實際領導整個省工委的蔡孝乾，就已經知道，當 11 月陸象賢離職之後，日後在工會內部很可能將面臨沒有地下黨

所提供消息與內應協助，而也幸虧經過了計、錢兩人一年多的經營與組織，因此，此次的工會改選，計梅真才會從補習班國學會中挑選出合適的人選出來參選。目的是至少要能夠在陸象賢離開工會後成功打入工會，繼續加強力道推動「歸班運動」。

根據許金玉多次的訪談回憶，都曾提到工會第二屆會員大會上改選的過程：

“在此之前，工會的首任理事長陸象賢已經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並且決定要把他拉下馬來。大會當天，國民黨提出不能讓陸象賢當大會主席。可是，我們這些代表們還是當著與會的警備總司令部、社會處和省黨部的「貴賓」的面，選舉陸象賢當大會主席。大會選舉了新的理監事。陸象賢在必要的妥協之下，沒有連任理事長，改由軍統應塞進來的理監事候選人卻沒有一個當選，我們工會提出的候選人則全部當選，我也被選為理事之一。⁴²”

而此次研究訪談時許金玉的回憶，她能夠當選工會代表，背後計梅真對選舉的運籌帷幄發揮了絕對的關鍵性：

“在無法掌握工會全部系統的情況下，我們也有我們的人，像計老師也會幫忙聯絡工會的會員。我選上工會幹部的過程，計老師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候不是我自己動員，大家都會幫忙動員，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有的根本就不認識我。”

會議隨後，根據陸象賢《九三述懷》中的回憶：大會選了出席全國郵工第五屆代表大會代表團 20 人，他被推選為團長。12 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郵工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全國郵務工會聯合會理事兼駐會副秘書長。經中共上海局張執一批准留在南京，自此結束在台灣的地下工作。

雖然我們可以從許金玉的描述知道「我們工會提出的候選人則全部當選」，但其實卻無法完全掌握究竟由「國語補習班同學會」所推薦出來參選而當選的人，除了許金玉之外，全部的名單為何？在 2014 年由劉建修自編自印的《1950 年代白色恐怖檔案》中，〈檔案 42 宋世興〉，此篇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作，因此應該是宋世興本人所撰寫，其中出現了一句「後來我當選為工會的常務監事，與台北郵局的常務理事李振貴、曾萬清見面。」

⁴²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聯合文學，2001。

我們再從後續 1949 年 8 月 5 日出刊的《野草》第二年第八期中的記載，在 3 月底工會發起了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歸班遊行」後，「省工會常務理事許金玉、台北工會理事李萬順、直屬管理局支部常務幹事宋世興」遭到國民黨調查的「秋後算帳」，另外，在陳玉籐早年的口述歷史訪談⁴³中，也曾經提過自己當選過「工會理事」。歸納起來，我們目前僅能掌握由「國語補習班」同學參選者應該至少包括了：許金玉、宋世興、李振貴、曾萬清、李萬順、陳玉籐六人。

另根據 1948 年 9 月 25 日，「臺灣省郵務工會第二屆第九次常務理事會」的會議記錄，出席者包含了：王啟震、蔡媽愛、李潤屋、卓周紐、鮑伯玉、侯重修。列席者則包含：何達仁、周至成、許金玉、莊木錄。坦白說，若由這份會議記錄，由於是常務理事會，我們看出太出來許金玉的描述知道「我們工會提出的候選人則全部當選」的狀態，是否僅止於「理監事」層級而未至「常務理監事」層級。另一點讓人起疑的是，《野草》第二年第八期中的記載遭到「秋後算帳」時，許金玉身為「省工會常務理事」，若許金玉身為常務理事，那麼為何在這份會議記錄中僅為列席而非出席。在從另外一份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所取得的保密局流出檔案中（B_17_0013_0030）⁴⁴，記載 1949 年 3 月份，省郵務工會為了「歸班」問題特別召開了「解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大會職員名單如下：

【總務科】

- 一、 膳食組：*李萬順、蘇灯輝、周海樹、李金條、*林坦、林瑞、*徐彩雲
- 二、 住宿組：周添福、*曾萬清、張定國、邱文東
- 三、 招待組：*許金玉、*李振貴、張美玉、陳英英、謝琴
- 四、 事務組：*宋世興、洪泰山、*陳玉籐、李天助
- 五、 會場組：莊本錄、王金生、楊木發、楊銘正、李萬順（兼辦）
- 六、 收支組：林文通、陳振源

從這份職員名單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加上了*號者包括：李萬順、林坦、徐彩雲、曾萬清、許金玉、李振貴、宋世興、陳玉籐等八位，均為「國語補習班同學會」

⁴³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陳玉籐先生訪談記錄〉。

⁴⁴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3104

之成員，事實上，此八人除了李萬順以外，後來無一倖免受到了「郵電案」的牽連，而遭逮捕判刑入獄服刑。

總結來說，雖然我們沒有辦法清楚確認在 1947 年 11 月份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由記梅真、錢靜芝所組織運作「補習班同學會」參選而打入省郵務工會的確切人數有多少，但至少可以肯定，日後在陸象賢身分暴露撤離台灣後，省郵務工會內至少還有一股由「國語補習班同學會」成員（包含已成為地下黨員）幹部的力量取而代之，繼續推動「歸班運動」。

歸班運動：一場長期的鬥爭

此前曾提及，當陸象賢 1946 年 8 月順立地將台灣省郵務工會籌組起來並當選為第一屆理事長，返回上海向黨報告時，當時的陸的上級陳公琪，一方面肯定陸象賢所抓的「歸班問題」、「同工同酬」訴求，對組織動員台籍員工而言是正確的判斷，然而也預言了，這將會是一場長期的鬥爭，果不其然。

一談起國民黨政府自接收以來，將原日本殖民時期就已經在郵電部門服務的六、七千名台籍員工，身分上視為臨時的「留用人員」，遲遲不肯將員工納入與大陸其他省份郵電單位一般的正式編制中。並且，還在郵電機構中，分區著本省籍「留用人員」與外省籍調派至台灣之人員，分別適用著兩套人事與薪資制度，如此公然不平等的對待與「同工不同酬」，幾乎是每一位台籍郵電人員都是滿腹委屈、憤恨不平。

周淑貞曾經在早期台灣省文獻會的口述歷史訪談中就已經這麼說：

“當年來台接收的官僚威風十足，不了解台灣，胡亂作為製造社會亂象，令人感覺很失望，例如中央派人來接管郵局，只接管財產，而不接收職工的正式身分…而且隨接收人員來台的外省籍職員做的工作不比我們多，領的薪水卻比我們多很多，而且不公開，這種待遇的不公平造成台籍職工感覺不公平和悲哀…使我們覺得在同樣的民族下，竟有不平等的待遇。過去台灣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下日本人把我們當二等國民，我們處處受日本人的壓迫已夠痛苦，光復後說祖國愛我們，來接收的官員卻也把我們當二等國民…”

在此次研究的訪談當中，王文清則是如此描述：

“光復以後，郵電工人的薪資標準一直與外省職工存在著差距。我親眼所見，外省職工領錢的時候，是拿著布袋來裝的；相反地，本省籍工人領的薪水摺一摺放到口袋還裝不滿。明明大家都是一起在工作，甚至他們的工作量還比較輕鬆，薪水卻領得比我們多很多，憑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所以這是相當不公平的。

「歸班運動」就是從這樣的待遇落差來的，我們要求將所有留用工人轉為正式員工，並且比照中央制訂的標準給予平等的待遇。要不然，物價一直飆漲，連基本生活都不知道怎麼維持。”

劉建修在 2013 年的訪談中回想起來同樣憤憤不平的說：

“我們台籍工以「留用」的方式工作，但我們明明是正式考進來的員工，若是針對日本籍的員工，還可以說是「留用」，怎麼我是台灣人，你也留用？我們認為，台灣回到祖國，應該跟祖國僱用人員的待遇一樣，現在光是薪水就相差五、六倍，太不像話了，大陸員工是交通部的正式員工，薪水是按照物價指數計算，他們等於是大陸的薪水拿到台灣來使用，而我們卻是日本的工資水平滯留在台灣，一「留用」，還「留用」了四年！”

當年陸象賢以「爭取歸班」、「同工同酬」的訴求來號召台籍員工加入工會，然而，一如陸象賢自己所描述，在當選理事長返回大陸，向郵政總局或交通部直接尋求解決之道時，通通踢了鐵板，可以說是無功而返。「歸班」的問題，直到 1947 年 11 月工會第二屆代表大會改選後，陸象賢撤離台灣前，依舊是沒有任何實際的進展。不過，台籍郵電員工對遲遲無法「歸班」與「同工同酬」的不滿情緒卻是持續醞釀著。

歸班有機會成為一場「運動」，關鍵其實是 1946 年 9 月「國語補習班」的成立，計梅真和錢靜芝擔任教員後，才終於有機會透過課堂時間來接觸員工，瞭解台籍基層員工最真實的想法與需求，「歸班運動」很大的程度上才逐漸自此由下而上的開展起來。在許多郵電案受難者的口訪或是紀念計梅真、錢靜芝的文集《魂系台北》的內容當中，都有提到同學在課堂上與計梅真、錢靜芝日益熟悉後，也感受得到兩位老師是真誠的關心台籍員工，更因為計、錢兩人教學模式的一個重心本來就會在課堂上討論時事以及同學生活上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因此，課堂上或下了課的討論時間，漸漸出現同學一方面向計、錢兩位老師訴苦長期「留用」的

不公平待遇，一方面希望請教兩位老師們要如何才能達到「歸班」的目標。

依據許金玉在《台灣好女人》中的描述，台籍員工對於無法「歸班」雖然不滿歸不滿，大家卻都不知道要如何去推動「歸班運動」。

“有天上課的時候，當計老師和我們討論社會問題時，有一個同事就向她提出這個問題，請教她，我們該怎樣來推動這個「歸班」運動？”

許金玉當時依自己的判斷認為，計梅真其實早就已經把這個問題看在眼裡了，她只是不主動說，要等同學自己提出來，她才順勢表示個人的看法。許金玉回憶計梅真當時的回答：

“自己的權益，一定要自己取爭取，自己如果不去爭取，是沒有人會替你爭取的！”

計梅真首先嚴肅的對大家說，然後接著建議同學：

“你們可以充分利用工會，通過工會爭取發言權，並且爭取你們應有的權益。”

與許金玉同樣跟著計梅真學習國語，只是在不同時段上課的王文清，在〈深切懷念計梅真老師〉一文中也提到了他主動詢問計梅真關於「爭取歸班」問題時的情況。王文清說，在有一次他與計梅真的會面當中，他問了一個問題說：

“台灣人的命為什麼這麼苦，日本統治時代受盡歧視…現在光復回歸祖國，仍然不能翻身，還要受同族歧視，就郵局來說，我們台籍員工不能成為正式職工，貼著「留用台籍員工」的標籤，與國內來的郵務員同工不同酬。”

王文清回憶當時計梅真的答覆是，她到台灣才幾個月，還不夠瞭解台籍員工的待遇職位等等問題，要王文清給她一段時間，等他深入研究、充分了解後，在一起和大家針對問題討論解決方法。

王文清在文章中後來寫到，隔了一段時間後，計梅真果真向他提到：關於台籍員工處境與待遇的問題，確實非常不人道、相當不合理。而當局也沒有誠意要解決，這是國民黨蠻橫壓榨人民的慣技。計梅真緊接著說：

“我們要從無到有，從點到面，發動群眾起來爭取大家共同的利益…第一步就是要團結群眾…推展你的接觸面…想盡辦法，增加朋友，越多越好。第二步要利用

郵務工會，使工會真正為台籍員工服務，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設法控制工會。因此我們的工作目標，在下回改選理監事時，取得半數以上的席位。”

從上述的描述，我們可以非常確定的一點是，以計、錢能夠接觸與動員到的「國語補習班」學生為核心，應該就是在 1947 年 11 月前物色、遊說了合適的人選出來參與工會改選，進而成功的進入工會內部，成為直接推動「歸班運動」的發動引擎。

然而，在包括許金玉等人當選進入工會後，運動的推展也絕非一蹴可幾。由於工會理事長已被換成了國民黨軍統系統的侯崇修，工會組織系統很大程度上還是掌握在國民黨人馬手上。即便工會改選後加入了多位年輕的台籍新血，都將「歸班」視為工會需要推動最重要的目標，然而對侯崇修與郵電機構的國民黨人馬而言，態度上根本沒把台籍基層員工對希望受到平等待遇的渴望當一回事來認真處理，依舊是能拖就拖，能敷衍就敷衍。

刊載於中華民國政務工會全國聯合會機關刊物《中華郵工》第三期中，1948 年 4 月 17 日進行的工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會第六次會議記錄中，所謂的「台灣留用員工改班案」，大會討論後的決議，就僅有寥寥的「向總局繼續交涉」七個字交代而已。

1948 年 9 月 25 日，「臺灣省郵務工會第二屆第九次常務理事會」的會議記錄中，即將出發「赴京」的主席侯崇修針對有關「歸班」的報告，大體上就只是將自己的角色視為類似官方代表表示：「改班案交通部正擬召集各相關首長舉行專門會議研究辦法」的沒有任何具體、明確進度的官腔官調。而根據許金玉的回憶，侯崇修此次「赴京」雖然是由於工會內與台籍基層員工都展現出對堅持「歸班」的支持與要求，因此才回應特別將「赴京」到南京總局交涉，但侯崇修回台灣後，只帶回了「按照省政府標準加（薪）三成」來敷衍，卻決口不提本來允諾交涉「歸班」的結果。

而 1948 年年底，中華民國政務工會全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全國郵工第五次代表大會。侯崇修率臺灣省郵務工會共二十名代表前往開會，許金玉身為其中一名代表。當時各省份分會可以在會上提出問題來討論，力求解決之道。許金玉回憶：

“我們都認為這是解決台籍員工「歸班」問題的好機會。在會上，我看到其他省份的代表發言都很熱烈而且具體…然而，侯理事長卻什麼也沒提。儘管我們有一些代表起來發言，卻因為國語的表達能力還不是那麼好，而沒有引起具體反響。”

後來，侯崇修為了安撫其他台籍代表，又說要帶大家到南京總局陳情，到了南京後，侯卻說他會講得比台籍員工好而不讓大家跟著進入南京總局交涉，結果侯見了總局局長後，同樣什麼具體的結果也沒有，而侯崇修最後甚至以要停留在南京以利繼續跟總局「交涉」為藉口，而沒有跟著其他代表返回台灣⁴⁵。

從試圖在工會組織中以體制內手段推動「歸班運動」，看起來在理事長侯崇修與國民黨人馬的消極抵制下，從 1947 年 11 月「國語補習班同學會」台籍員工加入後，雖然工會內部無法再完全無視於「歸班」的訴求，但似乎也並沒有獲得太顯著的進展。

然而，事實上，這段期間的郵電管理方、國民黨當局完全敷衍、甚至罔顧台籍員工期望獲得平帶待遇的日漸強烈的意志，已經讓不滿的情緒，在各地郵電基層員工當中不斷升溫。

其中一個特別有趣的案例是，我們回到前述國民黨保密局台灣站在台北郵局內所佈建的線民—李阿祿所回報的前兩項情資中可見一斑。第一則情資是：

“郵電管理局報務科郵電員張彩霽（現年 23 歲，前新竹郵局通信股長）潛入台北電信局通信科，竊用電報機，用日文電碼，向新竹、台中、高雄個郵電局發出反對陳郵電管理局長及煽惑本省籍郵電員工之秘密電報，後欲在向其他之郵電局發出時被當夜值機員尤万圉發現，當即被其阻止並將該原稿燒棄。”

所發出秘密電報內容即為呼籲團結爭取歸班，內容如下：

『各郵電，前日獲知陳管理局長目前欲實行之秘密計畫，茲揭發如下以公告本省籍服務員「（一）、施行本省籍服務員之改試以裁去三分之一人員。（二）、排除一切本省主管人員（局長、課長、工務主任等）」等情。查我親愛七千同志應由台灣過去之經驗來看今日之現狀及參照內外情勢，於短期間內一致團結對目前被迫之政府野望與壓迫，應先發至人於事之未始加以粉碎，以「無條件歸班」

⁴⁵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2017，頁 88-90。

早期實現為目標，以不斷要求與鬭爭期達此目的而後已。故目前危機抵抗之計唯有團結，如徒持無力，郵務工會終必有二千名同志失業，歸班問題終必亦成泡影，希即速速傳達各聯絡員，不論男女應全奮起開始一切行動並保守秘密，並不宜留有證據文件本見覽後即請焚去。』

簡單來說，第一則回報保密局的情資顯示：前新竹郵局通信股長張彩霑潛入台北電信局通信科使用電報機，向新竹、台中、高雄郵電局發出應團結爭取無條件歸班電報，但隨後在向其他郵電局發出時被當夜值機員尤万圉發現而阻止。

李阿祿回傳給保密局的第二則情資則是：

“續飭李阿祿同志查稱…（一）本月十日下午十時張彩霑竊用電報機傳發電報時曾被尤万圉阻止。但嗣後該尤万圉亦被煽惑，於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在該電信局續再發出同樣電報。（二）本月八日晚，台北電信局電信試驗室職員楊新知率同處二名至該試驗室利用公用電話以日語電話符號向新竹局發出前張、尤兩人傳發之電文並轉電湖口郵局聯絡，行動甚為詭密。”

換句話說，第一則情資中潛入台北電信局通信科使用電報機張彩霑向各局發出呼籲團結爭取「無條件歸班」電報，而遭到值機員尤万圉發現阻止。但到了第二則電報則已經顯示，在理解並支持爭取台籍員工歸班的訴求後，本來第一次阻止張彩霑發電報的尤万圉，在一個星期後基於認同歸班訴求，反倒是繼續向他局發出同樣電報。

光是根據這兩則保密局內部的情資回報史料，就可以推測，「爭取無條件歸班」已經逐漸成為六、七千名郵電台籍員工最大的共同目標了，對於光復四年來繼續遭受到國民黨政權不平等對待的情緒已經有如遍地的乾柴一般，就等著適時的星火，即可興起燎原之勢。

《野草》在歸班運動上的宣傳效果

我們一開始就有提到，計梅真、與錢靜芝在郵電支部的地下黨透過了「國語補習班」發展出兩條主要工作軸線，上述吸收黨員打人工會內推動歸班運動則是其中一條線，而另外一條看似無關事實上卻相輔相成的，就是由「國語補習班同學會」所自辦的《野草》刊物預期將發揮的宣傳、組織、動員效果了。而從我們對可以

取得並辨識的 25 期《野草》內容來看，自從 1948 年 5 月 10 日第二期由王添貴所寫的一篇〈一個夢〉起，許多內容就已經開始在對歸班運動進行說明、論述與甚至動員了。

稍微統計一下可以發現，在《野草》25 期當中，包含了在 1949 年 3 月 25 日所出刊所有內容都為了歸班代表大會所撰寫的〈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特刊〉中的五篇詩文在內，總計多達 26 篇主題是以「歸班」或與「歸班」有關連的文章。尤其是時序上越晚，約莫自 1948 年 10 月起，《野草》關於「歸班」的文章數量就越來越多，我們可以推測很可能是為了日後希望促成的大規模動員有計劃地進行增溫的宣傳效果。

而 1949 年 3 月 25 日所出刊的〈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特刊〉，更可以說，就是直接為了 3 月 24 日到 26 日由省郵務工會召開連續三天擴大讓各地工會代表一同參與的「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之宣傳動員刊物。

這一期的內容除了〈我們的要求〉、〈合理合法〉兩篇論述性的文章之外，還有一篇〈木柵外的綿羊〉的長詩，並且有借調於〈義勇軍進行曲〉而署名由補習班

歸班問題測驗的揭曉報告 編者

本刊向省工會推進歸班早日實行起見時舉行歸班問題測驗。這次幸蒙各同志熱烈的參加到現在才止一共收到了該項答案五百四拾壹份。決定在本期發表。

在發表答案之前，我們有個聲明，就是關於這次測驗出題的用意。本刊是純粹由省籍員工自己編撰的學習性的刊物，所以這次出題是希望使各同志能夠無拘束地提出真正自己的意見，故特地並工會每月的快報及其他參考資料裡找出將來可能成問題的材料，擬成問題(如草草七靠等)但因此引起一部分同志對我們的誤會，以為測驗是代替局方出的，所以我們在此特別要聲明這次測驗的問題決不是代表那一方面來選擇，而是希望同志們真正的意見能藉此發表，我們相信對這一項各位同志是會諒解的。

現在把這測驗的結果表列於後： (參加人數統計 541人)

問 題	答 案	人 數	百 分 率
(一) 你希望改班嗎	希 望	537	99.5%
	不 希 望	4	0.5%
(二) 你贊成改班要考試嗎	—	—	—
	不 贊 成	541	100%

同學集體作詞的〈改班進行曲〉。最後，還列出了同學會對歸班問題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調查人數多達 541 人，希望改班的比例高達 99.5%，不贊改班還需要考試的比例則達到 100%。換言之，為了此次的擴大會議之前，補習班同學會就已經至少接觸到了超過 500 名以上的台籍員工。

一場預先安排的「意外」：從「各地各級代表大會」到請願遊行

事實上，從 1949 年起，連報紙上對台灣省籍郵電員工要求歸班的報導都開始大量增加。主要是依據《公論報》與《和平日報》的報導：

1 月 12 日，台中郵電局員工，要求無條件歸班，內文報導『內地與省籍員工，待遇相差太懸殊。台籍員工（課長級）最高月薪不過台幣三十萬元，但自內地調台服務同人最高待遇超過兩、三百萬，最低如雜役也可領一百萬元左右。』

1 月 20 日，郵電省籍職工要求歸班，電交部等機關呼籲解決懸案，並將推派代表謁陳主席陳情。

1 月 21 日，〈本省郵電員工考試歸班在即，高雄郵工會開會討論〉。內文摘要：『高雄郵電務工會 19 日召集座談會，員工代表近百人，由工會理事長何正肇主持，會中主張不經考試歸班。高雄市總工會理事長林亮表示本省人豈不是中國人，並非日本人，哪裡有「留用」兩字。』（出自《台灣民聲日報》）

1 月 24 日，各縣市的省籍郵工，紛請當局准予歸班，包括了阿嘉義、彰化等地郵務工會皆要求歸班。

2 月 9 日，郵電員工歸班問題，郵務工會代表，謁陳主席陳情。內文報導：『郵務工會理事長侯崇修、常務理事鮑伯玉向陳主席陳情，要求 3 月底前歸班為正式郵電員工。陳主席允諾轉達給中央交通部長俞大維。』

3 月 3 日，郵電員工建議交部，要求全體免試歸班。內文報導：『郵務工會反對先前交通部歸班承諾中的甄試規定，要求依資歷能力分等級，不得藉口裁員，廢除留用制度。』

3月10日，郵電歸班問題，郵電工會呼籲。內文報導：『台北郵務工會呼籲全員歸班，不考試歸班，徹底取消留用身分。』

3月19日，臺灣旅滬同鄉會，支援省籍郵工歸班，致電省參議會請予援助。內文報導：『臺灣旅滬同鄉會致省議會，希望郵務員工盡速歸班，免於大批失業引起社會問題。』

換言之，「歸班運動」從1949年1月起，已經不僅僅只是台灣省郵務工會內部討論的議題而已，已經開始在全省各地的郵務工會與台籍基層員工之間大規模發酵，這段期間包括了台中、高雄、嘉義、彰化各地的郵務工會都已各種形式表達要求「不考試歸班」的訴求，在這樣不斷推高的情勢下，省郵務工會理事長侯崇修2月只得被逼得再一次出面對外承諾將當面向省主席陳誠陳情，要求3月底前歸班為正式郵電員工，然而陳誠僅僅允諾將轉達給交通部長俞大維如此而已。

新聞報導侯崇修在2月份所面見陳情的陳誠，在1949年1月1日才接任省主席一職。出身黃埔軍校、蔣介石部隊嫡系心腹的陳誠，在1948年年底，才被「引退」前的蔣介石指派，接替文人出身魏道明，擔任臺灣省主席一職。此一安排，乃是為了國共內戰情勢急轉直下的國民黨政府日後撤退臺灣預做準備。

根據中研院台史所一份出自台灣省參議會保存由台灣省郵務工會所陳送邀請派員出席指導的歷史資料⁴⁶，檔案名稱為「臺灣省郵務工會函請派員出席本會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其中一份「台灣省郵務工會爭取不考試全體歸班進行經過」的說明文件，第一點寫著在1949年2月20日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不考試歸班原則，並推派理事長侯崇修赴中樞交涉（2月23日赴滬）。

第十三點則說明：3月21日舉行第十八次常務理事會議定本月25日召開各級代表大會，一面急電廣州侯理事長並呈報省社會處備案及邀請省籍警務機關等出席指導。第十四點載明：3月25日舉行「本會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表」（地點為台北郵局大禮堂）。

從這份「爭取不考試歸班進行經過」文件，在比對劉建修與許金玉此次研究的口訪就可以清楚，實際上，到了3月21日常務理事會議才決議3月25日臨時要舉

⁴⁶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041937

行的「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表」，事實上，已經經過計梅真與錢靜芝以及加入地下黨國語補習班成員的沙盤推演計畫中的一環了。

可以推測，計梅真與補習班同學會參與到工會幹部成員的考量，應該是先在 2 月 20 日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意推派侯崇修離開台灣「赴中樞交涉」。然後選在侯崇修人不在台灣的時候，在常務理事會突襲決議 3 月 25 日召開「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表」，並立刻通知全省各地的郵務工會各級代表與會。為的就是希望在同一個場合與時間內，集合、動員到最多人數的台籍員工，對可能發展升高成為陳情遊行的計畫預做準備。劉建修在此次訪談當中就說得很明白：

“事實上，早在擴大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我與計老師就已經針對即將召開的會議有過幾次討論。當時歸班問題早已形成氛圍，不需要再繼續談。討論的內容反而是「代表大會怎麼開」的技術問題。包括請願書怎麼寫的問題。因此，遊行表面上看起來是臨時的，但實際上我們對於事態的發展事先早已經有所準備。當然，如果不是存在著不合理的事實，那麼郵電員工也不會這麼地忿忿不平。”

而許金玉在此次訪談也坦承，代表大會前台北街頭已經出現呼籲歸班的標語和漫畫，其實也是為了整個遊行陳情計畫的一環，甚至連一旦要遊行時需要使用的單子（傳單）、布條都已經預先寫好了：

“遊行之前的報紙寫到當時在開的全省各級代表大會時說，台北街頭已經有呼籲歸班的標語和漫畫。這也是計先生的建議。標語是要求改班，我們要活。寫在單子上、紙上，遊行的時候有拿出來。”

當然，國民黨的情治系統也不是沒有掌握到任何相關的情資，至少在中研院所獲致的保密局台灣站檔案（B_17_0013_0054）中，所回報的資料已經掌握代表大會前的晚上，李萬順、李振貴、高墀煊書寫傳單，而負責黏貼者為林瑞、林明、吳鴻儀等三人。傳單內容則是：「我們豈不是中國人為何殖民待遇」、「我們力爭無條件改班」、「為什麼叫做留用」、「爭取待遇平等」。即便如此，情治單位恐怕還是沒有真的預料到，26 日當天會真的演變成為一場二二八事件之後台北街頭最大規模的遊行陳情行動。

雖然「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表」定在 25 日，但依照許多訪談資料都顯示其實 24 日會議就已經開始討論了，推測有可能 24 日還是由原省郵務工會的理

監事或包括會員代表預先開會，25 日則是正式的「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表」，會議一直開到 26 日，已經是大會的最後一天，大會推舉了包括許金玉在內的十名代表，前往郵電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長把大會與台籍員工的意見直接向南京總局反應。根據許金玉的回憶，局長很客氣地接見他們，並答應馬上要打電話到南京總局，把大家的意見轉達。他立刻就撥了一通電話，跟對方說我們的意見，然後再告訴我們，總局說你們的問題會儘快處理，請大家放心工作吧。

然而許金玉說，出了局長室才發現，局長根本只是在敷衍，他根本沒有打電話給南京⁴⁷。他因為不敢當面拒絕所以才在大家面前演了這場戲。

“我們十名代表懷著滿腔悲憤的心情回到會場，其他代表們迫不及待地問我們：「怎麼樣？」這時候，我按耐不住哭了出來說：「我們被騙了！」…整個會場的情緒立刻激動起來，許多人也哭了出來…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個人大聲喊說：「遊行！」這一下，這股力量真是排山倒海，大家都衝出會場，準備遊行到省政府。”

這裡需要特別交代一下高秀玉作為當天「聯絡員」的角色。根據黃宏基〈錢勤在台灣〉一文中寫到：

“正式開會那天，錢老師擔任現場指揮，因不能露臉，藏匿在女廁所，通過聯絡員高秀玉，掌握全局。”

高秀玉自己在〈追憶錢靜芝老師〉一文當中則類似的描述：

“當年我 17 歲，因年紀小，不太引人注意，於是我接受了計老師的指示，與錢老師做聯繫工作，我們找了二樓的女衛生間為聯繫點…”

高秀玉另一篇〈對恩師計梅真不盡的思念〉中則有更詳細的說明作為「聯絡員」的他在幾個重大的轉折點上的工作。從第一次派出十名代表找郵電管理局局長交涉即是錢交代高秀玉回到會場轉達的建議。此後，在當與與局長交涉卻遭到敷衍甚至欺騙後，當整個大會現場群情激憤時，高秀玉再次前往二樓女廁把情況像錢

⁴⁷ 究竟許金玉等人為何會知道局長並未打電話給南京，在歷次的訪談當中，可能由於受訪者年事極高，始終沒有直接針對此一困惑回答，研究者推測，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當年從台北打電話到南京的跨海電話，需要經過交換機電信局話房員工的轉接，也許是被負責台北打到南京話房的電信局員工並告知代表們局長根本沒有打電話到南京。

靜芝轉達，錢靜芝果斷地說：到省政府請願！因此高秀玉回到會場會向工會理事們問：為什麼不向省政府請願呢？一開始討論後，現場忽然就有人高喊：「遊行！遊行到省政府！」

就這樣，1949年3月26日，約莫下午四點半，春分未久的台北城上空，飄著綿綿細雨，來自台灣各地超過四百名憤怒的郵電工人代表，步出了原本正在進行中的「臺灣省郵務工會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會場，魚貫湧出位於北門旁的台北郵局外，集結在中正西路（日殖時期的北門町，1970年後改名忠孝西路）街道上列隊、整隊，遊行請願隊伍隨即浩浩蕩蕩、無畏地沿著中正西路，一路朝向台灣省政府（日殖時期樺山町的台北市役所）；即今天忠孝東路的行政院方向前進。

當時的許金玉還記得計梅真曾經交代，遊行一定要有領隊，不然萬一出事，他們會倒楣。因此，許金玉一開始要求代理理事長鮑伯玉出來帶隊，但怕事的鮑伯玉抵死不從，僵持下，最後是由一位外省籍的台南郵務工會理事長彭寶良出面接下領隊職務。

雖然只是短短 1000 公尺左右的路程，但卻是台灣的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在三零年代，遭日本殖民政府全面鎮壓後，相隔了近二十年，規模最大一次以工人為主體的集體行動。更重要的是，爆發在這場遊行的兩年前「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開啟了第一波的流血鎮壓地點，正是發生在 1947 年 2 月 28 日的行政長官公署外。當天，同樣是下午，長官公署頂樓上的衛兵，以機槍對著近千名往官署集結的抗議民眾掃射，不但造成民眾傷亡，更讓後續衝突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劉建修對二二八事件時行政長官公署（即後省政府）前的血腥鎮壓都還有印象：

“（二二八事件）第三天，有人到廣播電台…他們用廣播要大家到省政府行政長官公署請願，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的位置。廣播後，人群很快的包圍行政長官公署廣場。公署的屋頂上，出現了很多阿兵哥，在一陣機關槍掃射後，我不知道死多少人，聚集的人群就跑散了。”

因此，實在很難想像，僅僅事隔兩年，台灣郵電工人竟如此毫無畏懼地以集體遊行的方式重回當年的「案發現場」，根據參與了當天請願遊行見證者回憶，隊伍

行進至長官公署的路途中，陸陸續續還有著聲援的民眾一同加入，因此，遊行隊伍到了省政府人數應該已經超過千人。

根據許金玉的回憶，遊行到了省政府前，當場推選了三個人（分別為許金玉、李萬順、宋世興）由鮑伯玉陪同進省政府內見陳誠。進到了會客室，過了一陣子陳誠才進來，見了請願代表也不理會，故意走到窗口看著窗外下的細雨，過了許久，陳誠才開口罵許金玉等三名代表：你們這樣叫大家淋雨，你們對得起大家嗎？然後隨即走回到他的座位後說：好啦！你們回去吧。許金玉一聽心想大家費了這麼大的力才見到省主席，他居然連問都沒問來意就要三名代表回去，這樣要怎麼對得起在外面等待的大家。許金玉站了起來用不太流暢的國語說：

“啊！你沒有講話，怎麼就叫我們回去，我們怎麼回去告訴大家？”

陳誠先瞄了許金玉一眼後才說他很關心這個問題。這個回答許金玉還不滿意正想著要如何追時，其他人尤其是鮑伯玉已經不停催促著離開。出了省政府後，很多記者已經在外面等候多時，李萬順特別交代許金玉，只要回答說陳主席很關心即可。

遊行隔天，3月27日，當時隸屬於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的《台灣新生報》，以相當顯著篇幅，對請願遊行進行報導：

“臺籍郵電員工不考試歸班問題，廿六日又生波折，全省各級代表及臺北市郵電員工四百餘人，因獲悉郵政總局認為不考試歸班事，總局無權應允，必須轉呈考試院決定後，廿六日下午結隊至省府項陳誠主席請願。”

同一日，台灣島內發行量最大的民營報紙《公論報》，同樣大篇幅報導了前一天的遊行：

“五、六百名郵電員工列隊到省政府請願，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唱著歌，調子是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則大意是「要求不考試全體歸班」、「要全體郵電員工站起來爭取」，唱到激烈的時候，好多人都流出眼淚來，有的老郵員不禁抱頭痛哭著，這情景真夠淒涼。”

而曾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部長馬超俊於1959年所主編出版的《中國勞工運動史》中第1984頁，對「台灣省郵務工會」則有以下的記載：

“台灣郵務工會...在陸匪操縱下，由於「甄試歸班」、「同工同酬」、「年資折算」等問題，使省籍郵工心理不安...迨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各地台省籍會員為爭取不考試歸班，各推代表齊集台北連續三天舉行爭取歸班大會。並於二十六日集合近二千人至省府遊行請願，鬧得滿城風雨。”

遊行之後，四月一日，郵局與電信局正式分辦。雖然當局仍然維持了考試才能歸班的堅持，但與這場遊行也許有很大的關係，考試基本上接近形式而已，絕大多數的台籍員工都在考試後正式納入郵政人員的等級，極少數考試不及格者也能留用日後再考。歸班的考試在 7 月 26 日最後一批郵佐考完後告一段落。「歸班」問題的這場長期鬥爭，總算是獲得了解決。

國民黨只接收資產，不想接收工人 台灣郵電非特例

其實，無獨有偶的是，我們從上海社會科學院在 2016 年重新整理了 1950 年代之前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文獻而復刻彙整出版的《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一共五大冊的史料，在第三冊中，就曾出現了某種程度與台灣郵電員工爭取不考試「歸班」頗為類似的案例（頁 28-31）。

1945 年 10 月起，國民黨政府的經濟部在上海陸續接收了原來由日本人經營的紡織廠，並考慮恢復開工。然而國民黨當時接收的官員卻對工人的復工問題提出了不合理的條件，主張老工人一律需要重新登記，必須經過考試甄選才能錄用。而且在正式錄用的標準上提出了包括：年齡太大工人不要、年齡太小的不要、不識字的不要等等附加條件，藉口是工廠剛復工無法容納過去所有工人。當時大康紗廠工會的立場是：堅決反對另行考試甄選，要求在抗日時期工作過的工人都應該無條件復工！類似的情形在其他被國民黨接收的紡織廠當中同樣發生，在這一波的鬥爭中，（中共）大康黨支部以此為機會在工人中宣傳，揭露國民黨反對工人權益與生活的作為：「從前日本人還要我們做工，現在國民黨反而不要我們了」、「國民黨只管劫收發財，對工人的生活卻如死人勿管」。並而從這些具體事件向工人說明團結的重要性。

上述國民黨接收上海紡織廠的案例，雖然無法與台灣省籍郵電員工爭取「歸班」完全類比，但巧合的是所謂的「考試甄選」同樣是被國民黨政權利用來試圖藉口排除工人工作權的說詞，並且，兩個案例中，其實隱然凸顯了國民黨政府無論在

上海抑或是在台灣，對基層工人的生活與權益，均非其政權所關注的重點，而對這樣事實的揭露，也讓工人更能具體理解到國民黨政權的本質。

遊行後的秋後算帳

只是，雖然在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遊行後，「歸班」問題基本上總算是解決了。但一場針對遊行三位代表的秋後算帳卻也展開了。1949年8月5日《野草》第二年第八期刊了這麼一則消息：

“省工會常務理事許金玉、台北工會理事李萬順、直屬管理局支部常務幹事宋世興三位同事奉令調往北斗、鳳山、龍潭局服務，台北同仁為答謝他們三年來的辛苦，廿七號晚上開了一個盛大的送別會，省工會也在廿八日中午在台北工會交誼室開了送別茶話會，大眾頗表依依惜別之感。”

遊行當天進到省政府的三名代表都被調到偏僻的北斗、鳳山與龍潭，許金玉得知消息後跑去找台北局長理論，局長坦白說這其實是警備總部的意思。許金玉和計梅真討論後決定先到北斗報到。

白色恐怖的暴風雨來襲

然而，到了1949年年底時，計梅真透過他人告知許金玉，說台北的（地下組織）工作幾乎都停頓下來了，希望許金玉可以辭職回到台北全力來做工會的工作。許金玉回復計梅真她可以辭職去工廠當女工，一方面維持自己生活，一方面繼續組織工作。然而，當許金玉還沒正式辭職之前，1950年2月初回台北過年時，就接獲通知計老師「出事了」，要許金玉不要再去找她了。事實上根據記錄計梅真2月5日即遭到逮捕。3月9日到11日，台北又有一大批補習班同學會成員被抓走，3月17日，終於輪到許金玉被便衣特務一路從北斗押到保密局南所。

國安局檔案中「台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中的偵破經過最後寫著：『依據計梅真所供之線索，即研判有關資料，進行擴大偵破，自二月七日起，至三月三十日止，先後復將錢靜芝等三十五犯捕獲歸案訊辦。』

1950年8月31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合議庭，審判長邱彬如、審判官周成慶、審判官殷敬文，正式判決，計梅真、錢靜芝以「為種種不法活動事其共同

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犯行確鑿，最無可遁，亟應處以極刑以昭炯」而遭到判處死刑。許金玉、劉建修等其餘三十三人，則分別被判處 15 年、10 年、7 年不等之刑期。10 月 17 日計梅真、錢靜芝遭處決，命喪馬場町。

（四）、關於《受壓迫者教育學》的聯想

我們上述本研究第三部分第三節『「地下黨」在郵電案中的角色：國語補習班同學會、《野草》與歸班運動』中，盡可能完整的透過郵電案受難者歷年來的口訪記錄、本次研究特別再訪內容、收錄部分受難者紀念計、錢兩位老師的重要文集《魂系台北》與各項史料輔助，當中很大一部分的篇幅，即在描繪、拼湊出計梅真、錢靜芝兩位具有中共地下黨員身分的「國語補習班」老師，試圖回溯並「部分」重建出他們與學生－也就是台灣省郵電機構內的台籍員工們的上課教學、討論、互動情境，以及，在所謂「吸收」了地下黨員後，計、錢兩人，是如何讓這些郵電學生黨員們，從不瞭解如何組織與反抗改變受到歧視、不公平處境、尚未能發展出自身力量的受壓迫者身分，成功地透過互動、討論、反思、陪伴與陪力的過程，轉變成為清楚知道自身權益，甚至是更深刻的理解到身為受壓迫其自身處境在更大的社會、國家、與世界中，所處的位置與所代表的意義。進而轉變成為願意挺身以實際行動，投入改變受壓迫的狀態的「戰鬥者」。

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在作為「教師」的計梅真與錢靜芝的「教學」上，完完全全地看到了：南美洲巴西 1940 年代知名的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重要推動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在 1968 年出版了深深影響整個第三世界教育界的著作《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所描述「教師」的任務與「教育」的目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在台灣翻譯版由方永泉所寫的一篇譯序中，有這麼一段文字：

“弗雷勒將教育重心轉移賦與政治與社會意涵…民眾的識讀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教學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行動。弗雷勒將教師的角色定位於文化工作者…不只是教學的活動，其從事的夠識「介入性」的活動，教師必須「介入」現實改造的過程…教育行動的目標應該是政治性的、解放性的…教育活動應該促成文化革命的產生，它必須以壓迫現實的消除以及人性的回復最為最終目標。受壓迫者教育學可說是為真正的個命所進行的預備工作。”

而《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保羅·弗雷勒所寫到他心目中如何透過「教育」陪力受壓迫者的論述時，更是處處充滿在計梅真與錢靜芝與「國語補習班同學」乃至後來加入地下黨「革命」工作的成員的互動中。

保羅·弗雷勒在書中不斷說明一個希望透過「教育工作」介入現實改造的教師（或革命者），不能只把受壓迫者視為單方面接受宣傳與領導的客體，必須透過對話、討論、反思甚至辯論，讓受壓迫者以主體的方式生長出力量。（頁 102）

“在解放的任務中，革命領導的正確方式不是去進行「解放的宣傳」，也不是僅在受壓迫者心中「植入」自由的信念，以為這樣可以贏得受壓迫者的信任。正確的方式是在於對話。藉由對話的過程，受壓迫者相信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解放而戰鬥，因為解放不是革命領袖所賞賜的，而是受壓迫者自身覺醒的結果。”

“受壓迫者（除非受壓迫者自己相信，否則他們無法真正投入鬥爭，如果他們不能做出這樣的投入，他們就等於拒斥了鬥爭中所不可少的條件）必須有著身為主體而不是客體的信念。他們必須以批判的態度介入周遭的情境，光只靠宣傳並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事實上，我們從上一個章節最後積極透入「同學會組織工作」、《野草》編輯到「歸班運動」的這群計梅真與錢靜芝的「學生」當年的轉變來看，幾乎可以說就是保羅·弗雷勒書中所提到的境界。

受到壓迫、不平等對待的台籍郵電員工，在「國語補習班」與後續與計、錢的互動中，透過了對話式、啟發性的「教育過程」以及實際的實踐行動，最終「相信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解放而戰鬥」，這是受壓迫者自身覺醒的結果，而絕非只靠「宣傳」，或者國民黨政權在白色恐怖時期慣常使用的敘事：即無知的群眾受到陰險的共產黨人煽動、蠱惑。也不會是如當前部分研究所推論當年省工委之所以可以快速擴張的是因為：「中共最擅長的統一戰線策略...直接操作省籍衝突來打擊國民黨」（吳叡人，2016），所以才能「吸收」到地下黨員、快速的發展組織與革命工作。

有趣的是，曾經在五零年代身為地下黨一員，後來被捕後選擇向國民黨「自新」，而後長時間在調查局工作，李登輝執政時期擔任過國統會研究委員，陳水扁總統時期曾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曾永賢，在其《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

談論》一書中，對地下黨（共產黨）幹部，反而有了一段相對持平而部分準確的描述（頁 79）：

“我們常依照自己的標準，很重視學歷，而且習慣用學歷來判斷一個人的能力，但如果用這種標準來評斷共產黨的幹部，那就大錯特錯了...

不只是交付任務、學習文件，還有很多事情都是通過長期的組織生活來完成的。比如做工作報告，一定要有條有理...我們經常說共產黨學歷不高，教育程度太差，但是如果同他們真正接觸後就會了解，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思路和想法。共產黨員對於如何在觀察情勢，評估環境之後，去決定在這種情勢和環境下應該怎麼工作，自有一套特別的訓練，而且不是刻意的訓練。就是經由這種生活方式和制度，使得共產黨員具有非常豐富的經歷，講話也是有條有理。這是共產黨幹部的一個特徵。”

當然，已經選擇「自新」的曾永賢的描述，對地下黨（共產黨人）的「訓練」，還是充滿了「機械式」、「目的性」的解釋，而非如保羅·弗雷勒的著作一般，具體掌握了受壓迫者從無力的客體到戰鬥的主體之間的轉變是如何而來的。

四、仍在迷霧中的地下黨文藝戰線 — 工人擔綱演出的諷刺劇

我們從過往的口訪資料中發現，曾經在 1948 年左右，出現了由地下黨所組織的工人（以郵電、鐵路工人為主）參與具有社會諷刺意涵的戲劇表演。

根據張金爵女士過去的幾次訪談，都曾明確的指出在 1948 年地下黨；

“為了確定我們的民意力量有多少，我們利用五一勞動節做一個民意測驗，由各工會發動。於是，商量由各工會選出來的人才來表演技藝、戲劇等項目...郵政局的壓軸劇，他們演出《民主閻羅殿》，演出各單位提出伸冤，但判官都判決枉死，死者不服，再向閻王訴冤呻吟：人間黑暗，對社會待遇不滿，但政府規定不能罷工抗爭，叫我們如何生活下去！”

在另一次的口訪中，張金爵則是如此描述：

“1948年5月1日勞動節，組織想要測試工會的實力，發動各工會在中山堂舉辦晚會，命令台北市各個工會都要參加，每個工會表演一項節目。中山堂的管理員說從開館以來，不曾演出那麼晚，將近凌晨兩點才收；參觀的人擠的滿滿...壓軸的節目叫《民主閻羅殿》，由郵電工會演出，描述台灣的黑暗，民生痛苦，冤死者向閻羅王訴冤。”

實際上，不僅僅只有張金爵一位受難者的口訪資料提到了這齣「民主閻羅殿」的諷刺劇，在2014年由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所出版的《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當中，同楊曾經確實參與過地下黨工作的受難者鐵路工人〈陳景通訪談紀錄〉⁴⁸裡亦曾提及：

“後來鐵路工會主辦舞臺劇《民主閻羅殿》，我們多次接觸。好幾次我們主辦《人道》、《民主閻羅殿》兩齣戲，那時演戲的人都是鐵路和郵電工會會員，我曾參與演出。《民主閻羅殿》當時很轟動，劇中有一句臺詞：「民主免跪」，意思就是：民主人人平等，不用下跪，民間很流行這樣的說法，組織就下令宣傳這種說法。”

而在此次研究案所重新開啟的口述訪談當中，郵電案受難人王文清，更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提到：他曾經作為《民主閻羅殿》最初的編劇者，雖然後來因為其所撰寫的內容與台詞似乎未到位，因此轉由其他人接手改寫。但他至今仍對此劇印象深刻。

“五一勞動節當天，郵電工會跟包括鐵路工會在內的其他工會在中山堂聯合演出〈民主閻羅殿〉，寫實地暗批國民黨政府的不民主以及對現實的不滿。這個劇本形成之初就是由我起草，而後整合補習班同學以及鐵路工會、司機工會成員的意見，再由其他執筆人修改而成，演出以後獲得了相當不錯的迴響。”

由於年事已高的王文清已記不清楚當時起草撰寫《民主閻羅殿》劇本的確切年份，若依據張金爵的說法，在1948年勞動節即已經在中山堂進行公演，那麼王文清起草劇本的時間點肯定早於1948年5月1日⁴⁹，然而，若是1948年，郵務工會

⁴⁸ 根據該文〈受難者簡介〉：陳景通 1925 年生，臺灣苗栗後龍人，日治時代自公學校畢業到臺北，考上鐵路部擔任火車司機...戰後熱烈學習國語，結交朋友，加入地下組織，暗中協助祕密連絡任務。1950 年 8 月涉入「鐵路局案」，遭判刑 15 年。

⁴⁹ 實際上，本研究至今尚未能找到相關佐證張金爵所提的這一場在五一勞動節於中山堂舉辦的由各工會所分別表演的晚會，究竟是 1948 年抑或是 1949 年。《公論報》曾經在 1949 年 4 月 27

國語補習班的同學會於 3 月 23 日正式成立，4 月 25 日第一期《野草》出刊，而作為地下黨在郵電部門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國語補習班老師計梅真，則在五月底起請了「病假」⁵⁰，實則與其餘省工委幹部一同赴港參與「香港會議」。

因此，綜合張金爵、陳景通、與王文清三人的證言，比較合理的推測，五一勞動節在中山堂包括《民主閻羅殿》話劇的公演應該是 1949 年可能性比較高。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證實：當年確實在地下黨所組織影響的工人當中（至少在郵電與鐵路部門），曾流傳演出過《民主閻羅殿》這一齣諷刺劇。只是，除了張金爵所提及 5 月 1 日在中山堂的各工會集會中公開演出以外，據陳景通的說法，是否代表在此一場合以外，至少鐵路工會也曾自行舉辦過此劇的演出呢，且根據陳景通的說法，此劇是由鐵路與郵電工人一同演出。

可惜的是，在缺乏更詳細的資料佐證、比對下，我們至今仍然難以確認除了在中山堂以外的演出，是藉由什麼樣的場合與形式進行，如何排演？而作為最初劇本撰寫者為郵電部門的王文清，後續接手者究竟為何人，又為何後續此劇亦在鐵路工人部門流傳？與地下黨有關連的鐵路工人與郵電工人是否因此而出現了橫向聯繫的情況，亦無法進一步得知究竟當時參與演出的鐵路與郵電工人為何人，是否皆與地下黨有關？

在目前幾乎已難以再訪談到此劇其他的相關人，或重新發現新史料的情況下，《民主閻羅殿》這樣一齣單純由工人所擔綱演出、諷刺時政的戲劇運動過程，我們僅能夠從上述有限的資料中，拼湊出其模糊而有限的輪廓，至於更清晰的餘細，節恐怕只能繼續深陷在歷史的迷霧之中。

日的一篇報導〈慶祝五一勞動節 — 機器、司機、革履等工會屆時將開遊藝大會〉，內容提及參與的工會尚包含：郵務、鐵路、水泥等工會，晚間七點於中山堂舉行，但後續的報導並未對遊藝大會內容有所描述，因此也無法確認是否與張金爵所提及之晚會為同一場。

⁵⁰ 參見《野草》第十四期，1948 年 11 月 25 日，計梅真以「梅真」為名所寫的〈對同學們說幾句話〉一文。

第四部分、研究結論與成果

一、 建立以「案件」為中心的研究路徑

誠如本研究一開始的研究緣起所述：

『90年代至今的口述歷史訪談，除部分民間研究者，多針對個別受難人進行採訪，屬於「單點式」的個人生命史訪談，雖偶能通過受訪者的陳述或藉由大量比對拼湊組織過程中上下的線狀關係，但關於涉及多人的「案件」、案件中垂直的組織關係、與其它工作委員會或支部、小組的聯繫與關聯，則難以得窺其貌。而這樣的困境在在牽涉到釐清政權與組織性反對運動的關係及內涵，以至於難以從兩者間深入探究政權與反對政權的內容性質。』

如果我們更具體一點來說，以90年代末台灣省文獻會與台北市文獻會為主，所開啟具規模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歷史作為開端，時至今日近20年期間，實際上已經累積了大量以個人生命史、順著「時序縱軸式」的對受難者口訪採集，然而，正因為幾乎悉數均為「時序縱軸式」的書寫，因此，對於許多在當年中共地下黨即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下各個支部、小組之間的實際運作，包括了受難者與地下黨組織之間，以及受難者們之間在當時的互動（包含了思想上、組織上與行動上），乃至於在不少支部實際上確實曾經發動實際行動（尤其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在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的部份，由於缺乏了以「案件」或「事件」為中心的思考路徑與企圖，我們相對難以做出以某一段期間內「案件橫軸式」的研究與書寫成果。

「依時序縱軸式」與「依案件橫軸式」兩種路徑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為一次對一位受難者的生命經驗進行記錄與書寫，其中當然必然會包含了一部分談及1950年代前後為何涉案、如何涉案的訪談內容，但依著不同訪問者，不同訪問單位，不同受訪者，甚至，同一個受訪者、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訪問單位與訪問者時的各種排列組合，其實就會衍生整個個人生命史各個階段不同比重與篇幅的差異。

最早期由台北市文獻會與台灣省文獻會所進行剛起步的口述歷史，除了實際案情（尤其與地下黨組織運動）部分描述甚少以外，在許多內在主觀與外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下（後詳述），受訪者「冤假錯」的敘事基調，或是對整個涉入地下黨過程「輕描淡寫」其實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晚近，雖然這種「冤假錯」敘事有漸漸翻轉的跡象，願意開始對當年涉入案情更具體描述的口述歷史文件也日漸增多，然而，仍舊在一個「依時序縱軸式」以個人為中心的書寫結構下來進行。

換言之，當要試圖重建、拼湊出一個有關地下黨支部組織運作的歷史事實各個切面時，就會遭遇到即便同一個「案子」（例如「郵電案」、「台北市公車司機案」等），研究與書寫若未能一開始即整合在同一個出發點上（即以「案情」始末的重建作為思考核心）來考量，我們往往只能看到零星、破碎、甚至同案不同受訪者之間參照比對，基於受訪者的種種因素如個人記憶力與各種考量等，而出現不一致或對人事時地物回憶的記憶落差。這都會造成若僅僅依靠過往「依時序縱軸式」以個人為中心的書寫的口述歷史，無法更進一步的完成對「案情」的重建，更遑論將這個案件置入一個更大的歷史、政治經濟與國際情勢的發展下，來交相參照與反思。

正因為如此，此次的研究與口述歷史，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地將目標設定在盡可能地重建出省工委「郵電支部案」中組織內部細緻與實際的運作過程，要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在口述訪談內容之外，盡可能的蒐集到更多足以從旁佐證或是反駁過往錯誤解釋的史料，並以涉案者（受難者）為行動主體，來還原當下他們參與組織運作的個人思想轉折與主體性展現。我們暫且稱它為「依案件橫軸式」的研究路徑與書寫。

而在第一次採取「依案件橫軸式」的研究路徑與書寫時，省工委「郵電支部案」事實上具有某些「優勢」存在：

一、 涉案人數較多：

本案除了被槍決的兩位國語補習班老師以外，另外同案尚有 33 位涉案的受難者。同案人數多寡，其實一定程度決定了已在相對遲的歷史時間點上才試圖重建案情，實際上仍在世能訪談的受難者正快速銳減中，究竟還有多少受難者客觀上允許口訪成為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說，在與時間賽跑的

過程中，人數較多的案子，才有可能留下較多尚能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在郵電支部案上，就本研究側面的調查，在研究剛進行時，33 位受難者應該尚有 6 至 7 位仍在世，客觀上有機會接受訪談。研究進行後，一位受難者已移居香港多年，且透過側面聯繫得到的訊息是其記憶力與體力均已難以再訪。而其中一位受難者，則是願意訪談，然而至今依舊不願意公開訪談內容。因此，本研究實際上訪談了五位郵電案受難者（如前述其中一位不願公開）。讓人遺憾的是，本案極為關鍵的一位受難者許金玉女士，在本研究親至屏東對其進行完第一次口訪後，在正要進行第二次約訪時，則已驚傳高齡的許女士因病住院，在來不及進行二訪的情況下離開人世。即便如此，由於受難人數較多，本研究仍然有機會訪談到多位均已經超過九十高齡的本案受難者。

二、受難者留下大量第一手資料：

如本研究第三部分的描述可知，郵電支部案中另一位極為重要、關鍵的受難者劉建修先生，由於當年曾經全程參與了台灣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同學會」刊物《野草》編輯的工作，更近乎完整的保存了 25 期刊物的珍貴原件。並在本研究的溝通之下，願意暫借我們對 25 期刊物、131 篇文章（逾 9 萬字）全數完成謄稿的工作。在其他案件中目前似乎還沒有出現如此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有了這部份組織刊物的稿件，也讓本研究得以在一個更有利的基礎上來進行「依案件橫軸式」的研究路徑與書寫。

三、過往受難者的訪談資料亦頗豐富：

如本研究一開始的整理可發現，其實在郵電支部案上，過去由於涉案人數多，所以其實已經留下來或出版的「依時序縱軸式」以個人為中心的書寫的口述史文字頗為豐富。另外，事實上與本案直接相關、曾經參與台灣省郵務工會建組並以國語補習班名義聘請兩位地下黨人來台教學，過程中提前返回大陸的地下黨員陸象賢，同樣記錄下了不少當年參與在台灣「郵電支部」組織工作的回憶文字。這些相對豐富的個人口述史訪談與回憶書寫，提供給我們在此次研究重新進行仔細比對、拼湊、還原細節時的重要參考與依據。

換言之，本研究與口述歷史的對象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郵電支部案」，本身即提供了一個較有利的條件，得以支撐起進行第一次以「案件橫軸式」的研究與書寫。而本次研究也在這些基礎上得以更加完整與一致地對整個案情進行歷史重建工作。然而，即便如此，本研究仍然高度建議，在和時間賽跑的過程中，在面對涉案受難者不斷凋零的實際情況下，日後能夠儘快對其他相關案件進行類似以「案件橫軸式」的研究與書寫，以進一步真正還原這一段重要的歷史。

二、 重新理解版本歧異的白色恐怖敘事

一如上一節我們曾經所提到的，早年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所進行的口述歷史，受訪者在描述涉案時所顯現出某種「冤假錯」的敘事基調，或者是對整個涉入地下黨過程「輕描淡寫」甚至直接掠過的言談策略，其實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我們也提到了，近年來，這樣的敘事基調逐漸有了翻轉的跡象，許多受難者漸漸願意承認當年並非所謂單純而無辜的「冤假錯」案「受難者」，而是實際加入地下組織試圖為了心中理想與理念所奮戰的行動者。

這種轉折或是對「案情」描述比重的落差，事實上在一部分的郵電案受難者前後期的口述歷史記錄當中也可看得到，例如：1998 年台灣省文獻會所進行的五零年代政治案件受難者的口述歷史工作時，郵電案中涉案的李煒台、周淑貞、林坦、黃宏基都曾接受訪談，然而，在文字記錄中，李煒台選擇對「涉案」過程近乎隻字未提，而周淑貞與林坦則是以極少篇幅僅承認自己參加「國語補習班」學習國語輕描淡寫的帶過「涉案」過程。而在 1999 年台北市文獻會的《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當中，對於「郵電案」則是訪談了陳玉藤與宋世興，宋世興對整個與案情相關的過程一字未提，而陳玉藤則是在口述訪談文字記錄的最後以「冤假錯案」來定位自己。

極少數的特例是關於許金玉的訪談書寫，許金玉並未接受過上述兩個半官方單位的訪談，然而，台灣關於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歷史與口述的採集工作，幾乎是最早、而且進行期間最久，並且在早期涉入地下黨案件的「老同學」中長期建立互信基礎的藍博洲，在 1996 年時，即已將許金玉的故事（其中相對大篇幅描述到郵電

案案情與許金玉參加工會爭取歸班的過程），以〈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為名發表在《聯合文學》上（2001 年該文內容被收錄進《台灣好女人》一書中）。許金玉在該文中的形象，就已經一如往後所有有關她的著作或紀錄片中，並非以單純「受難者」而是「台灣五零年代工會運動參與者」、「工人權益爭取者」的形象展現。

其實光是許金玉其他郵電案受難者在九零年代末期受訪所展現出的差異，至少已經足以說明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信賴關係，很大一部分是受難者對於自己白色恐怖敘事版本差異的一大影響因素。我們後續會再更詳細的討論這個影響變數。

而回到許金玉以外的郵電案受難者，其實，僅僅只距離半官方單位所進行的口訪時間點沒幾年的時間，由陸象賢主編的《魂系臺北－紀念台灣郵電工人先驅》一書也在 2002 年出版（但在台灣並未公開流通），本書事實上就是為了紀念計梅真與錢靜芝兩位五零年代命喪馬場町的「國語補習班」老師，所收錄受難者同學親自所寫的紀念文集，包括了李煒台、林坦、周淑貞、黃宏基，都在文章中對「案情」、亦即與兩位老師互動、甚至如何參與了「歸班運動」有了相對清楚的描述。事實上，如果我們進一步留意本書每一篇紀念文章文末完成的時間點，就會發現，大部分文章甚至是完成於 1995 至 1998 年。甚至比「郵電案」受難者日後接受台灣省與台北市文獻會口訪的時間更早。而從這一點的差異上來看，我們更能夠感受到受難者的言談與書寫內容與其敘事版本，其實另一個決定變數與「說給誰聽」、「寫給誰看」、「與誰一起寫」有著極大的關連。

除了上述我們從這「郵電案」受難者實際所發現敘事版本差異的案例以外，近年來也有不少探討、反思不同年代同樣的受難者對於白色恐怖敘事版本差異的討論或研究。在林傳凱（2014）的研究〈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 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當中相對複雜地區分了四個層次來解釋如何理解這種版本的差異性：

“該怎麼理解這種歧異？我想分成四層次來解析，分別是：（一）廣遠的文化層次；（二）制度化的層次；（三）私人網絡與親密關係的層次；（四）個人心理與認同層次。”

這四個層次，簡要來說，文化層次所談的是，一方面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入獄後，蔣介石所統治的台灣後續正式被納入國際「冷戰秩序」，在冷戰秩序下在台灣站穩腳步的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社會上開始「通過義務教育、大眾媒體、政府宣傳品、及對出版與言論的嚴格控制，不斷在日常生活建構與傳播「共匪」的形象。」二方面等到受難者出獄後七、八零年代起直至今日又遭逢「臺灣民族主義史觀」興起，『他們曾投身的組織、支持的政黨，常是以「敵人」的角色被分類、詮釋』。因此在『兩股政治文化的主要潮流，無芥蒂的訴說地下經驗，便成為困難的任務。』

至於制度化層次所談的是 1998 年起（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平反制度的確立，（非預期的）限縮了當事者的訴說空間。』而私人網絡與親密關係層次談的是『歷史的眾多機遇，卻使 40 年代投身地下革命的人們，在組織早已破壞後，繼續在至親面前履行著「地下身分」的煎熬歲月。渴望被理解...但兩造間「知」的差距，與疏離造成的隔閡，又經常形成「理解」的高牆...親密人際網絡的各種掙扎，也成為影響 50 年代口訪的另一層因素。』

而個人心理認同層次所要談的是『當「年邁的自己」面對「年輕的自己」時，時空轉移，人事已非。對價值、組織、民族認同的抉擇，後悔與不後悔，常使「兩個自己」交戰，也影響了「說」與「不說」，或如何「訴說」的軌跡。』

本身進行過大量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的林傳凱，試圖在這篇長文中提出一套相對「細緻」、複雜多層次的歸因，來解釋、探索版本歧異的緣由。我們可以說，林傳凱的「解釋」很大程度上涵蓋了目前我們所面對到版本差異的可能因素。

以此次研究訪談的兩位受難者所說恰恰可以印證，李榮台是這麼期待與無奈的對前往台南住處訪問他的我們這麼說的：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認為我們當年做的事情是對的。但是，現在年輕一輩對於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好像沒有辦法理解。今天你們來採訪，我仍然希望我的孩子也在這裡，希望他也知道我的這些過去。以前是不敢說，怕對孩子有不好的影響，現在要說可能也晚了。我已經 91 歲了，說起話還可以，但是以前的事情跟

記憶，每天都在衰退，有的事情我知道自己還有個印象在，可是卻怎麼想也想不起來、說不清楚了。”

至於王文清則是清楚說出大環境的轉變對言說與否的重要影響，研究者對於王文清下述所引的最後一句印象特別深刻，他用了一個特別鮮明的形容詞「溫暖和煦」，來形容當前談論白色恐怖的氣氛：

“白色恐怖的事，是近十幾年才比較敢說出來。以前不敢講，講出來可能就沒工作、沒飯可吃。過去紅帽子就跟過街老鼠一樣，是很淒慘的。在當時「反共」第一的氛圍下，一切都是反共優先。這樣的氣氛、味道是會感染的，整個社會對紅帽子是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我們剛出獄的時候，面對整個台灣社會的反共氛圍，那是你們現在怎麼都想像不到的，不是像現在在談白色恐怖談得這麼溫暖和煦。”

不過，亦如同郭耀中（2016）在〈跟著「國界」駐紮歷史：「白色恐怖」訪調內外的摺疊政治〉當中所提醒的：

“近年來對於五零年代白色恐怖訪談，已經有幾篇反身性的檢討文章。其中最有趣的，是這些看似具有反思檢討的提醒，都不把「作者/訪談者」本身，作為影響介入的因素…進一步談其中所涉及的研究倫理與難友義理。”

換言之，每一個階段的訪談者以「訪談介入」，以及其後續如何再詮釋受難者所提供給他不同於過往版本的敘事，本身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變項，它甚至會進一步影響到受難者（受訪者）與此後的訪談者之前的互動，以及其所願意選擇再揭露的事實。

除此之外，關於林傳凱所提到第一項的「文化層次」，實際上，台灣島內在美國所主導的冷戰秩序下，蔣介石政權在台灣得以全面性肅清了所有左傾人士之後，從公領域到私領域控制下，要求台灣的社會與人民，進入到全面「反共」的教育、宣傳與政治動員上，其影響台灣民眾集體思想程度之深、持續期間之久，恐怕是一個需要被特別強調的重點。尤其是 50 年代之後建立在以「反共」為最高目標的各個層級教育體制，對每一位白色恐怖時期「青年學子」從小到大近乎洗腦的植入「反共意識」，可以說是蔣介石在台灣政權至今所遺留下來、並且仍然主導台灣島內集體思想最巨大並且深刻的影響之一。

管美蓉、王文隆在 2010 的研究〈蔣中正與遷臺初期的教育改造（1949-1954）〉：以「課程標準」與「大學聯考」為例⁵¹，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蔣介石政權在台灣透過一切正式與非正式管道所全面實施的反共教育。蔣介石在韓戰爆發、國際冷戰格局正式形成，美國確立對蔣氏政權的支持下，1951 年兩次演講中如此總結國民黨被共產黨逐出大陸的原因：

“生平最慚愧的一件事：就是過去在大陸上教育的失敗…從前一切的教育訓練，對於革命事業，毫無效果，甚至發生相反的作用。”

“過去大陸上學校的教育對青年們的領導失敗，實在應該是這次革命嚴重失敗的主要因素…當時學校教育如果對青年領導有方，對共匪認識清楚，對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和我們傳統精神，培養有素的話，就不會失去青年，而使青年附和中共，轉與中華民國政府作對。”

在蔣介石的指示下，當年的教育部長程天放即著手推動在各項教育上「反共」本質的建立。

“當時臺省教育改造的重點有三：第一、提倡民族精神教育；蔣認為大陸淪陷以前，許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大專學生等到處發動學潮，罷課遊行、請願發傳單、貼標語，甚至包圍官署、斷絕交通，造成無秩序的狀況，瓦解民心士氣，此即教育與民族精神背道而馳的後果。蔣乃指示今日若想反共抗俄，首先必須實施民族精神教育，包括將三民主義定為高中和大專學生的必修課程，在中學的標準教科書及大學用書的社會學科…加入大量民族精神與反共抗俄教材…蔣認為那些在大陸上受過教育的青年，沒有自食其力的本能，率皆以公教人員為出路，當公教兩方面容納不下時，就怨恨政府，走上反動之路，蔣認為此一趨勢若不矯正，中國教育愈發達，國家前途愈危險。”

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以外，

“教育部也規畫在中等學校及大專院校中設置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分部，推動反共抗俄之民族精神教育…將黨的力量延伸至中等學校教育…在授課內容、教科書以及課程標準的三面籠罩之下，搭配非正規的演講、救國團系統等諸多力量，

⁵¹ 出自《遷臺初期的蔣中正（1949-1952）期末報告書》，委託機關：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計劃主持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

中小學教育改造的發展慢慢朝著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民族、忠黨、愛國教育發展，欲以整體氛圍的籠罩，創發出一股令學子無從懷疑的反共抗俄氣氛，壓制可能的異思想秧苗，以期培植忠於黨國的新生力量。”

在這樣的長期的反共氛圍底下，坦白說，一切「反共」的用語與思維的延續，在當前看似不同的兩種國族認同陣營之間，其實反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從這方面來看，整個台灣社會至今仍未曾真正轉型的集體反共意識型態，恐怕會是影響白色恐怖受難者並決定如何敘事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超越省籍衝突的歷史詮釋：是省籍衝突還是左右之爭？

“在臺灣的時候，總以為日本人都是壞人，但田中君是非常親切的！”

“不錯，日本的勞動者大都是和田中君一樣的好人呢。日本底勞動者反對壓迫臺灣人，糟蹋臺灣人。使臺灣人吃苦的是那些像把你的保證金搶去了以後再把你趕出來的那個老闆一樣的畜生。到臺灣去的大多是這種根性的人和這種畜生們的走狗！但是，這種畜生們，不僅是對於臺灣人，對於我們本國的窮人也是一樣的，日本的勞動者們也一樣地吃他們的苦頭呢。……”

“他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在我腦子裡面響，我真正懂了。故鄉的村長雖然是臺灣人，但顯然地和他們勾結在一起，使村子的大眾吃苦……我把村子的種種情形告訴了他。他用了非常深刻的注意聽了以後，漲紅了臉頰，興奮地說：「好！我們攜手罷！使你們吃苦也使我們吃苦的是同一種類的人！」”

楊逵，1932，《送報伕》

會特別引述楊逵《送報伕》小說中的這麼一段文字，事實上，本研究在試圖重建、拼湊出郵電支部案史實的過程中，越來越明確的感受到的是：對於理解當前白色恐怖案件或更早之前的二二八事件，我們確實需要一套超越省籍衝突的歷史詮釋，依據史實回到當年社會矛盾核心的根源而非表象。而這個社會矛盾的根源，至少根據本次研究或較晚近以來對郵電案的訪談內容中，以及我們更完整地拼湊與重建郵電案的歷史真相時，就越是清晰地浮現出來。

過去至少一部分對白色恐怖地下黨運作的論述，仍然高度建立在所謂「省籍衝突」

的框架下來開展，吳叡人 2008 年的文章〈國家建構、內部殖民與冷戰－戰後臺灣國家暴力的歷史脈絡〉⁵²中，是這麼描述與理解地下黨省工委的：

“利用台灣民間普遍不滿國民黨的心理積極進行組織發展。他們試圖將後二二八期台灣人對祖國的不滿情緒，或者引導向左/右、階級衝突，或者民主/獨裁對立的認知，從而將台灣人反對派收編到中共民族解放陣線之中…表面上，「白色恐怖」的暴力形式主要涉及「左右」或「階級」的問題，不過二二八事件誘發的民族/族群衝突並未消失，因為中共省工委並沒有能力在短時間內在台灣人之間塑造廣泛的「紅色祖國」認同，因此他們實質上採用了類似結合少數民族所使用的「統一戰線」策略，以「台人治台」連結台人的主要訴求。因此，在「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社會中的民族/族群衝突因素依然存在，它只是被包裹或隱藏在省工委的統一戰線訴求之中而已。”

而吳叡人 2016 年所發表的另一篇研究〈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⁵³中，對於地下黨與被地下黨所「吸收」的成員詮釋的整個論述大體上並沒有改變：

“中共就是在二二八之後瀰漫於台灣社會中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與怨恨氛圍中，憑藉其強大組織力量，在這個左翼傳統薄弱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由於日人長久的反共教育，台人大多不易接受共產思想…在社會不滿與強大組織奧援的有利基礎之上，中共地下黨在台發展迅速的另一個重要關鍵，在於其正確掌握當時臺灣最重要的社會矛盾—也就是戰後兩年內形成的族群（省籍）矛盾，以及台灣人當時最強烈的政治期待—台人治台，因而能夠與不同的政治傾向的台籍人士，建立起鞏固的結盟關係。這個策略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來自中共的理論性奧援，因為這是中共最擅長的統一戰線策略…直接操作省籍衝突來打擊國民黨，並且也階段性的寬容台人治台的主張…省工委在台灣吸收的最主要對象，不是性格實際的政治菁英，而是對意識型態特別敏感的知識分子，包括教員、醫生、學生、文化人等。”

⁵² 吳叡人，2008，〈國家建構、內部殖民與冷戰－戰後臺灣國家暴力的歷史脈絡〉，收錄於《人權之路 2008 新版－臺灣民主人權回顧》。

⁵³ 吳叡人，2016，〈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收錄於《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一書。

對上述論述而言，當年台灣人會被中共省工委地下黨所「吸收」，是地下黨「利用」、「操作」台灣社會當時的省籍（族群）衝突與矛盾來打擊國民黨，「表面上」白色恐怖的暴力形式看似涉及「左右」或「階級」問題，然而對吳而言，二二八事件誘發的「民族/族群衝突」並未消失，但被「包裹在省工委的統一戰線訴求之中」。換句話說，對這樣的論述而言，二二八事件或後續的白色恐怖案件，是「階級、民主為表，省籍（族群）為裡」的矛盾與衝突。

然而，這種省籍（族群）衝突為台灣當時（或日後）主要矛盾的論點，至少在本研究的發現當中恰恰是相反，亦是本研究認為此時此刻台灣的白色恐怖研究與敘事亟需超越與克服的盲點與誤區。廖家敏其實在 2016 年所發表的文章〈時代之輪的生命擠壓－從白色恐怖之庶民勞動者的生命經驗談起〉⁵⁴已經試圖有過類似的提醒：

“庶民/勞動者是有意識、主動地以生命行動來回應了歷史，但這樣的回應因其階級意識抵觸到冷戰二元對峙體制，而被統治者殘暴地鎮壓撲殺。正因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反共與肅清，庶民/勞動者在歷史中的主體位置，在歷史刻意掩蓋下，湮滅於荒草之中。”

具體而言，本研究在第三部分的『「地下黨」在郵電案中的角色：國語補習班同學會、《野草》與歸班運動』章節的最後有關「受壓迫者教育學的聯想」當中，其實已經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挑戰這種省籍（族群）矛盾來詮釋白色恐怖案件與當時參與地下黨成員的論斷。即便不僅只看本次研究的「郵電案」，事實上，省工委在台灣所「吸收」（事實上這個詞彙的使用本身就帶著濃厚的「反共」遺緒）的成員，除了一部分為所謂的知識份子以外，更多的其實是真實感受到具體「壓迫」與「不公義」的勞動者與庶民。

而遺憾的是，這些參與到當年地下黨行動以回應自身遭受到的壓迫與不公義的勞動者與庶民，在白色恐怖口述史初期因為各種上述討論的因素而被置入「冤假錯」案的無辜形象，近年來即便越來越多受難者的口述歷史文本開始反駁了早年作為「被動的被害者」形象，描述他們當年主動參與到當年社會改造事業的思想轉變

⁵⁴ 廖家敏，2016，〈時代之輪的生命擠壓－從白色恐怖之庶民勞動者的生命經驗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3 期。

與實踐，但這些好不容易逐漸有機會讓歷史真相浮現、建立一個新的、代表著受壓迫者角度的歷史詮釋的契機，在近年部分的白色恐怖論述當中，他們卻依然被研究者視為是「無知」、「被統戰」失語的客體對象來看待。這恐怕是當前部分白色恐怖論述最值得讓人擔憂與遺憾的一部分。

以本次研究的郵電案為例，一步一步對台灣省籍郵電工人進行「陪力」，讓台籍工人真正長出力量，並願意挺身出來爭取自身權益的，正是所謂的「外省籍」具有地下黨員身分的兩位教師。換句話說，這個案例本身就是一個所謂白色恐怖本質為「省籍（族群）衝突」的反例。而我們以下也會、而且必須不厭其煩的舉出各種證言來試圖建構出一個超越省籍衝突的白色恐怖敘事，包括了郵電案受難者如何看待與詮釋自己當年參與行動的過程與目的。

許金玉曾經多次談到她二戰前在位於台北萬華附近的「龍泉汽水」工作的經驗，在回憶中作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身分同樣都是「台灣人」：

“公學校畢業後，我先後在萬華地區的汽水工廠、肥皂工廠和棕刷工廠做女工...那家汽水工廠叫做「龍泉」。龍泉汽水在當時的台灣算是很有名的工廠。廠裡頭大概有一、兩百個工人，幾乎都是女工...女工的工資不高，工作又有危險性。那時候的玻璃瓶子不像現在的，經常會有裂縫。因為汽水會氣爆，一有裂縫，瓶內汽水就會亂噴，噴得臉上、身體都是汽水。很恐怖！有時候，瓶子還會爆裂人被炸傷了，工廠老闆也不會給我們醫藥費。龍泉的老闆是台灣人。”

而許金玉在本次口訪當中提到了她在 1948 年末代表台灣省郵務工會出席在上海的郵務總工會經驗，則是另一個明顯超越「省籍衝突」的回憶：

“上海那時候就是工會的總會，那時候大陸一些比較偏僻沒有開化地方的人跟我們台灣的比較親，親是親但不會說話，不容易溝通。上海開會遇到其他地方的婦女代表比較左傾，對我們都很親切，看到我們就哭，說這麼多年都不曾看到過了，這是頭一次看到從台灣來開會的人。他們那邊都是北方的代表，東北那邊的。光復之後一兩年，已經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所以那時候對國民黨的統治也好，對那時候來台灣的外省人也好，其實都很失望，但是到了上海遇到的都是工人階級的外省人反而有好感。”

作為一個早年白色恐怖口述歷史的極少數特例，黃宏基在 1998 台灣省文獻會所進行的訪談過程當中，就已經如此明白地說明自己當年的思想與立場了⁵⁵：

“說實際話，即使我沒有遇到計梅真，而遇到任一位像她的人我也會投進去。本來我是膽小怕事的人，為何有這樣的勇氣？我想只要內心深處有苦難人民的印象，並希望有個公平合理社會的人，最後都會走這條路的。就我個人而言，對十年的牢，既沒有後不後悔的問題，也沒有該不該的問題。”

至於劉建修在此次研究的訪談中，則是這麼總結看待自己的：

“我從小家裡就窮，就覺得這個社會存在著相當多的不平等。我一直是這樣想，也一直在找答案。所以我的思想根源並不是說計老師跟我講幾句話，我就聽她的。不是這樣子的。現在有人覺得，我們這些人都是被騙的、被害了，那也不是事實。我會說，「你錯了」。與其說計老師吸收我加入地下工作，倒不如說，她給了我一個機會。同時，也給了我一個方法。這樣的機會跟方法，讓我可以想的更完整。至於有人問我，會不會位這樣的經歷感到後悔？不會。我當然不會。”

李金火在 2013 年受訪時其實同樣與劉建修有著類似的自我描述：

“說實在，我是一個窮苦人家出來的，是最底層的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中，總是希望社會可以公平一點、日子好過一點。一方面，我對那些可以快活賺錢的人、事，說難聽一點，會有忌妒的心，強烈一點的說法就是仇恨心態，因為被壓在下面的人，總是對壓在上面的人沒有好感。那時的我只有這些素樸的感覺，還沒有具體的思想，說起來，這是一種「階級意識」。所以，這些左傾的東西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鳴，我不會用言語論述，但心底會有一種同感...像我這樣的人，照國民黨的說法是「我的頭殼被染紅了」，但我認為，事實上我並不是被染紅，我本來就是「紅底」的。”

而王文清在此次研究的訪談當中，即便否認他加入地下黨，但他仍然是如此看待自己與計梅真當時的互動：

“事過境遷，現在有一些人提出質問，認為我是被共黨所騙、被計梅真所害，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個人無法接受。也有人問我，跟計老師之間是否存在組織關係，或者我是不是入了黨？事實上都沒有。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很

⁵⁵ 〈黃宏基事件調查表〉，《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 0 年代政治案史料彙編 二》頁 136-137。

多，特別是生命觀與世界觀或者更進一步的哲學層次的問題。可以這麼地說，計老師的確影響了我的一生，然而我遭遇到的牢獄卻是一點也不能怪她的。”

李榮台則是在 2013 年的訪談當中，主動提及他在幾年前建議劉建修一起透過藏書來表達對「外省籍」老師計梅真的紀念與懷念之意：

“現在人們問我：「認不認這頂紅帽子？」老實說，我真答不上；不過講起計老師，我對她只有感激，我很感謝她當時的教導，從補習班同學會、《野草》，到台籍郵電員工爭取同工同酬遊行，我從計梅真身上學到太多...幾年前，我跟劉健修說：「我們買一點跟大陸有關的書，刻一個印章叫做『計梅真老師紀念藏書』，來紀念計老師吧。」於是我開始蒐集相關書籍，直到現在有六百多本，都蓋上『計梅真老師紀念藏書』，以計老師的名義收藏著。”

雖然對於當年被捕之前所謂「涉案」的內容除了參加國語補習班學習以外其他一概未提，然而周淑貞早在 1998 年台灣省文獻會的口訪當中，就已經如此看待兩位地下黨身分的老師了：

“我們家人看到當時那種濫殺的情況也很擔心，但後來知道只有兩位老師犧牲都很感動，說老師把事情全部擔負，否則不知會死多少人。兩位老師不只生前幫助過許多人，死後還是受大家尊敬。我想兩位老師崇高的尊嚴永遠不會被社會的變遷遺忘，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

另一位在此次計畫中唯一非涉及郵電案，而是遭到「基隆中學案」所牽連的受訪者阮紅嬰，雖然並非地下黨員，但他同樣是如此看待與評價他當年帶領罷工、組織工会的行動，以及後續遭到判刑的發展：

“由於白色恐怖的影響，現在的工會發展已經不像我們當時，我從監獄回來後就感覺到工會的運作怎麼跟以前差異這麼大...所以，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現在的工人對自己的權利不知道爭取，寧願委屈地過日子。回顧過去，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包括工人爭取自己的權益，發動罷工，做這些事我從不後悔。”

如果我們以本次的「郵電案」整體研究與訪談內容作為某種代表，當年無論是否有參與到地下黨的受難者，都很清楚白色恐怖與他們的被捕，所涉及的並非「省籍（族群）衝突」，而更接近於左右意識型態上的差異。

省籍為表、階級與民主為裡

如果我們再舉之前我們所提到，很可能在當年被計梅真改編為國語補習班的課堂教材、台灣省籍劇作家簡國賢的《壁》一劇。

簡國賢的獨幕劇《壁》中，牆壁一邊住著依靠囤積米糧而發財致富的奸商「錢金利」，在《壁》的演出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為台灣話，擔綱演出奸商錢金利的則為本省籍藝人矮仔財（張福財，本名鐘福財）⁵⁶。然而，在簡國賢透過《壁》一劇來深刻批判貧富兩個階級生活的懸殊對比時，奸商的角色顯然並未特別指稱「外省人」，甚至劇中設定為「本省人」的可能性更高。

參考 1946 年 4 月 10 日的《民報》報導〈奸商造謠 省民宜戒 近日中繼續配銷〉，文中亦曾提到：「...本省籍富商巨戶之中，大量囤積糧食者頗不乏人...」上述的報導，至少可以推測在簡國賢《壁》一劇當中，所欲批判的對象與其說是以「省籍」為區分的「外省人」，還不如說是對貧富兩種不同「階級」生活上巨大不平等以及造成這樣兩極化發展的政治制度的控訴。

事實上，就在《壁》第二次公演遭到國民黨警察單位介入勒令停演後，七個多月後，爆發二二八事件的當天晚上，簡國賢所居住的桃園，當晚八點鎮上大廟已經聚滿了不滿的群眾，攻擊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簡國賢與其夫人理子也參與了群眾抗爭的聚會，並受邀在桃園座（今新生戲院）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簡國賢除了抨擊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腐敗外，還特別不忘呼籲本省籍群眾不要傷害無辜的外省同胞⁵⁷。

而簡國賢自己則是在 1946 年 6 月如此回應他的劇作：

“由於現實的錯綜複雜，一個能夠能夠花費數萬，沉迷於花天酒地的人卻冷漠地面對掙扎於飢餓邊緣的人。當酒家與舞會正謳著自由與歡樂時，居住於低矮屋簷下的勞工正呻吟於生活的重壓下，被扭曲的世態恰恰就再「桃花源」鏡頭的隔壁。我的《壁》也就出自那裡。

⁵⁶ 詳細可參見藍博洲，2001，〈尋找劇作家簡國賢〉，收錄於《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⁵⁷ 參見歐素琪，2013，〈戲劇與政治：簡國賢的戲夢人生〉，《台灣學研究》第 16 期。

...有人認為《壁》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法而對我深感不滿，希望我能謀求解決之道。可以，我只能提示一個暗示與課題。只有現實的矛盾能解決，《壁》的問題使能解決吧。只要一直存續現在這種矛盾的社會制度，如許乞食的犧牲者不能絕後，精力有限的他，雖然被強迫一天要工作 12 小時以上，他依然默默承受，終因操勞過度，得了肺病，他不但沒拿到分毫的慰問金，反而被雇主像衛生紙一樣的丟棄，這就是台灣勞工的宿命。」⁵⁸

從上面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從簡國賢 1946 年的劇作，到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呼籲，以及此後他決心投身地下黨最終遭國民黨政權逮捕與槍決。簡國賢所關懷的「台灣勞工的宿命」，所看見台灣社會的真正矛盾與衝突，顯然並非省籍（族群），而是認清了國民黨政權本身的性質以及地下黨所代表，兩者之間左右意識型態上的具體差異。簡國賢主動用他對左右的選擇，回應了他的深切關懷與真實理想，正如郵電案當中許許多多的受難者一般，在「看清」自身的處境與社會不平等的來源後，熱切地用實踐來做出回應。

事實上，當年參與地下黨成員所追求的，除了渴望翻轉階級壓迫之外，事實上還包括了對全面政治與經濟民主的追求。然而這種對更深刻而全面民主的「追求」，其實在今天的白色恐怖案件的敘事或者更廣泛對於台灣百年來民主發展的描述，卻同樣遭到了遺漏。

一個頗為顯著的案例是，2013 年出版，由陳翠蓮、吳乃德與胡慧玲所共同撰寫的《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三大卷，可以說是近年來橫跨百年歷史地描繪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相當重要的著作。然而在其《卷一：自治的夢想》，對民主追求的描寫事實上僅止於二二八事件，而《卷二：自由的挫敗》的一開頭馬上從《自由中國雜誌》的創辦來談起。

如此的編排並依著時序的書寫，反應了這一套介紹台灣百年來追求民主運動歷史重量級的套書，並未將白色恐怖受難者（尤其是自願參與到地下黨工作）台灣人的奮鬥與犧牲，放置於追求「民主」運動的歷史敘事中。然而，如果我們重新檢視白色恐怖地下黨人所追求的目標與理想，以及受難者家屬是如何自我描述與定位其受難家人的狀態時，就會發現如此的尷尬之處。

⁵⁸ 簡國賢，〈見放された人々：『壁』の解決に就て〉《臺灣新生報》，1946 年 6 月 13 日。轉引自歐素琪，《臺灣學研究》2013，第 16 期，〈演劇與政治：簡國賢的戲夢人生〉。

舉例而言，在《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中，由受難者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中，黃春蘭是這麼描述介紹自己倒臥在馬場町的父親：

“1920年出生的黃溫恭，在臺南二中畢業後赴日留學，畢業於日本齒科專門學校。戰後返台開業，是當時高雄路竹鄉第一位牙醫師。二二八時目睹國民政府的鎮壓屠殺，在行醫之餘，決心投入民主反對運動。”

嚴格來說，黃春蘭對於當年加入地下而遭槍決之父親黃溫恭的描述，很可能才是更準確的。曾經在戰後與舊台共成員蘇新結合一批左翼青年，在1946年10月15日創辦《自由報》的王白淵，在1946年3月20日的雜誌《新新》上曾有這麼一篇〈民主大路〉的文章，當中對民主有以下的區分：

“...民主主義亦有種種、亦有騙人的民主主義、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主義、雖然標榜民主、其實竟限於資本家間的自由平等、普通一般民眾還置在其外。亦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主義、中國的軍閥和官僚的民主主義...民國革命以來三十多年「民主」兩字不是空談。就是奴化的工具而已。”

而早在二二八事件前即已加入地下黨的身兼文藝人、記者等職，最終同樣命喪馬場町的徐淵琛，在1946年10月，曾將一系列他以日文自1946年8月至10月所寫評論台灣時政的文章，收錄於《直言台灣現狀》一書，其中一篇題為〈「民主」漫談〉的文章寫到：

“看看我們的周圍吧！高談民主政治，彷彿這是他們的職業，其實卻橫暴且獨裁的人不存在嗎。這些人就是戴著假面具的民主論者...自治並不僅僅是政治機構上的問題。不論是工廠、機關或其他公司、團體，還是人們集體生活，民主機能果真能得到發揮嗎？民主革命應首先從這種地方開始。”

而另一篇題為〈經濟民主化問題〉的文章則是論及了經濟的民主化：

“...人人都在談政治民主化，所有的輿論機關都在大肆倡導之，但是，大家難道就不能順便考慮一下經濟的民主化嗎？...這些公司的董事長、董事、監事。「你們口口聲聲地喊著政治民主化，大聲疾呼著今日政治每況愈下，貪官污吏橫行跋扈」，那麼你是否知道在你們身後，你們雇用的人正在說你們的壞話？...希望民

選省長、縣市長是件好事。但是，我認為如果民選不建立在為多數人謀幸福和利益的社會結構上，絕不可能為人民帶來真正幸福的，對我來說，只代表一部分特權階級首長和縣市長是沒有必要存在的。”

換言之，對於當時加入地下黨最後遭到國民黨政權全面肅清的知識分子與工農階級，從左翼的角度來看，一個同時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民主，以及階級的真正解放，才是其所欲追求的完整理想。然而，如此對「民主」的具體追求與實踐，同樣未能被放入當前白色恐怖敘事的歷史詮釋當中認真看待。

也因此，本研究最終嚴肅的認為，嘗試著建立一個「省籍（族群）為表，階級、真正民主為裡」的白色恐怖案件與地下黨人的歷史詮釋取徑，真正還原這一批當年直接以行動參與到試圖改變歷史發展的「理想主義者」，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工農階級，都將會是一項與當前「民主化論述」與「轉型正義論述」進行實際對話、甚至交鋒的迫切工程！

附錄一、「郵電案」與此研究計畫相關受難人之口訪整稿

(一)、劉建修先生口述歷史紀錄

	時間	地點	採訪人	逐字稿
一訪	2017 年 8 月 22 日	劉建修竹東住處	陳柏謙、李中、許孟祥、郭耀中、黃顯淨	張宗坤
二訪	2017 年 9 月 12 日	劉建修竹東住處	陳柏謙、李中、許孟祥、黃顯淨	劉羿宏
整稿：許孟祥				
*本文在 2013 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委託、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主持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及其相關人物訪談計畫〉的訪談紀錄基礎上進行補充性訪談。範圍集中於 1946 年國語補習班成立，到歸班大遊行前後的歷史細節。主要針對本研究計畫進行史料與口述史補充，並非完整的個人生命史訪談。				
國語補習班同學會 1946 年 9 月，郵電工會開辦補習班，聘請計梅真與錢靜芝兩位老師來教國語。郵電局的班由計梅真老師負責，上課地點就在台北郵局的大禮堂。另外，管理局也開辦了國語補習班，由錢靜芝老師負責教學，那邊的詳細情況我比較不清楚。 台灣光復後，我原先是在光華補習班學習國語。由於郵電局本身就開辦了國語補習班，我於是就轉過去那邊學習。這有兩個好處，不用學費；再一個是有時候上課時間在下班前，如果參加補習班，就可以提前開溜了。 計老師對於上課使用的材料很有方法，所有的讀本都是她自己印的。其中不乏像是魯迅寫的〈聰明人、傻瓜與奴才〉這一類進步文章與時事評論。每堂課會固定留下時間讓同學做討論，發表意見、心得與看法。計老師也是在這個過程裡頭做觀察。好比說，我們學完了〈聰明人、傻瓜與奴才〉以後，她問了大家：「同學們，你們想要當聰明人？傻瓜？還是當奴才？」野草辦到第六期的時候，有同學用「純志」的筆名寫了一篇文章投稿，篇名就叫做〈社會需要傻子〉，這也是閱讀補習班上課材料後所寫的一篇讀後心得。至於純志是誰，時間太久，				

我已經忘記了。

計老師的上課方式就是這樣，教學中啟發你，啟發中觀察你。上課時有很多這樣的機會，每一堂課計老師會讓同學盡量發表意見。計老師提供給我們看的油印讀本中，不乏魯迅、巴金、老舍等等當時代的進步文學家與作品。這些文章啟發性很大，並且還可以從你對文章內容的態度，來知道你的想法、思想與傾向。

與計老師

參加補習班初期，我與計老師沒有特別的互動。但是通過上課、閱讀文章與寫心得的過程，我們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計老師經常要我們寫心得，你有什麼思想、想法，幾乎都會在裡面呈現，一看就能看出來了。這樣的課堂互動以及心得寫作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她對我有初步的了解，才直接跟我接觸。有一次，他問我：「劉建修你明天禮拜天有沒有去哪裡啊？」我說，沒有。「那我找你假日去玩可以嗎？」我說，好啊，歡迎啊！於是他就到我家裡來。那一次的拜訪，計老師通過談話充分地知道了我的出身背景。

在那之後，她經常會到我在泉州街 41 巷的宿舍跟我談話。談話的內容從家庭到生活日常，無所不談。到家裡去談，時間最充裕，也最安全。就這樣，計老師前後到我家來拜訪過不下數十次。話題也從起初的了解彼此的出身背景，漸漸地擴大到對於社會與時局的看法。這時，計老師對我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判斷。

我仍記得，曾經描述自己小時候生活上困頓的經歷給她聽。現在我已經表達不出當時的氣氛了。計老師聽了以後，說了她看的看法，並且具體地向我說明個人的經歷是怎麼與社會的時態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當時，二二八事件剛剛發生不久，於是在那幾天裡她又向我說明了國共鬥爭的歷史。

也因為這樣，光復以前我只知道中國有一個蔣介石，這是我頭一次知道原來除了國民黨以外，在大陸還有一個共產黨，並且正與國民黨政權做艱苦的鬥爭。計老師同時也從 1840 年鴉片戰爭談起，講述中國近代受帝國主義欺壓的過程，針對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過程、大陸上的情況、幾次的國共合作，一直

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對我做了一次相當詳細的說明。

往後幾個月，我們還是經常約在我的宿舍裡談話。漸漸地，不僅對近代中國的歷史有所理解，同時也談台灣的現狀以及時局。

計老師在上課時，曾經讓我們讀過一篇叫〈牆〉的文章。她透過解說文章，告訴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堵看不見的牆，牆的這邊是做官的跟富有的人家，牆的另一邊則是像我們這樣的窮困的、受壓迫的人們。這個過程，我逐漸明白了什麼是階級與不平等。同時，她也更進一步將一些書陸續交給我，要我讀。其中有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劉少奇的〈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國共產黨黨史〉、黨綱黨章等。看完之後，我就向計老師交代心得，通常不會只看一次。因為這樣，我的思想開始產生轉變。

地下工作

1948 年初，計梅真老師在我的宿舍中正式向我提出申請入黨的詢問。在同時，我也終於確認了她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身份。我向他表明，我願意參加。

一個星期以後，我將自傳交給計老師。自傳中陳述了我的家庭背景與歷程。再過了差不多一個星期，審查通過。那一天，她到我的宿舍來，將一份寫好的誓詞交給我，我依著誓詞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我交自傳以後，一直到宣誓之前，起碼一個星期的時間，我的心情是五味雜陳，想了很多，現在已經無法形容。而正式參加工作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野草》辦起來。

我的入黨申請，是由計梅真先生介紹。這個過程包括了許多對我的嚴謹觀察、調查認識與教育。據我後來的理解，計老師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她是不會輕易向我開口，甚至於讓我知道他的地下身份，最後吸收我入黨。

野草與它的任務

1948 年 3 月 23 日，補習班同學會在台北郵局禮堂舉辦成立大會，大會由計老師主持，工會方面也有派人來參加，場面相當熱烈。同學會成立之前，由郵局、

電信、管理局三個單位各選出兩位熱心的同學擔任籌備會幹部，再依照章程選出委員三人組織委員會。藉著同學會成立，我們向同學提議辦一份刊物，以練習作文、交流感情為主要作用，刊名就叫做《野草》，並規劃編輯、康樂、研究三個組，我就分配在編輯組。就這樣子，把它辦了起來。這個是第一步工作。

《野草》從 1948 年的 4 月，在我正式入黨之後開始編，一直出到 1949 年的大概是 8 月份。

剛開始辦《野草》的時候，我們連怎麼編刊物都不懂，我們都是受殖民教育，才剛剛學會寫中文，上課的時候寫了幾篇心得，普通話也都不會太講，更不要說寫文章。閱讀心得寫了半年，期間計老師經常幫我們改，教我們認字，改來改去改得多了，就學會怎麼寫文章了。

起先我想，編刊物一定需要人幫忙，也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因此，我就找了我在遞信員養成所就認識的老同學李熒台幫忙。當然，他是不曉得我的地下身份的。一方面，我通過編輯《野草》的過程向李熒台介紹國共內戰的情況；另一方面，定期地向計老師定期回報李熒臺的情況。這期間，他是完全不曉得我與計老師的關係。野草編了幾期以後，李熒台也一起加入地下工作。

《野草》除了作為組織同學們練習作文與交流的平台外，團結郵電職工才是它真正的主要目標。可以這麼說，通過解決台籍郵電工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來進一步發展組織才是主要目的。

光復後，台籍郵電職工占員工人數的三分之一，薪水卻比照日據時期敘薪，僅僅只有大陸員工的六分之一。任用上，也是以「留用」代替正式聘任。因此，經常可以聽到一些比較要好的大陸籍員工向我們透露，每次領薪水的時候，雖然是大家一起領，但是他們在電信局以外的地方領其他五份薪水。就怕我們知道了，會刺激到我們。

起初，《野草》的編輯由我與李熒臺負責，刊登在《郵報》的副刊上。此外，編輯組也負責寫壁報，不定期張貼，內容也跟爭取員工待遇有關。辦刊物經費不足，我與李熒臺就捐出薪水買了一台油印機與刻鋼板用的蠟紙，至於紙張就拿電信局的廢紙來印。就這樣，從寫蠟紙、刻鋼板、油印，由我們兩個一手完成，前面幾期都是這樣幹的。

第一期的野草終於在 1948 年 4 月 25 日，距離補習班同學會成立不到一個月後發行了。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關於「野草」〉，介紹這份刊物的緣起，內容由我執筆。第二篇是我跟李煒臺一起寫的報導〈補習班同學會的成立經過〉。至於稿件的收集、邀稿，由郵局、電信、管理局三個單位的幹部分別進行，再把文章交給我。一開始，發行的份數大約一百多份，對象都是同學或同事，範圍從北到南都有，其他縣市的郵電員工也看得到。往後的編輯，則是三個單位輪流，也就說我與李煒台每三期會主編一次。每期的文章內容，在編輯之前都會跟計老師討論。

《野草》第一年發行 20 期，第二年發行 9 期。一直到 1949 年 8 月共發行 29 期。總的說起來，它的內容一直是與歸班運動相互配合，許多待遇不平等的問題以及同學們的不滿情緒，都通過《野草》來發表。甚至可以說，除了工會方面與郵電工人間的組織外，《野草》也作為其中一個戰線，有計劃地推動著歸班運動的發展與議題的上升。這樣，它的性質在文學內容的掩護下，其實還是相當明確的。當然，那跟大環境也有相對關係。通貨膨脹的情況相當嚴重，大家吃不飽飯，自然而然這樣的運動最終一定能夠引起作用。

特務

不論是編《野草》，還是組織補習班同學會，都會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被派赴或被吸收的國民黨特務、眼線，其實都以職員身份在我們的周圍監視、打小報告。究竟是哪一些人，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特意將這樣的人找來擔任《野草》的編輯顧問，故意跟他搞好關係。好比電信局裡頭有個叫馬健飛的以及其他兩位同事，我就故意去邀請他們三人來當顧問，偶而拿稿子給他們看、假裝請教一下他們的意見，他們高興得要死。找他們來當顧問，就像買個保險一樣，讓他們不至於懷疑，甚至於反過來保護我們。遇到需要他們出面的時候，就讓他們出面。他們的真實身份，其實計老師多少都已經掌握了，並且要我也提防。

組織與擴大組織

1948 年 11 月 25 日發行的《野草》第 14 期，刊出一篇署名梅真的文章，篇名

是〈對同學們說幾句話〉，這是計老師寫的。她通過文章向同學說明，自從 5 月她請病假後補習班已經停課半年了，並且鼓勵同學們利用野草成為大家的集體力量。我是在被捕坐牢以後，才知道原來計老師是去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華東局以及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召開的「香港會議」。

計老師返回台灣後向我說明，1950 年我們將解放台灣。並且下達了一個指示：加快發展組織。

當時，我全力配合工作，在補習班同學會以及投稿文章中尋覓對象。當然，主要還是以電信局的同事為主。遇到可能的對象，分階段接觸，最後吸收、加入工作。

既然，補習班同學會負有發展組織的職能，那麼就必須讓它能夠運作並且起到實際的作用。因此，我們經常舉辦活動。比如辦登山活動、去海水浴場玩、音樂唱片鑑賞會等等，需要動腦筋想。這樣的活動計老師偶而才會去，我則是幾乎每次都參加。在辦活動與認識的過程中，通過互動與談話，幾次下來已經有個初步的觀察跟判斷。之後，又個別密集的持續接觸聯繫，那麼最終就會發展出可能的合適的對象。

在這個過程裡，幾乎花掉我大半的時間跟薪水，所有的精神都投入在發展組織的工作上。這樣的接觸是密集且認真的，不是膚淺的表面的互動，如果不是這麼做，對象是沒有辦法發展的，人家根本不會當成一回事。當時計老師也是這麼對我的。

我不斷地通過接觸來發展工作對象，並且定期向計老師做報告，交代內容。包括找了誰、為什麼找他、經過與結果如何.....等等。她針對我的報告內容來判斷，並且評估哪幾個對象適合發展，哪幾個不要碰。

我曾經花了大量的時間接觸一個我認為可以試著發展的對象，他是我在電話局總務科的同事，後來我向計老師做報告，計老師直接說，「這個人不要，他的關係太複雜，會有危險。」要我立即放棄。

請願遊行的計畫

1949 年 3 月 24 日，郵電工會在台北郵局的大禮堂召開「全省郵務工會擴大代表大會」，主要討論如何解決台籍員工歸班與待遇的問題。當時我也以電信局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有更多人其實沒有代表身份，但是一樣可以進入參加會議。會議召開時，工會理事長侯崇修正在南京，因此由代理理事長鮑伯玉主持。包括許金玉在內的許多代表，在現場都針對歸班的問題發表意見，認為這個問題一定要靠大家團結爭取才能獲得解決，靠侯崇修是得不到結果的。

25 日，代表大會已經開了兩天，還持續在進行。當天也是《野草》第 20 期的發刊日，應歸班問題提前製作了特刊，斗大的刊頭標題就是「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召開代表大會！！」刊尾文章是一首歌，叫做〈改班進行曲〉，相當有行動的意味，它的原曲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套上歸班訴求的歌詞。

26 日，會議最後一天，大家決定推派幾名代表到管理局，要求局長打長電話到南京反映代表大會的意見。後來才知道被耍了。管理局局長只是敷衍，甚至說謊，根本沒有打電話到南京。幾名被推派出來的代表決定回到會場，並將這個消息告訴在場的所有人。現場群情激憤，不滿的情緒轉而憤怒。當場，有人喊出「遊行」！所有人就衝出會場走上街頭，冒著雨往省政府（今行政院）出發。本來只有幾百人的會議，從北門出發，一路上喊著要歸班、反對不平等待遇……諸如此類的口號，到了目的地首政府時已經有近一兩千人參加。

本來現場群眾已經鼓譟，除了郵電工人以外也有不少老百姓。突然，有人喊著「衝進去！」另外一邊又有人阻止，說「千萬不可以！」最後決定找行政長官陳誠陳情，於是就推派包括許金玉在內的幾位代表進去省府遞交陳情書。

這一場請願遊行，最後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應。群眾裡頭也有同情我們的，也引起了報紙輿論的報導。官方最終在 5 月中公佈了歸班辦法，完整名稱叫做「台灣郵政員工甄別辦法」，明定了考試歸班的各項規定。雖然是這樣，要通過考試才能歸班，仍然是不合理的辦法，於是我們繼續主張無條件歸班。

事實上，早在擴大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我與計老師就已經針對即將召開的會議有過幾次討論。當時歸班問題早已形成氛圍，不需要再繼續談。討論的內容反而是「代表大會怎麼開」的技術問題。包括請願書怎麼寫的問題。因此，遊行表面上看起來是臨時的，但實際上我們對於事態的發展事先早已經有所準備。當然，如果不是存在著不合理的事實，那麼郵電員工也不會這麼地忿忿不平。

鄉土藝術團

1949 年 3 月 29 日，青年節。歸班遊行後的第三天，在台大法學院的草地上，有一場法學院學生為主的音樂晚會，有麥浪歌詠隊的話劇演出。那個時候，還有其他工會成員等等的校外民眾參加，我看到來參加活動的群眾，雖然彼此嘴巴不講，但其實心照不宣，大家心裡有數。我心裡知道，這些，都是我們的人啊！現在說起來可能很難想像，但是那時候時局已經走到了這樣的程度，大家心裡是很清楚的。

同一年的 7 月份，在中山堂與新公園有個「鄉土藝術團」的公演，一連演出了好幾天，一些同事們也參加了表演。在當時，雖然各方面的地下工作都是採取單線聯繫，誰也不會知道誰是同路人、沒有平行關係，但是同樣地，當我去看了鄉土藝術團演出《壁》與《白蛇傳》等新劇時，馬上就知道這些人跟組織一定有什麼關係，肯定是自己人了！那時候是這樣的情況，相當有自信。但是，後續的發展是怎麼也料想不到的。

急轉直下

歸班問題解決以後，《野草》到了 1949 年 8 月底出了最後一刊，就中止編輯了。《野草》扮演的角色，是與補習班同學會共同發揮團結郵電工人的作用，《野草》作為爭取歸班的平台隨著歸班的落幕也就完成它的階段性任務了。

眼前的任務需要，是直接加快擴大發展組織。因此，在電信局單位中所有可以進行的、可能的對象，我都盡可能地對他們做工作。甚至於在初步觀察判斷後，就開口邀請他們加入組織，其中也有不少人同意加入。他們的組織關係只到我這裡為止，也就是說加入工作後個別只對我負責。

差不多也是這段期間，國共在大陸的三大戰役結果已經非常明朗，我從計老師的轉述以及《光明報》等地下黨的宣傳資料中頻繁地接觸到內戰的消息。到了解放軍渡江以後，國民黨完全處於劣勢，長江以南一些城市甚至打都不用打就和平解放了。局勢與氛圍已經相當確定，可以說許多人心裡也有底，都覺得國民黨就要完蛋，共產黨馬上就要來了。

到了 1949 年 5 月，台灣省宣布戒嚴。雖然如此，我們對局勢仍抱持正面的態度，認為內戰即將結束台灣就要解放。因此，對於組織發展還是持續地加大力度在進行，包括在人際範圍內廣泛地寄發《光明報》。實際上，這樣的輕忽也是日後基隆中學案之所以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當時的形勢大好，是普遍肯定的。

有一個比喻是這樣子：有一條毒蛇，我們以為牠剩下半口氣差不多要死了，結果怎麼也沒想到牠突然翻過身來咬你一口！這條毒蛇就是國民黨。

停辦《野草》以後，我將工作主力放在發展更多同事參加組織，同時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向計老師匯報工作情況，並且交代我已經吸收了哪一些人。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 1950 年初。

1950 年 2 月，計老師被捕了。3 月 10 日，我也被捕。相隔一日，李煒臺也進來了。

回首：命運與機會

我從小家裡就窮，就覺得這個社會存在著相當多的不平等。我一直是這樣想，也一直在找答案。所以我的思想根源並不是說計老師跟我講幾句話，我就聽她的。不是這樣子的。現在有人覺得，我們這些人都是被騙的、被害了，那也不是事實。我會說，「你錯了」。

與其說計老師吸收我加入地下工作，倒不如說，她給了我一個機會。同時，也給了我一個方法。這樣的機會跟方法，讓我可以想的更完整。至於有人問我，會不會為這樣的經歷感到後悔？不會。我當然不會。

我這一輩子，從年輕到現在，仍然為此感到光榮。這就是我對於這段經歷的所有態度了。

(二)、許金玉女士口述歷史紀錄

	時間	地點	採訪人	逐字稿
一訪	2017 年 8 月 30 日	屏東	陳柏謙、李中、許孟祥、 郭耀中、黃顯淨	李中
整稿：李中				
國語補習班 劉建修跟李熒台是國語補習班裡頭很優秀的兩位學生，寫作能力很好。他們兩位在國語補習班上課的時候很安靜，老師提問，他們才開口發言。計梅真老師很喜歡劉建修與李熒台這兩位學生，他們剛到班上的時候，計老師曾經介紹說，這兩位同學非常優秀，以後大家互相研究。劉建修亦曾自述，台灣光復的時候，先在光華補習班上過課，不過兩個補習班的教法很不一樣。計老師的教法跟普通的老師不一樣，可以說全精神貫在這個教書裡面，由於班上同學的國語不流利，而計老師不熟悉閩南語，所以他會比手畫腳讓你知知道，除了教學，計老師在生活面向也很關心學生們。他聽到同學有什麼事情，很要緊，馬上到家裡面去看他，是非常好的一個老師。 國語補習班根據工作時間的不同，安排了三個班級，上課時間分別是早上七點、下午一點、下午四點。早上都是我們郵政局的員工。雖然不記得班上確實的人數，但在印象裡課堂上有很多人。 計梅真老師之前在大陸的時候在工廠工作，在工廠也指點那些工人，因為覺得他指點得很好，所以那些工人對計老師很好。 計老師來台灣之後，那時候外省人不會說台灣話，台灣人不會說外省話，在工廠門口常常打架，看到這個情況就有了國語補習班的開始。 歸班運動 歸班就是我們那個時候還是照日本的待遇，在這樣的情況下，計梅真老師極力對這方面打開我們的想法，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爭取這個歸班，這個歸班根本就是對我們不公平的一個待遇，大陸人的待遇跟我們的待遇差得很多，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計老師說這個要求是合法的，你們不要怕。絕對不會在歸班成功後把我們全部都抓去關。 計梅真老師到台灣來之前，在上海的紡紗工廠進行組織工作。陸象賢撰寫的資料裡頭也提到，計梅真先被派到台灣發展組織，後來在工會成立補習班。計老師來教書，私下很關心每一個人，包括我、高秀玉、曾清萬，覺得家庭或本身				

有問題，就叫出來談話，談了之後，計老師也會建議遇到怎樣的情況應該怎麼做。

我們跟計老師的往來沒有一定的時間，他有時間就約我們在某個不會被外人看到的地點，主要是怕爭取權益的事情被破壞。那個時候計老師告訴我們，最主要就是應該要團結，團結以後應該想出什麼方法來跟政府要求，後來我們就一起組織了工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官方才覺得以前這群憨鴨子都憨憨的，現在居然會提出方法了，才開始懷疑起背後或許有什麼人在策劃。

參與工會選舉

1947年十月、十一月，我參與工會選舉。那個選舉可以說計老師花了好多精神，一直開導我們的想法，不然我們沒有辦法想像，怎麼可以去要求改班。這個要求是要做什麼？要怎麼要求？跟誰要求？

計老師說，從大陸到台灣來的郵電局員工，職務都比台灣員工高，最少也是科長，而我們這些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老員工都只是普通的職員，非常不公平。由於外省籍的員工初到台灣，對台灣的郵政業務都還不熟系，也不能理解本省員工的想法，再加上本省員工國語不通，不能為自己的權益說話。計先生告訴我們，遇到這種情況，應該由工會的代表出來講話，在工會組織裡面，由我們自己去商量提出應對的策略。

計梅真老師的能力很強，而錢靜芝老師的能力就沒有那麼強，所以很多主意都是計老師提出，錢老師比較是幫忙協助性質。我出來選舉就是計老師的建議。那時候我不懂，不懂就不敢。計老師最開始就是說，「你若覺得不平等，就應該出來爭取，只要大家團結就有機會。」其實，一開始計老師要我加入工會，我說我不太會說話，他說沒關係，要我邊做邊學，因為越怕就越不會。

光復初期，由國民黨派到台灣的外省官員都是比較反共的。加入工人組織前，計老師就曾私下跟我們說，哪一種人可以說真話，哪一種人不能。除了國民黨派來的外省官員不支持本省工人的爭取權益運動外，當時也有本省的台灣人，如李阿祿，雖是郵局的員工，卻不管台灣人的死活。我記得，解密後的保密局的檔案裡，就提到李阿祿具有保密局線民身份，由他負責向保密局報告郵局的狀況。李阿祿這個人的品行很差，為了阻止我參加工會選舉，他就派人到我家恐嚇我，當時我不在家，他們一夥人被我爸爸罵走。

工會裡面有許多保密局特務系統的人，也有一些是專打小報告的線民。在無法掌握工會全部系統的情況下，我們也有我們的人，像計老師也會幫忙聯絡工會

的會員。我選上工會幹部的過程，計老師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候不是我自己動員，大家都會幫忙動員，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有的根本就不認識我。

工會一個月開一次理幹事會議，照理說大家在工會裡面都很希望爭取歸班改班的事情，可是一直都沒有進度的原因，主要就是官方系統的人在裡面搗蛋，不是說我們不認真爭取，是一些像李阿祿這樣的人會起破壞的作用。

到上海開會

到上海開會是從基隆出發，坐船坐了大概是兩個晚上，說到坐船才是大事情，在船上如果讓我坐著，我就會暈，我就起來到處走，一堆人在外面吐，看他們這樣吐，大家就跟著吐。正月初一去，在海上遇到大風，到了上海還下大雪，看到下雪大家很開心，因為在台灣沒看過，那是我第一次去大陸。

到上海的時候，工會的人非常親切，好像見到親人一樣，由於我們沒有帶冬天的衣服，他們買衛生衣給我們穿，買棉被讓我們晚上睡覺時蓋。

我們住在上海工會裡面。當時全國都有人過去，台灣的代表跟大陸的代表合在一起開會。工人對工人的感情一樣，大陸的工人那時候也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我們就變得很團結。

在上海的時候，由於我的國語還不太好，外省的工人聽不懂，所以工會開會時我一直沒有說話。那時候台灣去的代表中女性有四位，男性有十位。有一位本省的女代表叫做張美玉，差我一兩歲，品行比較不好，計老師不會跟她接觸，也建議我們盡量跟她遠離一點。管理局工會的宋世興也有去上海。宋世興很單純，對工會的事情不是很拿手，人雖然很老實，國語也說得不錯，但是並沒有在上海工會會議上為本省員工的困難多說什麼。

上海開會時，我們遇到其他省的婦女代表比較左傾，對我們都很親切，看到我們就哭，說這麼多年都不曾看到過了，這是頭一次看到從台灣來開會的人。他們大多是北方的代表，也有東北那邊的代表。

光復之後一兩年，已經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所以那時候我對國民黨的統治也好，對那時候來台灣的外省人也好，其實都很失望，但是到了上海遇到的都是工人階級的外省人，反而產生很多好感。

歸班遊行

1949 年 3 月的歸班遊行，本來在郵局裡面開討論改班的會議，因為會議一直沒

結果，開會當中就有人喊著要遊行，大家都衝出去，那時候沒辦法擋，但是那些特務一直擋，要大家不要出去，出去就危險了。我們這些人就說，哪裡危險！當時的路線是從台北郵局出來後，沿著現在的忠孝東路一直走到現在的行政院也就是當時的台灣省政府。

遊行之前的報紙寫到當時在開的全省各級代表大會時說，台北街頭已經有呼籲歸班的標語和漫畫。這也是計先生的建議。標語是要求改班，我們要活。寫在單子上、紙上，遊行的時候有拿出來。

我們一出去街頭，其他群眾就都靠過來，遊行隊伍一下就聚集了幾千人，有郵局的員工，也有好奇的群眾，很多人一起跟著走。遊行途中，我們就一直喊改班！要改班！我們應該有權利要求，我們的要求不是多賺一點錢，而是照規定來，應該是怎麼樣，我們就照規定來。

遊行隊伍大家推包伯玉帶頭。這是因為計老師曾告訴我，我們如果要遊行一定要找一個人帶頭。計老師說包伯玉是特務，建議讓包伯玉帶頭，也說要我們不要自己走，自己帶頭會吃虧。因此，當天大家指名包伯玉帶頭，那時候他也知道大家是不懷好意的。

包伯玉知道如果出事，帶頭的會被先抓，所以一開始他怎麼樣都不願意，其他人說那你就想辦法看怎麼樣好，我們不走，就站在這裡等你。包伯玉看到這個情況也沒辦法只好答應。我們這些人進去省政府跟陳誠談，就是他建議的。他也有進去，但是他不敢出面，怕得要死。那天晚上就叫我們四個代表去他家。包伯玉看到我們就哭得要命，說你們要害死我，這一次我一定會死。我們這些人一直笑，笑他怕死。他要求我們不要再繼續了。

回到遊行當時，當我們到了省政府門口，看到屋頂都安置了槍，阿兵哥也配了槍。那時候遊行的民眾聚在省府門口，沒人敢說怕，沒人敢說要回去。後來，軍隊並沒有開槍，我猜是省主席陳誠有出來說不要傷害群眾，我們才平安退出來。

當時，我們選代表進去跟陳誠談，要跟陳誠要求改班，陳誠看到我們就說，他很支持我們，但是不是用這種方式，要我們回去。那時候遊行是三月底，五月就改班了。

計梅真的影響

計老師說的事情都是為了大家生活得更好。像改班就是大家要怎麼做，這不是

為了個人，像有什麼事情，就好像說特務這個事情，他就會問我的意見，看是哪一邊對、哪一邊錯，如果是我，應該要站在哪一邊。我如果說錯，計老師不會罵我，而是會問我為什麼是這樣的想法，我說這樣比較不會傷害人家，他會接著問那人家傷害你要怎麼辦呢，這樣當中我就慢慢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樣子。

跟計老師認識的時候談過台灣問題，計老師說台灣最後還是會解放，我說要等到什麼時候？他說要看情形，我說要看什麼情形，計老師說我問話怎麼問到這麼徹底啊。我對這個的印象非常深。我說，像我們這種腦子不夠的人，猜不出來，所以才會凡事問得徹底。

(三)、王文清先生口述歷史紀錄

	時間	地點	採訪人	逐字稿
一訪	2017 年 12 月 7 日	新北市新店 王宅	陳柏謙、許孟祥	陳玟亘
二訪	2018 年 3 月 21 日	新北市新店 王宅	陳柏謙、許孟祥	陳玟亘
整稿：許孟祥				
差不多 20 年前，應著前郵電工會理事長陸象賢的邀請下，多位郵電案受難人就各自的記憶寫下了懷念計梅真與錢靜芝老師的追憶文章，最終集結成一本小集子，書名就叫做《魂繫台北》。關於我在郵局的經歷與想法，差不多已經在書裡面清楚地表達。 白色恐怖的事，是近十幾年才比較敢說出來。以前不敢講，講出來可能就沒工作、沒飯可吃。過去紅帽子就跟過街老鼠一樣，很淒慘的。在當時「反共」第一的氛圍下，一切都是反共優先。這樣的氣氛、味道是會感染的，整個社會對紅帽子是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我們剛出獄的時候，面對整個台灣社會的反共氛圍，那是你們現在怎麼都想像不到的，不是像現在在談白色恐怖談得這麼溫暖和煦。 關於我的受難過程，曾經由人權館邀稿，收入在 2012 年出版的《秋蟬的悲鳴》一書當中，也能夠作為參考。此次訪問，我就按規劃來談一談受難前乃至於台灣光復前的些許經歷。 幼年時期 1927 年，我出生在南投集集，但是我的祖居是在台北新店，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公學校四年級以前，我都是住在集集。說起來，這個跟父親的職業有關，同時也跟日本在台殖民的產業政策是有關係的。 日本殖民台灣，起初對產業的掌握並不足，像三井這樣的自德川幕府時期繼承下來的日本財閥，在當時也在殖民地尋找發展的項目，面臨資本要如何投放的問題。因此，香蕉運銷日本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利用當地居民種香蕉（山蕉），同時設了一個總所在中寮，另外在林子坑又設了分所。香蕉收成後，就一船一船地載往日本，讓日本人去享受，集集的蕉在當時很有名氣，還是日本天皇的「御用蕉」。我的父親就是在林子坑分所當主管，是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的職員。到了我適學的年齡，就就近在集集公學校入學了。一直到公學校四年級，父親因為工作轉調的緣故，我才遷				

回到新店。

由於氣候的緣故，台灣北部過去一直是茶葉的生產大宗。茶樹必須生長在有霧氣的地方，氣候首重。我年輕的時候，北部山區一年四季都有霧氣，雨一下個把月也是經常有的事情，所以種茶是相當合適的。因為這樣，日本人就開始動腦筋，選在桃園的角板山蓋了一個茶廠，廠房就設在茶葉產地，並且將我父親調職到那邊從事茶葉種植與製造的開發工作，運用機械化的方式生產茶葉。

父母親到角板山工作以後，我就回到新店由祖母照顧，並且完成最後兩年的公學校學業。父親熟知當時的中學校的入學考試，對於台灣人來說並不是容易的事，他四處打聽找到了老松公學校一個教學成績優異的老師，據說由他教導的學生八成都能通過中學校入學考試，於是就把我送到了老松公學校去讀了兩年的高等科。每天我就從新店搭著五分車路經大坪林、梘尾、十五份、公館，沿著汀州路、古亭到艋舺車站下車走路去上學。就這樣，在高等科就讀兩年後，我如願地考上了開南商業學校。

台灣人才會讀的開南商業學校

日本帝國發起南進政策，名義上叫做「開發」南洋，並且以台灣作為南進基地。「開南」商業學校的名字是這樣來的。學制上，我到開南讀書以前，工、商還是不分校的，到了我去讀的時候工、商已經分開了，分成開南商業跟開南工業兩個學校，所以現在的開南商工，是光復以後又再次合一的。

當時的開南商業學校，多半是台灣人就讀，班上 60 位同學之中只有四個日本人。對於日本人而言，只有沒有用的人才會淪落到跟台灣人一起讀書。我在開南商業學校是提前畢業的。以當時的學制來說，要到 4 月 1 日才是新的學期，然而前一年的年底，學校收到一紙命令，就草草地要我們畢業了。畢業證書夾著派令一起交給我們，收到以後馬上就去了位在高雄岡山的「六一航空廠」報到，想不去都不行。

岡山六一航空廠

六一航空廠屬於日本海軍軍部，在南洋戰事期間負責各種飛機的修理與保養以及糧食與武器的配給。從戰場上回來的飛機不用回到日本本土，直接就在岡山維修。

到了六一航空廠後，先是接受足足一年的職業訓練，內容包括種種與航空機械有關的基本常識，過了半年以後開始實習，之後再依照特長分派，於是我被派

到文書事務，帶著 12 名打字員，屬於管理職。當時的薪資是按級職敘薪，一個月六十塊錢。六十塊錢在今天來看是什麼概念呢？米價便宜的時候可以買得起幾斗米，米價一長，那是連半斤米都買不起的。在戰時體制下，戰爭的情勢不斷地變化，並且動員的範圍也擴大到一般老百姓。這是我經歷過的動盪不斷的時代。

我在六一航空廠待了三年，直到被告知大戰已經結束的消息。台灣光復了。過不了多久軍隊解編，我與其他台籍青年也就各自歸鄉了。

到郵局工作

歸鄉以後，馬上就面臨到餬口的問題。我原想找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但是半年多的日子過去了依舊找不到。那樣的時局，這種願望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恰好，我有一位姑丈，光復前在遞信部工作。他告訴我，郵局要招募一批青年，有工可做、有飯可吃最要緊，於是在他的引介下我就到郵局去詢問。原先在那邊工作的日本人都走了，非常缺工，他們一聽我是商業學校畢業的，馬上就採用了，而後我被分派在掛號課，工作地點就在北門邊的台北郵局裡。我在掛號課的職稱是業務，負責的工作是把郵工們從各地收來的堆積如山的郵件分區、分地方，以便下一步配達到收件人手上。

當時台灣光復還不久，本省籍的郵工多半還不太會講漢語，與外省同事在語言上有溝通困難。我在開南商業學校就讀時，正值日本佔領中國並向南洋發動戰爭，因此曾經學過三年的馬來語跟當時叫做「支那語」的漢語，說、聽、讀程度還不錯，但是還不到能寫的階段。即使是這樣，面對各省不同方言口音的漢語還是令我摸不著頭緒。隨後，郵電工會成立了專門的國語補習班教導台籍郵工學習中文，我也趁工作之便就近參加了。

補習班上課的地點設在台北郵局的講堂裡面，利用上下班的空檔時間上課，參加補習班的同事相當多，授課老師就是計梅真。由於我本身已經具備一定程度，而且可以閱讀像是《新聞天地》、《展望》這方面內容介紹國際政治的雜誌，因此與計梅真老師能夠直接進行討論，也因為這樣彼此交換了不少關於時事問題的看法。同時，我自身對於知識有迫切的渴望，因而經常向計梅真老師當面請教。補習班是 1946 年秋天成立的，成立不久後的隔年初，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中的經歷

1947 年 3 月，某一天早上輪到我當班，我從新店騎著自行車到了台北郵局，就看到七八個人倒在門口。當天，軍隊從基隆開到台北，在太平町一帶見路上有

人就開槍，在延平南路與博愛路口附近的民眾一聽到不遠處傳來的槍聲就紛紛散開，軍車繼續往前開，卡車上的機槍仍對著逃散的人群掃射。我當場見到一個頭戴毛呢帽走在路上的老伯中槍倒地，倒地後血流到了帽子裡，那頂帽子裡的血足足有八分滿。我當時深受震撼，怎麼有這種政府會對人民做出這樣的事？這是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親眼所見，一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

關於歸班運動

就我所知，國語補習班運作了差不多一年半以後，基於同學們交流以及活動的需要，就進一步成立了國語補習班同學會，之後又以國語補習班同學會的名義發行了刊物《野草》。

《野草》的編輯工作，劉建修與李熒台的投入很多。由於他們屬於電信局，上班的時間比較特殊，因此經常有一整個半天的空檔時間可以處理《野草》的相關事務。日後，《野草》這份刊物也在歸班運動中有一定的角色。

光復以後，郵電工人的薪資標準一直與外省職工存在著差距。我親眼所見，外省職工領錢的時候，是拿著布袋來裝的；相反地，本省籍工人領的薪水摺一摺放到口袋還裝不滿。明明大家都是一起在工作，甚至他們的工作量還比較輕鬆，薪水卻領得比我們多很多，憑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所以這是相當不公平的。歸班運動就是從這樣的待遇落差來的，我們要求將所有留用工人轉為正式員工，並且比照中央制訂的標準給予平等的待遇。要不然，物價一直飆漲，連基本生活都不知道怎麼維持。這是相當實際的問題，在爭取歸班的過程裡頭，計老師也會就我們的問題提出建議，她認為本省郵電工人待遇不公的問題必須要解決，但這不僅僅是郵電工人的問題，同時也是社會不公的問題，要從整體社會問題的角度來看待。我自己由於工作時間的緣故，並沒有參與工會的事務，但是如果有行動我會參與。

1949年3月24日郵電工會召開全省的擴大會議，地點就在郵局的大禮堂，會議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歸班問題。當時我因為工作的關係並不在場，事情發生的詳細經過我不清楚，遊行的事也是後來才知道的。

關於鄉土藝術團

在我記憶中，郵電職工做了兩件事是有產生具體的社會影響力的。一是歸班遊行，另一件事就是參與鄉土藝術團的演出。這兩件事，將原本只發生在郵局職工之間的議題與交流，擴大到社會中。鄉土藝術團與各工會間的互動就是一個

例子。

1949 年五一勞動節當天，郵電工會跟包括鐵路工會在內的其他工會在中山堂聯合演出〈民主閻羅殿〉，寫實地暗批國民黨政府的不民主以及對現實的不滿。這個劇本形成之初就是由我起草，而後整合補習班同學以及鐵路工會、司機工會成員的意見，再由其他執筆人修改而成，演出以後獲得了相當不錯的迴響。

我和計梅真老師的交往

我與老師的交往，一直到我們被捕為止，我始終沒有聽她透露過她的地下黨身份，也從來不曉得她帶有任務。我跟她的相處，一直是知識與看法方面的往來交流，至於組織方面的事，她不會告訴我。我們經常會針對問題進行辯論，特別是內戰的性質與世界局勢的現況，看法會有不一致之處，我也不一定同意她的說法。即使如此，她的世界觀、學識以及人格，對青年時期的我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可以確定的。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有不少外省人被毆，當時我很擔心計老師的安危。事件緩和以後我向她表示關心，才曉得原來有很多本省同學在保護她，特別是許金玉，因此相當安全。

事過境遷，現在有一些人提出質問，認為我是被共黨所騙、被計梅真所害，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個人無法接受。也有人問我，跟計老師之間是否存在組織關係，或者我是不是入了黨？事實上都沒有。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很多，特別是生命觀與世界觀或者更進一步的哲學層次的問題。可以這麼地說，計老師的確影響了我的一生，然而我遭遇到的牢獄卻是一點也不能怪她的。

結語

我是 1950 年 3 月 10 日被捕，這是我完全沒有意料到的事，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為什麼會被捕？到了保密局時，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務故意帶我經過計老師的押房，我看到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到睜不開來。她向我說了一句話：「我現在保護不了你們了，要堅持住，好好地活下去。」

我 1950 年被捕時 23 歲，一直關到 1964 年出獄，出獄後又過了 10 年我才結婚，隔年當上父親時我已經 48 歲。

說起來，國共之間的內戰影響太多人了。因為這樣，我的一生算是被國民黨跟共產黨的鬥爭給吞噬掉了。這是時代的悲劇，這樣的悲劇甚至延續到現在。

我今年 91 歲，身體老化了，心智也鈍了。所以這個時候要我來接受訪問，我就算是還有記憶也說不清楚了，能表達多少，也很難說了。

(四)、李榮台先生口述歷史紀錄

	時間	地點	採訪人	逐字稿
一訪	2018 年 3 月 10 日 10 時	台南市榮譽街劉宅	陳柏謙、許孟祥、黃顯淨、涂貴美	許孟祥
整稿：許孟祥				
我在 1950 年代白色恐怖期間被補，關押了整整 10 年。有關我的受難過程與情形，我想必須從郵電管理局的工作開始說起。 1928 年，我出生在苗栗的銅鑼鎮，在日據時期行政上屬於新竹州。稍微懂事時，家裡把我送到銅鑼公學校去讀書，畢業後又繼續讀了兩年的高等科。完成了高等科學業，我就報考了電信局的「遞信從事員」，並且順利錄取。也因為這樣，我頭一次離開家鄉銅鑼，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台北。 一個遞信從事員的養成 遞信從事員在當時是隸屬於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我在收到錄取通知後，就去到了「遞信從事員養成所」報到並接受職前訓練，之後分派到電信局工作。在遞信從事員養成所受訓時我認識了一個人，並且在日後結為好友。說起來，那個時候根本無法預知我跟這位好友，會在一連串的大時代的遭遇中成為同志，更不會知道我們會成為難友。這樣的情誼經過了幾十年，到了今天絲毫未減。我說的這位同志就是劉建修。 初結識劉建修的時候，太平洋戰爭已經發展到末期了，當時他以為我是日本人，也因此有過一段誤會。這一切得從我的家庭說起。 我在大家庭中長大，有四個兄弟、一個妹妹，我在家中排行老大。在我讀公學校的時候，中日戰爭已經爆發，日本在台灣實施皇民化政策，並且公布包括「國語家庭認定規程」等一系列皇民化法規與措施。當時我有個堂哥在銅鑼庄役場做事，據說申請國語家庭有一些獎勵，於是就主動把我們家族都弄成國語之家，我們每個人就都改了日本名。也因為這個日本名字的緣故，劉建修曾經認為我極想要接受「同化」而成為「真正的日本人」。我向他說明了原委後，他才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 昭和 19 年年底（1944 年），我跟劉建修完成了養成所的訓練，先後分派到了電信局工作。他是通信事務員，我是報務佐。按職級區分，員的待遇在當時是比佐要來得好的。印象中，我當時的月薪是 40 幾塊錢。敘職不到一年後，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台灣光復了。

學國語

台灣光復初期，曾經有一股學習國語的熱潮，大家都在學國語，當時叫做北平話，坊間也開設了很多國語補習班。台灣光復那一年我才 18 歲，報務佐的工作還做不到一年，新的時代來了，一方面興奮，另一方面也擔心自己只懂得日語，國語卻是一竅不通。我心想，不行！我們得趕得上新時代啊。後來劉建修就向我提議，不如一起去「光華國語講習所」學國語吧。

光華國語講習所是日據時期前文化協會幹部鄭明祿開設的，借用開南商工教室在晚上教大家學國語。同一時間，在開南借教室上課的，還有朱昭陽創辦的「延平學院」。就這樣，劉建修報名去光華學國語，我去了延平學院讀一年級。

我在延平學院大約讀了一年。1946 年 9 月，台灣省郵務工會在台北郵局設立了國語補習班，教導台籍員工學習國語，並且從上海聘請計梅真、錢靜芝老師來台。我們知道以後，就去參加了郵務工會自辦的國語補習班。之所以會去補習班，也是劉建修介紹的，我也因為這樣而認識了計梅真與錢靜芝老師。正是因為兩位老師，我們才會在日後催生了《野草》的創刊，也才有了交流與發表言論的平台，這與 1949 年 3 月爆發爭取歸班的遊行，是有一連串的關連的。

國語補習班辦了一年多以後，在 1948 年初成立了補習班同學會，在課堂聽課之餘進一步擴大了同學間的交流。那時很多人學國語，但還不到能寫的程度，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寫作與發表感想的平台。就這樣，在國語補習班同學會成立與推波助瀾下，《野草》這份刊物誕生了。

野草

1948 年 4 月 25 日，《野草》正式創刊，對象是工會內部的台籍員工。我與劉建修以同學會的名義，用本名在創刊號發表了第一篇文章〈補習班同學會成立經過〉，向郵電職工與補習班同學們報告這個消息。

起初，計梅真老師教我們如何出版刊物，我們也組織了一個編委會，負責各期刊物的邀稿、編輯與研究工作。雖說是編委會，但當時沒有明確的定期會議，就是幾個人固定供給稿子，介紹一些作家的作品。逐漸地，我們才通過邀稿，以及宣傳這份刊物，鼓勵大家把生活的遭遇與學習的心得等等感想發表到刊物上。我當時讀了一些魯迅，也曾經透過刊物介紹魯迅的作品。

此後，《野草》成為了同學們的創作與練習中文的園地。有許多篇文章是在說明

台籍員工所碰到的問題，宣傳同工同酬的概念，提倡大家要團結，一起爭取權益等等。

爭取歸班

在台北郵局工作時，郵局是在一樓，我們電信是在三樓。大陸來台員工，被稱作「報務員」與「郵務員」，而我的工作職稱則是「遞信從事員」，與其他台籍職工被歸類為「留用」員工。我們的工作內容雖然差不多，但大陸來台的員工月薪卻相對高出許多，至少雙倍以上。例如，他們在本俸以外，還會以「去大陸出差」為由，多拿出差費等等。台籍與大陸員工明明做一樣的事，但薪水卻相差極大，尤其當時通貨膨脹得很嚴重，錢一直貶值，我們的薪水卻沒有漲，因此引起許多台籍員工的不滿，會有這種不滿可以說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當時的氛圍，事實就是勞動待遇不公，因此我們也不顧什麼顧忌，在一股集體的氛圍下，通過補習班同學會、工會、以及《野草》，作為團結職工、爭取權利的平台，爭取問題的解決。

1949年3月，終於爆發了歸班遊行，郵電工人以「改班」、同工同酬為訴求，從北門的台北郵局走到台灣省政府（今行政院大樓），直接向省主席陳誠提出訴求。之所以能夠發起台灣光復後第一個工會遊行，當時的工會代表許金玉是很重要的關鍵角色，而這個過程也有計梅真老師的指導。我跟計梅真老師很少有正面的接觸，主要都是通過劉建修，在關係上也是直接與劉建修共同進行《野草》的編輯工作。

逮捕

1950年3月某一天⁵⁹，我被通知去劉建修的住處，到的時候，沒見到劉建修，卻只有計老師在場，旁邊還站著兩個陌生人，情況很不尋常。計老師看起來被動過刑了，而後我才知道她被逮捕，陪她來的兩個陌生人都是特務。特務當場要我寫自白書，我看了計老師，她點了頭示意，意思是叫我寫沒關係，所以我就寫了一些，但沒講太多，畢竟我的確沒做過什麼，也不知道究竟要「自白」什麼？寫完以後，他們卻沒立刻收押我，反倒把我放回去，原來是為了要等我跟其他人聯繫，以引誘出更多的人。幾天後⁶⁰，我就被他們抓起來了。

當時我住在台北臨沂街的電信局宿舍，他們到我家抓我時，我剛好不在，住處被翻得亂七八糟，據說他們是想找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但只找到魯迅的

⁵⁹ 根據劉建修訪談回憶，當日是1950年3月7日。

⁶⁰ 根據劉建修訪談回憶，當日是1950年3月10日。

相關作品，那些都是國語補習班的上課讀物。隔天我照常去上班，當天就在電信局三樓的辦公室被他們逮補了。

被捕後，他們並沒有把我和其他同學關在一起，並且對我用刑了三天三夜，第一天被倒吊、接著被灌辣椒水、第三天他們用探照燈照我的眼睛。我跟鄭逢春⁶¹關在同一間牢房，裡頭還有另一人，後來才知道他是特務，是用來監視我們的臥底，竊聽我們是否討論到這個案子。

在刑求了三天之後的晚上，計老師通過靠近馬桶地板上的一個小口，對著我的牢房把我叫了過去。我湊在洞邊，聽著計老師的話，她說特務們已經將我的口供按照他們需要的內容寫成一份自白，最後一定會要我在上面簽字。她還留了一句話，說我可能會被判罪，但無論如何一定要留著一條命，不能死。這是我入獄後第一次接觸到計老師，再遇到時已經是我們這個案子的開庭宣判的時候了。

最後，我們郵電案有 35 人被判刑，計老師、錢老師被槍斃了，其餘則分成 7 年、10 年、15 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我則被判了 10 年。

幾年前，我跟劉健修說：「我們買一點跟大陸有關的書，刻一個印章叫做『計梅真老師紀念藏書』，來紀念計老師吧。」於是我開始蒐集相關書籍，直到現在有六百多本，都蓋上『計梅真老師紀念藏書』，以計老師的名義收藏著。

現在人們問我「認不認這頂紅帽子？」老實說，我真答不上；不過講起計老師，我對她只有感激，我很感謝她當時的教導，從補習班同學會、《野草》，到台籍郵電員工爭取同工同酬遊行，我從計梅真身上學到太多。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認為我們當年做的事情是對的。但是，現在年輕一輩對於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好像沒有辦法理解。今天你們來採訪，我仍然希望我的孩子也在這裡，希望他也知道我的這些過去。以前是不敢說，怕對孩子有不好的影響，現在要說可能也晚了。我已經 91 歲了，說起話還可以，但是以前的事情跟記憶，每天都在衰退，有的事情我知道自己還有個印象在，可是卻怎麼想也想不起來、說不清楚了。我是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想不起來，所以相當地懊惱，不知道該怎麼辦啊。現在我的行動不方便，雖然台南跟竹東不遠，但是那樣的距離我已經沒有辦法去了。如果辦得到的話，我很希望能夠再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劉建修。

⁶¹ 鄭逢春為郵政管理局郵務佐，也因為計梅真案被捕，時年 26 歲。

(五)、阮紅嬰先生口述歷史紀錄

	時間	地點	採訪人	逐字稿
一訪	2018 年 3 月 16 日	桃園平鎮阮宅	陳柏謙、張宗坤	許育嘉
整稿：許育嘉				
從技能養習所到造船廠技工				
我從 2 歲在基隆由我的阿嬤撫養長大，10 歲時由於阿公為謀生四處奔波不幸過世，我才回到九份居住，一開始因為家裡經濟拮据，公學校畢業後，曾到過九份的礦坑工作過，1941 年才到基隆造船廠的技能養成所（位於基隆社寮島）半工半讀，上午在養成所上課，下午則到造船廠實習，每天有五角的生活費，比外面 3 年 4 個月的學徒要到出師才有收入還要好一些。1943 年我從養成所畢業後便直接到社寮的基隆造船廠擔任技工。 日本時代的基隆造船廠本來是由三菱重工在經營與管理，後來才改成由日本海軍管理。那時候由於美軍幾乎每天來轟炸，所以造船廠的工作陷於停頓，工人隨時準備要跑防空警報，怕有危險到造船廠工作的意願很低。廠方為了怕工人不敢來上工，所以就提出上班日若遇到轟炸，每人可多補發一天半的工資。這種情況就一直持續到光復。 光復後，來接收基隆造船廠的廠長叫薩本炘，接收委員叫王慶芳，他們都是從福建造船廠過來的人員。1945 年年底在造船廠舉辦的接收大會上，除了基隆的政府官員代表外，還請了一個本省籍自稱是艋舺人的人擔任住持人，那個人看起來像地頭蛇，他在接收大會的主持講話中恐嚇造船廠的員工要乖乖服從接收的命令，引起了造船廠工人的普遍不滿。後來，基隆造船廠內還派駐了一個小隊的工礦警察，並且設置了關人的鐵籠，用途是廠方拿來關押不聽話的工人。				
造船廠罷工事件				
1946 年的 6 月位在社寮島上的造船廠發生了一起為時 12 小時的罷工事件，直接的起因是光復後米價不斷上揚，導致工人負荷不了，要求廠方調漲薪水也沒有結果。由於造船廠位於本島外的社寮島上，工人上工的交通工具都是靠船隻，從本島坐船到造船廠，工人們就利用坐船的時間討論是否用罷工的方式要求廠				

方調薪，雖然大家對罷工的意見時有爭論，但是最終還是形成了罷工的共識。事實上，罷工的事宜主要由造船廠的年輕一輩工人主導，當時由造船廠自己從技能養成所培養的年輕工人已有五期，人數約有三、四百人。因為，年輕的工人都是從養成所來的，所以大家彼此之間都是相互認識，決定罷工與說服其他工人的工作主要是由這批年輕的工人進行。

罷工發動的當天，大家坐船到造船廠後，並沒進入工作現場，而是直接拿著自己的工作箱直接集合並封鎖了造船廠的辦公室，然後由當過日本兵受過軍事訓練的工人去制服有武器的工礦警察，把他們都關進造船廠私設的鐵籠裡。由於造船廠四周都是海岸，為了怕造船廠的管理、監視人員逃跑去通風報信，也是由那些有受過軍事訓練的工人負責看守周圍的海岸線。當時稍早前，陳儀已經下達禁止罷工的命令，造船廠罷工的消息絕不能洩漏出去，所以要封鎖社寮島周圍的海岸。罷工一直從早上持續到晚上大約 12 個小時之後，造船廠的廠方妥協，接受工人們提出的以三個月為一期，參考物價來調整薪水的訴求。當晚，罷工勝利結束。

此次，位於社寮島的基隆造船廠罷工運動，由於我們嚴密封鎖對外的消息，到罷工結束，廠方願意妥協為止，都沒有驚動當地的警察單位，甚至罷工事件也沒有任何報紙報導。但是，罷工現場出頭的那一批工人，包括我自己，第二天開始就先不進造船廠上工，而是到其他地方做小工以躲避風聲。由於造船廠高層也願意壓住這起才一天的罷工事件，在罷工中與廠內工礦警察有直接衝突的工人，後來也沒有被追究任何的刑責。一個多月後，在造船廠領班與廠長溝通後，在外躲避的工人才陸續又回到造船廠工作。

鐵器工會的成立

罷工事件之後，基隆附近其他工廠的工人都紛紛來向我們請教工會運動的相關事情，1947 年 2 月 11 日（「喚回的青春」一書中的口訪內容標註時間為 1948 年），由基隆造船廠、八堵的前田鐵工廠與基隆港務局修理廠的工人聯合起來成立以工種為聯合形式的基隆鐵器工會，主要的目標就是在廠場工人縱向關係中增加各廠之間鐵器工人之間橫向的聯繫。鐵器工會成立大會是在基隆的民眾教育館召開，地點是在基隆市政府附近那一塊，當時的會員有一千多人，大約有八百

多人出席大會。工會的會員有三個來源，一個是造船廠本身的工人，一個是八斗子前田鐵工廠的工人，一個是基隆港務局修理廠的工人。

日本時代，光是造船廠的員工就有一千多人，這是因為一些私人小工廠因為缺乏材料都關門，失業的年輕工人就全都聚集到造船廠。光復後，由於造船廠的規模較大只有海軍有能力接收。海軍接收後並沒有減少造船廠的員工規模，反而是八斗子鐵工廠與港務局的修理廠缺工嚴重，兩個廠的員工大約兩百人到一百人不等。

鐵器工會中有四個幹部來自造船廠，包括工會理事長楊進興、幹事蔡秋土、監事林天河，而我則擔任常務理事。我們四個都曾參加之前造船廠的罷工運動，也都是活躍份子，所以鐵器工會成立後才被工人推選為造船廠在鐵器工會中的幹部。由於三個工廠的工人共同成立聯合工會，所以之前造船廠罷工時與廠方談定的三個月視物價調整薪水的協議也在另外兩個廠獲得實行。

國共兩黨皆來爭取工會

鐵器工會成立後，國民黨基隆市黨部有派員來要工會的幹部加入國民黨，但是被我們回絕了。後來，警備總部就要求鐵器工會若要召開會議要事先獲得警總的同意，同時開會時警總也會派員參加就近監視。因此，鐵器工會的常務理事會通常沒有真正討論任何議題，大家只能泡泡茶聊天。常務理事之間若是真要有要事商量，往往就去社寮島的要塞司令部對面一個過去日本礦業倉庫旁的海邊，利用釣魚的時間商談事情。

我們工會的幹部就是在海邊釣魚的場合，由監事林天河介紹認識了李蒼降與他的太太曾碧麗，事實上，會出現在海邊釣魚的人應該只有鐵器工會的幹部，可是為什麼李蒼降與他太太也會出現在那個場合，我事後想起來可能是當時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他們也知道了鐵器工會成立的消息，所以才派李蒼降等人來跟我們接觸。那時，我跟李蒼降的年紀相當，也都比較年輕，所以講話較為投緣。但是，當時確實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背景與共產黨有關。

李蒼降主要是跟理事長楊進興，還有我們三個涉案的交往較深，他跟我們的接觸日久，大家把對時事的看法與不滿相互交流，彼此之間也就取得了相互的信

任關係。我們跟李蒼降之間的交往大概維持了半年，我們每次去釣魚的時候李蒼降跟他太太都會出現，我想應該是林天河向他們告知我們的釣魚開會時間。後來，1950年5月，牽連到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案被捕的也是我們四個，不過林天河被捕後自新，所以沒有跟我們一起判刑，但據說後來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又被逮捕判處死刑。我和蔡秋土被判刑10年，楊進興判刑5年。我們被捕後，原鐵器工会的幹部就改組換成國民黨官方掌控的人。

工人就該挺身爭取權益

由於白色恐怖的影響，現在的工會發展已經不像我們當時，我從監獄回來後就感覺到工会的運作怎麼跟以前差異這麼大。現在的工會沒有自己的主張（站在工人的立場），這樣工會就失去作用。第二（再來），工会的權利受到限制，所以做很多事情就變成是違法的，工會就成為跛腳工會。所以，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現在的工人對自己的權利不知道爭取，寧願委屈地過日子。回顧過去，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包括工人爭取自己的權益，發動罷工，做這些事我從不後悔。我也期盼現代的工人能夠憑著自己的良知，不要被時代的各種誘惑給淹沒，工人爭取自身的權益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附錄二、《野草》各期各篇文章文字稿⁶²

第一期 1948 年 4 月 25

〈關於『野草』〉

同學會編輯部

我們台灣郵電員工，從開始學習國語文到現在已一年多了。學習的場所並不是一個學校，而是一天一個鐘頭的補習班。學習的時間既是那麼短，練習寫作機會也就不多。這次我們同學自己發起組織同學會，目的是在除上課之外，能多多的求知識、練能力，而國語文的寫作也是重要的活動之一。

『野草』是我們唸過的國語書裡的一課，那課書裡說，微小的野草之存在，往往為人忽視，可是牠的生命力的確是很大的，牠為著嚮往陽光，為著達成牠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頭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牠總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這種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我們同學渺小幼稚，正像路旁的野草，不值得人們注意。但我們願意學習野草那股韌性，透過一切困難，生長在地面上。

『野草』聽起來像一個文藝性的刊物，其實完全不是，尤其是剛開始學習國語文寫作的我們，至今寫一篇文章，還累得滿頭大汗，談文藝的確是夠不上這個水準。我們祇希望本刊作為同學練習、寫作的園地。因此，凡是本省郵電員工，對國語文的寫作有興趣的，不論文藝寫作、生活報導、論文隨筆等等，祇要是自己寫的，都好。希望大家不要放棄這個練習的機會。

我們的周圍有著不少比我們同學淵博得多的外省同胞。希望他們多多給我們批評和指教！

〈補習班同學會成立經過〉 / 劉建修、李榮台

我們是在管理局、台北郵局、電信局三個不同的單位中服務的。因為每天再一起學習而認識了，大家感到在課堂裡蒙受老師的教育以後，還希望在課外能夠自動

⁶² 本研究整理。

的求一點知識，練一點能力，並且增進同學的團結，發揮互助的精神。於是由全體補習班同學發起，組織同學會。先由各單位推選兩位籌備委員，從事籌備工作，擬定同學會章程草案，經過大家討論通過，然後照章程各組選出委員三人，組織委員會，分為編輯、康樂、研究三部，負責計畫推進工作。選定三月二十三日舉行同學會的成立大會。

那天真是春天的夏天，晴空中飄著幾片白雲，和風微微的吹著。下午十二點半大家都集合在台北郵局大禮堂，我們沒有隆重的儀式，但每個人都非常認真地來參加自己的這個會。

先由主席報告四月份的計畫：一、在郵報上出副刊『野草』每月一次，由同學會編輯部主編。二、出壁報不定期，三月二十九日青年傑出第一期壁報。三、登山會利用二十九日青年節假期到草山去。四、開座談會討論人生問題、時事問題。五、介紹書籍，有好的書本雜誌在郵報上介紹或印成目錄，以供大家參考。

然後由編輯部、研究部、康樂部，三部分的負責同學分別詳細報告工作計畫，由各同學提出補充，最後將青年節登山的事具體的討論決定了。

末後先生對於我們同學會的成立發表談話，要點如下：一、今天同學會成立了，這是你們大家『自動』發起組織的，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為無論做什麼事能『自動』，就是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人，不必像牛馬般的需被人打了才走，今天你們能自動地組織起來，就是你懂得了這個道理，而已經向新的道路走了。二、同學會是大家的，不是幾個委員的，一個團體要辦得好，需要大家協力合作，能寫文章的就要寫文章，能說話的就要說話，把自己的能力，盡量拿出來貢獻給團體。三、同學會的工作大家以前都沒有攪過，都沒有經驗，所以要努力去學習，比方做主席要做得好，就需要練習。此外，開座談會，討論人生問題、時事問題等也是求知試練能力的機會，只要大家肯多多練習，慢慢地自然就會有經驗。

成立大會算是開過了，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們組織同學會並不是為了妝點門面。而是要切切實實去做的，希望諸位同學為了同學將來的發展，加倍努力吧！

〈夢的啟示〉 / 李振貴

我從高山上滾下來，沒有死，也沒有傷，一看此地是一個森林。我就在黑暗的森林中爬起來，摸索著。想找一條路，走出森林。周圍看看，一條路都沒有。我決心向一個方向走。

在各種形象，各種不同顏色的樹林下，我有時候跑，有時候跳。好久，才看出路來了，心裡暗暗想道運氣還好。可是一到路口，我不安起來了，原來從這裡起，路一共分三條。

右邊這一條，路面是補砂的。中間這一條，仍舊是青粹粹的草。左邊這一條高低不平，有泥土，石塊。

我徬徨了很久，天漸漸黑了，我想不出到底該走那一條。

不知什麼東西刺痛了我的手，睜眼一看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原來我就是在做夢。

不，這不是夢，這是真實的。

對於我們這些剛走上社會而又不了解社會的青年們，面前的路，何止是三條！

〈登山拾零〉 / 高墀煊

青年節同學會發起登山，地點是草山，參加的同學不算少，有人說，可惜美中不足，差了一件。大家問是甚麼？他說你們猜一猜，大家都猜不出。那同學，伸著頭，前後左右看了看，微笑說：你們還不知道嗎？綠葉叢中差了一點紅！大家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愛好運動的同學，真是脫不了運動家的本色，連今天也帶來一個大球，一面走，一面打。

一上坡，最先落後的是鄭逢春同學，後來讓給戴眼鏡的李俊臣同學。大家都停留等他們。說今天是青年節，青年不要落後。某同學說，假使計老師來了，一定走不動。

張欽傑同學忽然叫住了大家說：有橘子可吃，原來他與朋友住在此地，可以去揩揩油，可是不幸的很，那朋友不在，大家跑了一陣子空路。

「熱肉粽」忽然大眾聽到小販的叫賣聲，一看原來是周添福同學，大家都笑起來，他於是裝著怪像子，講一會笑話，唱一陣滑稽的歌，一路上引得大家笑個不住，想不到這次登山，發現了個滑稽天才。

第二期 1948 年 5 月 10 日

〈同學會第二次全體大會記〉 / 李癸台

我們的同學會成立以後已經一個月了，由於同學們熱心地協力合作，四月份工作幾乎都完成了。四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點半我們舉行第二次全體大會一方面檢討過去工作，一方面決定五月份工作計畫。

首先由主席報告五月份工作計畫：（一）「野草」暫時不在郵報上刊登，由編輯部油印發給大家。（二）出一次壁報紀念勞動節。（三）開二次座談會。（四）舉行一次演講會，由同學自由參加。（五）參觀工廠，請省工會向外界接洽。（六）設通信箱，同學如有意見或對於問題有疑問可投信於箱內，請顧問先生解答或在討論會上討論。

然後由各部負責同學對於四月份的工作實行檢討：（一）編輯部：在四月份工作原定的野草無法刊登出來，除壁報外，工作很少，我們感到很慚愧。但是我們不希望專做大事而幹的不好，只要我們儘量去做，自然會有滿意的結果，希望同學們發揮互助的精神，大家拿出力量來貢獻於團體，以謀同學會將來的發展。（二）研究部：四月份舉行了二次討論會，因為同學們熱心的參加得到很好的結果，希望以後繼續維持這樣的精神，五月份二次座談會希望諸位多多參加。（三）康樂部：說起康樂部的工作，我們也感到很慚愧，因為經費的關係，我們不能使同學們好好的來參加，除了在青年節舉行一次登山外，沒有其他工作，我們自五月起要開始具體的活動，能夠使同學們更有興趣。

報告完了，由同學相繼發表意見，大家一致認為要把同學會的活動攪得好，先要使大家都來讀書，現在因為天熱以及工作關係，同學漸漸減少，人少了會影響到大家的精神，所以怎樣使大家來上課是一個先決問題，討論的結果，決定下列各項辦法：（一）以同學會的名義發出一個通知書，勸他來上課（二）口頭規勸（三）在「野草」上報告同學會的消息，舉行各種活動引起大家興趣來上課。

最後，研究部委員黃震同學因病辭職，另外推選王文清同學擔任。

〈一個夢〉 / 王添貴

台灣光復時我們怎樣的歡喜啊！好像小孩子歡喜雀躍地歡迎這光榮的日子。同時我們誰都憧憬著將來的光明，抱著很大的希望期待著偉大的祖國對於我們的愛

護。

光復三、四個月後，從上海、南京等地派了十個左右的報務員，來我們的報房裡，他們是最初來到台灣，差不多每天和我們講國內的事情，和台灣的事情，馬上我們就成為朋友了。

他們誰都穿的很好，整齊、漂亮，誰都拿很多的錢，他們常常告訴我們，歸班以後我們可以得到同等的待遇，也可以派赴國內各地工作，使我們興奮得很，使我們做了不少美麗的夢——吃得飽、穿得好，可以過好好的日子，到很熱鬧的上海、廈門等地去，遊歷、觀光，那多麼好啊！

可是到現在那美麗的夢，老早打破了，我們的歸班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連一點兒影子都沒有了，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苦了，我們的美夢只是一場空夢，現在只有夢後的疲倦和厭惡而已。

〈書報介紹：「中學生」與「開明少年」〉

上海開明書店每個月出版二本雜誌：就是「中學生」和「開明少年」。

「中學生」文字較深是適合於高中程度的人讀的，「開明少年」文字較淺是適合於初中程度的人讀的。我們同學中有不少人已經看過這兩本書，大家都非常愛讀它。今天我們再在這裏介紹一番，希望大家能把這二本雜誌作為我們課外經常閱讀的書本。

這二本雜誌與一般普通刊物有什麼不同呢？

第1、內容豐富包括多方面的知識。它不但能夠增加我們許多科學、文學、時事、歷史方面的知識，而且還告訴我們怎樣欣賞藝術——圖畫、歌曲等。我們把它從頭到底看完了，好像在中學校裏上了各種科目的課一樣，但是它比學校裡的上課更好，為什麼呢？因為：

第2、內容與實際生活聯繫。現在學校裡的書本往往和社會上的實際情形相差太遠，讀到的東西不能在社會上應用，而在「中學生」和「開明少年」中完全不是教我們讀死書。它討論問題總是從我們日常生活出發，從我們生活中舉許多實際例子，使我們讀起來一方面容易懂而感到有興起（疑「趣」之誤，謄稿按）；另一方面使我們了解，求學問不要和實際生活脫節。如果學到的東西不能在實際生活中應用，這個人算不得真正有「知識」。

第3、文字淺近易懂。這對於我們本省青年說來，更是合適，因為我們剛學國

語，太深的東西看不懂，就是在表面文字上看懂了，其中深奧的意思不容易透徹了解。「中學生」和「開明少年」沒有這個毛病，對於問題的解釋，非常清楚易懂，同時這類文字也值得我們去學習。如果你願意，它每期還有徵文，你可以寫一篇去應徵，也許不一定會錄取，但對我們自己說來，多一個練習寫作機會也是好的。

此外在「中學生」裡，每期有二三篇文章指導我們青年怎樣學習，怎樣工作。如果我們能照著去實行，的確能夠幫助我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養成良好的生活態度。

還有許多應該要介紹的。這裡不能多寫了，希望我們本省有志求進步的青年都能訂閱，因為它對於我們的幫助不僅是國語寫作方面，而且是多方面的。

開明書店在台北有分店，地址在大正町。據我們所知訂閱「中學生」半年的價格是台幣一仟參佰伍拾元。「開明少年」半年是台幣一仟另（零，騰稿按）捌拾元。如果有四五個人合起來訂閱兩種，半年只花貳仟四佰參拾元，平均每人只花四五百元左右而可以閱讀半年。雖然在這百物昂貴的今天，我們花這一點錢為了自己讀書，我想還是應該的。

〈『高爾基』讀後〉 / 高秀玉

我們有讀過高爾基的小說，所以不曉得他的寫法，但從這幾篇文章裡面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把看見的老老實實的寫下來」。高爾基聽從了朋友的話，就照這個話老老实實的把自己所看見的寫下來成為一篇小說。

高爾基偉大在那裡？他的偉大就在這文章中的「老老实實」四個字，高爾基不但在寫文章時老老实實，而且在他平常生活中，對於一切事情，都是老老实實的去。譬如他參加俄國的革命，他老老实實的進行革命工作，反對沙皇政府。

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混亂情形，好像當時的俄國一樣，但老老实實的人卻找不到幾個，我以為人類在世界上，如果大家能夠老老实實的活著，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了。

第三期 1948 年 6 月 1 日

〈改班〉

最近紛紛傳來了一件好消息，就是喊了三年而未實行的「改班」問題，據說不久便能實行了。這給我們在飢餓線上掙扎了三年的台籍員工是多麼大的歡欣呀！

我們可望著這救星的來臨，因為她可以改善我們物質生活，鼓勵我們工作情緒，我們都知道生之意義是服務社會而享受幸福的，但是回憶過去三年中的生活時，令人不禁痛哭流涕了，如今改班在即心中當然覺得高興，但是想到改班必得考試，這卻又覺得是大傷腦筋，它具有一種不可衡量的神祕力，會使我們焦急頭痛，甚至坐立難安。

要應付改班考試，那只有努力學習，努力讀書，但是讀書學習總得有時間呀！我們現在大多數是在報房、交換、機械、線路、營業？處服務，每天緊張的工作，一時一刻也不允許你離開職守，而背大眾的利益去求學，而且我們沒有星期的例假，也沒有晝夜的分別，永遠是日以繼夜的工作著，所以沒有辦法去進各種補習學校，假如工作時間內開一個補習班呢？那必然會因工作人員的減少而減低工作的效率，這當然是局方所不允許的，我們可以看從卅五年九月九日接管以來能得到的學習機會有幾天呢？

盼望局方提早發表考試的具體辦法，不要再使痛苦不覺得台籍員工在受精神上的苦悶，我們自過去迄今任種種逆境之下，一直愛護並發展電信事業，所以希望賢明的當局能注意體恤我們這些苦衷，以最合理最科學化的方法來實行改變以解除員工精神上的苦悶。也使能享受服務的愉快，並提高工作效力使台灣郵電事業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關於「男女平等」〉 / 洪雲童

「男女平等」這口號在現代的社會上已常常聽到，也常常講起，無論男女老幼都知道的確是目前最普遍、最時髦的口號，可是老實說，對於這句話到底有多少人能正確地了解它的意義而在實際生活中去實踐呢？說來慚愧，事實上它已變成了椰榆女性的一種流行語，例如有時候男和女在一起談話時談到了婦女問題，那時候女人會提出男女要平等，可是男子也就開玩笑似的說：「男女平等啊！」

現在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現象呢？我以為這責任不應單放在女子身上或是男子肩

上，而是應當兩者共同負責的。譬如說，女人方面，他們有一部分（其中已受相當教育的人）對於這個與自己迫切有關係的大問題，卻看作為別人的事情似的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看起來實在很奇怪，他們是不懂得這意思嗎？還是已經理解了而心裏還有所顧忌，怕提出這問題會被男子取笑，因此反而閉口不談？婦女們有了這種份子而不能團結，那想要爭取獲得平等的確是很難的。另外還有一部分男子，他們關於這問題也不大理解，非但不大關心而且還抱著舊的觀念來反對它。

我以為男人和女人是應該平等的，因為女人與男人同樣是一個健全的人。這例子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說過了，無須多說，如果女人跟男人能夠享受平等的權利，給與同樣的機會，女人的活動能力、知識水準也跟男子一樣提高的時候，的確不單是女人自己的幸福，而且也是男子的幸福。因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家庭是需要男女共同組織並建立的。因此，我們應該幫助女人獲得平等，不要想這是他們的事與我無關。我們要謀自己的生活向上必須要跟女人密切地協同，這問題不能不靠兩者的完全理解和合作，才能達到終極的目的，我們新時代的青年男女們都應該站在時代的前線合作起來，而打破「男女的不平等」「重男輕女」等等的封建傳統觀念以創造幸福光明的新世界！！我相信這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責任，也是我們對子孫應盡的義務。

〈命運〉 / 李朝明

我們支配命運呢？還是命運支配我們呢？這似乎是頗不易斷定的一件事。社會上的人們誰都希望自己能夠做一番事業才不至辜負自己的一生，可是許多人對事情的成敗總存著命運的觀念，對於命運總覺得無能為力。

譬如商人經商發了財，讀書畢業後能得到很好的職業，或者從事某種事業一旦獲得成功，都以為是時來運轉，然而仔細研究起來，他們的成功都是由於自己對事業有過一番相當的努力，不見得一切都是偶然得到的吧！假如我們做一件事缺乏堅定的意志，忽視客觀的事物只任憑環境的支配而不能克服環境，那往往是會招致失敗的。相反的，對一件事能專心研究，有信心，有著與環境搏鬥的勇氣，那一切事都可以獲得成功。比如孫先生的領導革命、我國抗戰的勝利、愛迪生的發明電燈，難道這些也是命運註定的嗎？

諸如此類的事情在社會上多的是，不必一一列舉，因之所謂命運與不幸是決定在我們自己有能與無能，有能的人支配命運，無能的人便被命運所支配。

〈台灣〉 / 王生

台灣，台灣……

這名詞在我們是多熟悉，多親熱，它已深深地印進了我們的腦海！

我們生在台灣，活在台灣，或許死也將在台灣，而且最瞭解的也就是台灣，牠雖然是漂在太平洋上的，蕃薯似的的一小島可是地理上的優越使世界各國莫不垂涎。因之也使它遭受了半世紀的苦難。他有「Formosan」「寶島」「常夏之島」「蓬萊倒」等名稱這是世人對它的讚美。

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教育普及、氣候溫和、治安良好、車馬輻輳，這一切有勝於國內各省，因此贏得了「台灣實在是好呀！」的稱譽。

目前內戰的火焰雖尚未波及台灣，但生活可說不上比較安定，祖國的苦難它卻也分擔了一部份，但祖國喲！希望別忘了怎樣栽培使它長成，生長在它懷抱的兄弟姐妹喲，更應該撫心自問將如何使它繁榮新生。

〈信箱〉

本刊為便利同學相互研究並答覆各種問題起見特增『信箱』欄，各位同學如有懷疑的問題請投寄本信箱。

研究部

第四期 1948 年 6 月 16 日

〈『野草』需要灌溉〉 / 野夫

「野草」這小小刊物，對於各位同學不能有更多的貢獻，使同學們得不到滿意，這是覺得非常抱歉的。但是它雖內容不豐富篇幅短少，可是也靠著同學們的協助，諸老師以及顧問先生們的鼓勵，盡了最大的努力，終於也刊載了四期，我們覺得非常快慰。

雖說「野草」是象徵著，那荒地邊野的勁草，但總抵不住這炎日的煎曬，尤其是我們的「野草」，還是剛在萌芽中，牠是非常柔弱的，因此牠很須要各位同學的一點甘露，然後牠才會很美麗，很迅速的成長，在這個黑暗的荒地上，爭取一點光明，不然牠終會開始枯萎下去，同學們不覺得可惜嗎？

「野草」是屬於每一個同學的。因為牠是在老師的鼓勵，同學們熱烈的贊同下而誕生的，既然牠是我們每一個同學的「野草」，那麼牠需要每一個同學親手給牠灌溉！

同學們！！雖然各位的工作是那麼繁忙，天氣又是如此悶人，但牠既然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希望各位捐出一點的功夫，親自來培養牠，免致剛開始萌芽的「野草」枯死！

〈對於普及國語的希望〉 / 李朝明

國語的普及在我國是非常重要的。台灣光復以後，政府因重視國語的普及，設立了國語推行委員會。但是在我看到的國語推行工作卻僅偏重於學校方面，社會方面似乎還沒有見到顯著的成績，其原因故然是由於社會情形的複雜，以致推行國語工作阻礙重重，不能達到理想，但我國文字本身之繁雜也是阻礙工作推進的一大原因。

我覺得推行國語首先要盡量使文字簡易化，因為我國的文字，字數太多，聽人說有五六萬多個字，我們每天看的報紙、雜誌裡常有許多陌生的字，不知道它的意義，由於字意的不知道使許多的詞句也更不能明白，還有同一個字有著許多解釋、多種用法，即使查字典也還會弄不清楚，而且一般的人哪有很多的時間去翻閱字典呢？

如果一位教育家或文學家寫了一篇非常寶貴的文章，但是他用的文字是我們所罕

見，詞句也非常深奧，那文章即使再好些也只能為一部份知識階級所閱讀，一般的人民怎能知道他是寶貴呢？甚至連看都不看，便放在一旁，終於那寶貴的文章變為廢紙了。

這種情形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親眼看見的也倒不少呢。而且這恐怕並不限於台灣一地吧！語言文字原來是傳達各人的意思的，因此文字的簡易化是最理想的推行國語的利器。報紙、雜誌本來的目的是使一切的消息能夠傳給許多人，倘使一切文章都用了簡易的國語文寫，使一般人能夠看得懂，不但推行國語容易成功，文化水準也提高了。聽說我國人學外國語都能迅速學成，但是外國人學我國語的時候感到困難萬分，這真是使我們切實感覺文字簡易化的重要性，所以文字的簡易化是普及國語的先聲。

〈赴淡水海濱浴場旅行記〉 / 宋世興

早上起身後見天空布滿黑雲，彷彿要下雨，幸而後來也看到一角青天，但我心裡總不大安定，在去管理局的路上一面看著天一面想，老天實在太會和人們開玩笑。

今天是我們管理局支部初次舉行團體旅行，事先報名參加者一两天就超過支部全委員會五分之二（約三百名）這證明同事們遊興是如何高，不過今天這樣的天氣很容易使許多人因擔憂下雨而不來參加。

八時半集合時間到了想著更悶悶，我乘卡車到台北站後站，那時見人數已到了不少，絡繹地還有會員進來，天氣也漸漸開朗，除了風大一點兒，其他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了吧。我們的心也隨之快活起來了。

那天交通工具預先跟鐵路局講好了，九時十五分的火車增加了二輛團體專用客車，另外天幕 TENT、西瓜、香蕉、果餅及各種獎品等，由我們自己的卡車運載，這次參加人數約二百名，林副局長、新到任的鄭儲匯處處長也參加，使大家更增加了興趣。本來預定卡車先到淡水海濱浴場，使乘車去的負責人能預先到蓬萊閣別館去佈置一下水果、茶點等，使參加的同事一到浴場就能舒適地休息吃點心，可是不幸的很，卡車因為汽油質料不好，途中拋錨六、七次，結果反比坐火車的同志遲到浴場一點鐘，卡車一到浴場，一部分穿游泳衣的同志看見了都很快地跑進來幫忙運搬東西，當時大部分同志差不多都已吃飽了飯，在蓬萊閣別館休息，於是我們立刻分配水果、點心，一時蓬萊閣休息室變成很熱鬧，接著就開始各種比賽，當我們通知要開始比賽時，在休息的、在玩牌的、在打球的人都馬上跟著我

們到海邊來，不一會很自然地在海灘上排成了一個大圓圈。比賽有跑賽、角力等，每次優勝者都有獎品，當時參加比賽的人與看比賽的人都喜喜笑笑地很快活。海風從海的彼方吹進來，當時愉快的空氣把大家腦海裡一切的煩惱都去掉了，都像小孩子一般的熱衷比賽，盡情的笑著跳著歡呼著，誰能說沒有興趣呢？

比賽中，優勝者得到獎品固然興高采烈，但失敗者也仍舊笑嘻嘻，比賽完了，回到浴場休息，之後又繼續在浴場開始抽籤，首先由林副局長、鄭處長、李應麟先生、省工會王主任秘書、周秘書抽，接下去是女同志們，各人都抽中了彩，大家抽著、笑著，再造成了一個熱鬧的場面。下午五時半大家帶著疲乏的身軀，欣喜快樂的心情，踏上了歸途的路程。

〈小消息〉

本月十二號（星期六）下午十二時半，本會康樂部舉行音樂唱片鑑賞會。參加人數約三十多人，雖然天氣相當炎熱，但幽靜的音樂，使大家望了炎熱與疲勞，最後大家跟著唱片學了一只「春光好」的曲子，欣欣而散。

〈徵文！〉

現在為了提高同學們寫作興趣，培養同學們寫作能力起見，我們決定舉行一次「野草」徵文，凡參加者一律贈送紀念品，如大著一經錄取，除陸續在本刊發表外，並贈送相當數量的獎品，如經評閱認為特別優良的作品，我們將代您既開明少年或中學生雜誌社，使您的寫作能讓全國同胞看到。

這次的題目是「忘不了的事」⁶³寫起來比較容易，只要你靜靜地回憶一下，在你以往的生活中，那一件是你最值得記載的。最記得清楚的事，便老老實實的寫下來好了。同學！！千萬別存著「我寫得不好會被人笑」的心理，我們都是正在學習寫作祖國語文的一群，大孩子，誰也不會笑誰，評閱的先生嗎？當然更不會笑了。徵文也可以說是學習上的競爭，競爭能使人進步，那拿出你的勇氣來吧！

詳細辦法如左：

1、 題目：“忘不了的事”

⁶³ 上海開明書局所出版的雜誌《開明少年》在 1947 年 11 月 16 日第 29 期內文「兩週年紀念徵文」的題目，即為「一件忘不了的事」。參考來源：<https://goo.gl/mPHEs4>

2、 字數：不限止

3、 錄取名額：

頭等一名、二等二名、三等三名

四、評閱 各顧問先生

五、截止日期：七月二十日

文稿請寄至省工會教育股

〈作家介紹／巴金（未完）〉 / 摘錄自「作家在開明」

巴金，李芾甘的筆名，一九〇五年生在成都一個官宦人家。六歲那年，他隨父親到一個鄰近陝西的小縣過了兩年。除掉這一段插曲，他的童年全是在成都過的，快快活活、無憂無愁，和別的孩子一樣。然而從九歲那年起，他深深感到痛苦：

「然而死亡來了！我母親閉了眼，讓人裝在棺材裡面。從此我像丟掉了什麼東西。我在家裡走來走去，喊著，媽！媽！這是死第一次把它的陰影扔在我的心頭。我開始感到痛苦的意義。」

這段描寫已經讓我們覺出作者的敏感。不到十二歲，他又丟掉父親。他成了孤兒；他墮入憂鬱的漩渦，後來的事又漸漸把他逼得反抗長輩。他交給叔父們教養，待遇似乎嚴酷。他病態的敏感起了反感；這種生活後來他加以詳細的敘寫，形成他傑作「家」的主旨。

「我的家庭對於變成專制的王國，奮鬥和報復爆發了，力代替正義……在我必須服從的人們的暴虐之下，我青春的希望化為烏有，憎恨進了我的心。」

這種滋長的忿恨，充滿他的作品，隨著他成長和人世接觸的結果，也就越發明顯。

「我開始感到這個社會的組織是不完美的，我問自己，人能不能加以改良；要是我四圍的人全不瞭解我。我逃在書裡面避難。」

這位年輕人成熟了，接受了決定他一生的觀念的影響。他說「有一天我弄到一冊克魯泡特金的譯本。我想不到世上會有這樣的一本書！這簡直是我的思想，表現清楚而又簡潔，不是我能夠辦得到。觀念都多正確、燦亮！充滿了熱力的文筆燃起一個我這個十五歲的年輕人。我每晚讀一節，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從這時候起（一九二〇）年正義的知覺在我心裡醒了過來。」（未完）

第五期 1948 年 7 月 1 日

〈『野草』是我們的 / 石〉

「野草」在我們熱情播種下誕生到現在已經跟我們見了四次面，它在這百物飛漲生活日益困難的情況下為著達成寫作的目的，曾經克服了種種的困難逐漸地生長，這是值得我們多麼的歡欣！它雖然僅跟我見了四次面，但給我們的印象的確是很深，給我們幫助與指導也確是很大，我們應該感謝它，同時，我們更希望它壯健的生長下去使我們能應他的存在而獲得更多的人生的啟示與寫作的技能。然而在上期中我們看到了它因卻乏灌溉而將枯死的消息，這使我們不禁感到深切的悲哀。

「野草」是我們同學們大家的寫作園地，因此我們都有灌溉它的責任。不能默默地讓它枯死。我們應該不斷的培植它，愛護它，充實它，使它壯健長大能結下堅實美好的果子供獻於人類。

曾記得當同學會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老師也曾說過，我們要「各盡所能」大家協力合作，能寫文章的就要寫文章。把自己的能力盡量拿出來。把自己的意見盡量提出來貢獻給團體。尤其是「野草」它不是幾個委員的宣傳刊物，而是我們大家練習寫作的園地。同學們：如今我們的「野草」快要枯死了你覺得自己有責任嗎？

我想熱心的同學們都會感到內疚吧！那讓我們共同負起這責任來：對它施肥灌溉。

〈為「野草」寫幾句話〉 / 寧

作為一個團體性的努力，至今日為止，「野草」似乎已盡了他最大的責任。

正如發刊詞所示，「野草」並不抱有佬大奢望，只是提供本省愛好文藝青年一個練習寫作的機會。這種態度絲毫不誇張，也不勉強，故我對它的發展頗表關切。

從「野草」過去所發表的文字來說，大半是很中肯切實的，用從文藝的術語來說，大半是寫實主義的小品創作。不虛妄，不空洞，這是為初學寫作的人最重要的指示，野草在這一方面可說有相當的貢獻。

自然，我們不是說野草有了什麼特別的好文章可供大家拜讀，但就已發表的文章說，其寫作的技巧是已近乎普通水準的。換句話說，都可以打上及格的分數而值

大家一讀的。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孩去學跑步，我們自己也不能要求「野草」有驚人的傑作。

「野草」是在自力耕耘的環境中生長的，也是僅靠幾位愛好文藝寫作的青年苦幹展拓出來的，雖然還未到被人注意重視的程度，但正如它的命名的含義，野草是會強勁的生長與擴張起來的！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有日光和水的地方就會有野草生長的。

最後，筆者還提供一點小意見，以為在「野草」這個小團體內凡屬真正愛好文藝的青年，不應以發表幾篇寫作即認為滿足，還應該多多研讀國內著名作家的寫作，例如魯迅、老舍、巴金、茅盾諸先生的作品，都是膾炙人口的大家，應該多讀，並指出其優點報告給大家，以供討論和研究。這樣經常的做下去，筆者相信，野草會結出豐滿的果實來。

〈二〇五八點：忘不了的事之一〉 / 邵忠

是W城淪陷前的幾天，日本鬼子分兩路來襲的消息騷動了整個W城。謠言到處散播，警報比平日格外淒慘地嗚嗚不斷。鬼子的飛機每日自早至晚對著W城狂施濫炸，恐慌死亡奔逃一切在無邊的動盪中。W城那時是擁有十七多萬人口的浙東要港，加以交通工具落後，治安失措，動盪的劇烈，特別慘亂！

為了某些公事的牽連，我那時正在等待撤退命令在家中，我的家在W城東部比較偏僻的地方。我家中那時大部份人都已逃往鄉下，剩下的小部份人因為沒有防空壕，每天幾乎整日躲在一張外面蓋上好幾條厚棉被的桌子下。在桌子下面，我們只聽得遠遠近近的轟炸聲、飛機聲、車輪聲和嘈雜的慘叫聲，大家面色灰白！我的母親，這時的她坐在靠近一隻桌腳的盡頭，借著棉被臨空處外面透的光正在做著鞋底。這鞋底，我知道當我還在讀書時，她常常為我及弟弟做的，那是用幾十層土布由漿糊黏併成一厚片以後，加以鐵鑽穿鑿，用麻線反覆針訂而成，再縫上鞋面，就成一隻布鞋。這樣的布鞋，自我第一次開始穿著的時候起，就成為唯一最喜歡的鞋伴。因為我雙舢板大腳穿著從店裡買來的布鞋，不到兩個月，鞋就破得前後開口，穿著母親這種為我特製的布鞋，則至少可穿到半年之久，而其特別的優點，就在走起路來非常舒服。我呆看著母親，我看著她又在用鑽用針在一隻不知於何時黏妥的鞋底上反覆穿鑿。我不知道她這次究為誰在做，因為距離那時以前，我已有一年未穿這種布鞋。我想不起我曾否要她做。我的心在飄亂！突然，隨著飛機的巨響，緊接著一陣劇烈的震動，轟然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就好像坍倒在我們桌外的四周。母親她這時一隻手拿著鞋底，用另一隻手按一下眼鏡，只輕輕

地唸兩聲：「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我伸出頭來向桌外望望壁上的那隻大時鐘已像五馬分屍似地散在地上。在W城淪陷的前一晚，混亂和恐懼達到極點。我得到命令，我須在那晚十二點鐘和一群同伴退出W城。我家中那時已只剩下母親，我和我的哥哥幾個人。在莫明的驚慌裡，我的母親她在那晚一上燈火後，就坐在一盞洋油燈旁做鞋底。她戴著那雙老花眼鏡用針和鑽像穿梭似地在鞋底的兩面來回，她的稀白的頭髮，額角上的皺紋和她手背上那些由於過分劬勞而突起的筋痕，在暗黃的燈光下顯示得她是那麼蒼老辛勤…

在轟動中，我自外面打聽消息回來踏進了家，一雙做得整整齊齊的力士鞋式的布鞋已放置在我的網藍裡，而同時我全部的行李也已由這位年邁仁慈的老人為我整理完穩。

浸潤著淚水離開W城，在奔向祖國自由懷抱的舟途中，我第一次開始數點這布鞋底上那些密細得幾乎不能辨認的點點線腳。無限愛和血力的堆積，這兩隻新鞋鞋底上的線腳一共是二〇五八點。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寫於台北

〈附註〉

本期承項劉二位顧問先生惠賜大著，項先生除讚同、鼓勵我們外並指示今後「野草」應走的方向。劉先生為我們寫了一篇「忘不了的事」以作同學們寫作的範本。現在我們除接受 先生們指示外並謹向二位顧問先生致謝。同時我們號召全體同學努力學習寫作以答謝二位顧問先生給與我們的熱誠的幫助與指示。

〈徵文！！特贈送獎品紀念品！！〉

同學們！！

上一次「野草」上我們已發表了徵文的題目，並具體的辦法，這種徵文完全是為了提高同學們寫作興趣，培養同學們寫作能力，而決定舉行的。

好的文章是有生命的文章。有光有熱的文章。光是從高熱度中來得，所以寫文章的人要有高度的熱情。寫出來的文章才有熱，才能發光，說到熱情青年是最有熱情的。那麼同學們：我們不都是青年嗎？不都有著熱情的嗎？是的，我們大家都

是青年，感情燒到白熱化的人。所以我們要寫出有生命的文章。

同學們！！認真寫起來，老實寫起來，湧躍來參加徵文吧！！

〈作家介紹 巴金〉（續前期）

錄自「作家在開明」

我們現在看到他生命的轉機，俄國虛無主義的書籍在他幼弱的心靈，留下極其深長的印記。從今以後，他突然趨向革命的活動。他的靈魂是熱熾的，他不久就從事工作，加入了一個小團體，會員全是和他一樣有新思想的青年。

他告訴我們：「這些年輕人充滿了熱力、信仰、犧牲的精神。我把我的憂慮、痛苦、希望講給他們知道；他們拿他們的同情、信任來回答我、鼓勵我。這個小房間變成我的天堂。說話繼續了兩個鐘頭，驅散我心裡的陰霾，我回到家，覺得自己非常輕鬆……」

常和這些新朋友接觸，他的生活有了一份興奮劑；他重新尋到生命的魔力，工作讓他激奮，他找到了理想。

他接著說：「從這時候起，我被人稱作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人不多，然而汪洋著一片信心。互相望望，我們就安適地微微地笑了。友誼和信任在這房間裡開著花…。我們的新世界的理想，我們的犧牲的精神全不免幼稚，然而多美的夢！這就是我怎樣開始我的社會生活，我怎麼樣埋葬我的青春。」

一九二三年，他十八歲的時候，這個時期告一結束…。為了瞭解他的心理的演變和全部的作品，這個時期是重要的。透入他著作每一頁的忿恨，只有這個好解釋。

一九二三年，他離開成都，再也沒有回去。他到上海南京讀了三年書。一九二六年，他離開中國到巴黎求學。雖說有些中國學生和他友好，他在巴黎感到異鄉的寂寞。為了驅逐悵悵無聊的心情。一九二七年，他動筆寫他的第一步小說：「滅亡」，在一九二八年夏季完成。

一九二九年開春，他回到上海，著名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他的小說，一舉成名。他在上海過掉後半年，努力於翻譯的工作，例如他喜愛的作家克魯泡特金的「自傳」，就是這時期的工作。他甚至於還寫些社會經濟的論文。

從一九三零年起他決定捨身於文學事業，開始寫作有關自身的著述。他呈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深厚。一年不間斷地有五部或者六部長短篇小說發表。全顯示同一的

心理：反抗他當時的社會的激怒的靈魂。

在他四十多種翻譯和長短篇小說集中，有三個三部曲值得注意，這就是說，小說前後相承，選好一個主題，企圖予以透徹的探討；因而，也就形成他最重要的作品。第一個三部曲：革命。實際上只有兩部小說：「滅亡」，一九二九年出版；還有「新生」，一九三二年出版。第三部還沒有寫出來。

（未完）

第六期 1948 年 7 月 16 日

〈編者的話〉

「野草」在搜集稿件萬分困難的當中，它終於也掙扎再掙扎地出刊了六期，但現在稿件已經沒有一篇，恐怕第七期是不能如期出刊了。希望各位同學有「野草」是自己的「野草」的意志，多多惠寄稿件，更希望特約諸先生更多幫忙惠寄大作，以免使好好的「野草」停頓。

再關予徵文本來限制七月廿日，但是到今天所收到的稿件不過只有五篇，實在太少。我們要達到徵文的目的，不得不把時限延至本月底。希望各位同學以及全省各地愛好文藝寫作的郵電同仁踴躍來投稿，無上歡迎。

〈報房的一日〉 / 劉秋旻

一走到辦公室門口，便聽到那「呼々」「地々」「打々」「轟々」「隆々」，交雜着的一種使人聽着討厭的噪音。這聲音，我們每天在聽着，我們聽厭了，我們聽够了，而覺得可怕，但是我們離不開這聲音，這聲音是我們的伴侶，是社會民眾的聲音，是中華民國的血管在通血的聲音。

時間一到就交班，常常一坐下便是整々七個鐘頭手和電鍵，打字機，鉛筆搏鬥着；耳朵和音響機、蜂鳴機搏鬥着，一刻也離不開椅子。

我們不分早晨，中午，夜裡，不論星期日、紀念日，也照常上班工作，每天工作時間雖然也是短々の七個鐘頭。但精神與身體的疲勞是夠厲害的。因通報不是一個人辦得了的，須有對方才能拍發、抄受，對方打得快，也就是說手要動得快些，不然的話馬上給他 Get Out 了。

當夜班，是我們同仁，最為可怕的工作，下午六點上班，一直到十（缺字）點，工作忙的時候，還得延長一二小時。睡覺時間也是分做兩班輪睡，（缺字）是到早晨三點半，另一班是從三點半起來值機。你可知道，深夜（缺字）是人最熟睡的時候，做美夢的時候，給人家硬叫起來呀！那不（缺字）一件快樂的事吧！

時鐘已指着三點三〇分了，到寢室去叫休息着的一班起來換班；「X 君 X 君 X 君」連叫三聲他們都不知道似的不應也不動，我很想動手去搖他們，可是當我靜々の

看他們這麼好睡，要叫他們起來嗎？越看越不敢動手，我又叫 X 君覺得聲音小得多了，我就決心動手搖他們四五下，他們知道了換班馬上跳起來，一面把手擦々眼睛，一面問『電報多不多』

翌晨八點等到當早班的來了，移交給他才回家，肚子餓了而且很累，如今夏天的八點鐘已經很熱了，在這時要走路回家，常々走到半路目眩腳軟，不能不擇陰涼處坐下休息一回，再回家。

一日中，我們常々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因此我曾被一個朋友批評過說『你好像是在酒家當女侍應生呢！昨天晚上去，今早就回來，我看你閒得不得了。』噯！！他們不知道我在做些甚麼事，的確未經自己經驗的事是不會了解的。

〈母親〉 / 施水環

下雨的晚上睡覺還早，覺得很無聊，拿出母親的照片入神地仔細看著；端莊中微帶笑容，細長的眼梢處流露出慈祥和藹的神情，厚厚的嘴唇，端直的鼻子顯得那樣誠樸、可親；眼睛移到頭髮上，「為什麼頭髮這麼白？」，「啊！額上已清楚的刻劃著數條皺紋！」這使我意識到，母親已像我以前曾經見過的那般老年人一樣，「她老了」，不知怎的這樣想著我的眼淚再也不可遏止簌簌地落下。

母親三歲就沒有父母，可憐十六歲的時候，在封建舊禮教的壓迫下嫁到父親家中來，那時我家是個大家庭，而母親又是做續絃父親的先妻遺下五個孩子，一個是女孩子剛出生只半年，其他是四個男孩子。她做了這五個孩子的繼母後便一心撫養孩子。成天為他們的衣食忙碌，為他們教育操心。父親是個謹慎、嚴肅、正直的接骨醫生。自母親過門後，他便將一切家務都交付母親，因此十六歲的母親，上要侍候翁姑，下要撫育孩子更得料理家事。孩子們生病時，常常是廢寢忘食的悉心看護著，X 媽又生了我們姊弟三個，但是她一絲也沒有偏愛。幾十年來他每天早晨起來到深夜睡覺一直是那麼忙著，沒有一刻休息。但家庭繁 X 的事務並折磨不了他要求上進的心。他常常為自己沒有什麼可獻給社會而悲傷，最後她想到了學習接骨的醫術，便告訴父親，在父親的鼓勵與盡心教授下母親漸漸懂得了些學理，於是更努力研究。經過三十多年的艱難辛苦忙中偷空的學習，她明白了接骨的秘訣，到現在她已是家鄉的接骨名醫，曾經醫好了許多創傷很危險的人。母親雖已年過六十，但她醫術並不因年老而退步，相反的更精湛了。但她常常感到遺憾得問我們說：「唉！我識字就好了，可以把我們醫術上的經驗記載下來遺傳給後世學接骨的人們參考。」是的可惜她是文盲。否則我想她對醫學一定能有更新的發明。X X 她自己感到遺憾，別人也都替她可惜他們常說：「假如你的媽媽

識字就好了，她有醫學的天才，而且腦筋很清楚，你們真不如她呀！」媽媽家務也確很能幹、很精明、會安排、會計劃，燒的一手好菜，我們八個兄弟姊妹的衣服全是她雙手裁製。她做人的座右銘是「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所以凡是貧苦的病人她總是免費施診。

母親沒有受過教育只憑著那天賦的母愛與智慧來教育兒女，寧願犧牲自己的一切，要讓兒女們能獲得幸福。但她對我們教導X嚴，常勉勵我們說：「你們在校中不但要功課好，而且要會做人，一動不可以疏忽，要常常挑自己鞭策自己，到社會上做一個真「人」，盡自己本分替國家民族服務」。她對人總是很和氣，即使對我也從不用命令的口氣，老是用商量的態度啟發的語氣。

我自離開母親到台北工作後，無時無刻不惦記她老人家，母親也X我，據說每天念著我，每當有人北上時，她總是不嫌煩贅請求別人X包吃的東西，或是穿的衣服來給我，呵！偉大的母親啊！叫我怎樣報答你的大恩呢？不覺淚充滿著眼眶，一切都那麼模糊，但母親額上的皺紋頭上的白髮却清清楚楚的顯在眼前，同宿舍的朋友走來問我哭什麼？終於泣不成聲吐出四個字，「母親老了。」

〈社會需要傻子〉 / 純志

現在社會上，聰明人委實太多了，無論何處都是他們佔著優越的地位。原因何在？因為他（她）們聰明，他（她）們運用投機、取巧、欺詐、奉承……等聰明的手段，去鑽營、賺錢不花本、有「面子」不花力的事，但是社會是複雜的，除掉一切賺錢不花本、有「面子」不花力的事外，還有許多賠錢又勞神、吃力不討好的事又是誰幹呢？有…確有人在幹著，這便是被人稱為傻子的一群，我也曾經碰到過幾個，據他（她）們說，他（她）們甘願被人稱為傻子但不願以聰明的手段來自欺欺人。他（她）們有著這麼一介想法：要是社會上全是做「便宜」事的聰明人，那麼這「便宜」事又由何而來呢？社會國家的前途又將怎樣呢？

譬如組織一團體吧。裡面每一份子都是聰明人，都想利用這團體來提高自己的地位，牟取自己的利益，不席用種々卑劣的手段互相傾軋，互相欺詐，都要競爭做X長X主任……競爭的結果，勝利的歡天喜地，失敗的便想出種々方法來破壞、反對，如此團體的前途怎樣？當然是不言可喻了。倒不如讓我們這些傻子們拿出不自私、肯犧牲的傻勁來共同合作，使大家能蒙受些利益。

當時聽了他們的議論後，並不覺得怎樣，後來在社會上待得更久了。事實告訴我：的確只有傻子才肯拿出傻勁為大家謀一些利益，只有傻子對事業成功的希望最多，

於是我了解傻子原來在社會上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一群。因此我要說：我們要社會好，那末我們千萬別想做聰明人，我們要做傻子，我們要的是傻勁，我們只要肯拿出傻勁來幹一些事情，○○自己個人的利益計較，只為大眾利益而計較，從我們的圈子趕出目前這種聰明的心、聰明的為人處世的方法。

新中國需要傻子，尤其在剛回歸祖國的台灣，更需要更○的傻子，來共同建設、共同創造一個夠理想的新台灣。

那末讓我們使出我們的傻勁來，共同墾殖這塊新園○。

〈作家介紹 巴金〉（續前期）

錄自「作家在開明」

「滅亡」是一個叫作杜大心的青年的故事，把自己完全獻給革命，他希望以行動或者以文字改進人民的生活。他有一位同志，因為散佈杜大心的刊物，讓人捕去槍決了。杜大心覺得他應該承負這個責任，為了良心平靜，應當把生命獻給朋友。第二天，大家聽說，一個年輕人圖謀暗殺戒嚴司令，以身殉難了。

這部小說的續集以「新生」的象徵的書名問世。杜大心的朋友李冷和他的妹妹李靜淑，被杜大心的死亡所感動，從事於革命事業，是這部新小說的英雄。作者以日記的形式，讓我們看到李冷迂徐的演變。他在工廠組織成第一次的大罷工，他入了牢，他的死刑，許久才判決下來。處決的清晨，李冷在日記上寫著：「我絕不會滅亡，我的死反會給我帶來新生。」這就是說，李冷的血將滋生出來一群年輕的革命家。

這兩部小說的主題是，革命家全應當為革命的勝利生存奮鬥，不以自殺逃避鬥爭。生命無論如何畏懼，理想的英雄昂起頭，無所畏懼，充滿信仰，不被一切折服。

第二個三部曲：愛情，組成這個三部曲的三篇小說，陸續在一九三一年「霧」，一九三二年「雨」和一九三四年「電」問世。

假如用一句話總結這三部小說的進行，我們不妨說：在一個青年尚未形成的心靈裡面，「霧」是愛與孝的衝突；「雨」是愛與革命的衝突；「電」是犧牲精神，終於事業的勝利，愛情則拋在一旁，不須過問。

第三個三部曲：激流「家」在一九三一年問世，「春」在一九三八年，「秋」在一九四零年。

這三部小說的主題是：一個家庭的崩潰，新一代和舊一代的鬥爭，家裡相當專橫的權威和子孫獨立精神的火拚，少年中國在家庭觀點上的演變。

「家」大部分是作者自己家庭的歷史。地點是成都，他的故鄉。覺慧，覺民，決新三兄弟代表巴金和他兩兄弟；他們彼此全是無親的孤兒，覺慧就是巴金。

（未完）

〈徵文〉

題目 忘不了的事

截止期日 七月二十一日

獎品 頭等 王雲五大辭典一本

描寫文辭典一本（一名）

二等 王雲五大辭典一本（二名）

三等 王雲五小字彙一本（三名）

參加者一律贈送自由日記簿一本！

省內各地郵電同仁們請踴躍投稿！！（文稿請寄省工會教育股）

第七期 1948 年 8 月 1 日

〈野草你是綠的〉 / 吳澄哉

野草！當我在工会的佈告欄上看到你的時候，我真欣喜如狂，好像餓著肚子哭了許久才得到了母乳的嬰孩一般，禁不住一口氣把你從頭到尾讀完。

一個剛剛學走路的嬰孩，他是很愛自由自在的和哥々們一同遊玩，可是他的力氣是不能夠使他走遠，僅能一跌一倒的走幾步，這好像我的學問一樣，雖學了二年多的國語文，但想要寫一封信，也叫我滿頭大汗，說到寫文章實在頭痛，但我看了野草上各位大哥々的作品後真是羨慕非凡，同時更堅定了我學習寫作的心，不管寫得怎樣壞，我是要向前進了。

野草！野草！你是綠的綠色！是我們郵政的代表色，是象徵著和平安祥，我們這些綠園裡的綠衣使者成年累月地不怕風雨、不怕障礙，為溝通人類的思想感情及文化而努力，而野草，你更是增加我們努力的因素，所以我希望你多給我們學習國語文的機會，更希望你來作我們綠衣同志們思想感情文化交流的園地。

我欲說的話很多，可是寫到這裡，我已不知道用怎樣的字句來表示我欣喜的心情。

我看了自己的不成樣子的文章時，趕學很慚愧，還得請各位先生大哥們多多指教。

〈編者的話〉

「野草你是綠的」一篇是台南郵電局的同仁寫來的，我們看到了無同學這樣的熱心愛護「野草」、關心「野草」，們覺得十分高興，我們很希望無同學以及全省各地熱心學習國語文的同仁，都來和我們聯絡以期互相學習，並且共同來培植「野草」，使牠能夠一天長成一天。

~~~~~

第六期所發表的「社會須要傻子」一篇，好像起了很大的風波，希望各位無論贊成、反對，或看有其他意見的，都請投稿來討論，這篇得作者純志同學也有信來說，很歡迎和各位討論。

~~~~~

徵文在下期發表

〈談飯碗〉 / 純志

天下有那麼多的飯碗店，所以製造出來的飯碗，決不會一律，有好的、有壞的、有粗的、有細的、有大的、有小的……。

人人都要吃飯，人人都日夜盼望想得到一隻飯碗，有人在製造飯碗，也有人在囤積飯碗，得不到飯碗的人，托人幫忙設法。但是你有熟人，我也有熟人，於是發生了搶飯碗的事。

搶到了飯碗，還要懂得怎樣去「捧」飯碗，飯碗「捧」得不牢，要跌成粉碎的。聰明的人，不但懂得搶好飯碗和「捧」飯碗，而且懂得一人霸佔幾只碗的妙法。

飯碗的品質不同，在從前有所謂金飯碗和銀飯碗，到了現在更有美式的飯碗，和國粹的飯碗之分了。碗愈大愈好有了大飯盃，於是可以產生小飯碗。社會上的情形是如此：極少數的人，一個人有許多飯盃，部分的人，人各一飯碗，多數的人，幾人合一飯碗，更有許多人沒有飯碗。

本來社會上應該人人都有飯碗，可是現在失掉飯碗的人越來越多，加之除了極少數的捧大飯碗的人之外，那部分已得到了小飯碗的人却不能盛著滿碗的飯，於是捧小飯碗的人及得不到飯碗的人，都為著要得到可以盛滿飯的飯碗而掙扎。到打碎一個人獨佔的大飯碗，奪回一個人霸佔去的許多碗為止，這種掙扎將繼續不繼。

如果這不是上帝的安排，那麼人類裡面，前進的一群是夠有力量消除這種掙扎的。

〈颱風與漲風〉 / 陳秀卿

早晨起身只見整個天空佈滿紅霞，這着實使我吃了一驚，立即去問祖母這是什麼緣故？祖母回答說「根據古人所說天紅是將有颱風的現象，大概今天會起颱風吧！」我使我記起了昨晚無綫電的廣播，今晚將有秒速六十公尺的颱風襲台哦！颱風將來不禁使我感到恐怖驚惶。

這恐怖這驚惶很快的在每個人心目中增長着，當我出去買菜時見街上店中都是三

々兩々の在談着「颱風颱風」尤其是菜市裡；每個人臉上是那樣驚慌——害怕物價上漲的恐慌。都是匆忙的爭先恐後的搶一般的購買着各種食物。我因希望能買得便宜些，便逕自到一家熟悉的魚店去問價，那知不問則已一問真是駭死人。據說魚也要八百元一斤，還因為我是熟人特別便宜。這樣高的價錢使我驚呆了半晌說不出話。買呢？不買？店主人見我躊躇於是說「這價錢還嫌貴嗎？現在不買等會兒颱風一起明天這價錢恐怕再也不能買到了，買斤吧，我們是熟人不會讓你吃虧的。」「怎麼辦呢？袋中總共只千元，算了吧！」因此只得辜負店主人的好意走出了魚店，整個菜市充滿着一片漲價聲「米一斤買到一百二十四元了」「冬粉一〇（難以辨識）漲到二百元了」「紹昌肥皂昨天還買四百五，今天怎麼已漲到六百？」

「漲！漲！漲！」滿耳所聽到的都是「漲」，我不敢在待下去了匆匆的擠出菜市一路上我自己問着自己「你看現在的物價稍受一點刺激或不受刺激拼命的都會上漲，為什麼我們的薪津卻不會因物價的刺激而上漲呢？

不明白！不明白！實在不明白？

〈作家介紹 巴金〉（續前期）

錄自「作家在開明」

巴金發表的短篇小說，至少要和長篇小說一樣多。我們可以在這裡看見絕了望的人，沉溺於痛苦，拿酒來解愁、呻吟、哭泣，被事變所壓軋：這是弱者、悲觀者，大多以自殺了結生命。在另一相反的極端，有強壯的英雄，樂觀永遠奔向一個高尚的理想，激於一種熾熱的信仰，眼睛望著未來，無睹於現今，無睹於人世。他們的血沸騰著，奮鬥犧牲自己為社會，為人類死掉。

他短篇小說的地點並不一定限於中國，場面常在外國：法、俄、波蘭等等的革命家在他的作品裡面摩肩而過。他喜歡使用羅曼羅蘭的一句話：「國家太小，人類才是我們的主旨！」

信仰。這是巴金筆下的地一個字，他的第一部小說的序文用這樣一句話開篇：「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這是他或者他的英雄的術語，在災難之中，鼓勵自己去受難，或者拒絕一切失望的引誘，他說：「我有信仰，信仰主有我的理智……不是它，我就活不下去了。」李冷在日記裡面洗著：「信仰讓我戰勝一切。」

甚至在愛情三部曲裡面，作者也說：「最重要的不是青年男女間之戀愛，而是他

們的信心，無論甚麼事，全相信能夠完成」。這種信仰是我們一切活動的根源，是他們面對危險，甚至於面對死亡的根源。所以隨便一點點動搖都不可以。有一個人在「雷」裡講：「明天也許埋在黑暗之中，然而我的信仰是不可動搖的」。你可以毀掉他們的身體，但是你永遠毀不掉他們的信仰。

（未完）

〈活動邀請通知〉

News !

各位同學們：

我們自從放暑假到現在大家都很少在一起會面，除起初開了一、二次音樂會外（但是到會的同學非常少）同學們幾乎都散了似的，再加之近來天氣悶熱，成天辛苦的工作，使我們失去了明日工作的勇氣，為着○○○○○○○○（內文難以辨識）起見，我們決定八月八日到基隆海水浴場去享受我們僅有的假日，希望同學們以及郵電同仁們踴躍來參加。辦法如左：

日 期 八月八日

地 點 基隆海水浴場

集合時間 八月八日上午八時二十分

集合場所 台北郵局門警室

費 用 五百元（票費及水果費）

午餐自備

參加者請向下列各處簽名

台北局：高墀煊、許金玉、王文清

管理局：張欽傑、鄭逢春、李俊臣

電信局：呂傳裕、劉建修、李熒台

〈啟事〉

○○○（缺字），充實內容起見特向省內各地郵電同仁徵求稿件，凡本省郵電同仁對於寫作方面有興趣的，歡迎踴躍投稿，茲將辦法規定如下：

一、內容：有關日常生活的創作、散文、報告或論文等。

二、優待：凡投寄稿件無論採用與否，經本刊收到後三個月內一律贈送投稿者野草每期乙份。（不發稿費）

三、發表的稿件概不退還，不發表的經補習班教師修改後隨同下期野草送還。

第八期 1948 年 8 月 16 日

〈編者的話〉

本刊首次的徵文經四位顧問先生評選後，成績已在本期裡發表了，其中精彩的作品將陸續在本刊上發表。



這次徵文的投稿情形，雖不能說踴躍，但有一件事使得我們高興，就是從高雄、台南、淡水各地都有同志來投稿。



徵文的獎品及應徵紀念品從成績發表後，我們將盡量趕快發出，大概在本刊發表時當已送到賜稿各位同學的手裡了。



淡水的黃同志，台南的吳同志，二位的大作及信都收到了，我們很感謝您二位愛護「野草」的熱情，希多多來稿。

〈應徵文閱後感〉 / 馮林

抱著激動的心情，一口氣看完了二十一篇徵文稿，二十一篇數量上雖然說不上多，但予人的感觸實在太深了，彷彿穿過一列老幼參差的行列，他們都向著進步的方向徐徐前進，在那裏站立著牙牙學語的幼童，娓娓低訴的少女和雄辯滔滔的青年，他們傾訴著各自的經歷，從家庭的溫暖，自身的幻夢，友情的珍惜，被壓迫者的哀怨，一直到對統治階級的切齒憤怒，他們低訴，他們沉吟，他們泣告，他們怒號，在人生的畫板上，用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筆調，塗抹著不同的彩色。

從光復到今天，只不過兩年多的時間，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用在學習語文的工夫，無疑地更少得可憐！然而今天竟有這般輝煌的成就，用一種不太熟練的文字符號來表達思想、感情，竟能這般準確而感人，實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表現，我不忍批評某一篇有怎樣的缺點，我的感想只是：從學習的時間來測視今天的收穫，這收穫已達到了應有的豐腴。

一般而論，文字表達的技能都已到達了某種水準，最可喜的是「第十三人」那一篇，他已能運用靈活的對話，採用直接的手法，把思想表達出來；而且，那些對話恰如對話人的身分，沒有使人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其餘各篇，也大致都能雄辯地說明，作者對於運用文字的技巧，已曾下過一番努力，除了極少數的幾篇，他們對於運用文字，似乎還值得更進一步的努力。

然而，文字只不過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要是只能靈活廣泛地採用語彙，扶擇語彙而沒有照顧到文章的主題和結構的完整，你的努力仍將徒然！在這次的徵文中，各人有各人所要寫的題材，是不容否認的，但是缺乏一個鮮明清晰的主題，也許是普遍的缺憾！讓我仍以「第十三人」這篇為例，讀者看完全篇以後，你有甚麼感想？你想作者的原意，是表示對於同伴被炸死後的哀惜和內疚嗎？是表示對於戰爭或是空襲的咒詛嗎？是對於壓迫階級的無情和殘酷表示憤怒和怨恨嗎？或是……也許都是，也許都不。因為從這篇文字的字裡行間或隱或顯都把這類感觸帶給我們，然而都是極模糊的，極隱約的，甚且讀完全篇對於那個日本人究竟是否定的還是肯定的，也教人感到撲朔迷離！尤其值得惋惜的是在通篇之中，抓不著一個清晰主題！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只能這樣粗枝大葉地泛評，沒有加以深入的分析，更沒有逐篇的批評，甚感歉意，然而，讓我再重複一句，對於這次的收穫是不容漠視的，我們只要不自滿，不自棄，廣泛地學習、觀察和實踐，比今天更好的成就一定屬於我們！

八月十二日

〈徵文揭曉報告〉

這次徵文一共收到了廿一篇，除了淡水，台南高雄等各地寄來幾篇以外，大部分都是在台北的同學寫的。

(i)茲將評閱及辦理徵文經過寫在下面：

請教評閱及評分標準

我們收到了這廿一篇文章以後就請

電信局	馬健飛先生
台北郵局	汪承運先生
管理局	項瑞麟先生
管理局	劉紹忠先生

給我們評閱，同時請示這四位先生，對評分的標準，結果決定分作內容，結構和用字的技巧來評分就是：

文章的內容佔 40% 文章的結構佔 30% 用字的技巧佔 30%

(2) 評閱結果

由上述的方法經評閱先生在廿一篇中共同評定最佳的六篇如下：

頭等	「第十三人」	淡水局	黃宏基
二等	「掙扎」	電信局	李熒台
	「五月卅一日」	電信局	劉建修
三等	「台灣光復的一天」	管理局	張欽傑
	「忘不了的事」	管理局	楊顯耀
	「忘不了的事」	管理局	柯有益

(3) 贈送獎品

成績決定後，我們就開一次編輯會議，討論贈送獎品及發表的方法，結果決定將獎品從郵寄贈，同時決定第八期、第九期「野草」為徵文特刊，全部刊載徵文稿。

(4) 一點附帶聲明

本次得獎徵文中列為二等的李熒台、劉建修同學及三等的張欽傑同學係本刊編輯委員，各願不拿獎品。經編輯會議討論決定將該項獎品由編輯會保存，留作下次徵文獎品。

未了，多謝這次投寄徵文的各位同志，希望各位今後仍多多來投稿，並希隨時介紹，不知道「野草」的人，踴躍投稿，使「野草」成為我們每個郵工同志的學習寫作園地。

編輯部啓

徵文「忘不了的事」頭獎

〈第十三人〉 / 黃宏基

幹完了早上的忙碌的節目後，我帶了十一個同學弟兄到第一小隊的營舍去。

「黃！今天我們應受誰的指揮？」一個姓陳的同班問我。

「第一小隊的眼鏡伍長啦」

「喔！是那個一開口就說『台灣人真沒中用』的傢伙嗎？」

「是啊！而且那個傢伙還要偏袒他的小隊哩。你看我們今天一定會受不少的委屈」

「咳！今天真倒霉，偏碰着這個壞東西！」

這個部隊除了幹部是日人外其餘都是本省人，是一個屬於航空隊的工程隊。飛機場的整理，建築障地，造路等便是這部隊的任務。

「第三小隊來了幾個」稍有顴骨而下巴○瘦的一個中午的伍長，把帶着黑邊眼鏡的眼睛向我們一瞥後問道。

「一共十二人」

「不够！今天的工隊要五十人，第一小隊只能抽出三十七人.....少一個應由第三小隊抽補」

「隊長！第三小隊也沒有人了」

「什麼！我叫你補一個，你就補一個。去！」

我只好跑到營房去找一個。

「王！你身體怎麼樣？」我看着坐在床上的一個同班就問。

「今天比較好了」

「那麼！你要參加工作，今天要十三人.....」

說到這裡一陣不吉的預感掠過我的腦海，十三！洋人不是最忌諱十三的數字○星期五嗎？一時我的思想被擾亂了。頓時我又把這個不安給自己打消着說，你今天有些傻氣，你已不是洋人也不是箇耶穌的信徒，那裡用得着掛意這事呢！何況這是無稽的迷信！真好笑。

到了飛機場後我們便分派了工作，就是在飛機場西方的一個墓地中新設一條道路。開始工作後大約有一個鐘頭吧！有人來報現在發警戒警報了。於是我們收拾了工具跟着第一小隊脫離工作地。到了離開工作地不遠的二條小河時，眼鏡伍長囑咐我們分散在這河邊躲避，沒有命令不可妄動，因為警報解除馬上就要再工作，他又率領他的第一小隊向上流去。

這條小河的兩岸是比水面高得約有二公尺的，兩岸形成稍有傾斜的斷崖，斷崖的腳下有一公尺闊的草埔，還有些矮少的樹木點綴這河邊。黑墨水似的混濁的水懶洋洋的留着，河幅有水的所在也不過四、五公尺而已，也許說是一條大水溝還適當吧！我們各隔離三四公尺，有的坐着，有的仰臥着，於這崖腳下的草埔上。時間差不多十一點鐘左右，一切都在沈默中，寂靜中。

「黃！杜魯門先生今給我們的休息太長哩」一個姓翁的同鄉在我傍邊對我說，我是我卻望着一層一層的白雲而正想着別的事情。

「翁！今天不是五月五號嗎？」

「對了」

「我們被抓來已有半年多呢，到底那時候才會給我們回家呢？」

「噯！你又在想這事」

「是啊！我恨不得生着一隻翅膀，可以一撲而飛到家鄉去.....」

「黃！聽々！空襲警報了」

我立刻停止談話而把全神經集中於耳官，果然在遠遠的可聽見警報的鳴音。

「翁！在那邊跑走的不是第一小隊嗎？」

「咦！他們為什麼不叫我們也要跑開呢！」他非常憤慨的樣子。

「不要緊的，這裡也很安全，他們不叫我們走，我們也不必走吧！」我們吃完了中飯後差不多有一刻鐘的光景，從西方的空中來了一批嗡嗡的聲音，而漸漸的逼近來，當我們看見飛機的機影時，飛機已一架一架的向地面撲下來了，烈烈烈！！！！的槍聲同時壓下山野。「來了」我們不約而同的伏在地面，瞬時整個世界只有機關槍的聲音及飛機的摩托爆音，轟轟烈烈的過了些時，摩托的聲音又漸々離去了。

我抬頭起來時摩托的聲音已在很遠的天涯了。這時我覺得所居的地點是飛機攻擊飛機場的進路上，而且太近飛機場非跑不可！可是跑走呢，如果飛機再來時，在沒有遮蔽的地方走，不是等於死嗎？怎麼辦？倘在煩惱時，摩托的爆音又來了。四面又被摩托的爆音而震動了，一陣一陣的機關槍的聲音瘋狂似的橫掃地面，在這狂亂的空氣中忽然有夾着一聲異常的聲音，而且似乎在我們的頭上，我不由得抬頭望見空中，喔！原來是一架戰鬥機像我們的頭上撲下來，彷彿要連同機體撞上我們似的降下來，「完了」恐怖佔據我整個心靈，我把臉用勁的壓下地面去，想鑽進地殼裏去一般地，同時有一種特別響的爆音在傍邊發起，接着大大小小的土塊從空中落下掉在我的背上一陣火藥的氣味撲進鼻孔裡來，抬頭起來才知道四邊還被一團火煙圍住，翁也抬起頭來，臉色蒼白得連一點血氣都沒有。「小型炸彈！」他喃喃的說。

突然在下流起了一陣亂雜的水音，我一看，原來是三四個兵狼狽的渡涉河水向對岸跑去。

「喂！你們到那裡去！」可是沒有人回答，我翻身爬起一下，就追上去，沿着河邊走了十幾公尺時我停止了，在一株矮樹下有一個人仰臥着。「誰？」沒有回答，我又走進兩三步，俯頭看，喔！多麼淒慘呀！躺着的是一個中着彈片的人，他滿臉都是血，額上及左身上面各有一個小孔，從孔裡不斷地流出鮮紅的血，有二、三點像糊漿似的東西黏着小孔的周圍，從孔口也可看到內面也有相似的東西，我便覺得是腦漿，可是他還在呼吸着，雖然是困難的樣子，兩個眼睛還開着，似乎是在疑視着我，也似乎不是，鈍而弱的眼光好像在告訴他的無窮的怨恨與永久的抗議，一時我難以判斷是誰，又覺得不太認識，我慢々の跪下去，心裡祈念着，千萬不要是我帶來的十三人中的一人，可是我終於看見他在胸上的名卡了「王阿水」！喔！就是第十三人的王！我絕望的把兩手掩着自己的臉，覺得一切的東西都在狂烈地風中打滾。

「王！我竟使你這樣的斷送一條命！我早上如果不叫你來參加工作或是剛才叫你跑開這裡，你是不會這樣的。我怎樣賠償你才好！告訴我！起來責備我的糊塗！你為什麼不說話！為什麼不起來！」

眼鏡伍長來了，他狼狽的像我罵起來：

「你這個混蛋！為什麼不跑開而在這裡受炸呢，糟糕了！這是你的責任！我雖然是指揮者可是這我不能負責，是的，是你這個傻瓜不叫他跑走……」讓你咆哮吧，臭狗，無論如何王是不會復活的。

「很糟！怎報告上司呢」他頓時思索着。

「好！傻子你回去時，如果上司問你這情況，你就這樣報告『他（王）不聽命令去躲避而顧着吃飯所以才被炸』懂嗎！」為了你臭狗而犧牲的人，你還要烙印着——這個餓鬼因顧吃飯而喪失了生命……的臭名！我的憤怒將要爆發了，然而王是默々的躺着。所有加上他身上的侮蔑都是我造成的。王！我怎樣賠償你才好！告訴我……。

過了三個月又十天，日本投降了，我們也因之得了自由，但是這自由卻更叫我苦惱，因為王垂死時的那個淒慘的臉面與兩個含着怨恨的眼睛，如今還在我的腦裡，永遠不能叫我忘記！

七月十六日

〈作家介紹 巴金〉（續前期）

錄自「作家在開明」

他告訴我們：「從十五歲起，我就犧牲我的身子，我的生命，這時候我不覺得寂寞也不覺得恨。我只有一個野心：把我所有的力量用在給我的同類爭取幸福上面。」他說：「自從我知道使用筆墨以來，我就沒有停止過攻擊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敵人？他們是傳統的舊觀念、制度，正是它們妨害了發展和人類的進步」

（未完）

第九期 徵文特刊 1948 年 9 月 1 日

〈編者的話〉

上期（第八期）裡應徵文閱後感和本期的「徵文小感」是汪、馬兩位顧問先生特別給我們寫的。兩位先生所提出來的對於初學寫作的我們非常切實適用，我們除接收兩位先生熱情的指導加倍努力學習與深致感謝外，並希望兩位先生以後更多多賜教。徵文稿因受了篇幅的限制尚不能全部發表，還有幾篇佳作要留待下期刊載。

從下期（第十期）起，本刊將照常刊載非徵文稿，但現在編者手裡的稿件並不多希望各同學及省內各地的同志們踴躍投稿。如能將在暑期中的個人生活經過或各項動態為文寄來，更為歡迎！

〈徵文小感〉 / 雲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聽來以似乎已經夠俗氣的了，但也不能不時時刻刻的想到它靜默默地回憶往昔過去的一切，是否歷歷在目，尤覺得一剎那，已是幾何日月的輪迴、追悔、懊傷、惋惜是無益的，過去的終然是過去，能不忘已過的遺漏，改革今後的步驟補上自己的缺點，利用空間的時間來求進我們的學識，光陰雖快，那怕不隨它徐徐而進。

任意放棄了時光是如同賽跑者的落後，天空列群中的病雁啊！錯過機會太晚了、來不及了，這樣想是欺騙了自己，毀滅了志氣，停止了前進，脫離了時代的隊伍，永遠做一個落後者。

抱負是各有各的，觀念也各不相同，由於各人處境的不同，便產出了各有各的見解，「光復」是已過去三年的兩個字詞，在這三年的過程中，各有各的感想吧！試問在這三年開始的那天各人懷著新希望抱著新計畫，打算將來如何如何，而今天呢？是否有什麼實現，有什麼進步，或是收穫？這話是很難說的，何況賢*等呢？

摔開了瑣談就拿「求學」來說吧，並不一定是過了讀書的時代便稱來不及了，那麼踏入社會的人便不能求學了嗎？我們盡量實行工讀並行，利用公餘的時間來習補我們的所缺所需，深究淵學，短期間雖覺無甚，但日子一久定有輝煌的結果偉

大的實現。

輕輕的閱完了二一篇散文，真個的是帶给了我一個「忘不了的事」給我一個意外的感觸，更羨慕這努力的結晶是不可思議的，我對於這二一篇徵文中，可說是沒有一篇可說出它的缺點和優劣，如按自接觸學習寫作以來，至今有了這樣的成績也算夠了學習期間的水準了，雖然有極少數的幾篇中好像欠缺熟練和缺乏文字運用的技巧，也許是學習過程的長短之別吧？這期間的學習有了這樣的成績，也算是很難得的了。不過初步的寫作不求其「錦繡」，只求其通達已足，且莫用「考員」的方法來虛飾自己的佳作，那是錯誤的，若閱讀錦繡文章摘取佳句，安插它利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是最有進步的捷徑。

由於幾點的牽*，我也只能簡明的空談乏論，更沒有篇篇的將徵章內容來清晰的評覆，殊抱歉意。總而言之，這次的成績實令人欽羨的，如能再作近一步的努力和研究，極易獲得隨筆錦章的地步。

「徵文二等」 〈忘不了的事〉 / 石

一個佈滿繁星而無月色的晚上，天空如密布的撒滿了閃耀著的金粉的藍色絲絨一般，下面是一片寂景，除了無家可歸的田蛙的叫聲外一切是靜悄悄的。

我做在？口旁邊眺望著遙遠的天邊，我狠想像闊大而寂寞的天空訴苦，我在發悶！活下去、活下去—。很快的幾個流星忽然使我許多往事都映上我的心幕。

在家鄉的院子裡，大家眺望著滿天繁星，叔父座在爸爸的旁邊搖著扇子，很快樂的對祖母說「幸福的日子來了，台灣光復回歸祖國了，我們從五十年的侵略者的壓迫下被解放了，我們再也不要受苦了，平等的自由的舒適的生活在那裡等著我們，大家都有飯吃有書讀有工作了」祖母顯得很冷淡，好似他老人家早已知道今後的情形似的，但我聽到了這消息歡喜的形容不出來，我對爸爸說我還要回來讀書，我笑著跳著成天幻想著以後的生活。

可是今天事實非但不能使我們滿意，反而更不如從前，物價一天一天的暴漲，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困苦，每聽到的事失望的唉聲嘆氣，孩說什麼有書讀有工作有飯吃？說到自己的生活，早晨剛給公寓的老闆宣告了「停止進膳」，我跑了好半天要向局方想辦法，但在接收的慌亂中結果是絕望了。提起筆來想要爸爸寄錢來，但家鄉的房屋被炸壞了，以後家裡也過的相當苦，每想起我的家和媽媽，向家中要錢便沒了勇氣，越想越發悶怎麼活下去呢？「這麼高大的一個男子要餓死，難道你是廢人？」忽然我自己向聰明了起來，想起用自己的力量來換麵包，於是心

頭異常的安靜起來，從遠遠的屋頂上，總督府的高樓聳立著，寂靜的街路更靜了。

翌日早晨我和 H 君拉了一輛日人局長的黃包車，拉起來好像很好玩似的，但在火團似的太陽下！那時雖說九月來天氣孩相當熱，於是大家說戰後的一個現象，夏天特別常而又特別熱！一條馬路侑一條馬路拉著空車子焦急地找著主顧的確有人家所想佈道的辛苦，熱鬧的馬路跑得比平常格外的遠，滿臉流著一粒粒的大汗，也為了怕車子顛倒了糟糕不到目的地也就不擦汗。有時候這樣的跑遍了所有的馬路街頭，卻一個生意也沒有，這時候我的新空虛了，失望了孤寂難過……一齊湧上我的心頭，我想放下車子來大聲哭！

在過著這樣的幾天後，我認識了一位真正拖黃包車的，他是一位很瘦好像只存骨和皮的頭上已長著些白頭髮的老人家，他看我跑得很累他很誠懇的告訴我說不必成天在馬路上跑，只要坐在比較上上下下的人較多的地方——那個地方一定有我們的同伴在那裡據著黃包車等客自然而然的就有客人叫你，而且他常給我們講故事。有一天我們正談著閒話的時候，他很興奮的說『其實你們這這樣的年輕人不應該拉黃包車而失去了可貴的青春，你們還年輕，你們好好的讀書將來替時代並進，將來的台灣是需要你們年青人，台灣不能永遠被輕視的！』

他很希望說話，他的話很有力而他的身軀是那麼瘦。我常這樣鼓勵、安慰自己，我已經夠幸福了，你看這麼老的人可憐的為了生活還拖著這瘦弱的身體拉車過活，我還年輕，我是要成功的，受點苦算得什麼！有一天，特別熱的一天，我們正在談著閒話的時候忽然「…車」的喊聲打斷了我們的話，一轉眼有位從火車剛下來的人攜著行李招叫著我們，我便伸了伸腰拉起黃包車向前跑過去。「……」他說著幾句北京話只著室內那邊接著自己把行李拿上黃包車坐下來又喊一聲「……」我不曉得說什麼，但就跑了。剛光復未久的我們一句北京話也聽不懂，後來我記著他的發音去問朋友才曉得他是說「新起町」。他指著右邊喊幾聲我就曉得大概是要彎右邊就彎轉右邊跑，指著左邊就像左邊跑。怕呀跑呀當跑著跑著滿身搞得濕濕，不久他用腳踏一下通知我到了。前面是一座很高的不像公司也不像公館的房屋，二個胖子顯著笑臉對我帶來的那個說了幾句「……」有把我留下來接著另一個人上車了。於是我重新用了剛才的方法拉到一個酒家面前，他從車上跳下來，我們著擦汗，他手裡抓著一紮？？一張鈔票不作聲的並且很快的拿給我，抬起頭揚長而去了。我睜開眼感慨無量的看一看，我自己的汗水賺到的一張鈔票，上????金拾元，真的只有拾元，唉，可憐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了。當我從出神裡回復了的時候，他那一無情的主人，正在密密的桌子間很快的泳遊著我想追去跟他抗議，但我怕放在門口的黃包車失掉，終於默默的送他近裡面去了。

「徵文二等」 〈忘不了的事〉 / 秋旻

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中的一天，也是太平洋戰爭相當激烈的日子。微帶著熱意的春風吹著，晴空中飄著幾片白雲，熱鬧的台北市馬路上也寂靜無聲，零零落落沒有幾個人，尤其是辦公去的更沒有了。每當上班的時候心理悶想著：「唉！只有我們電信同仁不能搬走疏散，仍留在市內，每天都在恐怖的轟炸中生活。」「嗚！」警報又響了，我們聽夠了。這汽笛的聲音不分白天夜裡。每當飛機一到頭上，高射砲一響，戰慄著響「我要走回到鄉村裡的故鄉去跟爸爸媽媽在一起，死也甘願」可憐的很，因日人管制的厲害，我們不能離職也不敢訴苦。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是轟炸台北市絕慘的日子，那天工作室值夜班（時五點到二十一點）早晨七點鐘才起床，連忙自己煮好飯吃了，心裡想著「這幾天盟機一天來好幾次，但沒有轟炸便去，現在台灣的大城市都已經炸變成灰爐一樣，只是台北還沒有遭遇過什麼猛烈的轟炸，也許今天會輪到台北吧！！」越想越怕於是計畫著到郊外的表兄家裡避難去，但不一會兒，大約是十點左右吧「嗚—」「警戒警報」響了，一轉眼就聽到隆隆的飛機聲，一看果然來了，從東方宜蘭方面一群鳥似的轟炸機分成四隊直向台北而來，高射砲打起來了。「轟！轟！」一分鐘連打著約有三十發滿天佈滿了一球球的黑雲。於是我就跳進了在屋子裡的防空洞「隆隆—」飛機已經在頭上，心理發抖了，「轟轟」、「隆隆」高射砲也打不停，隔壁的熟母拉一個孩子走進來說「壞了、壞了，飛機來了很多，這麼多」把兩手掩著耳朵和眼睛，「隆—隆」、呼呼頭一下覺得有二三十個大炸彈，比大地震動得還厲害，接著「轟轟」、「隆隆」一下子比我的房屋好像倒下來，比比八八交雜著燃燒的聲音，這樣差不多五分鐘一次，反覆著波狀集中攻擊大地也擺來擺去，搖撼不定，我的咽喉應得想要哭也哭不出聲來，嘴裡念著「好了罷這樣算了罷！！」縮在一塊兒的叔母哭起來了「神明神明觀音娘娘救救啊！」我也把手緊掩著眼睛和耳朵不敢動，昏昏地想著「今天他們恐怕是要把台北市炸光了吧，如有空一下跑到郊外的表兄弟家裡去，不然的話這條命也留不下罷！」一會沒有轟炸聲了，也聽不見非聲，我以為這是唯一的機會，決了心從防空洞跳起來，看！一片斷木碎瓦，亂糟糟之中倒不忘記皮箱，拿著皮箱不顧一切就了，那時已經失去了知覺，又慌張不知道我自己是走那一條路，跑到半路時，想不到飛機又來了，而且恰巧跑到馬場町飛機場邊，一看十數架的 B24 正向著我的頭上飛來啊！若是現在它投彈，那我絕對是給炸中了。那時神智昏迷了，就伏在一棵樹頭下不動，只是說「盡萬事、待天命」、「轟轟轟」「呼—」一陣暴風帶著砂從我身上掠過，我以為是被炸了，從此以後就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活的或是死，不知過了多久，

才從朦朧中醒來，覺得自己身體還好好地，才知道自己並沒有死去，身體被混砂埋沒著，面部七孔都塞滿了砂，眼淚從胸部湧上來，飛機也已經看不見，我怕他在回來，便拿起皮箱向著郊外跑，可是兩腳無力又怕又慌，因此越跑越慢。

腳下軟得很，就不由自主的跪了下去，這樣跑十幾分鐘，是脫出險境了，回頭一看吧！！台北市！黑煙繚繞大燄衝天，已經化為火海了。到處響應爆炸聲，總督府的高樓被火為困住了。

我坐下靜靜呆望著（我沒有死麼？那時候怎麼敢從飛機場過來）時候已經快要三點中了。

〈作家介紹 巴金〉（續前期）錄自「作家在開明」

他不僅用心為人尋求幸福，他更覺得有一把火在燒他，逼著他付諸實施。「社會現象就像一根鞭子，不間歇地抽著我，逼著我把筆拿起」。夜以繼日，他不斷在寫。他疲倦，然而不能夠自己。「我每寫一部書，我就摸著我的腰，因為我知道這部書吸了我的血肉，把我更帶近墳墓一步，不過我又不能夠不這樣做」。凡有戲劇性的主旨，凡足以激起他的興致的主旨，觀察縝密，他全接受下來。夜晚他聽見哭聲，立刻站起，在靈感之下一氣呵成。所以他的人物具有靈魂；很少作家像他那樣和他們同化。他們以他的生命而存在。他們死了，他哀悼著，他喜歡不時瀏覽他們動作，和他們一同哭笑。「我常常說，我的書充滿了我的眼淚和我的血這不是一句謊話：我的書和我的生命是一致的，我生命裡的矛盾與衝突，重新在我書裡尋見．．．我的生命和我的書一樣，只是一陣苦痛的激動。我每部小說只是對於光明的一種熱望」。

我們必須恭維他質樸的風格，自然、生動、富有感情，從來不染矯揉造作的文學表現，熱情汪洋有時描寫人類的憂患，達到最沉痛的情調。在「家」的序裡面，他形容生命的意象正可以用來說他的文章：「這激流永遠動盪著，並不曾有一個時候停止過。

而且也不能夠停止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牠。在他底途中，他曾發射出種種的水花這裡面有愛有恨，有歡樂，也有受苦」。在感情和表現的激動之下，藏著一種真實的口才，一種引人入勝的力量。他永遠不俗。你有時覺得疲倦，然而永遠感動，因為你覺得他誠懇。他之所以風魔中國現代青年，你也可以明白了。

（完）

第十期 1948 年 9 月 16 日

〈編者的話〉

本刊為了同學互相學習與連絡感情起見試設「通訊欄」一欄，如果同學們對本刊有意見，或者其他有互相研究的問題，請寫「公開信」投寄本刊，無上歡迎。

從本期起繼「作家介紹」之後本刊將繼續刊載「寫作指導」以供讀者參考研究。

最近有一位同學建議本刊試用橫寫以期節省紙面並可利便閱讀，本刊從本期起試用。

徵文第三等〈忘不了的事〉 / 純志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無線電聲音機傳出來了一件消息：「明天十五日中午有重要的播音，請聽眾注意收聽」。到了晚上才發表這件重要廣播是日皇親自要向國民廣播，從這個消息傳出來了以後街頭巷尾就議論紛紛，有的說日本要投降了，有的說不是投降，是要求全國國民玉碎（最後的一卒也要戰到死），所以天皇要親自廣播。……議論雖然是紛紛不一，但在心里誰都討厭這個戰爭，希望能早一點結束才好。

十五日上午準時來的盟軍也不來了。警報也只報告盟軍哨戒機環繞台灣海上，因此局里的同事們都沒有疏散。這邊一群那邊一堆地在談日皇今天要廣播的事，上面的日人異口同聲的說「天皇是要勉勵國民，大家不必大驚小怪」。

可是他們自己呢卻小聲地談，臉上露著一種惶惶不安的樣子。快到中午的時候，局長的命令下來叫全局職員到禮堂集合。我到禮堂時已經到了很多的人，但一個人也不講話，都很嚴肅似地聽擴大機流出來的音樂。

一會兒音樂停止了，播音員的聲音報告：「現在是天皇廣播的時間」大家都低低著頭全神貫注耳朵的靜聽，日皇用悲哀而沈痛的聲調講出了一些話，我抱著希奇的心聽到日皇的聲音，可是日皇的話說得聲音很小，收音機的雜音又特別多，一點也不清楚。

這時我抬頭偷看站在旁邊的女同事佳藤芳子（日人），她的眼眶帶著紅，很恭敬地聽，日皇廣播完畢以後我就問她：「天皇所講的是什麼意志呢？」她的回答也

是「聽不清楚」。我只好莫名其妙地回到辦公室。十二點半報告新聞的時間大家又守著收音機，這時才知道日本無條件向盟軍投降了，同時播音員又報告坡茨坦宣言，臺灣要歸還中國。我聽到這個好消息以後心里充滿著一種說不出的感激和愉快。

消息傳出去以後，日人的同事中有的垂頭喪氣，有的紅著眼眶掉眼淚的，更有的放聲大哭，看了這情形雖然有點可憐，但比我們過去五十年中被壓迫被奴役所流得眼淚少了多呢！他們該知道五十年中用征服者的地位奴役台胞，現在只不過是一場美夢。

散值後回到家里，最先看到的是笑容滿臉的祖父，只說「我們回到祖國了」一句好像有很多的話要說但又說不出的樣子。祖母一看了我就問「真的戰爭完了麼？」我說「是的，今天日皇親自廣播無條件向盟軍投降了」「哦！那麼我們以後不要再受那可怕的轟炸了」母親也說「我們當要謝謝天公了」晚餐時父親的話特別多，小妹妹也很高興地說「飛機不來了」這樣快活的晚餐是幾年來罕有的。

這天不但是可怕的戰爭結束的一天，同時也是臺灣被解放歸還祖國的一天。這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一天！

〈向『野草』敬禮〉 / 宏基

秋天的早晨，有一個賣花的老頭兒挑著一大藍鮮豔的菊花兒在路傍休息著，花籃內有一枝最美麗最豐滿的黃菊，驕傲的伸頭出來，向四面瞧一瞧，然後微笑著說：「誰都不會比我還美麗的！」它很得意俯頭去看地面草，一映進它的眼睛裡的是一叢無名野草，滿身冒著像珍珠般的朝露，毅然地站在大地。黃菊挺了胸脯，向他們談話了。

菊：「朋友！你們會開什麼美麗的花兒呢？」

草：「我們的花兒是不美麗的」

菊：「真的嗎？難道你們連花兒都和你的莖葉一樣醜陋嗎？」

草：「你說我們醜陋嗎？」

菊：「那還要說呢！你看我的顏色，形容多麼鮮豔！多麼美麗！」

草：「也許美麗吧！但是我們是不羨慕你的」

菊：「你們不羨慕？難怪啊！你們是不知道我的煌耀的未來！」

草：你的未來是暗淡的，你永久是一個沒有生命沒有自由的奴隸！」

菊：「不要胡說！你看！我的老頭兒將要帶我們到城市里去，把我遞給一個富家的姑娘，那可愛的姑娘就把我拿到她的燦爛眩耀的房子里去，插在一個標緻的花瓶，加上房子里的光采吧！唉！想起來就會叫人興奮！我的未來是多麼美麗而幸福呢！」

草：「可憐的花兒。真正的幸福不是在那里的！」

菊：「什麼！難道你說在這亂雜垃圾的路邊才有幸福嗎？哈、哈、哈！真要笑死我！」

草：「為人作玩賞而嬌養來的你們是不懂生命的意義，真正的幸福」

菊：「我不懂你的話」

草：「經受痛苦的人才知道真正的快樂，奮鬥過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價值。我們是被暴風雨打擊好多次，被人、馬、車蹂躪、踐踏不可算的次數。但是我不撓不屈的奮鬥到底了，而且我們還要奮鬥下去！有意義的生命，那是我們的生命真正的幸福。他的所有者是我們」

菊：「你的那麼醜陋的形容在我的前面還趕誇耀嗎！」

草：「醜陋？不！我們才可說是真善美！你看經過千辛萬苦，不知道屈伏的勁莖，綠油油的葉子，這不是美，還有什麼能夠稱美？在困難中成長的生命才有意義！你看我們如何自由！我們的生活如何充實，大地無限的供給我們的營養、朝露、太陽、山岳、曠野，那是為我們而創造的幸福！那是說我們的生活吧！」

菊：「可憐的苦兒們再見吧！我們的老頭兒要動身了，我將在我的主人——美麗的姑娘的房子里祝福你們的平安！」

草：「謝謝你！但是我們是喜歡更多的困難而不願意平安過日。唉！他那麼雀躍的去了，可憐呀！溫室里的奴隸們，我祈念著你們的甜夢永久不會被打破！」

朝陽的第一條光線射著這叢野草，葉子上的水點閃閃高唱他們的勝利的歌曲。

〈媽媽〉 / 澄哉

好像在八月八日

一位抱了小孩的女人來寄信，當她踏進了郵局時手裡的小孩就哭起來。「媽媽，這裡不是，這裡不是我要糖菓。」媽媽含笑的說：「好孩子，我寄了信後再給你買，好嗎？」可是他仍舊哭著到媽媽拿出錢袋要買郵票時，他就「媽媽，錢給我」說著和媽媽爭錢袋。

這使我看得出神，更憶起自己幼年時對媽媽的胡鬧：要錢、要糖果要……等等。可是如今啊！媽媽已是離開我這麼遠，怎麼叫喚也不會再得到她的回應。

記得在我五才時，媽媽就棄了剛滿月的妹妹和我與世長別了。我和妹妹便在祖母膝下長大。最初每到晚飯時，我總是為難祖母說要找媽媽。有一次——是月夜罷，我看了明月後問祖母「媽媽哪里去？」她抱了妹妹說「到那月亮里去了」我看她一面說一面流淚，我也不由得流下淚。以後怕祖母傷心便不敢再問了。但每到月夜我就獨自悄悄地跑到院子里，呆呆的望著月亮，想要在月亮里找到媽媽。

在八才，入學那天，先生問起我的媽時，我儘哭著，使先生不敢再問。第二天上學時看見了同學們由母親攙著手送進學校，又不禁想起媽媽而流淚。回家後，還哭了許久，以後就不愛上學。我的姑母是很慈愛的，她看我不回去上學，就每天勸我、安慰我，並且送我到學校門口，看我走入教室後才回去。雖然她安慰了我許多話，可是這並不能消滅我思慕母親的心，想反的這種心越來越深了，最後我甚至聽也不聽，理也不理她了。姑母——她不但沒打我，而且背負了哭著叫媽媽而亂跳的我到學校去，最後她也哭了，她的淚使我不敢再亂鬧。以後我看了小朋友和他們媽媽在一起時，就避開，不敢看她們那種快樂的情形。

十六才後，每遇到苦難時我總是自己偷偷的到媽媽的墓前去哭，不敢給祖母和姑母知道。

媽！您為什麼早早便拋下了我？您知道我為想念您而哭過十次、百次、千次嗎？到了現在我已明知您不會再回到人間，但每當月夜我還是像幼時一樣想要從月亮里找出慈愛的您。

〈野草〉 / 高雄 黃水河

野草！野草！

我認識你是第六期的

台北的同學把你寄來

那時候我懷抱著你

我愛你的新一天比一天增高

野草！野草！

你把人家的寄稿刊出

無論哀怨或是歡忻

都一律公表給我們

是多麼美麗可愛的野草呀！

野草！野草！

你是我們唯一的文友

滔滔的宏論

把許許多多的智識

來給我們做借鏡

我們要怎樣報答你才好呢？

〈通訊欄〉 / 黃宏基

編輯先生：

當我知道在台北的本省同志們辦了一個刊物「野草」給大家有寫作的機會時，我非常感奮！我抱著滿腔的熱情注視著「野草」的成長。

在歷史無情地玩弄下，我們不得已清算著過去的一切要從頭做起來了，我們從地上爬起來但這再生是比以前還強勒的，台北同志們過去一、二年的奮鬥终于在「野

草」上結實了，這叫我怎樣不會感奮呢！

我曾想將我的微力來支持「野草」可是我不是補習班同學會的會員，而且寫作的能力還是很幼稚，所以躊躇了好久，後來「野草」向全省的同志們徵稿了，於是我不顧能力寫一篇文章來祝福「野草」的前途！

「野草」還是幼少的，但他是我們努力的結晶，如果我們不斷的努力下去我們的野草也跟著我們成長！我們在進步，「野草」也在進步，我們要記著「參天百丈樹，元是手中枝」有我們的熱情誰敢說我們的「野草」不會成了一棵亭亭的大樹呢！

讓我來祝福「野草」的前途吧！

努力！奮鬥！

淡水郵電局 黃宏基 上

〈寫作指導：作文的故事（一）〉

1、怎樣充實語彙

董先生本來是我們初小裡的老師，從這學期我們已經由初小升高小了，同學們對於這位「誨人不倦」和藹可親的老師很有點戀戀不捨的樣子，以為從此以後就不能常常聽到董先生的教誨，和他同朋友一般地在一起了……董先生是把我們當成他的小弟弟看待的，誰知事情的發展是很有點出人意料的，董先生也從這學期起，改教高小了。這消息一傳到我們的耳中，快活得真是非同小可。

照董先生說，從這學期起，打算教我們一點寫作上的知識，在每星期六下午一時，特開一個「作文說話會」，地點暫定在課堂裡，如果地點臨時有更改的話，那麼事先便會來通知我們。

今天是作文談話會的第一次開會，到會的學生特別多，沒有到指定時間已經濟濟一堂了，這時候董先生還沒有來，大家便猜想董先生今天的講題。「你想董先生講的是甚麼？」素以好學出名的銘生熱心地問著隔座的冠容，「恐怕是講作文的方法吧！」冠容不加思索地回答。

「當然是講「作文的方法」，但作文的方法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夠講得完的，不知道董先生從哪裡講起？」「那卻不知道」

大家這在這樣地討論著，課堂外邊有「匆匆」的皮鞋聲傳來，大概董先生快來了吧？接著果然有一個穿人字呢大衣的側影從窗外閃過，就知道來的正是董先生。

董先生一走到講台上，全體學生便立正致敬，他就含著笑用兩手向下抬說：「請坐！」接著便迅速地施轉身軀，熟練地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橢圓形上面加了一個小孔，就反轉身來含著笑向學生們問道：「這是甚麼？」「撲滿！」（註一）「撲滿！」「不錯，這是撲滿，我們知道撲滿是儲錢的，現在請已有撲滿的舉手！」馬上講堂上有不少的小手向上伸著。「那很好哪！大家從小便有這樣的好習慣，到大來一定是有事業可幹的，現在我且再問你們一下，你們作文也有著「撲滿」的嗎？」沒有回答，只見許多晶瑩的眼珠都含著驚疑，向著講台上射來，「我想你們一時也許想不通，作文和「撲滿」有甚麼關係呢？---其實都有著很大的關係，今天要和你們講的，就是這個作文的「撲滿」的問題。

我們知道，做事業是要資本的，我且問你們，做作文也要資本嗎？」「不要的」剛才討論講題的銘生就立起身來率直地回答了這一句話。董先生就點點頭表示聽到了銘生的意見，接著就含笑把頭搖了一搖，說道：「作文是用甚麼來表示的？」在學生中間有著「小學者」綽號的明知，便從座位上立了起來，從容地回道：「文字！」「對的『文字』試問這『文字』不就是資本嗎？沒有文字，我們能寫成功一篇文章嗎？不能的，必須用到文字，但這文字是不是為我所有呢？這就很難回答了。試檢點你們的作文簿，同時再把國語課本上的文章拿來一比，他們是多麼富有，你們卻變成一個窮小子了，顯然有許多詞類，是你們不能使用的，而在名作家的作品中卻是常常用著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他們的『語彙』豐富，他們的資本大，你們的『語彙』貧乏，你們的資本小，自然在他們是『運用如意』，在你們就常常感覺到『周轉不靈』宣告擱淺了。

好像開店一樣，沒有資本，只好把生意停頓起來了，作文在形容不出的時候，情形正也是這樣。但這個有沒有辦法呢？有的沒有錢，可以儲蓄起來，以備將來的用途。語彙貧乏，可以用儲蓄的方法，積聚起來，慢慢地自然也會豐富起來一抄的時候，必須把運用到這個詞的句子也摘錄下來--講求它的讀音、詞意，玩味它在句子裡面所表示的意思，自己也照著它的意義造成功一句句子，先自己看一遍，有沒有誤用的地方，隨後和卡片上的句子去比較，它的好處在那裏，我的不好處在那裏，必須仔細地尋找出它的理由來，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去查辭典不能解決，去問同學，同學不能解決，去問先生，必須徹底了解為止。如果你們聯合幾個同學用集體研究的方法，收效自然更容易了，因為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自己所不能了解的，別人也許能幫助我，使我了解，反之，別人所不能解決的疑問，我或許有這能力可以替他們解決，也未可知。好在你們有的是要好的同學，

大家一塊兒來研究，成績一定可觀的」董先生說到這裡，就向台下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便又繼續說下去：「還有，你們在收集『詞』類的時候，對於『類詞義』要特別當心——特別當心像『經濟』和『金融』，『時期』和『時候』，『課本』和『讀物』，『憂鬱』和『悲傷』……等詞，必須要分別清楚，這是關係你將來的作文的正確與否，假使你『類詞義』的詞義沒有弄清楚，將來的用詞方面，是很難準確的。

今天所講的是『詞』的收集，就是怎樣使你的『詞彙』豐富起來的問題，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小問題，要知道這是『作文』的奠基石，將來的作文，能否明白比紹意見，就要看你這塊奠基石的是否穩固了。今天就送給你們一個作文的『撲滿』，希望你們以後好地把詞類儲蓄起來。」

董先生說到這裡，就宣告散會了。等董先生一跑下講台，這畫在黑板上的橢圓形的撲滿就越加顯得鮮明了。大家望著這個白圈圈，走出課堂，比得到一個真的撲滿還快活。（待續）

註一：撲滿=貯金箱

〈徵稿啟事〉

本刊為了充實內容起見特向省內各地郵電同仁徵求稿件。凡本省郵電同仁對於寫作方面有興趣的，歡迎勇躍投稿。茲將辦法規定列後以便寄稿。

一、內容：有關日常生活的創作、散文、報導或論文等。

二、優待：凡投寄稿件，無論採用與否，經本會收到後三個月內一律贈送野草每期各乙份。（恕不發稿費）

三、發表的稿件概不退還，不經發表者由補習班教師修改後隨同下期野草送還。

第十一期 1948 年 10 月 1 日

〈編者的話〉

日子過得真快，一轉眼間第三屆的光復節快要來臨了，我們在這有意的日子裡能夠舉行第二次徵文，編者也覺得很快慰，可是一方面也擔心應徵文稿的件數，所以把徵文題目的範圍擴大，以期容易寫稿，希望未寄過稿的同學湧躍投稿！

這次徵文的截止日期雖定為十月卅一日，但為了要紀念光復節，最好應徵稿件在十月廿日以前寄來，因為我們決定將十月十六號所出的第十二期延至十月廿五日出刊，定為「紀念光復節特刊」。

徵文三等〈忘不了的事〉 / 柯有益

咕咕咕咕！小鳥兒高興地在盛開的櫻花裏一群一群連唱帶舞，好像當這春光明媚，拼命的享受快樂不肯失掉機會似的，他們活躍在枝頭，穿來穿去得意忘形。一片片的花瓣紛紛落在黃綠色的草埔上點綴了一幅說不盡美麗的天然地毯。

這裏是草山羽衣公園西北方的一角，在向西北傾斜下去的一叢櫻花林裏面，我知我的前輩C先生臥在這柔軟的草地上休息著，一面吃水果一面隨便談談。C先生是個努力上進的青年，那時候他是廿五歲，我才十七歲是民國卅二年仲春的那一天，他是在總督府做主任的，當他少年時代在國民學校畢業的時候因為家境很窮所以不得升學，可是他有一貫的信念堅強的意志開始和環境奮鬥，清早起來，他就到牧場去領些牛奶騎了自行車到大街小巷去，配給那有錢階級的人們，配完了牛奶，接踵地趕到總督府去，在辦公室裡他的工作是很忙的，可是如果他有了些空的時間，就努力自修，他晚上到成淵中學去讀書，對於時間的利用他是很嚴格的，他常常對我說：「古人在詩上說『一寸光陰不可輕』依我想我們要有『一分光陰不可鬆』的精勤才好」所以他不到兩三年把普通文官試驗與專門學校入學者檢定試驗都獲得及格也是不足為怪的，這時候他正預備著在考高等文官試驗的，因為用功過度覺得身體不太爽快，所以這天同我到這兒來散散心解解悶的。

努力！努力！突然間他喊了一聲，我駭了一跳連忙問他「是什麼事？」他微笑地說「你看！」我順著他指的地方一看，並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個農夫在山中階段的田裏不斷地耕著田，他就說「那農夫不管大風、大雨，每天都是不斷地耕種

著，當秋天來了，他們要刈到的時候，看了一片黃金色的稻穗風吹成浪的時候，多麼歡喜啊！難道他們能夠享受工作的收穫是因為天才嗎？不是的，有了他們不撓不屈的努力，和不變不改的習慣才能夠獲得這大自然的報酬，老 Y，我給你講一句話你切勿忘記，就是『世門無天才，努力而已，習慣是第二天性』講了以後我們再玩了一會才回到台北。那天晚上我的日記簿上寫了這一句格言是經過這樣而來的，那下一年我就到日本去了。

從那年一別直到卅五年秋天，我回到故鄉的時候，最先就跑到 C 先生家裏去，我進入他家裏的廳堂時抬頭一看，只見學百的一個魂帛安置在桌子上，那魂帛上的名字明明是 C 先生我的心頭忽然受了劇烈的震動，不知不覺地我的眼睛充滿了熱的眼淚，四面模糊起來了；那時他的母親也出來了。她還是一個纏足的婦人，一看是我，她也無話可說，便淒然流淚，再從衣袋裏摸出一條白手帕，掩著面忍不住的哭了。我也引起了說不出的悲痛，他的弟弟從裏面出來點著供桌上的蠟燭，我就站起來上了三炷香，我點點地看那魂帛前面的相片，那種意志堅定的態度向前看著的那雙眼睛，他生前的性格談吐...都鮮明地表露在他的照片上。

我跨出了們一陣旋風捲起了枯葉飛昇著，憔悴的樹葉從門前的茄苳樹上飛落到我的面前來，土塵一起，把我的衣服飛舞起來，我失神的走著漫漫的街道。我失去了希望了，再也尋不到這樣一個好朋友了，可是我的耳邊還很清楚的聽著說：「世間無天才，努力而已，習慣是第二天性」這事使我永遠忘不了的。

徵文三等〈忘不了的事〉 / 楊顯耀

五年前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勢力最猛強的時候，六百萬的台灣同胞都在他們的壓迫之下，敢怨不敢言地過著悲慘的奴隸生活，尤其青年們是最可憐的！有的被強制調出海外，離開故鄉很遠的異地，有的被調去作苦工他們的苦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有一次是夏天的中午，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學校裡看學生們做軍事訓練，有一個身體高瘦、發育不良的青年，因為受不住那麼苦的訓練，無力地落在隊伍後面，不幸被監督的一個日本教官發見，於是那教官的眼睛彷彿閃電似的發亮起來了，同時滿面通紅，忽然用像落雷那樣大的聲音喊叫：「誰呀！落後的人，來這兒！我給你『入氣合』(氣合是制裁的意思)」那青年不用說已變成了什麼，像被蛇發見的蛙子一樣，俯著下面，一點也不敢抬起頭來，慢慢地走道教官面前行一個禮，於是教官的雷樣的聲音又叫起來「你的精神不好我給你修理修理」話未說完教官的拳頭就像彈子般的飛打在那可憐的青年的兩頰上，那青年退了幾步倒在地上，

不能站起來，可是那教官仍不停手而且再用腳踢他，於是他昏過去了……

在台灣被日本鬼子統治的時間裡，像這類我親眼看見的事不知有多少，對著再生而多苦難的台灣，這類事，我永遠不會忘記！

〈雨衣〉 / 春

外面的雷雨傾盆似的下着，室內靜寂得情景是夠使人難受，於是拿出早晨接到的小弟的來信在燈下逐句地讀著：『哥々在台北好不好？您每天快樂過日嗎？我每天好々到學校裡讀書，台北有雨衣，請哥々買給我好嗎？拜託哥々』他是剛々進小學八才的孩子，現在為了希望一套雨衣，極苦心地絞着腦汁寫了這封信來『現在的故鄉的確正臨着雨季，雨勢之大不會下於今朝，即所謂內部的豪雨，僅八歲的孩子要他撐着雨傘在如此大雨下走，實在是件困難的事』我沉思着。忽然眼前顯出了個豪雨中撐著傘在艱難地走着，雨傘被大風吹翻，滿身都透濕的孩子幻影。

自弟々出生以來因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家裏的景況漸々の困苦了，以前家裏開設碾米廠，民國卅年日本發動了大東亞戰爭，碾米廠受着戰爭的影響，被日本政府強迫收買去了，從此家庭便落在失業的悲慘情況中，當時的父親是日夕在愁苦為伍，以前很喜歡說話的人變成為沈默寡言像一個失去了『活着的希望』的人。因此他要把出生沒有幾天的弟々送給一家親戚做兒子。當時我雖還在學校裏讀書，可是我覺得這很不應該，於是便和母親聯合竭力反對父親如此做，竟父親遭着了與母親的作罷，可是家裏的氣氛從這一天後更顯得陰沉了。這事後不上一個月，父親本來的老病『慢性大腸炎』忽然惡化，就此一病不起逝世了，此後家裏的情形當然比以前更困苦了。

可是人世間的禍難似乎是無邊的大海漫々の黑夜，一串接着一串。日本戰敗的空氣愈來愈濃厚了，我要當兵了，同時美機的轟炸更加烈了，家裏也搬到農村避難了，不幸因美機的轟炸，我家的房屋變成了一堆灰燼，戰爭結束了，可是我們再沒有經濟力來重蓋房子無可奈何只得租人家的房子暫住。

弟々實在太可憐了，從出生以來苦和難輪流着他身邊發生，直到現在為止他一點沒有得到孩子應得的幸福。做哥々の我實在抱歉，難受，但我得問這是誰的過錯？日子真容易過，我離家已一年了，每次讀着家裏的信時都不免引起我許多辛酸的回憶！而這次接到小弟的來信，却正植物價拼命的高漲中，引起的回憶，也就愈

多了。

摸着錢袋噯！錢袋里只有一仟五百元，離發薪水還有五天！把小弟的來信與錢袋再輪流看着……。

〈通訊欄〉 / 純志

各位同學：

我是「野草」的讀者，同時也是同學會的一份子，所以我對野草的成長很關心，我看這幾期的野草上發表的文章裡，我們的同學的作品實在太少了，聽說「野草」每期都印 120 份，那麼讀者也應該有 120 位了，其中半數以上是我們的同學，可是每期我們的同學的作品到底有多少呢？我覺得太遺憾，如果我們的同學真正地愛護「野草」，那唯一的方法是多寫稿子來培養她，使她的內容能夠豐富起來，她的篇幅能夠一期比一期增加，只有這樣才是她的成長，她的繁茂。

但是事實呢？我們常常看編者的呼籲，說「稿子沒有了」「不能如期出刊了」「野草快要枯凋了」...我看這些字的時候覺得著急，好像接到親友的病重般地痛惜她未來的命運，可是我一個人那裡有辦法呢！她是大家的，沒有大家協力培養，她是不能繁茂的。

所以我要呼籲，如果大家覺得她可愛，那麼大家該共同來培養她，我們記得同學會成立的那天老師說過「同學會是大家的不只是某幾個人的，一個團體要辦得好，須要大家協力合作，能寫文章的就寫文章，能說話的就說話，把自己的能力盡量拿出來貢獻給團體」。

那時候無論開會，寫文章，各種活動，大家都很熱心但到了補習班於暑假，大家不能在一起讀書更以香會見面的機會減少，天氣炎熱，大家對同學會的熱情也就漸漸地冷淡了，現在天氣已經涼快正是求智識的最好時間，我們也該重燃著那時的熱情了。

雖然補習班還沒有開始，但我們有「野草」我們可以利用她做我們感情上的連繫，求學上互求進步的園地，我們要她但是能不能勝任呢？

我不忍看她凋敝，大家當然也不願看她枯死，那麼讓我們來共同培養她吧！

祝「野草」成長！大家進步！

純志 上 九月廿五日夜

〈寫作指導（二）〉（錄自作文的故事 — 任蒼廠著）

二、和【活】語和死語

上次董先生講了「撲滿」之後，大家的心目中似乎存著一個儲蓄詞類的念頭，有的是拿爸々的名片，有的拿香烟的殼子，就在背面的空白處都填起生詞來了，覺得這麼一來，似乎對於「作文」這一項作業，已經得著了一個頭緒了。

課堂裏來的學生越來越多了，上次沒有聽到董先生談話的今天也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了，董先生還沒有來，學生差不多已經到齊了，大家正在靜聽課堂外邊的脚步聲，忽然講堂上面發出尖脆的聲音：「諸位同學，上次董先生講的是「撲滿」，今天，我來和諸位談一談「撲淺」……」

大家抬頭往講台看時，原來是交際家蕙芳，在講台上模仿董先生的講話的姿勢，把頭一點，手一拐，引得同學們都禁不住笑起來了，正在笑的時候，外邊熟悉的皮鞋聲，已經响得很近了，蕙芳第一個聽見，趕忙一跳一跳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來，她的面上，已經浮起了一朵紅暈。

董先生上了講台，照例向學生們點々頭，表示回答他們的敬禮，他先向學生們用和順的目光巡視了一周，隨後就自己在講台上走了幾個圈子，並緩々地說：「上次和諸位說的「撲滿」不知諸位有預備著？如果有的，請拿來給我看一看！」說著便把目光放到整個學生的座位上。

不久，就有一個矮小伶俐的學生，手裏拿著一小疊卡片，走到講台上面，向董先生鞠了一個躬：「請先生給我看一看對不對！」「很好！很好！」董先生就在這位學生的手中把一小疊卡片接了過來，放在台上一張一張地翻了一遍，然後仍舊還給了那個學生：「克強！你做的很不錯！不過還有一點未做到，你去坐著，我來告訴你。」董先生目送著克強回到坐位上，回轉身用粉筆畫了這樣的格式：

詞	例 句	出 處	造 句 練 習	備 註

接著就說：「上次我叫你們收集詞類，卻沒有把應收的詞和收集的方法告訴你們，現在我再來補充說幾句：——第一，你們收集的，要揀現代習用的活語，切不用把已經不用的死語收在你們的語彙裏，猶如你們的撲滿裏，必須儲藏通行的法幣，已經停止使用的硬幣——如銀圓——是用不著再行儲藏通行的了。你如果儲藏硬幣，將來使用起來，勢非掉換法幣不可的，豈不是多一種麻煩嗎？（編著按：現在法幣已經改為金圓券了）但你儲藏些死語，將來寫起文章來，也是這樣，一定

是要換了活語，人家才容易懂得否則人家是不會了解的。

分別活語和死語的最簡單方法，是從你們的口語中去找尋，如果是在口語中常々所使用的，那麼一定是活語，其次在現代作家中所常々使用的也是活語，這些活語，我們都應該收集起來，拿來運用。反轉來講，口語裏沒有的詞，現代作家的作品也是不大看見的，這已是死語，我們是用不著收集它的了。因為這些死語，只有研究古文學的專家才用得著它，在我們是用不著的——用譬喻來說，就是這些不能通行的貨幣，在我們的手裏是直錢的，這裏我舉幾個例子給你們聽々：

「我要吃」——是大家懂得的，但寫作

「我要食」——就不易聽懂了，這就是「吃」是活語「食」已成了死語的緣故。

再像：「我欲」——是很生疏的，但改作「我歡喜」——就容易懂得多了。

又像：「戴帽子」——是一句通行的話，但變作：「戴冠」——就不通行。

所以你們在收集詞類的時候，這些死語和活語，必須辦【辨】別清楚，如果不如【知】辨別，那末你的「撲滿」雖已儲滿了許多，還是些不能通行的死貨，一點也沒有用的——這一點你們必須注意的！」

董先生從褲袋裏摸出一塊手帕，揩去額上的油汗，繼續說道：「剛才克強同學把『生詞記錄片』拿來給我看，我認為很好，足見他平時對於學業上的用心。」董先生說到這裏，大家的目光都朝看克強射來，害得克強不好意思起來了。但董先生又說了：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他似乎尚沒有注意到，所以我把它改成這個樣子。」他指著黑板上剛才劃著的表格說：「第一格是記錄『生詞』的，第二格是記這個生詞被構成的句子，第三個是這生詞的『出處』，第四格是把這個生詞的意思，拿來練習造成功一句『句子』。還有未盡的意志，可以寫在第五格裏，至於『生詞』的意義，你們最好從句子中去認識它，希望不要在『記錄片』中記著！」

他重新把粉筆在黑板上先前劃著表格的地方，補上了這幾個字：

『生詞記錄片』

大家到這裏才明白董先生剛才在黑板上劃著這個表格的用意——這是要謝々克強同學的，假使他不提出，董先生是不會告訴我們這個方法，我們是無法知道的。

「我希望你們來作一個集體的研究，無論有什麼問題，你們在討論的時候，不能得到解決，我可以說法替你們來解決，因為集體的研究，各人在研究的時候，必

須把他的『心得』報告出來，互相交換，這樣一來（PG.6）對於無論那一個問題，必須作一個深入的研究，不是這樣，是講不出什麼話來的，彼此互相督促，互相討論，進步自然比個人研究要快得多了。這意思我上次已經告訴過你們，大概你們已經著手進行了也未可知。如果你們成立了什麼會，希望你們不要把我拒絕在會外啊！」

董先生說到最末的一句話，是那樣的天真和孩子氣呀！（待續）

〈紀念光復三週年本刊舉行第二次徵文！！〉

本月廿五日第三屆台灣光復節，本刊為了紀念這一天特舉行第二次徵文。台灣光復已經三年，我們的學習國語文也經過三年，這三年中我們到底學了多少、進步了多少，這次的徵文也可以說就是給我們一個測驗，茲將詳細辦法規定如下：希望本會同學及省內各地郵電同人湧躍參加！

一、題目：（任選一種）

（1）我學習國語文的經過、（2）台灣光復三年的回憶

（3）三年來的感想、（4）其他：凡是關於紀念光復節的文、詩歌，均可。

二、字數：不超過三千字為限。

三、錄取方法：不限名額，不分等級，只分其精彩程度，贈送相當數量的獎品。

四、發表方法：從收到的來稿陸續先在本刊發表等截止日期到後，一起請顧問先生評閱，決定贈送獎品。

五、截止日期：十月卅一日。

附註：來稿請註明「應徵稿」字樣寄省工會國語補習班同學會收。

〈訂正〉

本刊第九期第一面第三段末了「何況賢不等呢！」係「何況賢愚不等呢！」之誤。第四段第三行「儘量實行工讀並行」係「儘量可以實行工讀並行方法」之誤。還有第二面第八行『考貝』係『拷貝』之誤。又本文末了「清折的評覆」係「清晰的評覆」之誤。特此訂正（編輯部）

第十二、十三期 1948 年 10 月 25 日

〈寫在光復三週年〉／純志

在人生的旅途中，人們都抱著一個希望，有了這個希望，使人們即使在最艱困的時候，也能夠有勇氣掙扎生存下去！

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末期盟機轟炸台灣最熾烈的時候，誰也不能預測明天自己的□□，
 □□□每天在
 這樣驚恐的環境下過生活，誰也不認真做事，人們是過一天算一天，配給的東西
 不夠不管日警怎樣厲害，偷偷地進行黑市買賣，市場買不到豬肉，就把自家的豬
 殺來吃，後來連耕牛也吃掉了。在這樣混亂的日子裡，人們在心中抱著一個希望，
 就是日本鬼子要垮台了，我們快要回到祖國，做中華民國的國民了。

八月十五日中午，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六百萬台灣同胞都在狂歡著，日夜憧憬著的希望，現在已經實現了。大家懷著感謝祖國的心情，建立了「歡迎門」，家家戶戶掛著春聯準備歡迎解放我們的國軍。陳長官來了，他第一句從收音機播送出來『親愛的同胞』啊！長官也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了，這是多麼親切的聲音呀！每個人的臉上露出五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快樂。三年前的情景歷歷在目，可是曾幾何時，我們的希望又變成了失望。

光復三年了，我們還沒有歸班，而且和日人一樣地被『備用』，領得的薪水只及內地調來的同事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誰能想我們真的光復了呢？在日人搾取政策之下，他們比我們也只多六成，現在差多少？

在光復節的今天不禁使我們感覺無限的感慨，難道我們沒有資格□中國人嗎？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嗎？如果說我們沒有大學畢業或高中畢業，學歷不夠，這是日人的殖民地政策造成的。他們不許台胞受□等教育，難道今天還以為我們台胞都不能有上進的希望嗎？或者有人說我們的國語文程度不好影響辦事效率，這能怪我們嗎？光復剛三年一切我們還在學習中，我們敢問，三年來還不夠進步嗎？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我們還是『備用』。

現實使我們太失望，光復那年的狂歡，如今只是一場美麗的回憶，希望愈大，失望也愈深。然而，我們真的失望了嗎？我們就不能忍耐這些艱難困苦嗎？

我們已經消磨了自己的志氣嗎？不，我們要和現實奮鬥。我們深深地了解我們的國家已在苦難中，國家的苦難不能解決，我們痛苦也不能解決。而今天解救國家苦難的責任只有我們青年才能擔當起來，今天我們決不應該為了這些困難就墮落

消沈失去青年應有的志氣，我們應該振奮起來解決自己的苦痛。相信會有一天我們能夠真正地從心地來慶祝光復節，大家努力吧！

〈光復〉／茫昧

歡呼吧！在黑暗裡的同胞，

『光復』從西方的天空

高舉著火焰而來：

『被壓迫的同胞們！

趕快打碎你們身上的桎梏，

我是幸福的使者！

失掉自由的人們，我給你自由，

吃不飽的人們，我給你米飯。

擦掉你們過去的淚痕，

丟掉你們陰鬱的臉色！

天亮了，同胞！

起來！重建你們的樂土吧！』

我們——在做夢嗎？

不！一點也不！

光復！光復！

你帶著無限的希望與歡喜，

真正的來到了！

XXXXXXXXXX

你來得像颱風一樣猛烈，

睡著的，死滅的，被你喚得復活過來；

失掉生命的湖水，

被你掀起了波浪，

洶湧的在咆哮著：

『我們不再是死屍了！』

麻木的靈魂，

被你灌注了新的生命，

剛毅的在高喊著：

『我們不再被麻醉了！』

你的狂奔怒吼，

毀碎了鐵枷與奴役，

預言著新時代的來臨。

光復！光復！

你是偉大的解放者，

是新時代的先鋒！

XXXXXXXXXX

你來得又像疫癘一樣的兇暴，

你來了，一切都變了顏色，

活生生的喪失了活氣，

油綠綠的喪失了元氣，

你來了帶來的，

是黑暗而不是光明，

是飢餓而不是米飯，

我們的臉上，
添上新的淚痕，
我們的臉色，
從喜悅回到陰鬱。
希望的幻想死在你的手上，
貧苦飢餓來自你的足跡，
光復！光復！
你帶來一陣空虛的狂歡與希望
現在又把我們拋到苦悶的深淵裡去了。

〈我學習國語的經過〉／新

光復當初：我會說了一兩句「好不好」「我來了」等單句，就以為我會說國語了，回到家裡很高興地向弟妹們大聲說的情形，現在還在我的腦裡，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笑。然而學習國語的時間，已經很快地過了三年，現在雖然有很大的進步，可是還不能說的很流利。

回憶光復後一時學堂林立，本省男女老幼爭先學習國語，真是空前的盛況。在這樣環境中，我加入一個國內歸來的人創辦的國語普及講座，利用晚上的時間，學習國語。可是那時候秩序混亂的很，只背了三十幾個注音符號便把學業停止了，因為我住在郊外，每晚乘腳踏車來往，有一天車被人偷去，因此學習的興趣也受了影響。後來看了報紙、雜誌上的「學習國語」的呼聲，還有環境的推移，我不能再停止了，

我把從前的注音符號做根據，買了些自修的課本，自己研究，一面問朋友及先輩中較識國語的人，後來跟了一位國內歸來的先生學習了半年仍不能在實際中應用，這是因為時間有限，每天難以按時學習，同時教師發音不準確換了一位就發音不同。再以國語的特色，「聲調」的高低抑揚等感覺困難，以致愈不瞭解國語的正確發音。這些雖然常常留意，還不能充分熟記，往往聲調混合說的不太好。還有一個字，國語的意義與過去所學習的日本語的意義卻不大相同，時常弄得我莫名其妙。

後來參加了省工會的國語補習班，特別注重發音方面學習終於顯然得到了進步，然而字義和寫作的方面缺乏系統的學習，走出課堂變常常把它忘掉。

繼補習班之後，即去年八月間，加入國語函授學校，用自學的方法，研究國語的基本智識，除了發音方面似乎比在補習班學習較為便利並且字義方面得到了詳細的解釋，可以有幾次重複練習的機會。嗣後補習班的同學會成立與許多同學們討論研究，相當地解決了從前的痛苦，和欠缺之點。

然而學習這樣東西是活到老學不了的，至今我們還不能十分充分地應付日常的需要，在過去三年中間，日積月累所得的結果，確比光復當初是有大大的進步，我們現在迎接光榮的光復節，應該更加努力，日求前進，希望將來能夠自由自在地運用國語。

〈怎樣對得起子孫〉／春

台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到今年已臨第三屆光復節了，在光復頭台灣省民也沒有想到在經過三年日子後的今天，會有這麼沈重難受的心情，當時的我們，希望能得安居樂業，能享受平等待遇，

過了三年的今天大家都知道這個希望還得往前走許多路，才能達到。第三屆光復節的今天我們看看，我們周圍的社會環境是黑暗，失望，使人民都覺得悲傷，尤其抱著個美麗的夢剛活到祖國懷抱裡的台灣省民更沈痛，更苦悶。台灣同胞與國內同胞在情感上還有阻隔，中間還像有一條鴻溝隔離著，來台灣的外省人對台灣同胞的優越感並沒有完全取消，因而使台灣人民自己懷疑「自己是真的光復了嗎？」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本省人民自己完全沒以責任，語文的不懂把這鴻溝變成更深，凡是一國的人民感情上對立，阻隔是不是國家的不幸？

這不正常的現象大家都知道這是互相都有責任的，我們台灣同胞應該仔細想一想，為了自己的光榮，學習國語文消除這個鴻溝，同時掃除五十多年來殖民地時期的惰性，積極起來爭取自己的平等為萬世的子孫開幸福吧！否則怎麼對得起子孫？

〈反對台灣由國際託管反對台灣獨立的陰謀〉／志

□□□□上海大公報□□□□眾社東京廿二日電訊說：

在東京有台灣的地下運動組織，其主要目的是在於出席對日和會，而要求聯合國

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台灣的前途，他們的理由有：

1. 處理台灣應與處理朝鮮完全相同，台灣成為獨立國一事應獲得美國的援助。
2. 聯合國應調查中國於第二次戰爭結束後接收台灣以來的處置不當處。
3. 台灣人民系混血種，與其任何鄰近國家並無自然關係。
4. 台灣在日人手中倍受磨折，故應出席日本和會。
5. 決定台灣前途的民主方法為由聯合國舉行公民投票。

本月三日台灣公論報又載中央社九月廿九日的東京電訊，證實這個運動，而且有美國人協助這個地下運動，同時也有許多日人同情贊助他們，從上面的兩則消息看來，確實在日本有不滿現狀的本省人從事於台灣脫離中國的運動。

在臺灣光復三週年的今天，做民族英雄鄭成功光榮的子孫的我們，不得不提出抗議，反對這些民族敗類，同時發出我們正義的呼聲。首先據他們說台灣人民是混血種，在從事於地下運動的這些人也許是混血種，可是我們是純正的漢族，是黃帝的子孫，有誰承認自己是混血種呢？事實也證明我們的語言文字和風格習慣，雖然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但是還和閩南、廣東一代的鄉間一樣。從歷史上來說，不但是我們的歷史家，連日本的歷史家也承認：台灣的住民大部份是明末以後，從中國大陸遷居過來的。說我們是混血種，是對我們莫大的侮辱，其次如果說，今天台灣人民對現狀不滿，想脫離祖國，那麼我們應該要問，國內對現狀不滿的人民要道那裡去麼？我們也不否認現在的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確不能使我們滿意，可是我們要了解，這不但是台灣這樣，整個中國都是一樣的。古諺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應該要負起責任，改造這個大家認為不滿意的社會，尤其要和國內的同胞聯合起來，才能發揮更大的力量，台奸們利用目前一般人的不滿情緒，進行活動，我們要了解，所謂「托管」「獨立」至完全不相信我們自己有能力，而要倚靠外國人來改良現狀。但在我們台灣同胞進步的民族自覺下，必然會證明野心家的企圖，不過是一場夢想。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進行「托管」「獨立」的人，是別有企圖的野心家，是我們台灣人民的敵人，是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賊，是受外國利用的台奸，我們應該要認識這個運動背後，有著複雜的國際關係，而要提高警覺，當心國際的魔手伸到我們的台灣來，我們脫離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我們決不再做任何一國的殖民地。我們相信目前的苦難，祇有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而我們是有這個力量的。

〈台灣光復三年的回憶〉／光麗

時間真快，台灣光復第三週年又到臨了，我想無論男女老幼，一定感到異常的興奮和欣喜！誠然這是我們台灣全島的人民在五十年帝國主義的束縛之下，解放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而最值得慶祝的佳節，在我們每個台灣人民的心靈裏都會感覺到十分的滿足來迎接和紀念的吧！

趁此佳節來臨的時候，我們來做的檢討，比較一下三年來的台灣。我是個年輕的女孩子，雖然智識與經驗都很淺，但我的理想也許就是一般青年的理想吧，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誰敢懷著時代的革新和變動？

我們的理想終究成了幻想，一群群的人們已嘗過飢餓的滋味，凡是親眼看到過這三年來的台灣的人，不管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我想都是失望的吧！都會嘆息的說，可惜的吧！三年前的今天，無論男女老幼，他們歡迎這佳日的時候，都懷有美滿的理想，但現實無情地把這裡想壓成粉碎，到處充滿了飢餓，到處聽見生活的苦悶，活著的煩惱，這接二連三的苦悶和煩惱，使我們不知不覺地墜入悲觀的深淵裏，這是我們自私的想法嗎？這是不想為大家向社會抗爭嗎？但我們却忍受下這種逆境，悲觀也許是逆境太多，遭遇太多不如意吧！

但是我們為了自己也為了千千萬萬的同胞們的幸福，要打破一切困難，開闢一條光明的道路，祝福前途吧！

〈編者的話〉

這半個月來，真是一段苦悶的日子，物價起了大波，人心惶惶，都被捲進了「搶購」的熱潮，我們這些窮小公務員既沒有錢和人家一塊兒去「搶購」，現在連每天的吃飯也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有心緒去搖筆桿呢？因此這次徵稿只有寥寥四、五篇，沒有辦法，只得把預定十一月一日出刊的第十三期提前和本期一併出刊。

第十四期預定十一月十六日出刊，離今天還有二十天，希望各位同志把光復節前後的所見所聞，寫些文章寄來！

淡水、台中、台南、高雄，及各地郵會同志們，希望多多介紹各地的學習動態，以便相互鼓勵！

投寄本刊的文章發表時署名聽便，但希望在稿末註明真姓名及通信處，那末對於不能發表的文章，我們也可以請老師批改後，寄還原作者，同時也便於我們對各地的通信

第十四期 1948 年 11 月 25 日

〈編者的話〉

本刊是完全靠同學們的投稿而生存的，如果同學們沒有來稿，本刊就不能繼續出刊！像這幾個月，因物價波動大家的腦袋裡轉動著的全是每天的吃飯問題，加上待遇的相差引起的不滿在心裡漩渦，在這樣焦急的情況下，自然是鼓不起寫文章的情緒的，因此原定十一月十六日出刊的本期也脫了好幾天然後由計老師的幫忙，到今天才能勉強編好總算是出了一期，但是下期怎樣收集稿子呢？

現在又不得不擔憂了，所以，希望愛護本刊的同學們把鬱在心裡的話，或者把博覽會前後的事寫些文章寄來以免下期脫期。

台南的吳同志您的「光復三年的感想」因為我們收到的時候「光復節特刊」已出刊，現在又失時不能發表，所以決定請補習班老師修改之後送還，請原諒。

作文指導因篇幅關係本期停載

〈對同學們說幾句話！〉 / 梅真

自今年五月底我因病請假，補習班提前結束到現在和同學們分別已有半年了，在這半年中，雖然大家停止了課堂裡的學習，但是做了許多課外的集體的活動，如開音樂會，集體看電影，出壁報，出版定期刊物“野草”等。在這些活動中，使大家能夠體認到，過去我們所說的“求智識”，並不一定限於課堂裡，限於書本上，而“練能力”更需要我們實際去做了之後，才能獲得的，這短短半年中，同學們沒有機會在課堂裡學習，但我相信大家的“知識”和“能力”，一定比以前提高一步了。“野草”的經常出版，和它內容的逐漸豐富，就是一個具體的證明。

“野草”是同學會成立之後出版的，最初出版時，是把同學做的較好的作文選出來，經我修改後，交給負責編輯的同學去刻蠟紙，自動投稿的人很少。可是六月以後，因為補習班已停課，同學們作文也不做了，“野草”自第三期就完全由同學自動投稿自己編輯，間或請錢先生修改文稿並得到項、馬、汪、劉，四位顧問先生的鼓勵和幫助，能夠正常的按期出版，期間並曾舉行一次徵文，遠在台南、高雄、淡水等地的同學紛來投稿，不但文字內容比較充實，就是寫作技巧也由幼稚、通順而近乎熟練了。這是說明“野草”以一顆微弱的種子，在泥土中得到了孕育，慢慢地在發芽生長了。這不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嗎？凡和“野草”有過一點關係的人，能

不感到喜悅嗎？

“野草”能有今天這樣的成績，負責編輯的同學確實是下過一番苦心的。一期出版了急着收集下一期的稿件，往々要低聲下氣的請人寫稿，稿件太少時，還得自己寫一篇湊々數，刻蠟紙也是他們的事，白天工作忙，帶回去，犧牲了晚上睡眠時間來幹，這種精神值得大家欽佩和學習。而其中張欽傑同學始終對“野草”最關心、最負責，這事特別值得提出來的表揚的。

但“野草”不僅是屬於編者，它是屬於全體同學的，每一個同學都有責任去關心它、去培育它，明白點說，就是每一個同學都應該為它寫稿。這是對“野草”來說的。反過來，對我們自己，那麼應該說，有了“野草”我們才有練習寫作的機會，有了“野草”我們的寫作才有發展的園地，有了“野草”才能表現出我們同學集體的力量。所以為“野草”寫稿，事實上不僅是為“野草”，而是為你自己。

補習班雖然暫時不開課，我們雖然暫時不能在一塊兒學習，但當拿到每一期“野草”時把眼睛閉下來想一想，同學會成立那天的盛況，彷彿就在目前。我今天寫這幾句話時，也彷彿在課堂裡跟你們說話一樣，對於你們以後為投稿“野草”而寫的文章，我仍願跟你們一起研究修改，在學習上，你們如果有什麼問題，我仍願跟你們一起討論解決，希望你們仍和過去一樣，不要把我當作“老師”而把我當作和你們一起學習一起求進步的朋友。

〈改刊啟事〉

茲因近來缺乏稿件本刊時常不能如期出刊，為了維持正常出刊計，不得不從本期起由半月刊改為月刊，定每月廿五日出刊，請各位同學原諒，並希望往後時常賜稿，如果將來稿件充足當隨時恢復為半月刊，特此聲明。

編輯部 啟

〈局裡的一角〉／純

在這動盪不息的大時代裡大家的生活都相當苦，我們省籍員工也不能例外。初冬的下午，溫暖的陽光照進了窗戶，室內的溫暖會使人打呵欠起來，但是我的心裡却像冰流似地在旋渦，剛才坐在鄰邊的H君和他的朋友L君的對話一句一句還在心裡。

H「咳，這幾天的物價真漲得不得了，比八一九時都漲了七八倍，不漲的只有我們的薪

水」

L「你們屬於中央的機關還好哇，加減有米貼，像我們省政府的真可憐，要吃稀飯過日子了」

H「什麼中央不中央，因為屬於中央的機關，我們才要受這樣淒慘的待遇，你信不信，我們省籍員工所領的薪水還不到內調同仁的十分之一」

L「噫！真有此事！」

H「誰要騙你，想起來總是一陣心痛，薪水要照省政府計算，然而又得不到省政府的低價物資配給，唉！台灣雖然是光復了三年但是六千省籍郵電員工還是被遺棄的浪子哇」。

L「聽說你們有很好的工會的組織，已經做了很多員工的福利，這件事情，可不是由工會去解決就好了嗎？」

H「誰知道工會在做些什麼，你還不知道我們還不是正式的郵電員工呢，我們

是由日本接收時留下來，到現在還是『留用』所以我們不能和內調同仁有一樣的待遇，已經喊了三年的改班到今還沒實現」

L「耶！我以為留用這個名稱只用於日人頭上，不知這裡也有留用人員了」

被遺棄的浪子，到底是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到父母溫暖的懷抱裡呢？我們已經抱著這個希望過了三年，所得到的回答是冷得冰般的事實。

三七、十一、一四

〈書報介紹—國語日報〉／編者

國語日報是本省唯一的注音日報，把每個字X附有正確的注音符號，而且文字又淺顯而生動，價錢很便宜一個月只化參千參百元，每天就能夠看到可以說是買得起，看得懂，用得到的報紙了。

這個報紙對於同學們的學習國語文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的。他的內容有國內外新聞之外還有七種副刊，現在把這個副刊的名目和主編人介紹一下：

星期	主編人	名稱	內容
一	齊鐵恨先生	語文甲刊	有關國語文的常識，資料及解答問題。
二	張雪門先生	兒童	專門為兒童看的園地
三	朱兆祥先生	語文乙刊	研究台灣話和國語間的配合問題。
四	曹瑞羣先生	家常	介紹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常識。
五	夏德儀先生	史地	向一般讀者貢獻歷史地理的智識。
六	黃得時先生	鄉土	專門介紹台灣的地理歷史
七	何容先生	週末	由何容先生用幽默文筆寫出來的國語，讓大家開一開笑顏，解一解疲乏。

以上的副刊以外時常也有很扼要的時事問題解釋，可以幫助讀者對時事問題的了解，我們每天看了這份報紙，不但每天的時事能夠一目了然，並且從他的副刊裡學習了很多用得到的智識。

*國語日報的訂閱處是在台北市植物園內。

〈學生是怎樣吃飯的？〉

—此篇文章是國立清華大學何孝達君做的，先後載在《觀察》第四卷第十一期及《中學生》二百期，內容是怎樣從學生集體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中，體驗到民主的真正意義。我們特地把它轉載在此，這對於我們平素缺乏集體生活鍛鍊的台灣青年說來，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 編者

無論你是多麼膽小怕事的人，只要你在清華學生膳團找到了你的座位，你就有了你應有的份量，你是同桌八個人中的八份之一，你是這個膳團的一個膳友，當膳食委員向大家報告時，他是向著你報告，當他向大家徵求意見時，他是向著你徵求意見，無論下個月吃饅頭，還是吃米飯，還是一頓饅頭一頓米飯，無論晚飯時間是下午五點半還是六點，還是五點一刻，你都有選擇的機會與權力，你都能利用你應有的一票，爭取到你所希望的做法，一句話你是這膳團的主人。

當膳團的菜飯，不大使你滿意，也許早晨的粥煮得太稀了，也許菜裏鹽放得太少，也許肉炒得咬不動，你還不知道應該向誰提出，或是還沒有想到要責問誰，不要緊，這膳團裏早就有比你性急，比你認真的朋友，在膳廳的白粉壁上貼上大字的佈告，有時是小字的條子，什麼「我們不能再沉默了」，「敬質膳委諸公」什麼「希勿以同學的生命為兒戲……有的說「肉還是血腥腥的」有的說「這種菜簡直是餵豬的」。有的說「膳委不負責，既愚且詐。」本來也不滿意的你，看了這些過火

的話反而心裏替膳委抱不平，你會想到替大家辦伙食，並不容易。你會想這膳委怎麼受得了，他們也是和大家一樣同學，而且還是純粹盡義務。

可是膳委好像並不這樣想，不管是多麼無禮的質問，膳委都原原本本地解釋，有些地方膳委還正式地道歉，請求同學原諒，希望同學提出具體的建議，幫助膳委解決困難，說是自己能力不夠，決不是不負責任，而且也決不敢以同學的生命為兒戲等等。開頭你還佩服清華園得膳委真夠涵養，任勞任怨，日子久了，見的多了，你也就暫暫覺得這是理所當然，反而奇怪為什麼有人認為『詆毀元首，辱罵政府』就算有罪。反而奇怪所謂『人民的公僕』居然有那麼大的威嚴和架子。

過了一年半載，膳團裏少不了認識了幾個人，在提出下屆候選人的名單上，看見了你的大名，你被提出來了，這下子你可不大樂意，一聽搖鈴就進膳廳，坐下就吃，吃完就走，該是何等舒服，而當了膳委，買柴、打米、收錢、算帳，天天勞神賣力，還要挨罵受氣，又是何等麻煩。於是找膳委，請求把你名子劃掉，你說你沒有經驗，從少到大，從來沒有做過這類事，你說你功課很忙，沒有時間，甚至你會說，你對這些沒有興趣，膳委卻和和氣氣的告訴你，大家都是一樣，大家都在學習，『學習』這兩個字用在這個地方，對你還很陌生。

不幸，你被選作下屆膳委了，你想轉到別的膳團，然而膳團聯X會已經為像你這樣逃避責任的人佈下了天羅地網，全清華的膳團都會拒絕你入伙，這才糟糕，除非你經濟來源特別充裕可以到飯舖花加倍的錢，於是你滿心不甘願地開了膳委會，分配職務時，你心裏儘在盤算，作會計吧，要管預算，要算帳，帳目不清，誰肯放過，作出納吧，出出進進，十幾萬萬法幣，於在手裏，擔多大的心，作採買吧，最傷腦筋，天天要和商人打交道……好在，像你這樣的人清華

園裏並不多見，大家選出了總膳委，其他的職務也就三言兩語分配定了，而且大家知道你為難，給你留下了最鬆簡易的一個職位——保管，臨了，總膳委還問你說，有什麼困難，可以請大家幫忙。

照例，膳委們要在一桌吃飯，為的是接頭方便，有事時，一面吃飯，一面就開了會，你雖然不想多管閒事，可是無論有什麼決定，總免不了徵求你的意見，頭幾次，你總覺得『沒意見』三個字是最妥當的表示，過了兩天這三字就不好意思再出口，有時你居然也舉足輕重，你的一票就左右了全局，這一個月，六十餐飯，對於你就等於上了六十堂課，不用說你得了許多現成的智識例如六十桌人，一天要打多少斤米，什麼菜要和什麼菜配合，如何維持每天應該供給的卡羅里，什麼季節什麼菜價錢比較低，什麼菜富於什麼養料……最重要的是你的態度大大地起了變化，那些勇於負責的膳委們，給了你許多好榜樣，他們有的年級比你高，有

的快畢業了，正在趕論文，有的常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有的還是什麼社團的負責人，然而他們還是全心全意想使大家吃得飽，吃得好，你知道這些人說不定都是將來負國家重要責任的人物，你想中國的智識份子的確是有點變了。

碰巧，這屆辦得特別好，一張罵人的條子也沒有，到月底剩了許多前，大打其牙祭，回鍋肉，紅燒魚，吃得大家歡聲雷動，個個都說這屆膳委好，自然這其中你也有份，你也增了自信，得到一種安慰，想凡事終歸有辦法，只要肯賣力，肯虛心學習，膳委當完了，你覺得一身輕，這回，該輪到你覺得奇怪，為什麼有些人每天飯來張口卻不肯盡點責任。

你這才體驗了什麼是「服務精神」才懂得了什麼是「民主作風」，你說膳團給你的才是真正的民主教育，用事實與行動教給了你民主的鐵則，一面是「自己的事，自己作主」，一面是「自己的事，自己動手」，你說吃了四年這樣的飯，簡直把「民主」吃到血肉裏，變成與生命不可分的一部份，吃了四年這樣的飯，怎麼能甘心放棄自己的權利，又怎麼好意思放棄自己的義務，你會想，假使全中華民國，組織成像清華學生膳團那樣的大膳團該多好，如果中華民國的總統能向學生膳團的膳委那又該多好，清華學生既然經年地這樣民主地營養了自己的皮X受痛苦。而且，事實上，凡是不民主的事情就使清華學生本能地感X沒肉的痛苦，就像講究衛生的人，從菜裏吃出了一頭蒼蠅一樣。

第十六期 1949 年 1 月 1 日（第十五期缺漏）

〈編者的話〉

舊年過去，新年來臨，在這確該要讓編者向各位道「新年恭禧，並祝新年給大家帶來新的希望和進步」同時盼望大家今年比去年加倍努力來培養這小小的園地」

本刊從今年起把範圍擴大，請即工函核講師該校熱心於學習國語文的學員，作為本刊的經常投稿者以便我們互相研究學習。

本期裡的兩篇論文「工作與人生」都是即工函校同學的投稿，兩篇都寫得非常好。

去年本刊所發表的文章大部分帶有點兒沈重的氣氛，這當然是環境所造成的，為調劑我們繁雜而刻板的工作起見，今後希望各同學寫些輕鬆、活潑、幽默及以趣味為主的文章，使本刊蓬勃起來，和大家永遠拍著朝氣的步伐一齊前進！

〈工作與人生〉／嘉義 李文〇

社會的造成是人與人互相聯繫起來，不能一個人獨存的，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對於社會應盡的義務，什麼叫做對社會應盡的義務呢？就是各人切實負擔自己的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來維持社會進展，如果每個人所做的工作都是認真的、良好的，那麼這社會是很進步的很理想的了。同時我們就會對於人生感覺非常的舒服和無限的愉快。所以工作與人生是有密切的關係，工作的良否會影響到我們的人生，雖然我們的人生僅僅數十年，在這很短的時間中如果所留的工作是對於社會、國家、人類富有價值，頗有貢獻的，那麼這個人的人生，就可算是無窮盡的了，雖然他的肉體是滅亡了，可是他的工作是永遠生存在這人世間的，然而人生是往往充滿著很多的艱難，因之工作常受阻礙，意志薄弱的人，是很容易遭到失敗，倘使忘掉了檢討反省自己工作失敗的原因，以圖挽回，動輒懷疑怨嘆自己的人生，而甘於墮落，走向自暴自棄的境地，這是不僅對於他一個人，而且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是很大的損失。

總之堅毅的意志與認真努力的工作是人生不可缺的要素，胡適先生說得好「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他圓就圓，方就方」我們應該要努力我們應做的工作，以完成對社會有價值的人生。

〈工作與人生〉／嘉義 王大樹

在炎熱的太陽下農夫流著滿身汗地種田，在熱烈的火爐邊工人忙忙碌碌地作工，連睡的時候也用著腦筋想著改變社會為人民謀幸福的科學家等等。人都有體力上或者腦力上的工作，人生為什麼要這樣的辛苦地工作呢？為錢、為地位、為名譽嗎？不，都不是，工作並不是賺錢、占地位、得名譽的一個手段，因為一個人生存於目前複雜的社會上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得受別人的幫助所以需要靠自己一人是不能滿足是不能孤立的，同時他亦得貢獻力量盡負擔社會工作的義務。由此可知無論什麼人活在社會都應工作，負擔社會上的職務完成自己的使命。

「X X X有比墮落在安逸中的人更醜的」不能醉生夢死的，經商能賺錢，替大眾做事，大眾尊重你因此你社會地位增高這些都是工作結果的報酬，盡了義務後而有報酬這當然是值得高興快為，但雖對於工作後沒有享受什麼報酬，也不應消極，因為至少你沒有白白的渡過一生，那就有很大的價值，所以雖然得卑微的工作，都是偉大，而有價值的，「工作是幸福」是真不錯啊！！

〈過年〉

「張小姐你衣服做好了嗎？」「做好了你呢？」

「我做好了，我們新年到北投去玩一玩好嗎？」

「好極了，我一同去吧！林小姐你呢？」

「我隨便什麼地方都好」

隔壁的幾位在銀行工作的小姐，他們正在談怎樣過年，回想去年我也做了新衣服等著新年來到，可是今年呢？什麼也沒有，她們那樣高興的面容，真使我沈痛難過，實在不能聽下去，又想起早晨弟弟在吵衣服。

「媽我要過年穿的新衣服，我一定要穿的，朋友們已經做好了，我還沒有呢？」

「傻孩子現在家裡沒有那麼多的錢可買的」

「那麼新年大家穿新衣服我仍是穿舊的，不，我要的」我聽弟弟還在吵，忍不住大聲的，「鬧什麼，你知道明天有沒有飯吃嗎？你也大一歲了應該知道一些家裏的困難，媽，不理他好了」

弟弟被我罵了一頓大聲哭起來了，「你也知道米柴這麼貴，衣服實在買不起了，買得起得話，你不吵也買給你了」

我這樣講了幾句就跑出來，現在她們又談過年，想起弟弟在學校裏，朋友們也會這樣談，他也會和我一樣的難過，怎麼行呢？只有一個弟弟不能和人家快樂的過年嗎？我不願，我要買給她，可是錢呢？錢！哎我們實在苦極了！

〈年末隨感〉／張瑞雲

「我們要做一个不被新時代淘汰的青年，不落後的青年，應該從那裡做起呢？最要緊的還是養成學習的習慣，就是在學習中尋出一種興趣，在學習中能得到一種新時代的之事，社會日新月異地在進步著，你若不跟著努力上進，便會落伍退後，然而時代的進展是不留情的，它並不因我們的懶惰而停滯反之却不顧一切地突飛猛進。」

「要努力學習不是有沒有時間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決心的問題，俗語說，『鐵桿磨成針，功到自然成』我們不X地努力學下去成功一定是在我們眼前的」前些時在搶購的動亂中許多同學對生活感失望，因此也就失掉了學習的勇氣，對學習抱這樣態度是不對的，尤其是我們這般青年，不應為了這些而灰心，我們要克服一切艱苦，立志起來鬥爭，爭取站在新時代的前列，我們要睜開眼睛，「認識新事物、新時代，而跟著它去進步」「我們生出來不是專為了傳宗接代，我們要發展民族的力量，做一個有為的青年」

這篇文章中好些辭句是從我所讀過的書本上摘下來的，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覺得這一年來我與許多朋友對學習都太馬虎了，在此歲末年底寫下來以警告自己，鼓勵自己，使新的歲月來時能隨之進步，同時也祝各位同學們努力學習！

〈寫在新年〉／吳澄哉

在苦難中掙扎的我們，新年也不聲不響地來到身邊了。新年！新年！看到年末我們總是對還沒到臨的你爆了新的希望。「今年一定能好轉了」「今年絕對」，自台灣光復後，好像騙小孩子買玩具般地對自己的心騙了一年又一年，已過了三四年了，而每年你總是辜負了我們的希望，希望抱得越大失望也來的越大，再加上老天爺也好像和我們做對頭般地，情形也越糟，希望早日改班的種子已種了三四年了，到了現在他不但沒出芽，而且已乾枯了，新年的來臨已變為苦難的開始，失望的到來，我們已對他失去了希望，大家都說「不要再壞就算好的了，那裡還能對早日改班抱了希望」想起在去年年頭，理事長對我們說「今年你們台籍員工一定能改班而待遇也能好」到了一年後的現在這些已成了空想了，你看不是已出現

了徵求自願退職的辦法了嗎？今年是「自願退職」明年呢！無論對那個台籍員工問他的希望時，大家都說「早日改班」而早日改班這一個希望一年一年的漸漸離開我們，到了現在好像已不是我們能所報得到的希望了。

這麼說來我們的希望「早日改班」對於我們的身份是不是過大的呢？我不信，絕對不信，你看被日本帝國主義佔據了五十年的我們的台灣不是已正正當當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份嗎？那麼我們本省郵電員工為啥不能正正當當的得到中國郵電事業從業員的正名而被留用著呢？

好像不倒翁般的，倒了三四年的我的希望「早日改班」今年仍舊不怕失望從絕望中苦難中反了起來。

同學們！跌倒了算什麼？快起來！把我們的力量集中起來，用我們的口呼號，用我們的腳前進！打破留用的污名，爭取正名，今年的今年是我們的希望達到成功的勝利年。

〈作文指導〉〔錄自作文的故事〕

三、文章的構造

作文研究會成立了，裏面幾個比較主要的會員，像冠容、明知、蕙芳、克強等，對於作文都有著很大的興趣的；他們並且預備出版週刊，稿子也預備好了，只要騰寫一過，就可以出版了，在未出版之前，他們為著鄭重起見，特請董先生校閱一遍，在董先生為了鼓勵他們作文興趣，就馬上替他們修閱了一下，就還給他們了。文藝週刊出版了，裏面有銘生的發刊詞，冠容的我的回憶，明知的談讀書的方法，蕙芳的小詩，克強的童年等作品，貼在牆上，很受同學的注意。

週刊並寫明「歡迎各位同學投稿」，所以創刊後出版後，就有許多愛好作文的同學，投來了許多作品，大概第二期的作品已經是不成問題的了，只要大家把作品選擇一下，就可以推定騰寫的人依期出版了。因為這個作文研究會 M 又要開會，又要出版週刊，所以銘生等分外忙了許多，除了上課的時間以外，在休息的時間，他們都在談論做文研究會的事了。

今天銘生到課堂裏的時候，就有一個同學向他問：——

『銘生，你們的作文研究會辦得真好，可否讓我也加入你們的會裏來？』

『那裏，我正想多找幾位同學來討論討論！』銘生問他說話的人，就是那在初小

裏畢業時考第三名的堯林。

『不能說完就是我，像他們冠容、克強都幫我看稿子，騰寫的。』

『那麼，這一次我給你們來騰寫好嗎？如果你們不嫌我的字蹩腳的話。』

『很好，歡迎得很，我們正缺少幫手呢！』

正在說話時，董先生照例來了，走上講台，就開口道：『我在上兩次已經把單句、複句講過了，那末，今天便應該繼續講下去，講到整篇的文章。

『我們知道把幾個詞湊在一起，便可以造成功一個句子，拼在一起，便可以造成功一段落，把幾個段落，集在一起，就是一篇文章。』

『不過那樣講了，恐怕你們還不明白，所以我應該用另一種方法來講，使你們能夠澈底明瞭一篇文章的構成。

『前次你們把文章叫我來看，內中就有一篇是不能稱做文章的，這是你們沒有澈底了解的緣故，所以不能怪你們的。

『一篇文章，也像這棵月李花一樣。』說時指著講台上擺的一盆花。『它只有一個主幹，在文章上講，一篇文章，只能有一個中心思想，這一點，是完全相同的。文章裏的段落，也和花的桎枝一樣，它雖有它的枝葉，甚至有著花朵，看去是可以和主幹脫離了的；然而不然，它沒有了主幹，就不能生活，馬上就要枯死的，文章的段落也是這樣，它雖然有著自己的集中點（小中心思想）可以自成起落，但必須和整篇的文章，有著聯繫，否則也不是不能存在文章的裏面的。這裏的花，是可以是段落，主幹好比是中心思想，這些枝葉，都是由這主幹上生產來的，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在著的。我們只要記住了這一點，對於文章的構造，就已經「瞭如指掌」了。』（完）

（下期的本欄特選一篇『關於題材』，以供讀者研究，請期待！）

第十七期 1949 年 1 月 25 日

〈與青年談小事〉／袁翰青

本文是袁翰青先生所做，先後登載在「中建」北平版一卷六期及「中學生」二〇六期上，雖然所談都是目前大學生平日所疏忽的小事，但這些小事也正是我們這般職業青年所常犯的，所以我們特地介紹給大家，希望同學們讀過後能廣泛地展開討論，更希望能將討論的結果寄來本刊，我們準備彙集各方意見後，彙在下幾期本刊上發表，以教育我們自己。 — 編者

在大時代裡談小事，粗看上去似乎是多餘的、遙遠的，不過我們要知道，這個大時代使命的完成，無疑問地需要千千萬萬覺醒的人們，群策群力來推動，在這個推動的過程中，從波瀾壯闊的鬥爭到一言一行的小節，只要方向正確，都有助於時代的前進。並且，每一個大規模的運動無不牽涉到許多小的技巧問題，這些小技巧是否顧慮周密，往往影響到一個運動的成敗，所以我們不能忽略小事。

這一代的青年有理想、有熱情、有勇氣，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據我們的觀察，還是有些粗疏浮躁的毛病。我知道青年們常常互相檢討、自我批評，想來我下面所要講的一些小事，早經他們自己檢討過、批評過，可是讓一個中年人把這些話說出來，或者可以更引起青年們的注意。

小事要列舉出來談，就難免支離瑣碎，為方便起見，分成四點，每一點裡提些具體舉例：

(1) 態度和平。鄒韜奮曾經提出兩句話，來勉勵一班從事愛國運動的朋友，那就是「主張堅決，態度和平」，這八個字我一直自己勉勵自己，拿來作為待人接物的南針，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愛國愛民的主張是不容不堅決的，這點毋須多說。至於「態度和平」看來是一句老生常談，實行起來十分不容易，尤其青年富有熱情，嫉惡如仇，遇著不順眼的事當然要憤怒，如何把憤怒的感情受理智的指導，化為力量，常有賴於和平態度的修養。

須知中國真正的敵人，是封建社會制度和帝國主義者，只有極少數硬抓著這個制度不放的人以及一些甘心助紂為虐的人們才是的確可恨的。此外我們日常接觸的大部分人，雖然常常為舊勢力張目，我們得原諒他的無知和為了賺幾個窩窩頭（為了要吃飯）得可憐。對於這些人，最好不要輕易採取敵視的態度而要盡量用說服、接近、感化的方式來爭取他們的了解和同情。

和平的態度和謙恭以及禮貌是有相當的關係的。當然，我們不能讓和平變成懦弱，不能讓謙恭流為卑鄙，不必把禮貌化為繁文，這其間的分寸須靠集體的檢討去確定。X舉一些有關和平、謙恭、禮貌的事例：

例一：非萬不得已時不要罵人。對於一些言偽而辯的假君子，誠然除了「罵」以外，是不容易揭穿他們的面具的，不過今天的知識份子，事實上是與被剝削的人民遭受著同樣的命運，只是他們不看新的書刊，不了解歷史演變的法則，因為成見，所以大部分在徬徨著。對於這群人，縱然他們的舉措有時失當，我們還是應當用理智來辨析，可以得到爭取的效果。（中略）

例三：對於說話和文字裡所用字樣的分寸，也是一件應當注意的事。我曾看見一個大學裡的某系會送了一張團體照片給某教授，上面就題了「給某先生」四個字，這個「給」字用在這兒的確有點令人刺眼。為什麼不能用「敬贈」，或者「敬送給」或是「送給敬愛的某先生」呢？我決不是咬文嚼字，我也不是提倡溫情主義，我只是認為「謙恭」和「禮貌」是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裡，所應當保留的，知識青年應當有足夠的詞彙來表達他們的用意，尤其是對於年長一輩的人。（中略）

（2）辦事周到。前些時和幾個外國人談天，他們大大地稱讚中國學生的辦事能力尤其是組織能力，認為今天英美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大部分時間花在逛上知道怎樣辦事的很少，外國人的看法如此，國內一般中年人也有同樣的感覺，是的中國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一群書獃子，而是知道怎樣替國家做事的人，今天的大學教育本身沒有能在這方面努力，青年們能自己摸索著教育自己，從辦事中得到實際經驗，下一輩的中年人應當是更幹練的了，這是十分可以慶幸的。可是為了希望這一代的青年能夠百尺竿頭更進步，我想指出一些辦事方面的小缺點，或者可以幫助他們思考更緻密、辦事更周到。

例一：無論辦一件什麼是務必要注意到組織化、制度化，決不能使忙的人太忙，閒的人太閒，負責的人不能落於事務主義，應當有思考計畫的時間，零碎的事讓別人去做，「輪流擔任」並不等於「組織」，零碎事可以輪流做，而負責的人卻要相當時間的固定。（中略）

例二：約定時間和守定時間是提高辦事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現代社會的特點，我們很少看到青年人訪問別人是預先約定時間的，於人於己常常都時間的浪費，其實利用電話預先約定一下，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守時的習慣對於今天的青年人已比中年人好得多，不過希望能造成更普遍的風氣。

例三：中國人寫信的方式裏，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只寫月日而不寫年，雖然有歷史價值的信件是有限的，不過供給私人的查考卻是常見的，我此刻桌上就有

一張「北大迎新委員會」的信，信末寫「九月廿二日」為什麼不能加「一九四八年」幾個字呢？有許多更疏忽的人在信件或留言之類的條字裡有「今日」或「明日」的字樣，而文末卻無寫的時日，看上去是極小極小的事，如果能養成習慣，不知將減少後人多少麻煩。我想把這件小事當作大事來向青年們呼籲一下，新中國的社會裡，一切需要準確性，在任何寫給別人的文件裡，無論是私信、公告甚至喜柬、請帖，都不要忘了把年月日都寫上。

例四：辦事周到的意義是很廣的，一本書刊的錯字太多就是校對不周到，一個會開得沉長而機械就是計劃得不周到，約定的事沒有實現，如果事後又不招呼一下，也可算不周到，例如今年四月九日北平某大學本來有一個師生工警聯歡大會，事前曾有信請師長參加，臨時未能舉行，事後如果再發一次解釋和致歉的信，這可以表現出青年的細心和周密，可是卻沒有這樣辦，而青年們自己編印的書刊裡，錯字之多，常是令人難以置信。

（3）律己要嚴。「輕財好義」這X舊字眼，對於現在好些青年是可以當之無愧的，有一位大學同學告訴我，一次校中一個老工友死了，學生會的負責人到飯廳報告，替他募捐，既無收條，也不簽名，飯後離座，大家把錢放在自己桌上，搜集起來就是幾千萬，這種募捐方式是常事，而今天的學生大部分自己都窮苦，但是他們都有輕財的風氣，至於「好義」一點可以由他們關心別人，幫助別人和替大眾服務，這些地方表現出來。

輕財好義是值得欽佩的，可是一不小心可能流為放蕩不羈，就我所知道的同學中，這種例證並不多，不過我們得防止這種傾向的發生。今日的知識青年，多出於小資產階級，而我們是處在巨變的時代裡，時代對於青年的要求是迫切的，對於青年的考驗也是嚴格的，要通得過嚴格的考驗，今天的青年需要不斷地相互批評和自我檢討，我提出「律己要嚴」四個字作為贈言。（中略）

例二，樸素整潔四個字看上去好像是所謂新生活運動的標語，其實對於生活在蒼白氣氛裡的都市人是對牛彈琴，只有鄉村的勞動農民，他們的生活才算是樸素的、健康的，只要物質條件許可，他們一樣能做到相當的整潔。當代的青年要有擺脫得了生活一面也不要弄得蓬頭垢面，襪子不洗、被單污穢得發出臭味、滿桌子上破書亂紙、滿地花生殼，這只是一種懶習慣，並不是以表現一個人對於現實的反抗。注意整潔的人常常是勤快的，善於計畫的人。

（4）學習要廣。在一次清華大學的女同學座談會裡，我曾經告訴他們：一個大學生在學校裡的學習至少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在課堂、圖書館、實驗室裡學本行的專門知識，一方面是向同學學習集體生活的方式和辦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向

社會學習，增加嘗試和對於時代的認識。我始終覺得我這看法是正確的。

今天和明天的中國所需要的知識份子，不是一些不通世故人情的書獃子，而是認識清楚、各有專長、精明強幹的人才，這批人才的培養覺不是單純學院式的大學教育所能達到。因此，一個青年需要像多方面學習，專而能通，才足以適應新中國的需要。（中略）

例三，我們要知道之事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的知識，自己能記得、能了解、能應用的是直接知識，大學各種課程教的都是直接知識。另一種是間接知識，雖非自己所能憶記，但是知道從什麼書裏可以查得出來，並且知道怎樣很快地查出來，一個人的精力時間有限，直接知識也就有限度，至於會用書這間接知識，可以說是無限的知識。青年們一定注意到這種間接知識的訓練，將來可以一生受用不盡。

以上四點，態度和平、辦事周到、律己要嚴、學習要廣，我是站在一個大前提之下——推動時代、改造國家——以萬分誠意，貢獻於這一代的青年。我知道，這裡所舉的事例，有些是膚淺的，甚至不正確的，但是我的語重心長的用意，希望可以為青年們所接受。

一九四八年九月廿六日於北平

〈讀「與青年談小事」後〉／草子

因為我本身是青年，所以當見到最近一期「中學生」中袁翰青先生所寫「與青年談小事」一文後便仔細研讀。雖然袁先生所談的對象是正在讀書的大學生，所指出的也是針對目前大學生中平時所疏忽的種種小事情，但這小事情中，有許多地方也正是目前我們這些已進入社工作的青年朋友們所常犯著的毛病，同時根據袁先生所指出各點再深刻的檢討，覺得在我們台灣職業青年中所存在的缺點，除這些小事情外，更有許多大事情值得提出研討，為了廣泛的獲得青年朋友們的意見起見，所以便不顧自己文章的拙劣，首先提出下列各點與青年朋友共研究。

一、 待人的態度問題。袁先生所指的是今天的青年們態度有時欠和平。這在我們本省青年中誠然應為注意，但除此外還有兩種態度是應該提出改X的，一種是卑鄙自賤的態度，比如有部分人為了求得自己地位的升高、待遇改善，對上司便不惜拍馬、獻眉、X X，做出種種過分的禮貌、過分的謙恭，甚至被差使著提皮包、揹箱籠還自鳴得意，可豈對職位比自己低的同仁，卻擺著架子、愛理不理。另一種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比如一部份學識

較高、能力較強的人，他對上司故然不去拍馬、奉承，但是對一般的同仁也是非常瞧不起，大有唯我獨尊之態，不願接受別人的意見，更不會去幫助別人。這兩種態度都是扼殺我們青年意志的X賊，礙礙我們青年進步，絆腳石，因為前者是失去了自己的志氣，似狗一般的向主人搖尾乞憐。試問這樣的青年，除了一輩子做著向人乞憐的狗以外，還有什麼前進、還有什麼光榮。後者呢，自高自大，將使自己陷於孤獨的境遇中，在這廿世紀的中國瞬息萬變的社會裡，儘管你學識如何淵博、能力如何高強，恐怕是不會讓你永遠「自尊」下去的。試看世界上許多偉人，林肯、高爾基、孫中山，那一個不是在大眾中學習、大眾中長成的？所以我今天向青青的朋友們呼籲，我們要拿出我們應有的勇氣來改正這些不準確的態度，像這些戕害我們青年前途的態度鬥爭。（未完）

〈綠園外的祝福〉／思潛

一年一度的春節又將來臨了，那些所謂榮譽高貴的人們，把一年來多餘的錢盡量的花在服飾上、花在跳舞上、觀劇上、花在山珍海味的食品上，更用太多的熱情恭賀他們快樂的春節。

但是我們呢？依然在荒涼的綠園外豈不是感到空虛！

雖經三年多的奮鬥，追求我們所要找尋的，但是在這新春已臨的今天，我們還冠著「留用」兩個字，希望仍舊在深窪的大海裡。

朋友站立吧！我們不要消沈，我們曉得痛苦正是幸福，我們讓他們無聊去玩太多的愛情和剩餘的興致。我們呢？讓我們來互相祝福吧！應得祝福我們未死的生命，我們的大腦還清醒、雙手還能勞動。

我們愛光亮，我們愛熱鬧，應該把苦悶丟掉，不應懦弱呻吟，應該勇敢地面對現實，不管夜是多麼黑，也不管風是多麼凜冽，為了找尋屬於我們的天堂，應該昂首前進。

我們相信有一天必定能迎接一個屬於我們的新春，我們得為將來祝福，我們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新年遊動物園拾零〉／秀玉

去年一年中，除了三八節台北局和管理局的女同仁集體到北投玩了一次外，大家還沒有機會見面。於是我們幾個同仁就約好了，三八年的第二天玩動物園。

早晨九點半在動物園附近等著才到的二個同仁，這時候天的一角忽然扶起了一朵黑雲，一剎那間，豆點般的雨點從天而降，大家不約而同「糟糕了」的喊起來。

三個小朋友為了避雨也擠到我們這一夥中來，最大的大概才十二、三歲，錢老師看著她們的樣子就問「你們是從南京來的嗎？」大姊姊回答說：「是的，我們是從南京來的」接著滔滔不絕的說了許多話。錢老師向我們說「現在的小孩子真勇敢，一點也不怕陌生，這樣大方的態度，真比我們小的時候能幹，這可見社會是進步的」

天空漸漸地晴朗了，可是許小姐跟周小姐，總未見影子，還十五分鐘就十點呢？她們真是把我們等死拉！

「走吧！」大家說，誰知剛要走，天又下了雨，沒辦法，再等一會兒吧！忽然聽見徐小姐在喊著：「X X，她們來了」林小姐說：「為了下雨，所以我們還沒有走的，你們該謝謝天啊！」錢老師拿了一包糖果對許、周二位說「你們遲到所以罰你們小吃一塊」許小姐嘆了一口氣說「那我以後在不敢遲到了」大家哈哈笑起來。

雨並不怎麼大，可是要到劍潭廟，是相當困難的，最後的辦法只有入動物園一路。錢老師說「我們很勇敢冒雨遊玩」大家高興地說「是的，我們是英雄呀」於是在嘻嘻笑聲中，大家走進了動物園。

動物園實在寂寞的很，以前所有的許多大猩猩、大虎等都看不見了，每個人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淒涼。

十二點出園，時間還早，奇怪的天氣，太陽又出來了，大家說：要去劍潭廟拜拜，聽說劍潭廟遷移別地，問一位熟悉的人才知道路還遠著呢！

走了約半點鐘，許小姐說「像今天這樣的天氣，說不定過一會又要下雨了，在這個沒處躲避的路上，怎麼辦？我們回走好不好？」的確每人心裡都同樣的不安，於是全體同意「好，好，back，back」

在圓山山上，我們找了一地可能休息、吃飯的地方坐下休息，眼看著四方比較一下，日治時代的那嚴肅的台灣神社，現在想起真好笑。

吃了午飯之後，我們便要求許小姐講「三女性」的故事，這故事是正在「美都麗」上映的電影，許小姐講過後，我們覺得做了一個女性，這片子不得不看的，大家同意，早一點回台北看電影。

看完「三女姓」，我感動得流眼淚，電影中的女主角劍華，她那堅強的意志、幹練的才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這一天雖然短短的過去了，不過這集體遊玩中更增加了我們彼此的感情。

〈我看「三女姓」之後〉／親睦

最近因口袋裡寂寞又沒有時間，很久沒踏進電影院的門了，今天被「三女性」這題目引起好奇心，便去看了一場。這片子使我非常感動、興奮，過去影片不是談戀愛就是謀財害命這一類，今天能看到與我們本身有這麼切實關係的電影，使我感到近來的國產片的確現實話而進步得多了。

一個人生活在社會最有價值的就是為了事業而努力，可是成功一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的，必需有堅強的意志，和迎接困難、克服困難的勇氣，我欽佩那女主角吳劍華的堅強勇敢，雖然困難重重但為了事業從未向困難低頭，經過了幾次的挫折、失敗甚至失去了愛人，可是她的理智、勇敢、不撓不屈的精神，還是始終支配了她的整個。不知為什麼，我越看越難過起來，並不是因坐在那不舒服的椅子，也不是因裡面的悶熱，似乎是一個大石頭放在我身上，使得我不能翻身似的，我的眼前好像有一面清澄的鏡子叫我照照自己的靈魂，我的心裡有兩夥心在鬥爭。一個是說「你總是沒希望的，以後不要再想上進呀！」可是另一個卻說「不，不一定要像她做那偉大的工作，能像她的萬分之一也好的，還是努力下去吧！」晚上躺在床上又回想起白天的電影，想著想著便睡著了。睡夢中覺得在錢老師家裡有十幾個小孩子，都是孤兒或是女工的孩子，因為先生事情太忙，不能好好地看看他們，所以那些孩子們都弄得全身泥土，我看到這個情景便自願去看管他們，替他們洗衣服、洗澡，又給他們理髮，整天為那許多孩子消耗了全部的時間，可是聽見孩子們「嘻嘻」的笑聲時突然又聽見喊我的聲音，眼睛一睜，仰起頭一看原來仍是在自己家裡，而且還躺在床上。

當我清醒後的現在，還常常追憶那夢境，不，我非但追憶它，而且要努力來實現它。

（編後，因篇幅關係，這期「作文指導」再停。）

第二十期 1949 年 3 月 25 日 《歸班會員代表大會特刊》

（第十八、十九期缺漏）

〈！！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特刊！！〉我們的要求 / 龍

我們的要求祇有無考試全體改班。光復三年了，我們也至少服務三年了，這三年之間，台灣的郵電事業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相當的進步，這可見我們的工作能力並不壞。照理我們可以享受無考試歸班的特典的。不要欺負我們，不要老以為我們是馴服五十年的一群羔羊，我們有的是力量，誰敢拿走我們的特典，誰就沒有好果。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要以花言巧語來欺騙我們。我們都有眼睛，我們都有耳朵，不會盲目的聽從任何人！

我們是服務青年，並且正在服務，所以無須考試，換句話說我們不是現在起開始想考進郵局，我們已以一個堂々の郵電員工資格正在服務，藉此我們可以否認再考試的必要性。假如有考試那也祇不過升級的考試，不許有其他任何考試。所以應先一律無考試全體歸班，然後有學問的可以考升等級，你想々看，拿的薪水不够一個人的開支，還談甚麼唸書。這並非少數人的問題，假如你有相當的學問，也應顧及全體員工的生存，互相扶助，共同負責應付關係六千員工的緊要問題，這樣才對！

〈木柵外的綿羊〉

雲兒匆匆的向南去

風兒烈烈的刮過草原

整個廣漠的的原野

面對着每一天的來臨

在惶恐找標。（？）

從曠野的邊厓來了個旅人

走到晚秋的林牧場

一場奇○的光景

挽留了旅人輕快的步子。

一圈堅固的木柵

隔離兩羣不同的綿羊

一羣在內一羣在外

場內草兒綠油々

綿羊吃得身體胖

場外草兒枯乾々

綿羊餓得骨瘦如柴

場內羊欄連立數排

夕日落下草原的西邊時

綿羊們相○投歸溫床

過着甜蜜的夜。

場外曠野遙々千里

夕日落下草原的西邊時

綿羊們蜷縮在一起

過著受苦的夜。

”請問木柵外的綿羊

場內草兒繁茂羊欄連立

何苦在這兒受飢窘？”

綿羊們望看那重守的木柵

悲憤的告訴遠來的旅人：

○牧場的先生無能

弄得家傾產盡

當危機燒到目○的時候
典賣一批綿羊償債
好以擺脫難關。
五年前有一批犧牲
含淚穩聲的離開鄉土
在雜○○下被賣到T牧場
等着命運的宰殺。
在異主異族的蔑視中
開始了黑暗的生活
場主們貪婪無比
剝削有如沒減
榨取虐待激起溫順的羊兒，
在反抗的號召下
與一切壓迫進行戰鬥
於是五年的光陰
被血與淚點綴下去。
在困苦中未曾忘掉○土
長久的時日不能消滅懷抱之情
血流到比水還多
夢中常遊H牧場 — 更生的H牧場。
黑暗究竟不是永久的
一條光明終於打破黑暗
射到圈圍內的綿羊上

客人！我們終於被解放了
永久不能忘記的
在三月前我們的舊主 —— 曾棄搶我們的場主
重伸着溫暖的手
從○主的手裡把我們奪回來了。
在黑暗中的人
才知道光明的恩惠
在牢獄裡的人
才能體認着自由的寶貴
客人！我們怎來說明
被解放的心情呢？
但無情的命運之神
卻不放鬆這批綿羊
歡喜只是一場幻影
希望期待隨著時間
一個一個的消滅下去
我們雖回到家鄉
但只准蹲在木柵外
不准進入牧場內了
一陣悲哀的氣氛
籠罩着每一個角落
為什麼不准進入呢？
因為是牧場面積有限

不能把我們全部收容
主人還冷情的說
這批營養失調的畜生
是一個討厭的包袱
有果而沒有利益
最好挑選幾頭就算了
客人！我們如此冷落
是誰的罪過呢？
我們願意全體在此餓死
絕不願一部享受快樂
一部仍在飢寒交迫。
我們已推了代表向主人說情
但主人仍不動情
那麼我們.....
冬天不是快要來呢！
一陣嚴肅的神氣
掠過每個羊臉上
表現着堅固的意志
別矣受苦的綿羊
讓我來祝福你們
快得平等的地位吧！
旅人拖着沈重的腳步
離開了H牧場。

整個廣漠的原野

面對着冬天的來臨

在戰慄在恐惶。

〈合理合法〉

當日本統治台灣時代，他們歧視我們，限制我們昇級的機會，在同一機關裡公然實行差別待遇，高級職員都由日本人擔任，因為日本人說「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這樣做是合理合法的」如今日本帝國主義者已被打敗，日本鬼子也回去了，可是我們這批歸到自由平等博愛的祖國懷抱的人呢？待遇地位是換湯不換藥。一切的一切都仍舊不變，反而給我們一個和給日本人一樣的侮辱名義「留用」。我們的生活也因此漸々難過。可是局方說「這是合理合法的」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要求正名，我們要求待遇昇級機會平等，但是局方每次都拿出考試歸班的老○使我們不敢顫動。我們雖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長而離開祖國文化有五十年，可是我們從事中華郵電事業，已有四年的經驗（日本時代不必說）合理合法的考試辦法是對新進入郵電界的人所採取的而不是○○○○○（字跡不明）若是說日本時代的經驗不能再○○○從留學回來的工程師他們不是還要經過祖國的工程師的考試呢？老實說在四年中五門被這樣拖延着，真快苦死了，若再拖下去的話，我們的前途真不堪想象。在苦難中掙扎的同仁們大家快起來，我們為了飯碗緊持要求，無考試歸班、全體歸班、趕快歸班，因為這是真々當々合理合法的要求

〈改班進行曲〉 4/4 借調義勇軍進行曲 / 補習班同學集體作詞

起來不再是努力的同志

用我們的熱血爭取我們合理的改班

台灣郵工到了最緊急的事後

我們一致反對考試裁員的改班

團結 團結 團結 團結

六千省籍員工 快向改班的大路前進！

前進 前進 前進進

〈古怪歌〉 A 調 （中板）

○○○○○○

（一）往年 古怪 少 啊 今年古 怪 多啊。 光復已經三年了，

（二）近來 傳說 改班 啊 改班要 考 試啊。 人家學國文十幾年，

我們還 沒有 改班呀， 到現在還沒有 改 呀！ 古怪多 古怪多

我們只學 兩三 年呀， 我們只學兩三 年 呀！ 々々々 々々々

古怪古怪古怪 多 同是郵電員工 呀！ 待遇 不 相同呀，

々々々々々々 々 一切的○○呀！ 都成 了 泡影呀，

拉拉拖拖混三年呀， 主管 人都 變成了 活菩薩 活菩薩！

古怪歌 古怪歌！

第二年第一期

〈忘不了的事〉

「我們要去」「我們要陳主席替我們解決問題」「請大家冷靜，請大家不要蠢動」可是我們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我們相信，偉大的陳主席一定能解決我們的困難問題，這一個信念使大家不約而同的，變成旗鼓先頭的兩列○蛇陣，實行本省未曾有的，人民團體集體請願。在雨裡大家雖被打得不成樣子，可是大家的精神是多麼崇尚多麼偉大，這時我的眼睛不由得腫了，而不由自主的流了淚。「你們來幹什麼」「我們是為了解決歸班問題要向陳主席請願來的」「那麼雨很大，你們除了四個代表以外回去罷」「我們沒得到結果不回去」「我們已等了三年了」終於誰也不能阻止我們的信念，我們用熱淚和掌聲送了我們的代表，沈默了半個鐘頭，好像在法庭等待判決般，多麼嚴肅，多麼緊張，終是不能受到最後解決，但是陳主席已給在○裡的我們一綫曙光（以下字跡難以辨認）

〈阿 Q 與原子時代〉 / 龍

一天在一張報紙上看見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報紙上是這樣寫著：『魯迅的阿 Q 正傳，有了舞台戲，有了畫集，最近又有人接洽搬上銀幕，阿 Q 的成功建築於中華民族與社會的缺陷，阿 Q 生命也寄生於這些缺陷之上，假如我們的民族是長進的、有出息的，則阿 Q 的時代應該與阿 Q 的生命同歸於盡……假如我們的社會有進步，阿 Q 應該已成為歷史上的人物，然而阿 Q 並未死，阿 Q 的時代並未過去，阿 Q 還得上銀幕。在別的國家現在是原子的世紀，在我們好像還是阿 Q 的世紀，這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我讀完之後，遺憾無窮，暫時無話。原子世紀與阿 Q 的世紀，進步的國家與落後的國家。唉！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難道就永遠趕不上人家，而祇能停留在阿 Q 的時代嗎？

完

（309）

〈野草！你是我們永遠的好朋友〉 / 楓

野草！當我剛々踏入文藝園地的時候，首先我看見的是○○○誕生在我們底淺黃褐色的園地裡，最先點綴了一叢綠色，不過當時你的存在是完全為人忽視，當我們這一群起先發現存在的時候，你還是○○○最渺小○○的鮮草。可是經過了一年後的現在，誰料到○○孤單月色的你，竟會繁茂得這麼驚人，簡直變成了一片綠洲，做我們○○的寄託！

○○○○○在你的○○○○○，能夠在迎接你的誕生日，我○○○○○內心的驚慌，可是我們還○○道歉：在這個期間中，你是怎樣地○死了，可是你絲毫不怨我們，○跟著發抖的○○○○○一切，拼命的與外面的苛酷掙扎求生吧！

你在下層永遠○你的○抓緊了泥土，面對上層就這麼○○不屈，○只向上伸長，○有這種彈性的○○○○○，在這過程中你○示了我們不少人生○○的大問題！同時你在我們的消極裡可○○我們以熱請的鼓舞，在○○○○○能給我們○○的慰藉！

野草！你給予人類的貢獻多麼地大啊！我從你得到的許多教訓和安慰，我很感謝你，○○○○○歉意了。可是經此一年中，我卻很適應○○樣，積極地○○你，我認為你是永遠和我們這些愛好讀書、寫作○○的同學們呼相切磋琢磨交換智識的○朋友，同時此後我們已經○○○○○就更更要○○地去擁護你，因為你的長大，就是我們的長大。我希望你永遠保持著，○○的蒼翠又常有不停○○創造繁榮。

（547）

〈夢中老人的抗議〉

有一個黑闇的星夜，我跟差不多有五千多的可憐同志挨著餓肚子遙望著「改班」的○生，拼命地在黑闇中奔跑。大家跑得一身的大汗感覺很疲倦的時候，忽然看見從黑闇中，出現了一個很奇怪、很神祕的老人，充滿無限的愛的神容，撫着長々的白鬚，慢慢開口就對我們說：

「可憐的省籍郵電員工啊！你們這次為了你們自己的肚子，為了自己的將來，開了這一個空前絕後，而具有偉大意義的全省代表大會，表現你們大家的勇敢、熱情，和堅毅的意志，來爭取你們合理的迫切要求，訴盡三年受壓迫的痛苦，我老

人家也感覺非常的高興和同情，你們看到了你們自己的力量，有組織，有團結的力量，你們今天才曉得每件事都要靠自己，不要靠別人。大會散，你們是不是相信你們所要求的都差不多成功了？可是，可憐的五千員工！你們是多麼單純！多麼幼稚！你們要求「員歸員，佐規佐，差歸差」這一條你們知道二等報務員，實習報務員，事務員，也都有有一個「員」字嗎？尤其○○○○○（字跡無法辨識）是沒有身份○○○○○（字跡無法辨識）.....你們事前有沒有詳細考慮到嗎？現在有很多的電方同志，以「郵電差」的資格來擔任着重要的報話、值機工作，你們也是要他們改為「差」嗎？我相信你們是不會忘記，以前所訂的「郵電員、佐、差」是有些地方很不公平的，為何不利用這個機會來給他糾正呢？如果這些事情你們大家在事前都很明白，那沒話可說，你們是太自私了，只有考慮自己，沒有顧到別人，最近的將來，你們就會○○我國作風的奧妙味道了。唉！！太可憐！太可憐！」

我聽了這句話，好像被一根棍子打了一下似的，忽然從夢中醒起來，原來是午睡中的一場白夢，可是我的心上是感覺非常的痛苦、慚愧得很慚愧的很。我也是一個「郵電員」。

完

（712）

〈徵求「野草之友啟事」〉 / 野草編輯部

本刊為加強互相學習研究國語文寫作，並聯絡互相感情，以助本刊發展起見，將在左列範圍內徵求野草之友，希望熱烈愛護本刊的「郵」「電」同仁踴躍參加！

（1）凡是本刊的讀者，都可以隨時報名參加！

（2）參加者一律在野草上發表姓名及通訊處，以便各「野草之友」間相互通訊。

（3）凡是「野草之友」，我們除每期「野草」照常寄送外，並隨時贈送或介紹有關國語文寫作的文章、書籍。

（4）為各同仁便利報名，特印製「野草之友登記表」，隨本期「野草」寄出，請願意參加的同仁，填寫後交給本刊聯絡員或直接寄到「台灣郵政管理局匯兌組張欽傑轉」，以便彙編名簿。」

野草編輯部 啟

-----切-----取-----線-----

野 草 之 友 登 記 表 NO.

姓名		服務所	
性別		年	月 日

(300)

〈編者的話〉

△現在能夠把這第二年第一期線給讀者，我們感覺到很大的喜悅，我們喜悅的是大家在學習上的進步，在這小々の園地裡的團結，這些能○○我們會有絢爛的前進。

△我們這個小々の刊物雖然比不上街上一般刊物的內容那麼精彩、充實，但我們所發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學習國語文剛三年的同志們血汗的結晶，這是可貴的，希望上年未曾給本刊寫過文章的「郵」「電」同仁，從今年起也共同來參加耕耘這塊我們自己的園地。

△本刊鑑於實際的需要，決定在郵電分開後更努力加強，為「郵」「電」雙方的同仁聯絡感情，團結力量的橋樑，盼望各同仁加倍支持本刊，使本刊能負得起這個重任。

△為期本刊在各地健全的發展，請各地的同仁們給我們介紹在你的周圍裡熱心於學習國語文的朋友，並從你的朋友姓名和服務局所，通知我們以便今後寄送每期「野草」。

(345)

第二年第二期 1949 年 5 月 5 日

〈慶祝『五一』節特輯〉 / 台灣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同學會編

〈怎樣紀念勞動節〉

「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工爭取自由解放的偉大節日，五十九週年的今天，全世界的勞工們是以各種不同的情緒和方式來慶祝紀念！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國的勞工是生活在各種不同的社會情況下，在勞動大眾的利益和國家全體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國家，他們是以（戰後）嶄新的生產建設成績和勞工生活水準的提高，來熱烈興奮的慶祝著。可是在勞資對立面臨經濟恐慌前夕的國家，卻是在被壓抑、窒息、飢餓苦難中掙扎前進，蘊蓄著渾厚的實力，激盪成澎湃的洪流，以艱苦奮鬥的精神在紀念！

我們中國的勞工，在這戰火瀰漫，市場大落，與物價齊飛，未幾一色的情況下，工業萎縮，工廠倒閉，普通受著失業和飢餓的威脅。工人生活的困苦無可言喻。在這樣的情形下怎會有熱烈的情緒來慶祝呢？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節目，於是便任它悄悄的來、悄悄的去。

再看我們台灣郵工吧！在部分不能超脫全體的影響下，自然也許中國老百姓和各業工人遭受相類的命運，尤其是由光復而回到祖國懷抱已三年的我們省籍員工，在「留用」的名義下，受盡苦痛，到現在尚未得到合理的改班，和平等的待遇，「同工不同酬」在這不合理的情況之下，三月二十五日，為了解決我們合理的改班問題，開了一次各階級的代表大會，在這一次代表大會當中，我們省籍員工表現了我們組織的堅實，發揮了台灣勞工未曾有的團結力，可是因當局的腐敗無能所以不能立刻得到完滿的解決，但是我們卻得到本省陳主席的答應，替我們省籍員工幫忙，我們相信陳主席對我們這般痛苦的勞工是絕對同情的，而且可以用他的最大力量來幫助我們解決一切的痛苦，所以我們的大會也就暫時結束靜待福音傳來！

現在當局認為對改班問題最大阻礙的郵電分開問題已經解決了，那麼我們的改班已不成問題了，可是到現在當局對我們的改班有什麼表示？有提什麼決定性的辦法？沒有，一點也沒有，因此不論當局怎樣，我們應該更加緊、更堅強的團結自己，來解除一切的阻礙，獲得我們合理的改班，因此今天我們怎樣來紀念這勞工節日，僅提出下列意見，供郵政當局和郵工同志參考。

- （一）為發展郵政事業，傳統的榮光歷史，我們呼籲要求馬上不裁員全體歸班，從四月一日起待遇一律平等，使我們省籍員工生活在合理化的前提下安心地、熱誠地獻身工作，而打破一切本外省同志中的隔膜。

(二) 我們要認清時代，切實的反省一下，檢討自己的力量是否夠強大，我們的組織是否夠嚴密，我們的陣容是否更整？，我們能否在狂風暴雨的大時代中負起時代所賦予的使命？能否使郵工運動推向更高的階段，我們要明白，郵工運動和一切勞工運動一樣是民主運動的一環，只要廣大勞動人民都能得到合理的解放，獲得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我們國家才能步入光明之途！這就是要我們有團結奮鬥的精神來慶祝紀念這神聖的勞動節日。

〈勞動者〉

勞動是神聖的---這是多們優雅的詞句啊！依這「神聖」來生存的人，你的感慨怎麼樣呢？用著「血汗換麵包」？口老幼渴望你換來換來這塊的麵包一樣---我們這？？的呢？

「老爸媽請...您在忍耐到？？」

「好寶寶你別要哭.....」

「親愛的你不要悲傷.....等我明天再去？得大塊些的麵包給你們？飽啦！」

「勞動是神聖」，用了「神聖的血汗」換了麵包，依這「神聖」來生存，總被？？飢餓，？「神聖的血汗」不能維持肚子了，等明天換得？？？能得到大塊而的嗎？只渴望著明天換得大塊兒啊！

飢餓不只今天，無限的明天，一輩子的明天，無情地恐慌了用「血汗換麵包」的人們運命的吧！「神聖的飢餓」地人們繼天地生民總不能解放這.....了。

〈戰後日本勞工運動〉 / 有益譯

二次大戰後，由專制主義之鐵鎚急遽地被釋放的日本勞工運動這二三年來有過驚人的發展，？千萬人口中一千萬人是勞動者，由兩個領導機構？率來看，一個就是日本勞動統(?)同盟，下面有區域的較小機構的個地方勞聯盟，再下去便是個工廠的勞動組合，另一個是全日本產業別勞動組合，是綜合各種生產工廠的勞動者，前者約有六百萬會員，後者約有一百三十萬人。統？聯盟提出要求與最高峰

接洽，其中由一個中央勞動委員會調整，若？不到結果的時候，便發出實行對付手段的命令，對付手段有：

- (一) 罷工 **General st.** 他們叫做普通罷工 **Gene st.**(日文)，這裡面還有？狀的普通，罷工是個地方取？連絡鬧來鬧去的。
- (二) 怠工：大家一樣地上班，工務元只是坐著不辦公員工只是？動機械任她哄轟隆隆不去裡它的。
- (三) 賜假戰術：這是趙規矩要請假，但一個工廠大部分的人一樣地請假，在一天一樣地生病，一樣地父親死了，母親死了的請法，所以他們開？就說：「再殺個父親吧！」便是他們的口頭禪。
- (四) 生產管理：把經營工廠的理董事滾？去，由？？？者的手來經營工廠，管理生產，把利潤出來大家分配的，但是這個方法被？？禁止，因為？然工人有罷業權，沒有企業權，算？權力的濫用當然不成的。
- (五) 山貓爭議：**wild cat st.** 如山貓他的思春最寧猛，一樣的這個方法對？？？？的，也是政府最傷腦筋的。片山內閣就是為他垮台的。
- (六) 其他，如電影？映？的罷工，明星們出來銀座，如高峰秀子等站在啤酒館上的「大獅子吼」，電影院不收票放映等，汽車公司也不貼票，商店是只收？？？？

昭和二三(?)年片山內閣發佈一個勞動規準法，認定罷？權，說一個勞動省，？一？勞動大？，把勞動問題統一為國民經濟之一部分。

勞動者的幕後有政黨在操縱，這是不能忽視的他們的厲害關係，我們不加？？只要知道勞工是神聖的。論理上，現實上勞工？？問題是未來，也？開？，勞工的前途是光明的。日本的勞工正向著光明？？師狹持下長足地鞏固他們的？？？起來了。

〈徵求「野草之友啟事」〉

本刊為加強互相學習研究國語文寫作，並聯絡互相感情，以助本刊發展起見，將在左列範圍內徵求野草之友，希望熱烈愛護本刊的「郵」「電」同仁踴躍參加！

- (1) 凡是本刊的讀者，都可以隨時報名參加！
- (2) 參加者一律在野草上發表姓名及通訊處，以便各「野草之友」間相互通訊。
- (3) 凡是「野草之友」，我們除每期「野草」照常寄送外，並隨時贈送或介紹有關國語文寫作的文章、書籍。
- (4) 為各同仁便利報名，特印製「野草之友登記表」，隨本期「野草」寄出，請願意參加的同仁，填寫後交給本刊聯絡員或直接寄到「台灣郵政管理局匯兌組張

欽傑轉」，以便彙編名簿。」

野草編輯部 啟

-----切-----取-----線-----

野 草 之 友 登 記 表				NO.
姓名		服務所		
性別		年	月	日

(300)

〈「五一」勞動節備歷〉

摘錄自*省会「慶祝『五一』節」遊藝大会?表

「五一」這個偉大的歷史是由我們勞動人民先烈的鮮血寫成的，一八八九年巴黎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時，決定將五月一日?為國際勞動節，並定從一八九0年做起，動員萬國勞動人民，採取罷工，示威等方式來爭取勞動人民的切身要求，這個決定鼓動勞動人民團結，從分散、個別的鬥爭變為廣大的國際性運動，促進了鬥爭隊伍的發展和強加並指名鬥爭目標。這個舉動大大地震動了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

「五一」自一八九0年到現在已近六十年了。??這個過程中遭受重重壓迫，犧牲了不少先進勞動人民，但是這個運動未曾??過，??年年都有舉行，而且參加人員逐年增多，規模愈來愈大，一直向前發展，顯示勞動人民覺悟性的提高?力量的出頭。

我們中國的勞工運動由于中國工業??落後，開展時期較遲。這個運動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方開始??成了有組織的運動，那時起帝國主義者紛紛?入中國來築鐵路、開(?)礦產、?工廠?隨之工人也逐日增多起來。中國工人遭受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國內軍閥的重重壓迫剝削下過著牛馬不如的日子，但是中國工人不会因此而失意屈服下去的。中國的工人經過「二七」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及「五卅」日本??殺工人案?千百次的惡鬥已經壯大起來，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至??一向起著先鋒作用。特別在勝利後對?新中國之建設方面的功績不

能？？的。台灣的工運開始時期後于國內，因為台灣受帝國主義統治底下的台灣工運始(?)終未能發展，幸而由祖國八年的抗戰趕走日本侵略者得到解放。使我們能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在高明的陳主席領導下，方能向著正常的軌道前進發展。

〈輕舉妄動乎？〉 / 堅

「天不從人願」「人不能進其理」我因為有了這些悶氣就取了筆，不知不覺而亂寫了一場，請各位原諒！

我所有的悶腦的一個就是……六千（註：千或十）台籍郵電員工X X深酷無比的生存問題……（裁員為目的考試歸班）……且由六千（註：千或十）個同志先X召開的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連這個神聖的大會也被我們X最密切，最親愛的X代局長看X了一個「輕舉妄動的行為」這一類了，他的這一個批判使我們全體X X X的X X X了更大的嘆息，真實使我們陷於「啞者吃黃連不會說苦」的地步了。

郵電管理局成立以來滿三年的日子正在於鼻目之間在這長久的日子從頭到尾都以特別待遇而款待……身份始終沒有受保證，而只好好的被戴上了一個「留用」底光榮帽子的……甚至到最後且遇到了「考試針山」「裁員血池」底可憐的六千員工，因要拖了這些逆境而由全滿悲慘的衷心發出的一些X X（要求無裁員無考是的全體歸班）也被貶做「輕舉妄動」實際值得我們再想想X長官心裡的所在了。

當我聽到他這一句話的時候我就感覺得全身的麻痺一時呈現了，好像被電氣電著的樣子，連話也說不出來的了。「輕舉妄動」我敢說這一句是專制時代的霸王們所留下來的一種官X，是代表某一階級而無視正義，藐視弱者的一種巧言。同時我亦敢說我們上一次的大會視覺對沒有包含什麼「輕為」或是「妄動」的，卻是一個很「慎重」很「神聖」的意志的發揚的了。真實我們的奈一次大會是踏了正當的路程，經過了幾十次的慎想的結果才X召開的，而且我們當時的一切行為除了以「無法的行動」求「合理的要求的解決」以外，是全無越軌的行動的，是絕對沒有輕舉妄動的理由的。所以我為要X白這X批判的到底就悶了幾天惱了幾天的結果，就X明X一個實相得了一種的力量，就是我們的XX長官所說的「輕舉妄動」是不是對於我們加以批判的，是向奈一個在開會時候常常站在X壇上逆了自己的本心叛背了一切真理而且以「窮鼠反噬貓」的勢X滔滔底辯了幾次的「X

X」攻擊的。我相信各位也是得了已經認清了一竊得「正否」和我一樣的力量……（我們的要求是正當的合理的，要X人底去爭取結果的）……的時，也相信各位亦感到非常努力不可的。

我們的一切目的還是在九千里雲霄之外漂流的，我們全體郵電員工須要認識實況，切勿樂觀，或被一嚇而發生驚惶，再以位於奈天的「熱情」「信仰」向共同意志前進，達到目的，爭取全體的幸福！

完

第二年第三期 1949 年 5 月 20 日

〈討論「臺灣郵政員工甄別辦法」專輯〉/ 台灣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同學會編

〈論「台灣郵政員工甄別歸班辦法」〉

在此時此地（按：謄稿無法辨識），我們看到了郵政當局公佈的「台灣郵政員工甄別歸班辦法」後，不得不表示十二分的憤慨。前些日子，省工會為解決歸班問題召開各地各級代表大會時，林代局長當眾答應「保證全體歸班」，如今「保證全體歸班」餘韻猶在耳畔，而陳省主席的諭示也歷歷擺在目前，我們卻接到了「甄別不及格員工得繼續留用，其不願留用者准予資遣」這樣的辦法！

這辦法，只是把我們召開代表大會以前省工會候理事長自滬寄來所謂「台灣郵政員工甄別歸班辦法草案」加以修改一點見（按：似漏「意見」）而已，並無採納代表大會時林帶局長答應保證的：

（一）本年四月一日全體歸班，（二）各員工就原有班次分別員歸員，佐歸佐，差歸差歸入郵或電之相等班次，（三）不考試歸班以年資考績為甄別標準。

更無遵照陳主席的諭示：

（一）本省籍郵電人員自本省郵電分辦之日起全體一律歸班，不予裁汰

（二）本省籍郵電員工歸班後，其資薪之敘定應照規定辦法予以甄審行之，在未甄審前，仍暫支原薪，甄審後即照敘、定等級，由分辦歸班之日起清算扣補。

等事項辦理，由此明顯可見郵政當局忽視陳主席的諭示與玩弄省籍員工的意志而借了所謂「郵政傳統的良習」的假面具來歧視台籍員工一向的作風。其次我們要看這個辦法的內容。第一要指出來的是第三條所規定的「考核評分」這項是決定「及格」已否的最重要的一項（及格數六〇分「考核評分」分數是佔百分之六〇）但是這一項是由各主管人員憑直覺性的感情來決定，這是最不可靠的弊端最多的方法。比如說一個人雖然工作能力普通但跟主管的感情很好，另一個人工作很X X但與主管人員感情比較疏遠，那麼這兩個人的成績，誰敢斷言說，會有公平的評分嗎

再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法是便予當局及主管人員任意按配決定「及格人數」，換句話說，如當局及主管人員不要你「及格」就把你的「考核評分」盡量降低，那麼除非你的年資有卅分（等於每科目得分百分）你是不會「及格」的。這樣簡直是一種變相的限制省籍員工歸班的辦法。

所以我們要求「考核評分」每人要無條件給予百分，然後再扣「申誡」或「記過」的分數，及加上「嘉獎」或「記功」的分數，這樣才能保證「全體歸班」。而且這是充分合理的！我們在這三年長久的「留用」期間，既能勝任了各項的工作，到現在何必要再來由主管人員直覺性的「考核」呢！

如果X「留用」期間有過錯失或其他越規行為應已予「申誡」「記過」或「革職」掉了，為什麼到現在還要「考核」，況且在這三年來各單位不知換了幾個主管，憑什麼來自卅五年五月五日起「評分」呢！

如果要「考核」，這是專與省籍員工「為難」作X X的！

第二是歸班日期，在代表大會上明明白白地保證從四月一日起歸班，怎麼又變作「自舉行試驗之次月一日歸班」，這不是又來一個拖的辦法嗎？我們的要求決不是要那些「服務年資得自接管之日起算」的漂亮的安慰的話，而是要待遇「同工同酬」。自台灣光復到現在，台籍留用員工因未歸班，而在待遇上的差別所構成的本省人與外省人感情上的大鴻溝，到這歸班問題快要解決的現在為什麼要把它擴大呢？

第三是關於「未達規定年齡者予以繼續留用待遇到規定年齡予以甄別歸班」，這點我們要求當局鑑於台灣的特殊情形予以通融辦法，況且現在還未達年齡的又不

是永遠停留在現在的年齡的，總而言之由這個歸班辦法看來，郵政當局對省籍員工的歸班問題是沒有絲毫的誠意和同情的，如果現在我們不表示意見，我們就永遠被「留用」著，甚至要踏上「資遣」的一條路，所以我們要堅持代表大會後 陳主席諭示的「台灣省郵電員工歸班處理辦法」的第一、二各條，就是說我們只能接受甄別「等級」的「考核評分」及「科目測驗」，決不能接受「繼續留用」或「資遣」的歸班辦法。「團結」就是力量」！這不是只在嘴裡說說的，現在是需要大家自覺的團結的時候了！我們要在工會的領導下用鋼鐵般精神來團結，貫徹我們合理的要求，我們相（按：誤植為想）信我們是有這個力量

同志們！！向著「全體歸班」的大陸努力邁進吧！！

〈臺北通訊〉

△五月十六日下午沈默了許久的歸班辦法出籠。弛寬的精神一時緊張起來，大家紛紛搶看這辦法的內容，誰知道一看就覺得「苛刻」兩個字外不知有什麼話可說。

△十七日下午六時台北會和管理局支部在大家惺惺不安中召開了。理幹事聯席會議，商討歸班辦法。出席的近二十位的理幹事外並有四十多人的列席，席上發言甚為熱烈有時困惑了主席難予應時指名發言。

△每個發言者都抱著一種憤慨的心情說出各人的意見，一個同志說「我看這個辦法以後決心不繳照片及履歷書，我願跟大家一起「留用」當局既沒有誠意要我們歸班，何必自尋苦去應考。

一直討論到八點多鐘一致決議修改這個辦法，要求「全體歸班」在熱烈的股長中散會。

△自歸班辦法公佈後謠言甚多，致使省籍員工無法安心工作，且當局對歸班考試事項準備又比其他公務做得起勁，省工會對這事又未見得積極的交涉，致使一般會員惶惶不安，大家都盼望省工會趕快出來領導。

第二年第四期 1949 年 6 月 5 日

〈迎新局長的小感〉

靜靜地辦公室裡，忽然一聲：「大家站起來」的聲音，使我吃了一驚，抬起頭一看，原來是林局長與兩三位主管陪著新局長巡視著。新局長看上去很健壯，高高的個子，紅潤的臉露出了很慈祥的笑容，對我們說了幾句話就走了。雖然是第一次的見面，但是我很感懷，更感覺無限的期待，我真想要向他訴苦，就是光復已經有三年多的歲月，我們還要掛「留用」的銜頭真感覺難堪。我們所渴望的改班問題最近有發出具體的公文，可是那個辦法，簡直沒有把握。我們台籍員工祇少，也有三年的經驗工作也不斷的做到現在，那裡還要甚麼考核評分。我們平常的工作行為好壞，有經過了主管的報告，記功或是記過都有明顯的記錄，何必一定要採用考試辦法。

我相信賢明、能幹的新局長能夠了解和同情，我們全體員工的痛苦，極力幫助我們，趕快的用合理方法來解決我們的改班問題，我們歡迎新局長！歡迎救星的來臨！

〈做牛拖的我們〉 / 東

做牛拖的我們是艱苦的，但是我們忍耐著忠實地做去，不敢怠工。僵僵著腰身像拖牛車一樣，行在不平坦的道路上，我們的生活是不安定的。每日吃一頓挨一頓已過了好久，不吮吸脂肪也好久了，爹娘生給我們一對好胳膊，現在看看瘦得太可憐了。

我們拖著牛車舞動我們的腳，不斷地向前行，行列這條路又一條路，這條過了還有一條。我們的結著厚皮的腳背，時常砸得淌出先寫。小豆般的，大豆般的汗液，從皮膚裏擠出來，酸臭的鹹味的汗液流到我們的嘴裏，眼角裏，汗液也洒落在地上。

「娛樂」在我們的頭頂上，可是還隔著一層山。我們和「娛樂」的中間就感覺得缺少一座橋樑。

「樂園」在我們的隔壁，可是伸頭去看尚且不能，「樂園」和我們還隔著一層山。

我們是被遺棄在樂園外的！山珍海味在我們的對面，可是山珍海味和我們隔著一層山。一年三百六十日，我們有何日吃過很好吃的東西呢？

大肚皮的長官先生啊！在我們的生命裏沒有娛樂，即使不讓我們吃好東西，這都沒有甚麼應要緊。只是我們希望這些微薄的薪水給我們提高，只是我們希望您的「手杖」對我們的脊背放一些仁慈，只是我們希望……大肚皮的長官先生啊！

因為我們熟悉：我們流出血汗掙的金錢，全然被老爺們搶去了。我們流血掙的金錢，能到我們的手裏，僅說不去地少。從這些微薄的薪水，老爺們硬叫我們維持生活嗎？從這些微薄的薪水，老爺們硬叫我們以為滿足乎！這樣，老爺們還擬要把我們裁汰乎！這樣，還可以默默地做牛拖下去嗎？

我們做牛拖已好久，並沒得到我們的希望，我們應要奮起，團結，認識，爭取，爭取我們的希望！

〈賣紅豆冰的孩子〉 / 龍

一個賣紅豆冰的孩子，住在我們郵局的斜對面。他姓林，名叫奎德，當年認識的時候還是龍安國民學校六年生，現在已經畢業。因為家況不富足所以不去中學，而進入一所某織布工廠做工人。

記得好像居在蒸籠中的去年夏天一個中午，正要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來的時候，上帝保佑，忽然聽到「紅豆冰！（台音）清冰哦！」的活潑的聲音。我立刻叫他來，向他買枝紅豆冰，同時曼曼地問他生意好不好，問他幾歲？問他住在那兒？以及他的家裡情形？他很謙和地一一回答了我。

就這樣這個賣紅豆冰的孩子認識了我，以後看到了我就狂跳起來，跑到我的身邊來，我也就這樣像弟弟般愛了他。

他矮矮的身材，強壯的體格，微黑的圓臉，靈銳的眼睛，面孔時常微笑著，一股銳氣像貫徹全身似的，而富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是他的父親並不叫這樣做，因為他看了父母親一天到晚很是窮忙，為了要幫助生活費計，便自動地去賣紅豆冰的。所以比那些遵從父母之命而出來的孩子很認真對客人的態度很謙和，也很週到。

自我認識了他以後，他常來找我，要我講故事，要我說笑話。我要念書，他就跟我念書，我要散步去，他就跟我後面來，我要燒飯，他就幫我的忙，久而久之，成了不能離開的像真正的兄弟似的我們兩個人。我一天不見他，就覺得丟了甚麼東西似的，我想慢慢來教育他，使他能夠漸漸地做成了一個好公民，並希望他將來成功。

〈台北通訊〉

△現在大家的面前擺了改班這個難關，目前最關心的是如何順利渡過。

△三月底代表大會以來，省工會仍維持真空狀態，使會員的要求走投無路，省工會到底是「省空會」呀！

△考試日期剩下只有幾天了，五月底省工會理監事會，決議「考試評分」交涉一個基本分數，至今有否甚麼成果沒有人知道。

△週來省工會常務理事的行動很曖昧，決議交涉的案件都是不可以耽誤的案件，卻未見向局方交涉，一日過一日的拖下去，不知道工會是為了會員的福利還是「掛羊頭賣狗肉」。

△管理局一部份同志為了應付考試，自本月六日起開始「集體學習」，他們是利用中午的休息時間，大家一幾研究、學習，這樣不但可以幫助比較落後的同志，同時也可以提高自己對學習的興趣，這個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新）

△電方改班考試業已開始，「專門技能」五月廿三日在報房，「筆試」廿八日在管理局分別舉行，據聞問題相當簡單，可說是「形式上的考試」並聞這次的歸班在等級方面有些不合理，如「二等報務佐」「話務佐」「會計佐」等是台灣特有的，這不疑是歸「台灣班」了。（石）

〈作文指導〉

〈文章怎樣寫成的〉 / 小王

每逢野草出刊的幾天，我們常因來稿太少而著急。這種情形已有好幾次，編者最近因偶然機會發現一篇關於怎樣寫作的好文章，茲特把它刊登出來，讓大家參考

（一）

我們大家都一定看過書，讀過報的。

但是，有著書報大眾要看甚至搶著買來看，有的不要看，即使送給人家也不要看，這是為什麼？

因為文章有好有壞。

那麼怎樣的文章是好文章呢？

（二）

這裡，我們先要問：人為什麼要寫文章？

是為著稿費嗎？是為出風頭嗎？對的，有人為了這，但當在學寫的人，是不會為了這些的。

我們想一想：當自己第一次想拿起筆來寫的時候，你有怎樣的感覺？你到底為什麼悶悶地埋頭要寫呢？

不是心中燃燒著憎恨和憤怒嗎？

或是感到有說不出的高興和愉快嗎？

一定是看到了一件或是親身邊遇到一件使你痛苦和悲哀，要不，一定是看到或遇到了一件使你興奮和懽欣的事。

看不慣！受不了！太高興！太痛苦！

因此，你的肚子裏（腦海裏）滿裝了這樣的情緒，你一定要一吐為快，再不，好像要悶死似的。

寫文章是有所感而寫的！

對！如其腦海裏「空空如也」也要像煞有其事的寫文章，這是不會有十分的成績的。

文章是生活中產生出來的。

（三）

文章是生活產生出來的！

無論天字第一號的大作家，他是決不能憑空寫一篇偉大的作品出來的。

但，一吐為快的事是偶然的不是一直發生著的，那末寫些甚麼呢？就是說：用怎樣的題材來寫呢？

寫自己所熟悉的事——這些就是頂好的材料。

就熟悉的事還嫌少嗎？你的鄰居受不了生活的壓迫，死了。你學校內的先生不興，同學們要求換一個，鬧起來，給校裡開除了幾個學生……還有，總之，在生活著的人每天每天再製造題材，使你寫也寫不完。

那麼，我們把它統統寫上去嗎？不是的。

我是說：在我們開始寫作的時候，最好寫自己熟悉的事，因為這裡的生活，環境，語言等都是我們頂明白，頂親切的。

不是每件故事我們都要寫出來的！

（四）

問題回到開頭：

怎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的？我們不是常常說：這篇文章有價值那篇文章沒有價值，價值那裡來的？

主要的：是題材問題。題材的選擇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的別的問題，如作品的形式問題等等，這些以後再談）

不要拉在籃裡就是菜，也要揀一揀。

先想一想：這件故事講出來有人聽嗎？大多數人要聽呢？少數人要聽？

表現出這世界的黑暗的苦難的，我們寫。

對於人們生活上沒有關係而無關痛癢的，我們不高興浪費力心！

從這樣而來的，才是好文章！

〈小啟〉 / 編者

請各地的朋友們多多賜稿

第二年第五期 1949 年 6 月 20 日

〈小啟〉 / 編者

請各位朋友賜通訊稿，以便刊登。

（21）

〈什麼是生活的目的〉 / 銀谷

生活的目的是什麼？這是千古以來許多哲學家所要探討的問題，也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茲輯十數則，以與讀者諸君共同研究。

（一）生活應該是那嚴冬的太陽，用她無限的熱愛去溫暖一顆々凍結的心。生活應該是一支光明的火炬，焚毀了自己來照亮世界。

（二）生活是一種不斷向上與創造的藝術。要求好的使之更好，合理的更見完善，美麗的更見真樸。所以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忠實于人生藝術的人，將更摯愛着人類和世界。

（三）人們生活的目的，在使上代人看到羨慕，同代人感到滿足，後代人想到奮發。

（四）生活的內容是工作也是遊戲，即是工作，而適合節奏的工作，便等於遊戲。其目的：就在平衡二者間偏差。

（五）人是社會的一員而非孤的個體，個人所有一切皆社會所賦予與決定，故創造全人類福利生活，以謀個人幸福快樂，即生活目的。

（六）生活的目的，在充分地表現自己開闢新鮮的園地，追尋高尚的，為他人，為自己。

（七）生活的目的是，在積極的服務，以求調整或改善人與人間的關係，在不斷的創造以求充實或革新羣與羣間的生活。

（八）生與活是兩件事，活祇是動物式的生存，生却是智慧與幸福的生存。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人的生活目的，除了活之外，還要生。

（九）生活的目的，在發現幸福的「新大陸」，即是永遠地訓練，改進和創造自我，使成為人類達到幸福彼岸的橋樑。

（十）生活創造的歷程，也是欣賞的真際，其目的在用生命能量的全部，去開拓新知，發揚優性，以增加全體人類生命的涵量。

(十一) 一個懂得生活的人，在他的生活裏，一定沒有墮落的悲哀，因為生活的真正目的就在勤勞，希望與熱烈之中。

(十二) 生活不是夢，也不是享樂，而是不斷地奮鬥和努力，為的是拾起前遺留下的生命和智慧之火把，怎樣使它耀亮而熄滅。

(十三) 生活的目的就是創造。

(十四) 生活的目的，平時在發揮天賦，開拓小我，創造大我。亂世在堅定信念，奮鬥努力，挽救真、善、美，於逆勢倒境之中。

(十五) 「活」是維持生命的存在，能「活」絕不應自滿，「生」是發揮生命的力量，拿現實生命力去創造與延長無形的生命，這才是生活的目的。

(十六) 生活的目的，不僅在於求得自己更好的生活，而且更須求得全人類的更好生活，所以必須有創造負責犧牲的精神。

(十七) 我不是和尚，吃喝，異性，美好的事物，都愛——享樂是我活着極切實的目的，但却又深知不先爭取眾人的幸福，絕難有個人的真正享樂。

(十八) 生活的目的在不斷的發現和創造宇宙中的美，建立人世間的愛，期人類生活臻於至善。

(十九) 生活的目的，是創造新的人類理想的生活。人不僅為享受而生，人不應作肉體的奴隸，苦與樂是生活的兩面，是生活豐富的因素，是生活的點綴，不必唏噓與歌頌；生活過程，是一部難苦辛勤的奮鬥史；生的旨趣貴有不斷的改創；生的旨趣貴有不斷的改創；生的價值在荷有時代的使命，生動完美的生活，產生自嚴肅緊張的工作裏。

(錄自六月十四日民族報)

(1207)

〈台北風景線〉 / 笑

△由於連日的下雨與人口突然的增加，米價漲得驚人，在米店門口，時常看到一條々長蛇陣，平常瞪公共汽車不排隊的先生們，這時也不得不排！

△重慶南路的行政院物資供應處，最近開始出售大批美國剩下物資，所謂剩下物資，計有，口香糖、口糧、香水、咖啡、剃【剃】鬚刀、剃鬚膏、洗衣板等多種，當午休一來，就有一些「美國迷」的他（或她）們，齊在這裏，大購「美國貨」，生意相當不錯。

△前幾天記者走過新公園時，有一批武裝先生正在女神銅像旁的噴水池裡洗澡，這恰在樹木連立的公園裏而又是跟女神混在一起，使記者想起「天堂神浴」的一幅畫。

△經連日絲雨的新公園，早晨的國術表演，已告停演，現倒換了個新風景，每當一早上班時，博物館下面的走廊，常有一處、一處「霧宿」的人，朋友 O 君極其羨慕道：「住在公園裏，以大廈高樓為家，每晚躺著賞月，詩意滿場，是多麼豪壯的理想之家呀！」

△最近市面上委託販賣很旺盛，每個角落都有「古物滿店」的委託行，據朋友某君估計，市內專營委託商的有五十多家，連兼營的算起，就不知其數，連路上也有人一他們是帶槍的一擺了幾雙軍靴、軍衣開委託行，使人回想光復之初的景象。

△市面近來常見，冠有上海兩字的招牌，如上海理髮廳、上海餐館、上海西裝社、上海商行、上海……之類甚至一些小々の旗袍店也寫做「聘請上海剪裁師……」等，上海這名詞相當吃香，某君告訴記者：「唉！連一些醬油的廣告也寫著甚麼美國原料、上海技師，清水變雞湯呢！真是上海無線好！」

△幣制改革，新台幣早就出籠，當你買了二萬的東西拿出一元新幣，他還找你二萬，真有些莫名其妙之感。

△自今年正月以來像雨後春筍般繁榮一時的專營所謂內幕新聞一類的書攤，現已不多見，偶而有一兩處，而其所賣的書報雜誌也大大變換一新，大部份都是「女人羣像」、「國色天香」之類的桃色刊物，使一些內幕新聞隱【癮】，讀者也大有「滄桑」之感！

△市區汽車多，最近三輪車、人力車也多起來了，市內每一個角落距離沒有幾百公尺，就可看見停著幾十輛的三輪車或人力車，這是台灣未曾有過的，而最近汽車闖禍之多，更為台北添加熱鬧，大有上海之概！

(850)

〈台北通訊〉 / 新

△自歸班考試日期公佈後，一部份同志，因對考試無把握，深感不安，紛紛退職，送別的、被送的，都依々不捨，幾位女同志向大家告辭時，竟掉下眼淚來，使送的感慨萬分！

△有一位同志對記者說：「我要創造世界新紀錄」記者問他是要創造什麼紀錄，回答是「留用四年的新紀錄」使聽者哭笑不得！

△前些日子有公事下來說：「郵佐如有高中畢業證件的添上證件可應考「郵員」後不知什麼原因，卻說不行了，把一些有資格的同仁弄得熱一番、冷一番，透不過氣來！

△每逢中下午快下班的時候，一輛、一輛的三輪車絡續停靠在管理局前後門等候裡面先生、小姐的下班，真使省籍員工羨慕之至！

(267)

第二年第六期 1949 年 7 月 5 日

〈台北通訊〉 / 純志

△歸班問題在七月廿六日最後批的郵佐考試完畢後總算告一段落，大家想享受一點安寧生活的時候，竟想不到被調派的旋風刮得人々不安。有一位同志慨嘆地說：省籍員工永遠享受不到安寧的生活！

△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後，六月份的差額各機關都已在月底補發了，只有郵政省籍員工仍舊挨餓著肚皮，盼望大人先生們快發慈悲，自愛愛人！

△電信局五日照新調整辦法發七月份上半期薪津，同仁們笑逐顏開。郵政同仁看

了以後，大嘆身世之苦，不知工會的先生們看到有何感想！

(214)

〈本刊緊急啓事！〉 / 編輯部

各位同志們：本刊自去年發看以來，迄今已逾一年，所需紙張全係省工會發給，後因省工會經濟困難無法供給。嗣蒙在台北各同志熱烈捐款，購買毛邊紙約一千二百張繼續印用，現在這些紙張將要用光了。我們為要齊心撫養者小々の刊物，決定再向各位募捐，敬請各同志在七月底以前將捐款送給本刊，聯絡員，遠地同志請將捐款（郵票代用均可）逕寄「台灣郵政管理局匯兌組張欽傑轉」本部，捐款同志姓名將在本刊上發表以代替答謝。

(208)

〈不是悲哀流淚的時候〉 / 喆

接連三天的下雨，人心都快發脾氣了。在邊唱歌的 C 小姐突然嘆了一口氣：「唉！我為什麼這樣苦命，假如媽還活在這世界……」話沒有說完就哭起來了。這一句“苦命”引起了大家的傷感，起先是 B 小姐訴苦，她說她的爸死後，一副千斤擔子便壓在她的肩上，更期使她傷腦筋的便是經濟上，所遭遇的困難，尤其是受時局的變化，物價拼命漲漲，跟來的一連串充滿灰色的困苦日子。U 小姐說：自從她的二哥結婚後，家庭合力氣氛逐漸減少，時常為一件極小，極不關重要的事吵鬧起來。吵嘴鬧氣成為日常便飯，而且因為家裡經營商業的關係，一天忙到晚，使他不能好好地來看些什麼書或休息。她說：不希望做哥哥嫂嫂們情感宣洩的對象，但是近來為了她的結婚問題，常常和家人之間，有句什麼細小的話，就像炸藥碰到火種似的爆炸了，繼續說下去的便是這五個小姐中，年紀最大的 J 小姐，她說了在社會上受著歧視與侮辱，經過了種種的苦難極經驗大家聽。

我做在自己的座位，默默地聽他們說話，外面的雨漸漸大起來，C 小姐且哭泣且說：「假如我的哥哥像妳（只我）哥一般，我不必整天在哭」。C 小姐，B 小姐，U 小姐都以為因我的二哥，看見我腳起水泡不能跑路，朝夕風雨無阻用腳踏車載我，說我的哥怎樣好，怎樣愛護弟妹以及怎樣自己受苦等等。大家認為好命者是我，不好命是她們自己。B 小姐說：她想到自己的命，同時就想起我來比較。世界上許多女人，有的有了物質的享受，擔缺乏精神上的滿足。有的精神上滿足，

但為了生活受著經濟的壓迫，過苦難的日子，使那些倡導婦女解放的人們也會深深的感到悲哀。我也可以說是後者之一吧。但我想我們遇到不幸的事，應該積極奮鬥才好。單是悲哀，單是流淚，不是更將陷於不幸嗎？尤其在這個時候社會轉變多大！姊妹們要堅定信心，堅持理想，漫天大霧，終會消散的，我們相信婦運的前途是光明的！

〈叫錢歌〉 / 堅

錢！錢！

多少人為你哀怨，

多少人為你迷醉！

我並不是愛你如命的貪錢鬼，但是為了生活.....

高昂的物價，用盡的錢袋，餓了過度的肚子，而且連一粒米也沒有了，

我不願飢餓而死，我們要生存，爭取人生的意義，

我要你幫助，只要點米，要點鹽，保持生命.....

錢，你在那兒？

看不見，聽不到，

你不該還不覺悟，現在是你跳出汽車、洋房的時候！

錢！拿出勇氣來！與我們握手，

與我們大家握手，慶賀我們自由平等的新生！

〈罰薪－報房生活散記〉 / 笑石

先前我們這裡，若是做錯了件事，比方溜班、遲到、電報的錯誤...不是「白開呀羅」大罵一頓，就是「耳光」的光臨，可是現在不同了，每一件事都得由罰薪來處理，你遲到了，按時間罰多少，溜班了，就罰遲到的加倍。電報錯誤按字數罰...？不是就得罰一個薪，一個月三十天，天天都有罰薪，這個罰薪，那個也罰薪，罰薪的次數剛與電報的次數保(?)著「正比例」。所以總要到過我們這兒的，都知道它的比「耳光」可怕，因為薪水與生活的關係夠密切了。

像這麼熱的天氣，我們有時也許會遲到幾分鐘，尤其是自己燒飯的可憐單身漢，一天到晚忙著燒飯，有時晚上納涼過遲，早晨起來晚了，這時飯也不燒，匆匆忙忙洗了個臉趕上班，可是班表上已經寫著「何時到班？」幾個字，這樣一來，你該認真的遲到十分就寫十分，二十分就寫二十分了，千萬不要想寫少一點，罰得

輕些，那麻煩就來了，虛報加倍？罰是用在這兒的！

天天為了生活而煩惱的我們有時偶而抄錯了幾個字，也許有的但不關係生活的好壞，罰薪總要來的！

前些日子，老張在抄報時，聽到自己孩子病重的消息一時的慌張抄錯了二個字，小王等汽車遲到了十五分鐘，老張收到罰扣二天所得的通知，小王也收到了罰扣一天所得的通知，前天發薪時，老張憤憤的跟小王出氣說：「他媽的二天所得，人家天天看報，有人倒茶，遲到、溜班都不在乎，我們抄錯了幾個字馬上就來這一套，罰他媽的所得！最近越來越兇了」老張認為單在報房罰薪是不公平的，那些看公文、蓋國庫的 MR 們也應該受這傷，享受有飯大家吃，你有錯你該罰，我有錯我也該罰，沒有 MR 不 MR 的分別。「算了，給罰了一二天也不見得怎樣，別罵的這麼兇，這也許是有效的錯誤防止法...」小王沒說完老張搶著又說：「有效，什麼有效！你看！越罰越兇，人家也越不愛做，工作效率減少了一半半，而且，換了罰薪恐怖病，在戰戰兢兢的心情下，孩不是越多的錯誤在發生？這還有效，真是笑話！」「算了吧！別罵了，這是規定，你罵了也不會變的」小王看老張氣死了便這麼說。「你不說規定，我倒不會記起來，什麼是規定！拿台灣的待遇施行交通部（中央）的規定！給了交通部的待遇再說！他媽的，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拿錢時說，你們沒有歸班不能用交通部的辦法拿，到了罰薪時就得用交通部的辦法了！」小王有些詫異，但沒法回答，他想這話也有道理，老張接著說：「想起來，我願受「耳光」，不願受「罰薪」！」「你別弄錯，「罰薪」比野蠻的「耳光」好得多了，天天受「耳光」真不得了」小王說，但這老張卻不響了，他想到今天的薪水，在心理數一數，還了人家的債孩不夠，而他小孩的病，使他越為悲歎，但他說：「我恨死了這可惡的罰薪！」他回到子幾的座位靜靜的坐下，眼角裡不覺得流了出眼淚.....（完）

〈應考郵佐測驗記〉 / 新

六月二十六日一是郵務佐級人員歸班考試的一天，天還沒亮就起來準備，時鐘敲了六下的時候即出發，天空佈滿了白雲，微風拂過臉上，帶來了新鮮的空氣。七點鐘到了台北區試場的建國中學。試場裡人已經到得很多，東一群、西一群，談得異常起勁，人越來越多，兇前掛著紅布的委員，監場員也出現了，接著鐘聲了幾下，大家聚集在二樓。

圓胖胖的新局長來說了一假(?)話：「今天把國內的考試制度介紹給你們...這是很寬大的，所以不要上午考，下午不來...」接著大家都進試場去了，試場裡交頭接耳，談論這次考試。真不湊巧，有的說頭發痛，有的說心裡異常不舒服，我只好雙手抱頭，閉著眼睛不再想，稍一會兒聽見隔座用鉛筆刺紙的聲音，後面的磨墨的聲音，開著眼兒一看，大家都動筆忙著寫著，我也要寫了，但不知道從何寫起，對著「強國三道」四個字，想了半個鐘頭想不出來，時間一分一秒地看它溜走，終於隨便把些強國的條件寫下去，突然很響亮的一聲“還有三十分”，這使我吃驚，筆頭震動的無法寫，這個響完的一聲是可恨的。看外頭繳了卷的已有十幾個人在那裡談話。不久寫好了我自己的一份，自己重新讀一次，覺得未免太簡單，無奈沒有時間，繳卷算了。到外邊休息時不再想記寫得怎樣啦。有些人已在準備下次的地理考驗，翻閱帶來的地圖和冊子。

地理考試的鐘響了，這次比較國文考試的時候，頭腦清醒得多，試題紙一看沒有什麼問題般的，只有第四題的五六個小地名寫出省名無法可填，一口氣填好了，試卷再看一遍就繳了卷。走出外邊大家談第四題的那些小地名的難題。“這樣小地名叫我們填省名，從來叫我們在地圖上也找不到，這樣的地名，真不合裡”。這第四題明明是被白白扣分啦。四面都是這樣怨恨的聲音，上午考試告終，肩上的重擔減少了一半似的，大家回學(?)，我們五個人再休息所吃午飯一邊吃一邊說，有的笑，有的伸手講試場的情形，有的把自己的答案的怎樣好怎樣錯講給大家聽。

下午算術的試題比較沒有問題，許多人沒有到三十分就寫好，但是一部分竟把題竟解錯，知道了解錯已經來不及了。外國文的試題是“說郵政事業之使命”這題？是出於意料之外的，我們看見簡易外國文的科目，所以一點沒有準備，所以不得不隨隨便遍地將在腦裡的寫上去，那些委員們監場員都搖搖頭說，這外國文等於高級郵務員的程度，不知道這次局長說的放寬程度究竟是放寬到如何程度的了。想起來自光復迄今天的歸般的懸案，至此總告一段落，嗣後能讓我們怎樣發展，擺在我們的面前的環境給予我們無窮感慨！

第二年第七期 1949 年 7 月 20 日

〈台北通訊〉

△據可靠方面透露的消息，大家待望的歸班甄審考試可能在本月底以前發榜。

△由方現已決定省籍員工自七月份起照正式人員發薪，並聞在本月廿五日可發放，其各級最底薪是「佐」舊台幣六百多萬，「員」初中畢業者七百多萬，高中畢業者九百多萬。

△！台灣鄉土藝術團本月廿二、廿三兩日在中山堂公演，由郵電同仁演出的有歌舞劇「白蛇傳」、鄉村舞「風土舞」、「阿美族舞蹈」及合唱、獨唱等。

（182）

第二年第七期 1949 年 7 月 20 日

〈編輯部啟事〉 / 編輯部

自野草創刊以來，我們從沒感到如此歡欣，尚祈本刊為用紙缺乏經費，徵向各位同志等募捐款，時至現在，不半月之間，我們已共收到捐款舊台幣貳佰零伍萬元。各位同志這種熱烈地賜助，我們於興奮、感謝之餘，對著野草，實在是更無法形容「他」的美麗、健壯。

捐款同仁姓名現在一一發表在後面，姓名次序，以收到捐款先後為準。

在此順便要說的，我們近來覺得野草的稿件常是出自幾位經常投稿者的手筆，很少有新投稿者的來稿。經常投稿者常來稿，我們當然是不勝歡迎的，但新投稿者的來件，有時少得連一件也沒有，不免遺憾。一個純為學習國語文的園地，最好應由大家普遍投稿，共同灌溉，我們不止一次說過野草是數餘大家的，歡迎大家投稿！能以實際生活情形為題材，概以自己感想寫出來更好，像上期笑石君的「罰薪」，第四期上龍君的「賣紅豆冰的孩子」，國語文學習上或寫作上的問題，當然越多提出來越好，其他如「各地通訊」報導來稿更所歡迎。

熱烈的握手！

△捐款同仁姓名△

洪兆鉞先生（台北）舊台幣拾萬元

吳寶玉	々	貳萬元
施水環	々	々
黃鶯	々々	々
宋世興	々	一萬元
張欽傑	々	貳萬元
洪泰山	々	々
謝 琴	々	參萬元
鄭逢春	々	貳萬元
李朝明	々	々
鄭心榮	々	々
黃金財	々	々
李 溪	々	四萬元

(510)

〈不公平的技能測驗—蚯蚓之語〉

日治時代的省籍員工都受日人壓迫差別待遇，到了光復大家歡天喜地感謝被解放。然而，還是掛著「留用」二字，一直到今年受賢明的管理局長的同情及幫忙才得考試歸班，而且聽說對我們的考試不過是一種形式，非常寬大，大家都能歸班。我們覺得怎樣的幸福、怎樣的歡喜，筆舌（註：不確定）都不能表現。可是，實際上不是我們所聽所想的那麼單純。在電方的技能測驗的主試人也有尊奉上峯的意志，同情台籍員工歡迎我們的歸班。也有許多主試官不願意我們歸班，進入他們同樣的報務員、話務員的圈圈內。這些主試官都藉著上峯人員的威嚴來詐稱：「上峯的命令對於（註：不確定）員的測驗要嚴格」等語。控制一部份省籍員工的歸班。歪曲解釋測驗方法，應該要口試也有用筆試，也有並無施行，馬虎採分，捏造分數，對這口試是無稽可查的。聽說也有五分、或十幾分的，過去十幾分的分量，怎樣能當得起主管呢？這簡單的道理三歲的孩子也想得到。可憐的省籍員工呀！在我所碰見的主試官也是這樣抱著一種優越的態度來對我們。似乎讓我及格報務、話務員之後，要損失他們的資格，要搶奪他們的地位的樣子，並沒有用理智來採分，都是用自己的感情及自己的資格立場來採分的。碰著這些主試官們來犧牲不能歸般的省籍員工啊，太可憐，太冤枉了！太可憎（祝：憎或惜），不能享受上峯的溫情了。我們大家都盼望賢明當局與甄審委員替我們雪解這冤枉。

〈徬徨〉1949年7月15日 / 萍

李木生拖著沈重的腳步，回到家裡，把眼鐘（註：原文誤植，應為鏡）摸便蹣跚的跨進門內去。太陽已收藏了強烈的光線，而歸入西山後面去，接著夜的先鋒，黃昏，無聲無音的開始著侵佔周圍，家裡的油燈已亮開了，淡黃色的燈光照著破陋的灰壁及粗陋的家具，透過強廣的盡是眼鐘（註：原文誤植，應為鏡）的世界是一片模模糊糊世界。

「木生，你回來呀！水溫好了快去洗澡，孩子們在等吃飯…」木生嫂勉強裝著快樂的面孔去迎接她的丈夫，但她的丈夫的頹喪沒彩的神氣使她不能再快樂下去了。木生像耳孔聾壞了似的連X的進入房間去，「局裡又發生什麼事情呢？你這幾天老是這樣頹喪……」木生啞著嘴呆呆的站了一會兒後，又像一棵腐朽的老樹撲下去一般的倒到床上，閉著眼睛，兩手抱著頭，掙扎著想排擠調一切什念，但是徒然，許許多多的思想支著他的意志，越來越兇的在他的腦袋裡衝殺橫行，不准他找點安息。

十幾個信差一共辭退了五個人，信差的試題出乎意外的深，退職者的悲憤的面孔，一個安靜的郵局，像被颱風襲擊似的在動蕩不安，這一連串的事件，使忠厚的木生恐慌，尤其林火塗的激烈言論簡直把他推陷於黑暗的世界去了。

「我告訴你們為什麼老早不改班到了三年之後局方的經濟臨到山窮水盡的地不才要來開始改班呢？」

「經濟困難勝於一竊得，在這權威下一切諾言憐憫都難以作用」

「我也要辭退為了抗議對於台員工的這樣處置」

信差的考試完畢的次一天，大家被興奮的空氣所驅使聚在一起談論。林火塗是比較年輕，而且是僅有的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他把工會痛罵了一頓後，繼即非難局方處置的失當，他的不裝飾的、不客氣的話，一句一句直衝著李木生的心臟，把他僅存的幻想一一的擊碎著。

「老李你是一個從壽險集金員起身的老郵佐，收攬壽險是你的專門工作，論起收攬壽險在這局裡沒有人會比你收攬得多，在日人時代你的收攬成績不是最輝煌的嗎？但做內面工作呢？如寫字、作文、計算方面呢？你不要生氣你實際做得不好，但考試卻是要你寫字作文計算，你的能力----收攬壽險的外交手腕----在考卷上怎能表現出來呢？而且因為光復以來壽險業務的停頓，你的能力也沒有發揮的機會，現在的局長那（註：應為哪）裡知道你是長於收攬壽險的難得的員工，這就會影

響著你的考績評分」

「老林！你說得太過火了。李先生雖然勞力差一點，但年資很深，單單年資的分數就有幾十分，如考績評分了八十分的話，他不是可以歸班嗎？你說得未免太悲觀」

「太悲觀？也許最現實最實的看法吧！你.....」

「李先生你不要害怕，這次改班對於年資高的人是極有的」

「吳先生！如果.....考績評分不到八〇分呢.....」

「不會的，假定總平均分數不到六十分，也可以繼續留用的，只是薪水差一點...」
吳昆旺是一個吃苦的人，他看著李木木的恐慌覺得很可憐，想安慰李木生。

「老吳！你憑什麼說考績評分一定有八〇分呢！留用！我們得再留用嗎？留用以後要再考的，天天鬧考試你吃得消嗎？.....」

「老林，你別說這樣.....」

「吳先生，我知道你的好意，林先生的話也有十二分的道理.....我...我還是.....」
尾句終在他的嘴裡咕嚕著沒有一個人聽到，連李木生他本人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在陰鬱的房內李木生繼續的對他的老婆說下去。

「琴，老吳是一個好人的，他怕我勞心.....是的他在勉強說樂觀的話.....他想安慰我的.....我還是辭退好.....」

「辭退.....」木生嫂也黯然的低頭了，在她的腦海裡浮上在外面遊戲的四個孩子。

「啊！德昌還世是的話.....我今天不會這樣艱苦的.....」

他像找覓三個月死掉的長子幻像似的抬頭看看屋上的一角。

「他不但把十八才的生命毀掉，還要累到你的無能的爸.....」

木生一步步陷入無限的悲哀中。

「你...不要提起死人的事來」木生嫂忍不住的嗚咽起來了，一場悲慘的空氣包住了這對老夫婦。

XXX XXX

「吳先生，抽抽煙」林木生伸出顫著的手遞著一只香蕉給吳昆旺，辦公室內留空了，只有他二個人，太陽從西邊的窗門射進無力的光線，

「謝謝.....」

吳昆旺抬頭時看看在眼鏡後面的一雙焦碎而無光的眼睛在哀怨什麼似的在看他，昆旺把桌子上的地理參考書趕快的收入抽屜內接住香蕉，是郵務佐考試的前一天。

「李先生你的臉色太不好啊，你還在苦惱著呢」

「吳先生，到底辭退好呢還是不辭退好呢.....」照局方的通令自願退職辦法的有效期間是只有今天一天了。

「這.....我不能替你主意.....我只能說幾句話供你做參考...辭不辭，是你自己要決定的，辭退後第一你要解決的事生活費的來源問題，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話你將怎樣維持生活，對於找工作你有沒有把握？」

「沒有，我已努力過，可是像我這樣將近五十老的人誰要僱用呢？寫字也寫不好，眼睛也不好，買氣力的工作呢，我，我擋不起.....做生意.....我也沒有經驗.....」

「那麼你為什麼要辭職呢？」

「可是考不上話，我一定考不上的，到那時候辭職說不定一塊錢的退職金都沒有吧！現在還可以領到六個月的薪水.....」

「...照我的看法像你這樣年資高的人改班是沒有困難的，不過這是一種看法.....我也是只能這樣說，辭不辭，是由你自己來決定的.....」

昆旺雖然力圖安慰他，鼓勵他，但對於到考試前夜還不能決定自己道路的人，昆旺也找不到其他的安慰的話了。

「是的，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是自己的問題，我.....」

木生像再說夢話似的咕嚕著不停，時鐘好像在警告著說光陰視覺不留情似的，不斷的在滴的、滴的看。

第二年第八期 1949 年 8 月 5 日

〈台北通訊〉

△省工會常務理事許金玉、台北工會理事李萬順、直屬管理局支部常務幹事宋世興三位同事奉令調往北斗、鳳山、竜潭局服務，台北同仁為答謝他們三年來的辛苦，廿七號晚上開了一個盛大的送別會，省工會也在廿八日中午在台北工會交誼室開了送別茶話會，大眾頗表依依惜別之感。

△鄉土藝術團為提倡鄉土藝術，本月廿一日起將在新公園音樂台連續五天露天公演。勇敢的郵電男女同仁也將參加表演。。

(179)

〈我要向青年說的〉

在每一期的野草裏面我們很希望有一、二篇關於青年修養這一類的文章（所謂修養不菜式求取知識、鍛鍊能力、講究生活的意義跟實踐，而並不是所謂聖賢的修養）因為無論處在什麼時代，修養都是需要的，在社會大轉變的時代，修養尤其不能馬虎，不然就不能適應，不能在大羣之中盡個人的本分。下面幾篇文章是幾位有名的作家寫給「中學生」讀者的一些化，我們把它錄在這兒供給野草讀者作為參考，希望它能在各位的修養各方面有點兒幫助！

編者

李廣田：

我要向青年說的只有四句話，就是：多接受，多思想，多討論，多行動。第一、多接受，就是從各方面來充實自己，豐富自己。譬如讀書，不要只讀一方面的書，應當博覽多方面的書。又如聽話，也不要只聽一方面的話，不要只聽信某一派人的言論，而應該聽々各派的言論。總之，不要偏狹，不要固執，要使自己像一座四面開窗的房間，陽光從各處射入，空氣從各處流通，這樣的屋子就不是閉塞的屋子，這樣的人就不是閉塞的人，而是通達的人。

第二、多思想，就是明辨是非，謹慎接受。看了很多，聽了很多，假如自己不加考慮，不加選擇，一律接受下來，結果頭腦昏亂，沒有定見，遇到問題，仍是不能解決，碰到困難，仍是無法克服。所以，自己必須多思想，多考慮，多比較，多衡量，從比較橫量中見出是非黑白，以免盲目武斷，或無所適從。

第三，多討論，就是一方面聽別人的意見並批評別人的意見，一方面把自己的意見貢獻給別人，聽從別人的批評，以便於互相糾正和改進。一個人雖然多聞多見，但終屬有限，雖然自己能用思想，但自己總有些成見和偏見，或有些思想不周密處，假如時常參加集體討論，得出來的結論總是比較正確的，這就是所謂「集思廣益」。在這種場合，你既須自尊，也須尊人，既有所取，也有所與，既不能以自己的無理為有理，也不能把別人的真理置之不顧。在這裏你不但可以得到真是非，也可以養成民主的習慣。

第四、多行動，就是不要指尚空談，而要身體力行。妳聽了很多，看了很多，想了很多，辯論了很多，這一切的目的不過是為了能在實際行動中有所助益。生活的意義就是實踐，平時對人處事也是實踐的一方面，而在某些重要關頭的集體行動，或為了集體的利益而必須貢獻出自己力量的時候，更是實踐的重要方面。從少處說，在學校中為一班一校的全體利益而行動，從大處說為國家及人民的利益

而行動，尤其近年來多少次的民主運動，也沒有不適以青年學生為主力的。在羣眾中的好青年，大都是能多作勢的青年，他們平日多看多聽，勤於求知，多思多想，勇於求真，對人處事，知道分促，一旦大事臨頭，都是方向正確，步履穩健，勇於前進，挺身為人，這樣的，就是今天的好青年。

多接受，多思想，多討論，多行動，一二三四，並不是先後次序，而是一些同時並進的生活項目。平時如此，非常時也如此，其實，不但青年人應當如此，壯年人老年人也該如此。不過對於今天的青年人特別期待其如此罷了。

楊東莨：

「中學生」編者來信要我寫幾句對青年說的話。我不知從何說起，倒不如提出幾個問題讓讀者自己反省。

你願意參加集體生活嗎？如果不願意，原因在那裏？參加了之後，你覺得有什麼好處？又有什麼壞處？

集體生活是人與人相處的生活，你在與人相處時，覺得有什麼困難？如果有，你適用什麼方法來解決的？

參加集體生活之後，你感覺到從集體生活產生出來的集體的意識與力量麼？如果感覺到，那具體的事實又是什麼？

從集體生活中培養出來的友情，跟普通個人與個人間所建立的友情，有什麼分別？你覺得這兩種友情，那一種是更可寶貴的？

你們的集體生活，有過那些方式？其中也有事你們從實際經驗中創造出來的麼？如果有創造的經過又是怎樣的？

你不覺得集體生活跟個人生活衝突麼？如果衝突，衝突要又在什麼地方？如果不衝突，其理由又是什麼？

上面這些問題，我誠懇地希望讀者好々反省一下，那反省後的收穫，將比我要寫的「對青年說的話」豐富得多。倘能夠把它寫下來寄給「中學生雜誌社」，那就再好沒有。（楊先生提出一些問題，請讀者諸位反省，這是很有意義的，反省不僅是想々罷了，也是實踐的開始或糾正或補充。希望讀者就楊先生的這些問題反省過後，把它寫下來寄給我們——編者）

黃炎培：

投身到大眾中間去，我是大眾的一員，我有一分知識，向大眾學得，向大眾傳布。我有一分能力，公之於大眾，獻之於大眾。大眾有我，大眾無我。

資格老起來了，地位高起來了，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慢々地和大眾脫離，初時

想置身於大眾之上，後來遂被於擯於大眾之外，一旦名利得而復失，想回復大眾中一員的地位而不可得，甚乃見棄於大眾，後悔無及。

茫茫人海裏，這樣兩條船，前一條船走的是生路，後一條船走的，像是更大的生路，實是一條死路，出發點是相同的，歸根是相反的。

青年諸君！小心些！切莫上錯了船。

(1906)

〈記鄉土藝術團公演〉 / 純志

七月廿二日及廿三日晚上在中山堂有一個盛大的民歌、舞蹈【蹈】、及歌劇的公演，這便是由愛好業餘活動郵電青年們所參加演出的台灣鄉土藝術團第一次的公演。

七點半可容納二千多觀眾的中山堂已告客滿，開幕時首先是該團徐團長的致詞，介紹該團成立的經過並特別指出演員全部都是業余性質的，所以排演都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及傍晚的一兩個鐘頭，這次是首次的公演，希望大家給予多々の指導，好讓該團能在學習中求進步。繼之游市長致詞大意說：本省過去雖有很多的民謠，但在日人壓迫之下，無法抬頭，至光復後也因為有許多人認為「歌仔戲」「民謠」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足掛齒的東西，而切對於演員也有錯誤的觀念，以為演戲者是等於「乞食」一樣的下流人而鄙視他們，以致本省地方戲日趨落後，這次鄉土藝術團為提倡鄉土藝術能夠在這裏首次公演所謂改良歌仔戲和民謠，我感覺到非常的高興，我希望各方都能夠多給予鼓勵，以期提高本省的文化水準。

七點三刻開始表演，第一個節目是女學生的舞蹈【蹈】「台灣姑娘」充分的表現出台灣女孩子的特色「嬌媚」而「熱情」使觀眾感覺一種柔和的美麗的詩意。接著是郵電同仁參加的合唱「六月田水」「水社行進曲」「栗祭之歌」這些都是帶著濃鄉土色彩的民歌。表現出台灣人民特有的性格：嚴肅、樸實與真誠。第三個節目是「白衣天使」演員全部穿著白衣白鞋，戴著白帽使觀眾感到特別親切。

第四個節目郵電同仁參加的，民歌合唱「賣豆乳」「車報調」過後是阿美族青年陳義德單獨表演的「山地舞」這個雄渾粗放的表演，從他的裝束上、動作上，處々流露出山地同胞的一種豪爽、坦白，沒有虛偽的特性。

第六個節目是「仙女散花」舞台正中二根紅的龍柱，後面中央的白煙自煙爐中繚々而上，穿著綠色衣裝的少女們，在輕鬆的音樂中，美妙地舞著飄著，真使人幻

想仙境的仙女真的在散花了。

緊接著的是由十幾的郵電同仁及三個山地同胞合演的「阿美族舞曲」，在遲々上昇的、暗淡的幕蓬中可看得出一羣半裸體的草裙紅帶的男青年，及黑裙白衣的女青年，跟著音樂隨著結實的舞步，齊奏起來，台下觀眾即刻報以熱烈掌聲，歷時好久好久，從高處看到舞台上那種紅的、綠的、黑的、白的，整齊舞動的顏色真使人如置身於大自然中神秘的原野上一樣。每個人的表現又是純潔天真更使觀眾領略到另一種味兒。

再後節目是由郵電同仁表演的風土舞，男女演員各穿著素樸的青一色的服裝戴著竹笠出現在舞台上，這的確是觀眾感覺到最親切的一個場面，所以幕一開台下的掌聲又熱烈轟响起來，這是純粹的鄉土藝術，舞姿的表法是將播種到收穫過程中的種々動作一々表現出來。這可能使鄉民再度認識其生活的美點，使都市人瞭解耕田生產是辛苦的，但樂也在其中，每也在其中，藝術和生活結合在一起，和生產聯合在一起，這才是真々の藝術，所以它能博【搏】得各方面的好評並不是偶然的。

九點鐘民歌及舞蹈【蹈】節目全部結束，休息五分鐘，便是大家期望的歌劇「白蛇傳」她的故事是：杭州保和堂藥鋪名許仙的，清明日到西湖去遊春。結識白素貞與婢女小青，白、許一見傾心終成為眷屬。白之父是一位名醫早已逝世，留一本藥書給她，裏面多載秘方，適逢吐瀉症流行，秘方救人甚多影響到金山寺的生意，竟沒有人去燒香求仙丹，鎮江金山寺和尚法海，就懷恨在心，一日哄騙許仙，誣白素貞與小青為蛇精又將白、小青兩人誘至金山寺燒死佔奪藥書。

這幕歌劇的特點有：

- 一、劇情把流傳在民間很久、大都是迷信的、荒唐的、無稽的，部分改良過來打破一切迷信。
- 二、利用原有的歌仔戲插入各種鄉土的民歌及新歌謠和舞蹈，並採用話劇的分幕法以便觀眾容易了解劇情。
- 三、深刻提出：古時候一般善良人民在社會惡勢力壓迫下遭受欺騙與無辜犧牲的經過。

看完這幕劇，誰都替白素貞與小呼喊冤枉與為許仙告狀的（如果他們還在的話），富於感情的人看了準會滴下眼淚。

全劇情節發展異常有次序，只是有些地方稍欠緊湊，第二天報紙並給予這動人的

歌劇一致好評。

鄉土藝術團這首次的公演，能夠得到這樣的成功是應該歸功於該團負責人的改良與發揚鄉土藝術有著正確的方針與各演員對鄉土藝術努力的精神。

他們克復【服】各種困難的精神（在排演時間與技術上）是更其令人敬佩的。

末了希望他們為發揚鄉土藝術更加努力學習並把結晶再還給於民間使它能够成為真正的鄉土藝術。（完）

（1,712）

〈編輯部啟事〉1949年8月4日

（一）自本刊發表購買用紙捐款豈是之後，各地各位愛護本刊讀者熱烈地捐款，其概況已在前期發表，其後又有各地各位熱心讀者陸續寄來捐款，使我們起更強烈的興奮，不禁感到非常的歡喜，現將未發表各捐款同仁姓名依照收到順序發表以後，並藉此面上謹向各捐款同仁致謝，

林家和	三萬元	陳思潛	四萬元
林文通	四萬元	吳月子	四萬元
陳德明	四萬元	吳清英	四萬元
吳禮翠	四萬元	洪雪泉	四萬元
呂白菜	三萬元		
合計	參拾參萬元	彙計	貳佰參拾捌萬元

（二）本刊自收到各地各位同仁捐款後，立即索購毛邊紙四十張（價格舊台幣貳佰萬元）以備續用，尚購剩殘額暫在本部保管，與後寄捐部分彙集購買用紙後再行報告。

（275）

第二年第九期 1949年8月20日

〈大眾科學〉 / 編者

「從日常生活認識科學，用科學解釋自然現象，以供日常應用」這是本欄的宗旨，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多給我們介紹這類的文章，以充實內容。

編者

〈滅火器〉

普通的滅火器是一個圓筒，上側有一噴射管，裏面裝著「碳酸氫鈉」的溶液，頂部置一小瓶內，裝「濃硫酸」，平時必須正置，使筒內物質彼此不相接觸，救火時只須將筒倒轉，使瓶中「濃硫酸」和「碳酸氫鈉」溶液混合，就生「二氧化碳」，這時一部溶合在溶液中，一部就壓，使溶液從噴射管中噴出，散再火的周圍，就能使火熄滅。

(217)

〈台北通訊〉

△八月十九日郵方正式發表改班測驗結果，計及格郵務員二百多人，郵務佐四百多人，留用三十幾人，一部份因故未發表，差以下人員亦未發表。

△歸班人員名單裏看不見、找不出自己姓名的人，一時非常憂慮，甚至失望，但知道了有故另外發表時才安心一點，他們總是想念趕快地正式發表。

△留用人員最可憐（其中包含著幾個冤枉的人），薪水打八折、米貼也打八折，只有工作沒有打折扣。

△福利委員會圖書館自從郵電分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關門了，許多珍貴的書借出來都沒有收回，有人去還也沒有人收，原來與植物園宿舍樓上的館址全部做了宿舍，許多剩存的書聽說現在都藏著發霉，福利委員會好像忘記了這件事。

(276)

〈白皮書〉

「白皮書」名稱的源起：白皮書的封面是淺灰色，旁邊有藍邊而且標題又係藍墨水印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因為什麼稱為白皮書，根據美國國務院的人說：大凡

稱做白皮書（White Paper）的文件，係對國際上有重要性的非正視宣言，至於重要事件須要重要到什麼程度方可稱白皮書，就說不出來了。美在對華的白皮書的前所發表的白皮書為「柏林危急事件」，係在美國對蘇談判決裂之後的宣言。

「白皮書」這個名詞起出世在英國使用的，以前英國關於重要事件宣佈的時候所發行的書叫做「藍皮書」（blue book），據說因為封面是藍色，後藍色紙張缺乏，改用白色紙張，就改稱做「白皮書」，這個名詞現在大西洋兩岸已成為一極通用的名詞了。

完

（283）

〈白菜花與野草〉 / 靳笙

野草近來很高興，他自己的身體是越來越強壯，長得青々翠々の，幾次狂風暴雨，他都毫不在意的抵抗過來了！他越長越高，英俊挺秀的在園中臨風而立，他自己知道比不上牆邊的那幾株年代久遠的大樹，他們是植物中的偉人，永不枯萎，永不凋殘，更不見他們低下頭來與世人爭長道短，野草不敢和他們作比，可是他有他自己的驕傲，他出身草莽沒有受到一點祖先的庇蔭或權貴人類的豢養。他完全是赤手空拳起家，仗着天生的一股子堅強，和橫勁，而從黃土裏鑽出發榮滋長。他不想名，也不要利，就也犯不上低聲下氣的去求幫助。樸々實々の活着，就是這麼幾個粗壯長大的葉子，靠着腳下這塊土地，就能生兒育女，只要勤苦，練得一身好力氣，風越大就越顯得自己够英雄，像條漢子，太陽越曬就綠得結實，他本分，他知足，不好高騖遠，却也不靠着親友，幾個月的功夫，弟兄兒女都長起來了。這也是他們的天下，人多了可顯得够威風，前兩天，真得勁！這些葉子响起來嘩々の，前後起伏着，可就是不倒，連大樹都吃不住勁了，野草在想：這是我們這些「土佬」得行！

不知道園子的主人想了些什麼，這天早晨起來就拿了一把鋤頭，鋤呀，鋤呀，的旁邊那些小野草都鋤平了，他有點心疼可沒有慌張！他知道那些遠房子姪也是和他一樣的堅強。

過了幾天有些小花在那塊地上長出來了，小花的臉黃々の，又瘦又小，主人天々來替他澆水，洗澡，化粧，一面恨々の拔去旁邊的小草，可是小花還是那麼黃瘦，野草很同情她，等主人走了之後就和她談話了，

「喂！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啊！」

小花回頭看了他一眼，連忙又轉回頭去，一面不耐煩的答道：

「誰理你！臭鄉下人」

「咱們都住在一塊，就是鄰居啦，該問々姓名，也好招呼不是？」

「我呀！我叫白菜花，你呢」

「我是野草啊！」

小花驚叫起來了！

「哎呀！你是野草啊！我可不理你，你專門欺負人，和你住在一塊，什麼都會給你搶去的！」

「咦？真奇怪！為什麼你會以為我像強盜一樣？」

「哼！別裝傻了吧！你沒有看見我那親愛的主人每天為我拔去旁邊的野草嗎？

主人說你們是有害的植物，主人最恨你們了！」

小花得意的說着，把「主人」兩字說得格外响亮。

「那裏的話呀！我們從來不掠奪別人的東西，我們都是最本分，最善良的，你為什麼為什麼相信人類的鬼話？」

「算了吧，你不看見我是這麼黃瘦嗎？難道不是因為住在你們附近，讓你們把我的食物搶去了的緣故嗎？你們這些強盜！」

「親愛的小花啊！」野草誠懇的說，

「你看！地這麼大，他的水分和養料多得很呢？我們不是和你一樣的植物？我們要自食其力，不求人類的憐恤和培護，我們從少時候就在時々刻々的鍛鍊，在學習怎樣適應環境，怎樣爭取生存，我們的根堅硬而有力，我們的葉子茂盛而肥厚，我們的表皮結實而粗糙，風來不怕，雨來不怕，缺少水份和陽光的時候，我們能夠禁受！而你是太嬌弱太富貴了！你習慣了仰信人類的扶持，而失去了獨立生存的本能！你不覺得嗎？」

小花冷笑起來，「算了吧！你這沒有用的老傢伙長得又粗魯又難看，既不好看，又不好吃，人們說你是害草，大家都想除掉你，而我是有益的農作物，人們都要愛護我的！」

野草並不動氣，鎮定而又安閒的說：

「我們是害草啊，人類真是最自私的東西了，他們勉強把植物以及他們之外的動物都劃分為「有益」和「有害」，那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利益來做標準的啊他們想吃的，想要的，就劃入「益草」或「益虫」，而他們不要的便是有害：其實人類才是我們全生物的最大害虫呢！」

小花不理解的望着他，然後斷然的說：「你完全是嫉妒！你自己得不到人們的愛護，就罵他們自私！你看！主人又要來給我澆水了！」小花傲然的回頭過去，不理會荒草的嘆息了！

野草隨被拔去，隨着又在另外的地方生長着了，人們莫奈何，他們也看不起人類對他們無理的敵視。

小白菜長大了，主人不再培護她，一把刀齊根把她割下來，解剖了肢體，送到廚房去烹，枯萎了的小花滴着眼淚，想起了那既不好看又不好吃的野草。

（完）

（1604）

〈我要向青年說的〉 / 張孟聞

我要【向】青年說的祇有一句話，就是要立足腳跟好好活下來。立足腳跟的意思可從消極的與積極兩方面來說。消極是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無論脅迫利誘，要能立足了不為所動，熬得祝清苦，經得起磨鍊，積極是能認清真是非，共同努力推進為大眾謀福利的事業，不論學術的或實利的。天下性有為絕對大多數著想的人，纔是頂天立地的好人，也就是真正偉大的科學家、藝術家、革命者、思想家，也就正是我國傳統所稱為志士仁人的聖賢之輩。

要是環境不容許積極活動，甚至活動了便有危險，那末，在消極方面就得不參加為禍社會的害羣之碼。打個比方來說，抗暫時在敵偽淪陷區裏無可奈何的中國人民時，如果不能積極參加愛國的抗戰大業，那也得消極地不被誘惑而滲到敵偽陣營裏去做走卒，自己更得適應環境而好好地活下來，——因為好人活下來，至少也是為好事業多留下一分力量，使壞人多一分顧慮，這說起來似乎空闊而簡單，但要認真實踐卻不容易。

（完）

（384）

〈編輯部啟事〉

（一）自我們第六期裡發出了購買本刊用紙募捐的呼籲後，承蒙全省各地讀者的熱烈擁護與贊助，到現在捐款總額，已達貳佰柒拾肆萬元，除前次以二佰萬購

入毛邊紙四千張外，最近又以殘額的七十四萬購買毛邊紙一千五百張，共購入五千多張的用紙，這個數目，已足夠刊印本刊五個多月之用了，所以決定即日起截止募捐，在此我們深々向各位表示感謝，並希大家嗣後繼續以這樣的熱情踴躍賜稿，共同來培養這個小々の園地！

（二）資續收到捐款未發表者如下：

陳火石	四萬元	陳 結	二萬元	洪頃麟	廿萬元

李 生	四萬元	張金枝	二萬元	李俊臣	四萬元

共計 三十六萬元

彙計 二佰柒拾肆萬元

（256）

附錄三、「郵電案」申請之相關檔案

檔號	頁數	典藏機關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1	1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2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3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4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5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6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7	6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8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09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0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2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3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4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5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6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7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8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19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20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2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4=022=0000413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1=0000099130001(-14)	1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2=00000991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3=0000099150001 (-2)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4=00000991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5 =00000991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6 =0000099180001(~8)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7 =000009919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8 =0000099200001 (~5)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09 =000009921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0 =0000099220001	7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1 =000009923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2 =00000992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3 =00000992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4 =00000992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5 =000009927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6 =000009928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7 =000009929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8 =0000099300001	3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19 =000009931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0 =00000993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1 =00000993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2 =000009934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3 =00000993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4 =000009936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5 =000009937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6 =000009938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7 =000009939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8 =0000099400001	1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29 =000009941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0 =00000994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1 =00000994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2 =000009944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3 =0000099450001	1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5 =000009947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6 =000009948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7 =000009949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8 =000009950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39 =000009951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0 =00000995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1 =000009953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2 =000009954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3 =000009955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4 =00000995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5 =0000099570001	1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6 =0000099580001	1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7 =000009959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8 =0000099600001	1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49 =0000099610001	1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50 =00000996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51 =000009963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52 =000009964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53 =000009965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54 =0000099660001	1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55	1	檔案管理局

=0000099670001		
B3750187701=0039=1571=00224099=27=056 =0000099680001	7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2=000021609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3=000021610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4=0000216110001	6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5=00002161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6=00002161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7=00002161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8=000021615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0 9=00002161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1=00002161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2=000021619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3=000021620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4=000021621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5=00002162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6=00002162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1=000021618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3	檔案管理局

7=0000216240001		
B3750187701=0039=1571=07428097=152=11 8=00002162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0=0000182890001	3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1=000018290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2=000018291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3=00001829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4=000018293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5=000018294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6=000018295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7=00001829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8=00001829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5 9=00001829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0=000018299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1=000018300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2=000018301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3=000018302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4=000018303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2	檔案管理局

5=0000183040001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6=00001830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7=000018306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8=00001830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6 9=00001830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0=000018309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1=000018310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2=0000183110001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3=00001831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4=00001831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5=000018314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6=000018315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7=00001831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8=00001831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7 9=00001831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08 0=000018319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10101177=123=12 8=0000183670001	2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55	15	檔案管理局

=0000106490001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56 =0000106500001	1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57 =000010651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58 =000010652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59 =0000106530001	2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60 =00001065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61 =00001065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62 =00001065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0408822=37=063 =000010657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809097=174=05 9=000024010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809097=174=06 0=000024011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809097=174=06 1=000024012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809097=174=06 2=00002401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809097=174=06 3=00002401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809097=174=06 4=0000240150001	10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1 =0000097780001	16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2 =0000097790001	1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3	2	檔案管理局

=0000097800001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4 =0000097810001	7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5 =00000978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6 =000009783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7 =000009784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8 =00000978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09 =000009786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0 =000009787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1 =000009788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2 =000009789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3 =000009790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4 =0000097910001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5 =00000979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6 =00000979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17 =00000979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23 =000009800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24 =000009801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25	8	檔案管理局

=0000098020001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26 =00000980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27 =000009804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28 =000009805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1 =0000098180001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2 =000009819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3 =000009820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4 =000009821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5 =00000982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6 =00000982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7 =000009824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8 =00000982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49 =000009826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50 =000009827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51 =00000982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52 =0000098290001	7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53 =000009830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54	19	檔案管理局

=0000098310001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55 =00000983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1 =000009838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2 =000009839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3 =000009839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4 =000009840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5 =00000984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6 =0000098430001	1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7 =0000098440001	1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69 =0000098460001	1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70 =00000984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71 =0000098480001	6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72 =0000098490001	1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73 =0000098500001	16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75 =0000098520001	2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04440=25=076 =0000098530001	17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15 =0000098680001	2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16		檔案管理局

=0000098690001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17 =0000098700001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18 =000009871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19 =00000987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0 =00000987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1 =00000987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2 =000009875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3 =00000987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4 =00000987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5 =00000987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6 =0000098790001	1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7 =000009880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8 =000009881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29 =000009882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0 =00000988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1 =00000988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2 =000009885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3	1	檔案管理局

=0000098860001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4 =00000988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5 =000009888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6 =000009889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7 =0000098900001	8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8 =000009891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39 =000009892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0 =00000989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1 =0000098940001	10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2 =00000989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3 =0000098960001	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4 =00000989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5 =00000989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6 =0000098990001	1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47 =000009900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54 =0000099070001	2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55 =0000099080001	2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56	32	檔案管理局

=0000099090001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57 =000009910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58 =0000099110001	2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44993491=26=059 =0000099120001	25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35 =000015193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36 =00001519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37 =00001519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45 =000015203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46 =00001520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47 =000015205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48 =000015206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49 =000015207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50 =000015208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51 =000015209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52 =000015210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66242022=93=053 =000015211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6 7=0000224890001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6	1	檔案管理局

8=0000224900001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6 9=000022491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7 0=000022492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7 1=000022493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7 2=000022494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7 3=000022495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7 4=00002249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7 5=00002249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5291021=160=07 6=0000224980001	9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1=0000216330001	3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2=000021634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3=000021635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4=000021636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5=000021637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6=0000216380001	1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7=000021639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8=0000216400001	4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0	2	檔案管理局

9=0000216410001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98=0000217300001	2	檔案管理局
B3750187701=0039=1571=77223721=153=099=0000217310001	11	檔案管理局
B3750347701=0039=3132029=29=1=001=0005034000001	15	檔案管理局
B3750347701=0039=3132029=29=1=002=0005034010001	10	檔案管理局
B3750347701=0039=3132029=29=1=003=0005034020001	7	檔案管理局

本研究整理

附錄四、與郵電案相關之歷史剪報類別表格

	期刊名	年份日期	版次/標題	備註
1	台灣新生報	47_0610	4_省籍郵務員工改班 交通部已接受請求	
2	台灣新生報	48_0220	5_台北郵務工會 加入市總工會	
3	台灣新生報	49_0120	5_本省籍郵工六千人 希望取得平等待遇	
4	台灣新生報	49_0209	5_1_省籍郵電員工歸班問題 陳主席允轉達交部 郵工會代表請願結果完滿	
5	台灣新生報	49_0212	5 郵務工會招待記者 呼籲省籍員工歸班 望此種 X X待遇迅予消除	兩則
6	台灣新生報	49_0226	5_省籍郵電員工歸班 交部明令核准 本省郵電 決定分辦合設	
7	台灣新生報	49_0303	5_反對甄審歸班辦法 郵務工會招待記者 席間 提出歸班要求三點 本省郵電機構決定劃分	
8	台灣新生報	49_0319	5_郵務工會要求 全體員工歸班 台灣旅滬同鄉 會表示支援	
9	台灣新生報	49_0322	5_郵電員工再度促請 解決歸班問題	
10	台灣新生報	49_0326	5_郵電員工歸班問題 已圓滿解決 林步瀛局長 昨在郵電員工大會上保證准予四月一日起全體 不考試歸班	3 則
11	台灣新生報	49_0327	5_郵電工人歸班 陳主席允予協助 歸班問題昨 又發生波折	
12	台灣新生報	49_0331	5_本省郵務電信業務 明日起正式分歧 郵電員 工亦將全體歸班 總以不淘汰人員為原則	
13	台灣新生報	49_0503	_新_5_郵電員工歸班問題 總局擬具解決辦法 交 部核准後即可頒省實行	
14	台灣新生報	49_0521	5_郵電員工歸班問題 總局允寬大處置 以考 試，考績及資歷等為準，下週即可舉行考試	
15	台灣新生報	49_0525	5_郵政電訊兩管理局 趕辦員工歸班事宜 甄審 考試，電信局日內開始，郵政局下月初舉行 郵 務工會理監事會昨舉行聯席會議	
16	台灣新生報	49_0529	5_新任郵管局長 傅德衛明日視事 調將加強發 展省內郵務 對員工歸班採寬大政策	
17	台灣新生報	49_0609	5_郵電員工歸班考試 正分別積極辦理中 均不	

			妨礙業務工作正常進行	
18	台灣新生報	49_0714	5_郵務歸班考試 月底當可揭曉	
19	民報	46_0403	2_要人返省	
20	民報	46_0513	2_本省郵電職員舉行待遇改善懇談會	
21	民報	46_0514	2_郵電本省人待遇改善問題，昨日提出決議案	
22	民報	46_0812	2_省郵務工會舉行成立大會	
23	民報	46_0908	2_台北電信局明正式成立	
24	民報	46_0908	2_台灣郵電，管理局已成立	
25	民報	46_1008	4_基隆籌組郵務工會	
26	民報	46_1115	2_桃園郵務工會成立典禮	
27	民報	46_1130	2_臺郵新竹分會，舉行成立大會	
28	民報	46_1225	4_郵工彰化分會，開代表大會	
29	民報	46_1228	2_省郵務工會，將開運動會	
30	民報	47_0121	4_花蓮郵工會，成立大會	
31	公論報	37_0502	3_紀念五一勞動節 省會工界舉行大會 主席張華水報告本省工運	
32	公論報	37_0707	2_社論_談本省公教人員的待遇問題	
33	公論報	37_1112	2_人民團體歡迎馬超俊 馬氏金在廣播電台播講	
34	公論報	37_1229	3_臺籍郵員改般問題 郵務工會代表謁魏主席陳情	
35	公論報	38_0120	3_郵電員工待遇懸殊 省籍職工要求歸班 電交部等機關呼籲解決懸案 並將推派代表謁陳主席陳情	
36	公論報	38_0122	5_高雄省籍郵工呼籲 要求歸班反對考試 發表聲明籲請各界援助	
37	公論報	38_0124	5_各縣市的省籍郵工 紛請當局准予歸班	
38	公論報	38_0209	3_郵電員工歸班問題 郵務工會代表 謁陳主席陳情	
39	公論報	38_0223	3_郵員歸班問題 交部已表同意	
40	公論報	38_0226	3_省籍郵電員工准歸班 交通部規定歸班辦法五項	
41	公論報	38_0303	3_郵電員工建議交部 要求全體免試歸班	
42	公論報	38_0310	3_郵電歸班問題 郵電工會呼籲	

43	公論報	38_0319	3_臺灣旅滬同鄉會 支援省籍郵工歸班 致電省參議會請予援助	
44	公論報	38_0322	2_社論：省籍郵電員工歸班問題	
45	公論報	38_0322	3_郵電員工歸班問題未決 將開代表大會商討對策	
46	公論報	38_0325	3_郵電員工歸班問題白熱化 街頭有呼籲歸班標語漫畫 郵務工會今舉行各級代表大會	
47	公論報	38_0326	3_郵電員工舉行代表大會 歸班問題業已解決 林副局長宣布接受所提要求	
48	公論報	38_0327	3_郵電員工歸班起波折 「不考試歸班」穗總局表示無權應允 員工請願陳主席允予援助	
49	公論報	38_0329	3_郵電員工上書陳主席 請予協助解決歸班 爭取「不考試歸班」列舉十項理由	
50	公論報	38_0427	3_慶祝「五一」勞動節 機器、司機、革履等工會屆時將開遊藝大會	
51	公論報	38_0524	3_省籍郵電員工 再度呼籲歸班 請總局迅予接受要求	
52	公論報	38_0529	3_省籍郵政員工歸班 考試將採寬大政策 新任郵政局長傅德衛抵臺談話	
53	公論報	38_0610	3_郵員歸班甄試 十二日信差應考 上午郵件暫停送	
54	公論報	38_0701	3_臺東縣郵務員 舉行甄別考試	
55	公論報	38_0721	3_鄉土藝團明起公演 節目分民歌、舞蹈、歌劇三部，改良歌仔戲「白蛇傳」堪重現	
56	公論報	38_0721	3_關於「歌劇」的演出 鄉土藝術戲團劇部	
57	公論報	38_0723	3 觀眾爭看改良歌仔戲 鄉土藝團首次大公演 民歌舞蹈及歌劇昨順序演出 白蛇傳矯正了舊迷信情節	
58	公論報	38_0723	3_記鄉土藝術團 第一次公演	
59	公論報	38_0724	3_鄉土藝術團公演結束 對地方劇將起大影響	
60	公論報	38_0727	6_改良「歌仔戲」的先聲 一有感鄉土藝術團公演	
61	公論報	38_0810	3_增加郵政人員 郵局力不從心	
62	公論報	38_0821	3_郵務工會歡迎 陸京士鄧望溪	

63	公論報	38_0822	3_郵務人員歸班 大部審核完畢	
64	公論報	38_1031	4_談鄉村郵電業務 記者岳勳	
65	公論報	38_1106	2_鐵幕下一郵工函述困苦情形	
66	公論報	39_0414	4_省會勞動界 籌祝五一節	
67	公論報	39_0427	4_「五一」勞動節 慶祝節目商定 省垣各工會昨開二次籌備會	
68	公論報	39_0427	3_「五一」勞動節 機器、司機、革履等工會 屆時將開遊藝大會	
69	公論報	39_1205	5_嘉義縣郵務工會 開三屆代表大會 上電蔣總統陳院長致敬 改選結果楊松山當選 理事長	